

《瑞登堡生死书》

前言

瑞登堡 (Emanuel Swedenborg)，十八世纪瑞典著名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无论科学研究还是神学理念，他的成就都远远超出了所处的时代。时至今日，他超前的科学发现和深邃的哲学思想已渐为人知，只有神学方面依然处于尴尬的境地。几百年来，他的灵界见闻和神学思想影响了教内外很多人，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显著的变化。可是另一方面，他的见地因为几乎颠覆了基督教传统，对基督教作了全新的解释，所以始终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同。

本书取名“瑞登堡生死书”。一方面，它简单叙述了瑞登堡的一生；另一方面，它扼要介绍了瑞登堡对生命、死亡、死后生命的理解和态度。生平方面，瑞登堡的人生以 1744 年为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他在异象中看见了耶稣基督，被授予解释圣经灵义、揭示灵界真相的使命。此前的经历，本书只作简单交代。

“天才儿童”、“学习深造”、“公务生涯”、“旅行日记”、“上下求索”各章力求简洁，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瑞登堡成为灵界和新启示的代言人不是偶然的。“梦日记”、“灵界日记”讲述了瑞登堡从科学转向神学的原因和过程。其中“梦日记”描绘了他灵魂觉醒的心路历程，“灵界日记”描绘了他漫游灵界的所见所闻。如果说前五章说明瑞登堡成为灵界代言人绝非偶然，那么这两章说明他成为灵界代言人绝非突然。至于后面的经历，“研究圣经”、“完全的灵感”介绍了瑞登堡自由出入灵界以后，从享受灵感到完全享受灵感的过程。“声名鹊起”、“备受关注”、“众说纷纭”、“面临指控”介绍了瑞登堡因为奇能异事而声名鹊起、备受关注，因为超乎常人、曲高和寡而众说纷纭、面临指控的奇特经历。“最后一次旅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给神人瑞登堡的传奇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思想方面，本书选取瑞登堡最具代表性的六本著作来作介绍。《天堂的奥秘》解答了圣经是否真为神所启示的问题，《天堂与地狱》解答了人生存的意义和死后的归宿问题，《圣爱与圣智》解答了神的本质和创造的由来问题，《圣命》解答了神对创造的维护问题，《爱情与婚姻》解答了爱情的本质和如何创造幸福婚姻的问题，《正信的基督教》解答了基督信仰本质的问题。瑞登堡的价值在这些书中展露无遗。

圣经真是神所启示的吗？瑞登堡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天堂的奥秘》一书逐节解释创世记和出埃及记的内在灵义，将圣经的神圣性揭示出来。文字内的灵义，好比身体内的灵魂。字义与灵义有对应关系，正如身体与灵魂有对应关系。解开圣经奥妙的钥匙就是对应学。对应学曾是古人学问中的学问，通晓这门学问的人被称为“神人”或“博士”。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古教会的象征性崇拜，（以及周易、中医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都是对应学的具体体现。本书“天堂的奥秘”一章通过回顾人类的四个教会时代（通俗地说，也就是人类的精神文明史），以瑞登堡的灵界见闻为实例，对古人曾奉为至高的对应学作了一个简单的解释，以便读者对圣经的神圣性及古代传统文化产生一个全新的认

识。

天堂、地狱、死后生命是否真的存在？若是，谁能进入天堂，谁将下到地狱？人的归宿究竟由哪些因素决定？人为何要经历死亡？人死后将去往哪里，将经历怎样的过程？这些问题，瑞登堡在《天堂与地狱》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在书中，瑞登堡将他经年累月的灵界经历和成熟系统的神哲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带给我们一段神奇的灵界之旅，使我们对死后的世界有一个形象清晰的认识，如身临其境一般。简言之，人死后首先进入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精灵界，在此大体经历三个状态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延续生前习性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褪去外表、显露各人秉性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归入天堂或地狱的阶段。人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塑造了自己的人格性情，也决定了自己的灵界归宿。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上天堂不是单凭神的慈悲，下地狱也不是出于神的预定。人自己选择并塑造了他的生命本质，肉体的死亡只是一个生命形态到另一个生命形态的过渡。（现代医学对濒死体验的研究，与书中描绘的人死后的经历有颇多相似之处。）

《圣爱与圣智》论述神的本质和创造。瑞登堡指出，神的本质是圣爱与圣智（divine love and divine wisdom）。用心观察自然界生命现象的人，不难发现圣爱与圣智的闪光。在灵界，圣爱与圣智显为一轮太阳。从本质上说，这太阳所发的热是爱，所发的光明是智慧。爱与热相对应，智慧与光明相对应。圣爱与圣智无以眼见，我们所见的乃是圣爱与圣智所显的相。宇宙是神藉圣爱与圣智创造而来。爱、智、用三者一脉相承，爱是动机，智是途径，用是结果。（或说爱是因，智是缘，用是果。）人若用心观察和领悟宇宙万有合为一体、彼此为用的关系，必发现造化正是圣爱与圣智所起的妙用。由于圣爱与圣智具有无限永恒的属性，所以造化也必然反映神无限永恒的属性。神的创造不是从一处到另一处逐步发生的，也不是从一时到另一时依次发生的，而是从永恒和无限开始的。不是时间的永恒，而是与神性同等的与时间无关的永恒；也不是空间的无限，而是与神性同等的与空间无关的无限。

《圣爱与圣智》之后便是《圣命》(Divine Providence)，两者珠联璧合，前后呼应。前者论述神的本质和创造，后者论述神对创造的治理和维护。如果神的本质是爱与智慧，如果神所创造的一切皆为美好，为何一位全善全能之神所管理的世界竟充满了罪恶和苦难？为何一位完美的神所创造和维护的世界并不完美？疾病、痛苦、死亡、战争、灾难、意外的发生，如何与神的全善及全能共存？神愿意每个人上天堂，没有人被预定下地狱，为何地狱又存在，而且数不胜数的人走向了地狱？神若真的存在，为何不直接向人显现，或者显出他的神迹，或者让死人的灵魂显现，以便引人相信？神若真的存在，为何人的信仰千差万别？孰是孰非？人又当何去何从？神为何允许甚至任凭恶存在？为何不及时惩治恶人？为何允许人犯罪？这些问题都是瑞登堡在《圣命》一书中所要回答的。

《爱情与婚姻》一书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爱情与婚姻的方方面面，包括夫妻在灵界重逢的情景、爱情的根源和本质、经营婚姻的原则和艺术、爱情与婚姻对

于男女双方的改变、真爱所能带给人的幸福和快乐、导致夫妻冷淡甚至离异的根源、促成夫妻表面恩爱和谐的因素、从择偶直至成亲当注意的原则，等等。本书“爱情与婚姻”一章以瑞登堡的四个灵界见闻为引子，论述爱情的根源和本质，并就如何创造美满幸福的婚姻提出原则性的建议。瑞登堡指出，神有两大属性——爱与智慧。相应地，神赋予人两大本能——理性与意志。神的爱与智慧本为一体。当人接收神的爱与智慧有所偏重，便有了男女之别。换言之，男女之别即理性与感性之别。男人更富于智慧，偏向理性；女人更富于爱，偏向感性。心性之别继而反映在身体上。正因为男女之间存在这种先天的分别和互补关系，所以男人和女人都本能地感到异性的吸引。这是爱情的根源。善用爱情与婚姻，有助男女双方回归人性的圆满，达成爱与智慧的交融。当今时代，深相契合的爱情十分罕见，因为爱情与名利、地位、欲望、虚荣扯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难得纯粹。多数婚姻只有表面的恩爱，不是基于深相契合的爱情。契约得以维持，端赖许多爱情外的因素。瑞登堡指出，欲成就幸福美满的婚姻，正确的信仰不可或缺。因为信仰带给人崇高而永恒的价值观念，使人们将爱情定位于贞洁与永恒。再者，信仰要求人止恶修善，指出不以断恶为前提的善行非为真善。真爱源于真理与美善的结合。人的生活只有提到信仰的高度，以信仰的要求为准则，才能挣脱妄念的束缚，远离恶欲的污染。如此，爱情才能纯粹，婚姻才能美满。

《正信的基督教》一书重新诠释了基督信仰的真谛。瑞登堡指出，今天的基督教已经偏离了起初使徒所继承的信仰。使徒所传的福音是信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荣化了他的人性，与神性融合为一，神人二性具足。“神在耶稣基督里”，是使徒常用的字眼，而且使徒所建立的教会无不以彼此相爱为实践信仰的准则。简单的信仰，仁爱的生活，这是使徒时代教会的写照。时至今日，简单的信仰变成了玄奥的教义，仁爱的生活变成了徒有其表的伪善。本书“正信的基督教”一章特别就三个方面诠释基督信仰的真谛：（1）使徒所继承的信是信主耶稣基督，违背理性的三位一体神观不过是宗教会议的产物。（2）救赎乃是肃清灵界混乱的次序，征服地狱，重建天堂，新立教会；十字架是耶稣荣化他人性的最后一步，与救赎没有直接关系。（3）仁爱的生活是真信仰的必然表现，称信便得救，行为无关紧要，是对圣经的误解和偏离。《正信的基督教》一书希望通过重新诠释基督信仰的真谛，引导教会获得新生，恢复使徒时代那种简单的信仰和仁爱的生活。

瑞登堡的神学超越了宗教形式，他所倡导的信仰也要求信徒超越表面的虔诚。“一切行善之人，无论秉持何种信仰，皆于天堂有分”，这是他一贯坚持的原则。以自己的宗教为唯一正教的人，难免对其它宗教产生偏见。若能透过形式看到实质，多种宗教并存就不是问题。因为他懂得，神安排世间有多种形式的信仰，以适合各种秉性的人。信仰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虽有差别，内在实质却能相通，皆承认神明、永恒、死后生命的存在，承认人当照真善美的要求行事为人。一切真按自己信仰原则生活的人，都于天堂有份。（本书在注解中偶尔引用其它宗教的经典，比对各宗教经典的相通之处，也是基于上述原则所作的尝试。）但愿各宗教之间，同宗教的各教派之间，能有更多的理解和包容，求同存异（存形式之

异，求实质之同)，和平共处，共造大同世界。馨香祝之！

2011年8月15日自序于湖南

天才儿童

瑞登堡，1688年1月29日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父亲是乌普萨拉大学的神学教授兼乌普萨拉大教堂的主任牧师，后来荣膺主教，同时晋升为贵族。瑞登堡从小在敬虔的家庭氛围中长大，一家人时常在就餐或聚会时谈论宗教话题，小瑞登堡因而有足够的机会和神职人员就信仰和生活交流看法。多年后，当他回忆儿时所受的宗教影响时，他写道：“从四岁到十岁，我时常思想神、救恩、人的心性等方面的问题。我时常说出一些事，让我的父母非常惊讶；他们说一定有天使通过我的口说话。从六岁到十二岁，我最大的乐趣是与神职人员谈论信仰。我认为信仰的生命是仁爱，仁爱使信仰具有生命力，而且神乐意将信心赐给每一个人，不过仅有实践仁爱的人才接纳信仰。”

关于瑞登堡的童年，有一事不得不提，就是很小的时候，他就注意到思想和呼吸之间的微妙关系。早祷晚祷时，他习惯了长时间屏住呼吸。后来，当他探索心与肺协调运作的关系，特别是全神贯注地写作时，他的呼吸似乎停止了，一种深沉的内呼吸在进行。回首往事，他发现自己从小就有了这方面的预备，使他能进入忘我之境，最终进入人的内心世界，探索灵界的奥秘。“我最初习惯于这样呼吸，是在儿时做晨祷和晚祷的时候。后来，当我时而探索肺与心脏的协调运作时也是这样呼吸，特别是当我聚精会神地写作时，更是如此。多年以来，我时常注意到我的呼吸是悄无声息的，几乎难以察觉。从孩提时代开始，我已多年习惯于这样呼吸，特别是陷入沉思的时候，我的呼吸似乎停止了。否则的话，要冥想真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来，当天堂向我敞开以后，我得以与精灵交往，有时一个钟头的时间，我几乎不用呼吸，只要吸纳足够的空气维持思维的运行就好了。”（《灵界日记》3464）

学习深造

1699年6月，瑞登堡进入乌普萨拉大学求学。当时，该大学提供四个主要的研究领域：神学、法律、医学和哲学。瑞登堡主修哲学，但他好学的头脑促使他涉猎众多领域，包括自然科学、数学和法律。语言方面，他学习了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完成正规的大学教育以后，1710年5月10日，瑞登堡远赴伦敦留学深造，从一个人口不到2000的小型大学城来到了一个拥有50万人口的大城市。当他“蒙主引入自然科学的海洋”时，最具重要意义的是他进入了一片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土地。初抵伦敦，这种自由就以一种非常活泼的形式吸引了他的注意。整个城市处于热烈的讨论之中，以小册子加咖啡屋的形式，谈论君主权利与公民责任等话题。年轻的瑞登堡想必感到吃惊，尽管政府受到公开的批评，却没有人被逮捕。这在瑞典或荷兰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是不可能做到的。

虽然瑞登堡在英国逗留了不到三年，但那几年却是他思想成型最重要的时期。他之前没到过大城市，大学城的思想 and 讨论或多或少受到神学教条的束缚。

而如今，在一个思想可塑性最强的年纪，他正好进入了一个思想和研究完全自由的国度。他和天文学家弗拉姆斯蒂德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访问了牛津大学，并与数学教授萨维尔、著名天文学家哈雷、伯德雷恩图书馆的哈德森博士进行了学术讨论；参加了哲学协会的会议，并登门拜访了协会的许多成员；与地质学家伍德沃德探讨了矿物学；和出版商张伯伦频繁打交道；与发明家弗朗西斯及著名的仪器制造家马歇尔探讨数学仪器；还阅读哲学学报和其它英文著作。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他思想成型的阶段。

瑞登堡在英国留学的三年有三大特征，这些信息都是从幸得留存的四封书信获得的。其一是学习自然科学，这是他出国留学的主要目的，也是他前半生的鲜明色彩。哲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宇宙学、冶金学、矿物学、地质学、解剖学、生理学、政治学、经济学、采矿工程学，这些他都有过或深或浅的研究。“我每天都去拜访城内最有名的数学家，也拜访了弗拉姆斯蒂德。他被认为是英格兰最顶尖的天文学家，经常进行天文观测。总有一天，他和巴黎人的天文观测能给我们带来月亮运行及其向行星移动的准确理论，为海上航行的人提供精确的经度。因为他发现，到目前为止，月亮的运行轨迹根本没有得到确定，所有的理论数据还远非完美。”其二是学习之余参观名胜古迹，这是他最大的兴趣之一。1710年秋，瑞登堡在信中说，他已走遍伦敦城所有值得参观的地方，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伦敦塔、伦敦大桥，以及点缀城市的美丽的广场和民宅。他一定也去了圣詹姆斯公园、肯辛顿花园、春园公园（也就是现在的沃克斯厅园），也逛了斯特兰德附近的书店和货摊，寻找感兴趣的书籍，其中包括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瑞登堡说他每天坚持阅读。此外，吟诗作赋也是他学习之余的消遣之一。“这里有很多出色的诗人，比如德莱顿、斯宾塞、沃勒、弥尔顿、考利、博蒙特、弗莱彻、莎士比亚、约翰逊、本、奥尔德姆、贝纳姆、菲利普、史密斯等等。他们的诗作充满想象，值得一读。”

其三是学习手工制作技巧，包括制表、雕刻、书籍装订、镜片研磨等技术；务实是他一生中最鲜明的特点之一。“每次租房，我都好好利用。起初我和一个钟表匠住在一起，后来又和一个木匠住了一段时间，现在正和一个铜管乐器大师住在一起。我偷偷学习他们的技巧，相信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想要获得地球仪的制作图纸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生怕被人复制，而且他们制作的地球仪非常昂贵。因此，我打算亲自雕刻两件中等尺寸的，再把图版寄回瑞典。等回国以后，我兴许再制作几个更有价值的。现在我已经熟练了雕刻，我想我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进行雕刻了。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我准备寄一个样品给他，这是目前为止我亲手雕刻的第一件作品。另外，我从房东那学会了制作铜管乐器的方法，而且做了很多，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要是回到瑞典，我不需要请任何人帮忙制作地球仪的子午线及其它部件了。天文学方面我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了很多于学习天文知识有用的发现。虽然一开始它让我头疼，但是现在，长时间的沉思对我已不是什么难事了。”

公务生涯

回国以后，瑞登堡办过一份科技杂志，也监督过若干重要的工程，包括建造一个全新设计的船坞，修建一条运河，建立一套陆地转移大型战舰的系统，但他生平最主要的工作还是担任皇家矿务局的顾问。其职责包括视察矿场，就矿藏的质量和数量作出详细的报告，也参与人事和行政管理，雇用人员，仲裁劳动争议，提出改进建议，等等。

从1716年被国王任命为矿务局顾问到1747年正式退休，瑞登堡的公务生涯并非一帆风顺。1718年国王驾崩以后，矿务局拒绝承认他的职位。他一方面出国学习考察，一方面反复申诉，直到六年后的1724年才正式成为矿务局的一员，再度六年后的1730年才获得全额工资。瑞登堡之所以坚持，是因为他既有这方面的兴趣，也有这方面的能力。他曾有机会成为乌普萨拉大学的天文学教授，但他委婉地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在矿务局的位子上能为国家作出更多实际的贡献。这与他严格要求自己的四项行为准则是相符的。一、时常阅读、默想主的话，二、凡事顺从神的安排，三、注意在任何事上举止得体，始终保持清洁的良心，四、忠实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多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

《旅行日记》

瑞登堡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1710年，年仅22岁的瑞登堡踏上旅途，开始第一次欧洲旅行。他的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旅行是在六十年后的1770年，当时他已是82岁高龄。从第一次旅行到最后一次旅行，他在国外度过了24年的光阴。也就是说，自成年以后，他有40%的时间生活在国外。这一数字表明，瑞登堡称得上是一位终生旅行的异乡客。

1745年前后，瑞登堡开始在一个新的维度旅行。从此，他几乎每天都在灵界遨游，其灵界之旅持续了27年，直到离开人世。1745-1747年，他把灵界经历记录在一卷未曾出版的手稿背面。1747-1765年，他把灵界之旅写入《灵界日记》。1765-1771年，他把灵界见闻穿插在所出版的著作当中。诚然，24年的欧洲之旅使瑞登堡称得上世界著名的旅行家，但是与他独特的灵界之旅比起来，就逊色得多了。他完全有资格被称为“最伟大的灵界旅行家”。

瑞登堡的第一次旅行是为了学习深造。他于1710年春到达伦敦，大约1712年冬离开，在伦敦居住了差不多三年。第二次旅行是为了学习和考察采矿技术，以求正式成为矿务局的一员。第二年，他的留学旅程被迫中止。因为他收到父亲的来信，希望他作为家中的长子，能回来解决家庭遗产的纠纷。虽然有些犹豫，他终究放弃了原定的旅行计划，打道回府。

1733年，瑞登堡第三次出国旅行，目的是完成他已投入十多年的手稿。虽然他的作品主要涉及与瑞典经济至关重要的两种金属，但是他希望探索的却远非冶金学本身。他一直在寻求了解自然的法则，希望追溯物质的起源和运作规律。1733春，他觉得是时候完成他的著作了，便计划了一次德国之行，希望可以视

察更多的矿场，然后发表他的作品。他的同仁注意到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当瑞登堡申请九个月的假期时，他们在申请书中加上了矿务局的意见，表示对他的支持，说瑞登堡以“令人称道的干劲在矿务方面乐此不疲地写了许多有用的材料，人们一定乐于见到这样的作品面世”。国王与委员会商议之后同意了他的申请。

瑞登堡此次旅行到了德国和波兰，在莱比锡出版了他的三卷《哲学和矿物学著作集》(Philosophical and Mineralogical works)，还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创造的起因与终极目的》(The First and Final Cause of Creation)的小论文。一路上，很多地方和事件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全都一丝不苟地记在日记当中，包括所到的城镇，当地的人文风情，所参观的名胜古迹，与他同行的旅伴，所拜访的学者，正在阅读的书籍，等等。花园、庭院、城堡、宫殿、教堂、矿场、医院、图书、手稿、音乐、艺术、图书馆、科学理论、宗教团体、游行、娱乐，全是他关注的目标。他从未丢弃手头的工作，也从不错失参观访问、调查研究的良机。其兴趣之广泛，精力之充沛，观察力之敏锐，随处学习、探索、调查、体验、思考、写作之精神，令人惊异，令人赞叹。

1736年，瑞登堡又一次离开斯德哥尔摩。他给国王写信，申请三到四年的假期，以完成他手头的著作。他希望能留在国外，“寻找最合适的条件，包括从图书馆获取必要的协助，向诸位学者请教，以便完成并出版我的著作，这些都是我在家乡难以做到的。”他的计划是寻找灵魂在体内的居所。矿务局作了适当安排，以履行瑞登堡出行期间的工作。他的申请再次获得批准。

瑞登堡此次出国旅行的成果是1740年9月发表了《灵魂世界的机制》(The Economy of the Soul's Kingdom)上卷。和上次旅行一样，他把旅途的所见所闻记录在日记当中。其兴趣之广泛、精力之充沛、观察力之敏锐依然是他的风格，风土人情、宗教礼仪、艺术、建筑、雕塑、绘画、歌剧、戏院、花园、图书馆依然是他感兴趣的目标。不过两次的旅行日记在特点上还是有些不同，前者偏向现代、科学、工业、生产等主题，因为上次旅行的目的是完成矿物学方面的著作，揭示最时新、最现代化的采矿工艺和技术。而本次旅行的目的是完成灵魂学方面的著作，所关注的是身体和灵魂的相互关系。下面是从他的旅行日记中节选的几段文字，从这些记录我们看到一个拥有广泛兴趣，具备充沛精力的人是如何用心观察生活和体验生活的。他仿佛时时在观察，事事在留心，处处在学习，其用心体验生活的热情令人肃然起敬。

“说起我在旅行中所拜访并因此结识的诸多学者，那真是一言难尽，因为我从不错失这样的机会。再者，我也从不放过参观图书馆、鉴赏收藏品等有趣的事儿。”

“我终于到达了柏林。我先是在城里溜达了一圈，想看看有什么吸引眼球的地方。在通往皇家城堡的大桥上，国王威廉于1703年建造的铜像一下把我迷住了。它如此巨大，雕工又如此精美……皇宫相当雄伟，风格顶级奢华，在建筑规模上比许多国王的皇宫更胜一筹。皇宫的一侧是一个可容纳

二万名士兵的阅兵场，从宫里便可检阅场上的军事演习或阅兵仪式。我不打算用千言万语来描述皇宫的壮观，画家只消一幅画便可将它描绘得更形象直观。”

“我行走在布拉格，参观了很多地方。[1]去了莫尔道河大桥，大桥有 18 个圆拱，圆拱上有各式各样的雕像。[2]参观了圣维塔大教堂 (St. Vitus)……没来得及参观圣温塞斯劳斯大教堂 (St. Wenceslaus) 和其中的圣物。[3]参观了大主教的宫殿。[4]参观了另外一些壮丽的宫殿。[5]参观了圣洛雷托大教堂 (St. Loretto) (属方济会)。[6]在圣洛雷托大教堂，我有幸参观了他们的圣所。[7]参观了圣尼古拉斯大教堂 (St. Nicholas) (属耶稣会士)。[8]到犹太人的集市和社区逛了一圈，真是乱糟糟脏兮兮的一片。[9]站在大教堂所矗立的山上，整个城镇尽收眼底。[10]参观了市政厅及其奇特的大钟，大钟不仅指示时间，也指示月球周期。此外，还到处参观了街道和广场上神态各异的雕塑。”

“第一个给绘画注入生命力的人是乔托 (Giotto)。十六世纪又出现了拉斐尔 (Raphael)，可惜他 37 岁便英年早逝了。随后又兴起了柯勒乔 (Coreggio) 和提申 (Titian)。十七世纪以奇尼亚尼 (Cignani) 首当其冲，马拉提 (Carlo Maratti) 紧随其后。十八世纪也诞生了不少杰出的画家，诸如弗朗西斯奇尼 (Franceschini)、索利梅尼 (Solimeni)、朱塞佩 (Giuseppe del Sole)、巴里诺 (Barino)，等等……透视画方面的大师有波齐 (Pozzi)、卡瓦佐尼 (Cavazzoni)、卡斯特里尼 (Castellini)，比什蒂加 (Bistega) 和比别尼 (Bibieni) 更是登峰造极。雕刻方面，领衔出场的有玛格里滕 (Margaritone)、皮萨尼 (Andrea Pisani)、卡瓦利诺 (Pietro Cavallino) 三位大师。十七世纪又诞生了隆巴多 (Antonio Lombardo) 和阿尔加迪 (Alessandro Algardi) 两位大师，贝尔尼尼 (Bernini) 更是一枝独秀……建筑艺术在布拉芒特 (Bramante)、巴罗乔 (Baroque)、塞利奥 (Serlio)、圣索维诺 (Sansovino Fontana) 诸位大师的努力下日趋成熟，他们的风格都源自米开朗基罗 (Michael Angelo Buonarrotti)。但是，开创建筑学的人却是阿尔贝提 (Leon Battista Alberti) 和布鲁内莱斯基 (Brunelleschi)。时至今日，博罗米尼 (Borromini) 又给建筑艺术注入了新的风格。卡罗 (Carolo Fontana) 和福格尼 (Foggini) 也作出了这方面的贡献。”

“我和一个朋友一同参观了皇家园林，园中尽是从国外引进的树种。左边主要是丝柏和月桂，右边主要是香木缘和橘树。靠围墙的树多种多样，还有一棵极为粗壮的无花果树。在此，我们能看到大片的月桂和橘树错落有致地排列在一起，少说都在 500 棵以上，修饰得整齐而漂亮，无论样式、高度、粗细、年龄，似乎都一模一样！树干的直径全是 8 英寸，那棵印第安无花果树的树径则为 24 英寸。此皇家园林称得上所有欧洲园林当中的佼佼者！”

“圣约翰日那天，我出到郊区散步，观赏以大理石雕塑见称的大花园。

通往花园的路很长，道路两旁长有密密麻麻的树木，修饰整齐，造型奇异，还装饰有陶制塑像。道路尽头便是花园了，园内装饰着漂亮的大理石雕塑，全由精纯耀眼的大理石做成，无不栩栩如生。雕塑有大有小，数量惊人。与凡尔赛的雕塑相比，除了在尺寸上稍逊一筹外，其它都有得一拼。在这里，你可以尽情享受田园风光的乐趣。”

“我来到卡尔斯贝的天主教堂，参观了他们的弥撒。整个氛围是那么愉悦怡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听觉方面，他们有非常优美的旋律，全由乐器演奏，不用人声。视觉方面，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拿着灯台和蜡烛的男孩做着各种动作，神父穿着华美的礼服，男孩也穿着华美的礼服，在灯台的照耀下，一切都显得金光闪闪，银光闪闪。嗅觉立面，圣坛和圣所涂抹的香油散发出浓郁的芳香。触觉方面，神父进殿时将圣水撒在信徒身上。心灵方面，神父和青年信徒无数次屈身敬拜至高者的场面令人震撼。唯一欠缺的是味觉方面，因为只有神父能享受葡萄酒的美味。这些崇拜圣事的安排，都是为了愉悦人的感官。信徒对这些感兴趣，因为对他们来说，外在感官是忆念至高者的首要途径。”

“我还参观了当地的图书馆，其中藏书不少，可惜大部分已经陈旧（因为缺乏这方面的资金），读者有兴趣借阅的不多。馆中还展出了一些手稿，其中包括从埃克斯拉夏佩尔（Aix-la-Chapelle）收集而来的800年前由查理曼大帝所抄写的圣经，从克里斯蒂娜女王（Queen Christiana）图书馆收集而来的意大利文历史资料 and 许多古老的法典，还有一些汉文书籍，一本极为精致的古兰经，另有一本盒装的形状几近圆形的袖珍古兰经，还有一本巨大的地图册。”

“当中一位站在甲板上，一动不动。四个小时的时间，他一直在虔诚的祷告——很可能是为船上航行的人祷告。这样的祷告，只要是出自一颗诚实纯洁的心，真诚无伪，一定是神所悦纳的。”

“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花园，园中种植了不下4000株奇异的植物，还有一个种满奇特树木的小树林和一座高塔。该塔建于亨利大帝时期，登上塔楼，城市大部可收入眼底。花园由国王的首席御医打理。这里每周都举办植物学、化学和解剖学的公开课。花园入口处的建筑中，有杜纳福尔（Pitton de Tournefort）的奇珍收藏室和一个不下6000件植物的标本室。”

“我到了波格赛别墅（Villa Borghese），这里有非常棒的雕塑群，到处树立着古代或现代君王及其他名人的雕像，还有瓮啊瓶啊珍奇石柱什么的。在现代雕塑中，贝尔里尼（Bernini）的达芙妮是我见过的最惟妙惟肖的作品。别墅四围尽是古代或现代的雕塑，园中到处矗立着石柱。花园和庭院之壮丽，简直可以与王宫媲美。这些全是枢机大臣波格赛（Cardinal Scipio Borghese）的藏品，有两处地方树立着他的大理石塑像。园中还有喷泉和橘园。真是花几天时间也欣赏和描述不了其中的美啊！”

“在秘书官维特的陪伴下我来到了图书馆，这里非常的壮观，书籍的归类也很到位。我到达的时候，司法委员克莱默已经离开了。图书馆供有藏书70000卷，八开本放在顶层，可以通过内部的楼廊获取。他们向我展示了1456年在马扬斯印制的西塞罗（Cicero）的作品，它被公认为第一本印刷书籍。他们也向我展示了我的作品，不知道我就是作者。”

“我来到鲁瓦，这是一个惨淡的城市。无论走到何处，修道院、教堂、僧侣都是最富有的，他们占据了大部分的土地。僧侣个个体态肥胖，傲气十足，生活富裕。他们多数过着懒散的生活，希图越来越多的人屈从于他们。对于穷人，他们除了口头上的祝福，根本不关心他们的死活，还白白掠夺他们本已少得可怜财富。”

上下求索

瑞登堡在自然科学、哲学、解剖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三卷《哲学和矿物学著作集》和三卷《灵魂世界的机制》。《哲学和矿物学著作集》上卷《论自然哲学的原理》（Principia），是他自然哲学的系统体现。中卷《论铁和钢》（On Iron and Steel），下卷《论铜和黄铜》（On Copper and Brass），是他作为皇家矿务局顾问的专业成就。这些耗资不小的著作，是他多年辛勤投入的结晶，出版后在学术界获得了高度的赞誉，甚至纸张的精美度、印刷的清晰度，全都一丝不苟。下面仅仅引用一些学术杂志对其著作的评论，以此管窥瑞登堡在自然科学、哲学、解剖学方面的卓越成就。（至于他在书中所阐述的具体观念和所取得的发现，留待对其著作做过全面研究的人来作评判。）

“整本著作透现出作者在寻求真理方面的恳切之心，和他在自然哲学方面的罕见洞察力。”阿姆斯特丹季刊《博学通报》如此评论他的《哲学和矿物学著作集》。瑞登堡对于铁与铜的冶炼过程的清楚描绘，尤其受到各方的高度赞誉。“瑞登堡先生以一丝不苟的准确度揭示了冶炼厂长期以来苦心隐藏的技术机密。要知道，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机密甚至连他们的子女都不曾透露的。对于那些因自私和忌妒生怕工艺技术为他人所用的人（他们声称将诸多世纪以来辛辛苦苦所获得的技艺公开为大众所用是不公平的），他丝毫不在乎受到他们的憎恨……瑞登堡先生虚怀若谷，他坦承这部矿物学著作只有两部分出于自己，第三部分是从他人的著作集结而来……他将几乎整个欧洲的冶炼流程呈现出来……在此，瑞登堡先生为那些对采矿和冶金感兴趣的人提供了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他不但描绘了其它国家的冶金流程，也描绘了他祖国瑞典的冶金流程，而且描绘得如此详细、清晰、具体，给读者呈现了一幅活生生的画面，仿佛历历在目。对于他的读者来说，这简直是一个福音。因为他们知道，在很多地方，人们想方设法保守他们的技术机密，严守工地和设备，防止陌生人进去偷窥。要获取这些机密，瑞登堡先生需要付出多大代价啊！”

对于这些技术机密，瑞登堡在早期的一封书信中曾经写道：“我现在寄给你的这些资料……确实被认为是机密……一个外国人很难接近和获取这些信息。”

我的初衷很简单，我认为在冶金学上根本不该有什么秘密。没有这些知识，人们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难以取得进展。”

1734年8月27日，芬兰一位名叫雅各（Jacob Forskal）的采矿主给瑞登堡写信，证实从他的矿物学著作获益的并非学术界而已。他从心底感激上苍让如此有智慧的天才诞生了——“即使一个在矿尘中挥洒汗水的人也能从您的著作获得必要的启发”，称瑞登堡为“至为尊贵卓著的阁下，通晓众多学科的大师”。另外，著名矿物学家汉高（Johan Friedrich Henkel）也从德国萨克森州弗赖堡给瑞登堡写信，请他协助编写一本矿物学词典——“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事业”，算是为瑞典的矿物学作一份贡献。

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瑞登堡对于将生铁冶炼成钢的描述被视若珍宝。以是之故，三年后，有人将《论铁与钢》的数章内容引入著作当中发表。此前，阿尔萨斯人一直是从国外引进精钢，没有法文专著指明炼钢的方法。他们懂得，倘若自己掌握将生铁冶炼成钢的技艺方法，便可为国家节省大笔资金。1762年，整卷《论铁与钢》被译成法文出版。

《哲学和矿物学著作集》的发表，使瑞登堡跻身著名学者的行列。这是否正是他的目标？在《论自然哲学的原理》第三部附录中他写道：“对我来说，能否赢得大家的一致好评，这并不重要……我不想说服别人放弃各类杰出优秀的学者向世人所贡献的原则而采纳我的原则……倘若我提出的原则比别人的更接近真理……那么总有一天，人们自然会认同我的原则……若非现在，也必定在不久的将来。”

《灵魂世界的机制》发表以后，学术界也给出了极大的赞扬。某学术杂志如此评论：“为此巨著，我们得感谢瑞典著名哲学家瑞登堡先生的辛勤劳作。虽然他不愿在著作中署名，但是他的其它著作已为他赢得了相当高的声誉，他的哲学观点也已广为人知，所以我们从著作本身即可轻易猜到其作者。时至今日，有关人体构造和各组织器官的观察发现已经不少，可惜分散在众多著作和学术期刊之中，不是人人可以获得的，而且鱼龙混杂，并非具有同等意义，对于打造民众期盼已久的医疗体系，很多发现尚不具有实用价值。瑞登堡先生谱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最引人注目的观察发现揉入一本书中，呈现在自然科学的读者面前，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灵魂世界的机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获得了广泛的阅读。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1742年，上卷和中卷再版发行，换上了新的封面，也给出了作者的名号和身份，以及他业已出版和将要出版的著作目录。学术期刊后来发表了更多的评论，称赞瑞登堡以他深刻的洞察力极为优雅地论述了一个深奥的主题，使他在学术界业已获得的声誉又上了一层楼。“对于所有爱寻根究底的人，这些著作值得拍手称赞。虽然其拉丁文的风格显得不那么平易近人，但是在这些有趣的话题上，还没有比这更为出色的著作面世。我毫不怀疑作者以后的学术著作同样能获得青睐……倘若所有的作者都能努力献出如此出色的作品，那么

出版界必将繁荣兴旺得多。”

《梦日记》：灵魂的觉醒

1766年，德国一位主教（Friedrich Christopher Oetinger）询问瑞登堡为何从一名哲学家变成了一名神学家，或者说神为何选择了一位哲学家来传递新的启示，瑞登堡回答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今日正要启示的灵性的真理能在理性的层面加以教导，在理性的层面得以领会。因为灵性的真理与尘世的知识存在对应关系。以是之故，主首先将我引入自然科学的海洋，使我受到预备。事实上，从1710年直到1744年天堂向我敞开，主一直在预备我，而且引导我从灵性的高度爱慕真理，就是说，不为名利的缘故，而仅仅因为真理本身的缘故。”

当晚年的瑞登堡回顾一生的经历时，他认为自己的一生是蒙主引导的一生。主首先预备他通达自然界的知识，然后引导他进入灵界，向他展示圣言的真理，为要藉着他将灵性的真理以世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他将这个预备的时期特别界定在1710年至1744年。因为1710年他留学英国，开始进入自然科学的海洋。此后，他一直沉浸在自然科学、哲学、解剖学的观察与研究之中，乐此不疲。直到1744年，他的内心开始经历深刻的变化，灵魂开始觉醒。如果说人生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发现的过程，那么1710年至1744年间的瑞登堡始终在自然界孜孜不倦地探索，而1744年以后的瑞登堡开始将目光投向一个更深妙更广阔的领域。此间，时而发生的梦境吸引他从外在物质世界转向内在精神世界。他对这些梦境的解读，他对自己心灵的剖析，他的喜怒哀乐，都记录在日记当中。下面我们从他1744年的梦日记中选取部分内容，来感受一下他的心路历程。（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是个人梦境的记录，他的手笔是简洁的，只是主要情节的交待，有时起承转合并不明显，甚至显得有些突兀。）

3月20日，他发现自己的欲望和兴趣正悄然发生变化。通过对梦中流露的欲望与乐趣的剖析，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虚荣心和对异性的兴趣消失了，这让他深有感触。“到达海牙以后，我发现我著书立说的兴趣和虚荣竟消失不见了。这真是奇怪！此外，我对异性的欲望也突然平息了，这曾是我最强烈的欲望啊！”（《梦日记》12-14）

他发现自己违背圣灵的引导；梦见可怕的幽灵穿着寿衣飘游；受到野兽攻击；仿佛躺在悬崖，旁边是无底深渊，他想自己爬起来，却没有立足之地。“这表示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脱离地狱的深渊，却无能为力。”有一个女人躺在身边，他想知道是谁。她缓缓地说话，说她是圣洁的，而他却有讨厌的味道。“我想这是我的守护天使，因为试探随即开始了。”（《梦日记》15-17）

3月24日，梦见一个美丽的花园，真想里面有个属于自己的地方。有人清除了一些无形的爬虫，说是毒虫，不知是谁带进来的，影响了住在那里的人。“我没有看到毒虫，却看到有一条小爬虫从我掉到身边一个妇人的白衣上。这象征当从我身上涤除的污秽。”又梦见毫无畏惧地拾梯而下，下面有一个洞口，通往无底深渊。他向另一侧的人伸手，寻求帮助。醒了。“这表示倘若我不得到帮助，

就有墮入地獄的危險。”（《夢日記》19-20）

4月2日，夢見兩個人，走進一個房子。房子已經蓋好，但沒有裝飾完畢。他們四處查看，很不滿意。其中一位走到跟前，警告說他若不離開，就要懲罰他。他不知道怎麼出去，那人說可以帶他出去。醒了。“這表示我在一間沒有裝飾打掃的房裡，邀請了一位來自至高處的客人。他發現房子沒有打掃乾淨，我當受懲罰。幸好他慈悲地指示了脫逃的門路。”（《夢日記》33）

4月4日清晨，夢見自己騎着馬，被指示該去的方向。“但我一眼望去，前面一片黑暗。我發現自己在黑暗中迷了路，幸好此時有光照過來。原來我真的迷路了。我看到了路，看到了該去的樹林，穿過樹林就能看到藍天。醒了。我隨即想到此生，又想到來世。在我看來，從今生到來世都充滿了主的恩典。我不禁悲泣，因為我根本沒有愛，反時常冒犯他。他引領我，指示我通往恩典之國的路。我根本不配承受這樣的恩典。”（《夢日記》36）

4月6日，從海牙來到代爾夫特。當天晚上的經歷，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之一。當時他正讀聖經，讀到神藉摩西施行神迹，領以色列人逃離埃及的故事。他不大相信，半信半疑。一些問題讓他困惑。比如，為何全能的神要用東風將蝗蟲刮來？為何使法老的心剛硬，而不直接成就他的旨意？諸如此類的。他覺得這些疑惑乃出自撒旦的試探，心裡便加以嘲笑。他想，天使和神之所以向牧羊人显现，而不向思想家显现，就是因為他們懷疑的緣故。

“晚上十點，我上床睡覺，情況有所好轉。半小時後，我聽到頭下有響聲，想必是試探者離開了。緊接着，我一阵战栗，全身劇烈地顫抖，伴隨着雷鳴的響聲。這情況多次發生。我覺得有神聖的東西正降臨我身。此後我睡着了。大約十二點至凌晨兩點間，我從頭到腳劇烈地顫抖；又聽到雷鳴般的響聲，仿佛不同方向的強風在發生碰撞，搖撼着我。當時的情形難以形容。我伏倒在地。伏倒在地的瞬間，我完全清醒了，發現自己已掉在了地上。這是怎麼回事？我想。我說話時似乎是清醒的，卻發現這些話是被放到我口中的。我說：‘噢，全能的主耶穌基督！您的慈悲如此浩大，竟光臨我這樣的大罪人，讓我承受如此大的恩典！’我緊握雙手，禱告着。此時有一隻手伸過來，緊緊地握住了我的雙手。

“我繼續禱告，說：‘您應許要恩待所有罪人，您不能食言。’就在此刻，我發現自己竟在他的懷裡，面對面凝視着他。這是一張神聖的臉，無法用言語形容。他微笑着。我相信他在世時就是這樣一副面孔。他對我說話，問我身體是否無恙。我說：‘主啊，您比我更清楚。’‘那好，去做吧。’他說。我想他的意思是叫我实实在在地愛他，或是踐行我的誓願。求神賜我恩典，因我没有這樣的能力。我醒了，依然战栗着。

“我又進入非睡非醒的狀態。這是怎麼回事？真是神的兒子基督嗎？我想。可懷疑是一種罪過！但是主吩咐我們要試驗諸靈。于是我回想事情的來龍去脈，從前晚為聖靈所潔淨，整晚受到他的環繞和保護，心靈得到預備，到今晚俯伏在地。我的話，我的禱告，絕對不是出於自己，而是神兒子將這些話放到我的心里。

他在雷鸣中降临，使我拜倒在地，向他祷告。所以我说，这正是耶稣。我祈求主的恩典，因为我怀疑了良久，甚至产生了祈求神迹以作印证的念头，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于是我俯伏祷告，不求别的，只求他的恩典。我也祈求爱，这是耶稣基督的作为，不是我的。此间，我还是一阵阵地颤抖。”（《梦日记》49-56）

4月7日，梦见自己整晚在拾级而下，经过各种地方，稳稳当当，似乎深处没有任何危险。“此时，我在梦中看到一句话：不再是深渊。”后来，试探包围着他，他发现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不得不与圣灵的意思背道而驰。“试探如此厉害，若非神的恩典更大，我必定沉沦或是癫狂了。”

思想念头在梦境中更加深刻而清晰地向他显露了出来。“我发现从前早已存在的各种念头在脑海中浮现出来，我由此看出神的话不虚：我们没有一句话，一个念头，是神不知道的。”他因此得知，人唯一能做的，是谦卑地承认自己不配，满心感激神无限的恩典。

同使徒保罗一样，他发现自己的心智似乎是分裂的。“很奇怪，我竟然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思维，同时进行着。”一个体贴自己的欲望，一个顺从圣灵的意愿。按保罗的话说，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在争战。此后，根深蒂固的一些念头又浮现出来。“仿佛有声音对我说，我应该找借口原谅自己，或是将做过的善事归功于自己。”他当即发现，这是试探之中的又一大试探，幸好神的灵在启示他，让他清楚审视这一切。

试探越来越强，进入人性至深处，但他有一种坚强的信念：主乐意饶恕他。“我时不时热泪盈眶，不是出于悲伤，而是出于内心深处的喜悦。因为向一个如此不堪的罪人，主竟乐意显示如此浩大的恩典。我发现信仰的总归是：人应当在主的恩典前虚己，觉悟自己的不配，因神的恩典谦卑地称谢他。”

人越发进入人性的深处，越发觉悟自己的罪恶，这是所有圣徒共有的感慨。“我发觉我比别人更加不堪，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主引我进入更深的意识当中。我发现罪恶的源头在此，然后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如此，相对而言，我的罪恶出自更深的源头。我发觉自己的不堪和罪恶比别人更甚。自认不堪是不够的，可能是违心的，可能是虚有其表。从心里发现自己是罪人，这是圣灵的恩典。”

他在灵里思索着，如何才能避免一切污秽，却发现它总是自我涌现出来，其源头乃是人性中的骄傲和虚荣。“比方说，若有人不按我自己的估计看待我，我发现我心里总是会说：‘哼，你若知道我获得了怎样的恩典，必定刮目相看了。’这立时是不洁净的，是从虚荣心发出来的。我到底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向神祷告，祈求饶恕，也求别人能享受同等恩典，或许他们已经享受了同样的恩典。我由此清楚地看出，又有一种可怕的罪恶存于我身，完全没有转变。这是亚当的根，人类的原罪。不仅如此，还有无尽的罪恶植根在我心里。”

他看到一家书店。“立刻有念头浮现出来：我的著作一定比别人的更有价值。但我立时醒悟：万事互相效力，我们的主有千方百计去预备一个人。因此，每本

书都有它的价值，根据人悟性的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同。然而，骄傲自负还是会涌现出来。求神克制，能力在他手中。”（《梦日记》62-78）

4月8日，“我看到很多不干净的东西，我发觉自己从头到脚都是污秽的。因此我呼求：耶稣基督，请怜悯我！”（《梦日记》85）

4月10日，梦见进入一个低矮的房子，里面有许多人，但只见到一个女人，穿着黑衣。她走进卧房，在门口向他招手。他想出去，发现有幽灵多次从身后困住他。最后它消失了。出来后，又有一个污秽的灵困住他。终于摆脱了它们。“这表示我前日的念头，认为自己过于不配，或许终吾一生也无法克服这种状态。不过我还是自我安慰，心想神在凡事上都能，他能改变一切。可不管怎样，我心里还是有某种东西，拦阻我照神的美意去顺服他的恩典。”

他发觉快乐从内心蔓延全身，仿佛身在天堂，可是不敢过于肯定，怀疑是不是错觉。他发现自己的信心在摇晃，于是祷告，求信心获得坚固。当晚他睡了十一个小时，整个清晨如常享受内在的快乐，不过中间还是夹带着痛苦，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藉着神的帮助，他发觉人应该满足神的赐予，称谢他的恩典，卑微地承认自己不配。“在身体和精神上，我还是很软弱，因为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自己不配。我是一个可怜虫，这让我感到痛苦。我由此看出，我是何等不配神赐予我的恩典。”（《梦日记》94-104）

4月11日，整晚做着梦，好像被指教了很多东西，但是记不大清楚。“后来，我的膝盖自己动了起来，这可能表示我在一定程度上谦卑下来了。是的，这是神的恩典，我满心感谢！”再后来，他在梦中发现，人的每一个念头，自己或许认为是非常圣洁的，其实里面粘附着无穷的罪恶。人的每一个欲望也是如此，表面看起来圣洁，其实是出于恐惧和伪善。这是人通过自省可以发现的事实。“鉴于此，我们更不能称自己是纯洁无瑕的，因为我们的每一个念头都掺杂着许多不干净的东西。”（《梦日记》105-110）

4月13日，“起来以后，我在主面前恐惧战兢，一丁点念头或暗示都足以让我颤抖。这是神的恩典，指示我当恐惧战兢寻求他的救恩。‘愿你的旨意成就，我属于你，不属自己’，这是我的座右铭。我已经舍弃自己，完全交托给我们的主，愿主照他的美意待我。肉体虽有不安，灵里却非常快乐。因为这是我们主的恩典作成的。愿神赐我力量！”（《梦日记》117）

4月22日，发现可憎的念头困扰着他，恶魔缠缚着他。但他相信恶魔只是在外，很快就能挣脱。“可憎的念头浮现在脑海中，坏到极处。与此同时，耶稣基督有力地在我眼前显现，圣灵在我身上运行，由此我知道魔鬼离开了。次日，我时不时挣扎着，两个思维在互比较量。”（《梦日记》167-168）

4月23日，梦见与一妇人在空中搏斗，被她拽入湖中，又被拉出水面。最后，他狠狠地砸了她的额头。他觉得这意味着他思想上的挣扎。他好像听到有声音，说他越来越内在了，过程正在完成。“这表示通过争战，我的内在得到洁净

了。”（《梦日记》169-170）

5月20日，主日，他在伦敦的瑞典教堂恭领圣餐。前一天，他陷入许多邪恶的念头，发现肉体的欲望不断在反抗，以糟粕的形式向他呈现出来。主日清晨，非睡非醒间，他分明觉得有东西进入嘴中，是从天而降的吗哪。他觉得这是象征圣餐中的基督。“昨天，我被整理得井井有条，因主的调理感受到内心深处的轻松和安稳，还始终感受到圣灵有力的运行与幸福喜乐的感觉，仿佛天堂充满了整个身体。”

他发现还是不能控制自己，包括对异性的欲望。“然而，内心的喜悦是如此强烈而持久……可以比作天堂的快乐。我希望能保持在这种状态。凭着主的恩典，只要我走纯洁的道路，持正确的见解。因为我若偏离左右，寻找世俗的快乐，这种内在的喜悦就会消失。”（《梦日记》199-201）

6月15日，以前的经历在梦中闪现，发现自己遇到过各种陷阱，幸好都避开了。后来到了一个光明的小树林，井井有条地生长着上好的无花果树，其中一棵好像还遗留着一些干瘪的无花果。树林周围掘有沟渠，他所在的一面却没有。他想通过一座小桥，却又不敢，怕有危险。不远处有一座美轮美奂的大宫殿，他希望能住在里面，那样便能俯瞰前面的树林和沟渠了。宫殿有一扇窗户是打开的。“我想那将是我的房间，这意味着主日我将保持灵明的状态，正是光明的小树林所象征的。我设想俯瞰树林的宫殿，可能表示我正构思的著作。”（《梦日记》204-205）

6月20日，梦见好像有人在讨论他是否该被纳入他们的团体。“我父亲出来了，说我所写关于命运的论文极为优美。我记得那只是一篇小论文。之后的一个晚上，我发现自己在教堂里，身上就一件衬衣，因而不敢出门。这梦境可能意味着我尚未穿戴整齐，尚未做好该做的准备。”（《梦日记》206）

7月1日，非睡非醒间，感觉某种奇妙的东西在身上发生，使他剧烈地颤抖，正如基督显现的那次一样。他期待着像上次那样拜倒在地，事实并未如此。随着最后一次战栗，他被提起来，又被放下。看到前面有一张脸，但非常模糊。他跪下，心想是否应该俯伏。但他没有俯伏，似乎不被允许。“完全清醒以后，类似的战栗又多次发生。一定是某位圣洁的天使，因为我没有被伏倒在地。这意味着什么，主最清楚。”（《梦日记》209-210）

7月29日，梦见一只长有翅膀的巨兽，有时像人，张着血盆大口，但不敢伤害他。他拿着剑，跟在后面。没有机会，也没有力量去击打它。最后，它站在面前，手拿着枪，射出毒物，但是丝毫也不能伤害他，因为他得到了庇护。紧接着，他以剑刺向它的喉咙，可惜力道不够。他走到高处，仿佛听说它已被杀死。“前日，我一直在思想《启示录》中妇人和龙的故事，唯愿自己能成为屠龙者。这不是我所能做到的，能力在神手中。”（《梦日记》227）

7月30日，又是一阵阵战栗，但睡得很沉，心想是不是又有圣者要显现。

觉得好像被伏倒在地，但不能证实。后来被带离了那个境地，发现身后好像有一个熟人。他很生气，因为受到了他的打扰，希望他以后不要这样做。后来战栗又开始了，但没有看到任何东西。“这意味着有圣者降临了，使我深受感染，以致想起了今天开始的论五识的著作，也说明我希望它不会让我偏离更重要的东西。”后来，他期待马群出现。果然，一大群高大优雅的淡黄色马出现了。随后更多，膘壮，高大，漂亮。“这表示我目前开始的著作，后来的马群则表示我论大脑的著作。我由此看出，神允许我继续写作，且相信他会给我启发。”（《梦日记》228-229）

8月26日，前些天觉得特别苦恼，为罪所累，感觉罪未得赦免，以致上次未敢领受圣餐。“前天，我觉得轻省多了。今晚，我看到我的脚底似乎相当白净，这表示我的罪得到了赦免，也表示我再次得到了悦纳。”（《梦日记》233）

9月29日，从周六到周日，梦见金碧辉煌的宫殿，美到极致，太阳的光辉照在其上。他听到有人说，这团体已决定接纳他作为来自凡间的成员，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有人说，有过若干这样的先例。（《梦日记》243）

10月8日，觉得当晚是最甜蜜的一晚，因为梦见了天真无邪的国度。看到下面有极为漂亮的花园，开着白色的玫瑰花。后来进入一间大房子，看到漂亮的盘子，盛着牛奶和面包，让人垂涎三尺。还看到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我深受他的感染，真希望能在这样一个天真无邪的国度生活”。醒来以后，为离开这样的境遇而伤感。（《梦日记》257-259）

10月12日，梦见一个盛着面包的盘子递到他面前。“这意味着主将亲自指示我，因为我已开始进入一无所知的状态，所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都将从我挪走。学习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就是说，首先成为一个孩子，吸取知识的营养。这正是我目前的光景。”（《梦日记》267）

10月13日，听朋友说，“最近两周以来，我的容貌越来越英俊了，如天使一般。这是神的美意，他与我同在，从不收回他的恩典。”（《梦日记》268）

10月20日，“前日，我发现自己完全不配得神显于我的洪恩，因为骄傲和虚荣深深地扎根在我心底。我求神将这些拿走，因为我自己无能为力。”（《梦日记》272）

10月27日，清晨醒来时又经历一次晕厥，和六七年前在阿姆斯特丹写身体的构造时所经历的相似，只是更加深妙。“我似乎濒临死亡的边缘。”他看到了光，使他伏倒在地。这次晕厥比上次更加深沉，但消失得也快。“这表示我的头脑得到了整理和洁净，阻碍思维的东西已被清理，如上次一样。因为我获得了更深的洞察力，尤其反映在写作上。现在正体现出来，因为我觉得下笔如有神。”（《梦日记》282）

《灵界日记》：灵界漫游纪实

瑞登堡不仅留下了他旅行和梦境的记录，还留下了他漫游灵界的经历。我们

不妨称之为《灵界日记》或《灵界日记》，当中记载了他于1747年至1765年间在灵界的所见所闻所感。如果说之前几年的梦境代表他灵魂的觉醒，那么此时的他已开始在灵界活跃和游历，以科学家的锐利眼光进行观察，以哲学家的逻辑思维进行思考，以解剖学家的冷静头脑进行剖析。这是一个观察、学习、思考、整理的过程，为他后来进行系统的真理阐述奠定了基础。

写日记是瑞登堡的习惯。《旅行日记》也好，《梦日记》也好，《灵界日记》也好，原本是属于他个人的隐私，自然没想过将这些信息公之于众。作为日记，他在灵界的所见所闻所感是随机的，偶然的，不像后来出版的神学著作那样有系统有条理。我们索性照时间顺序，从庞大的手记中选一些重要的话题来作介绍。（起头的数字乃是手稿中的段落标记，后面在介绍瑞登堡的神学著作时，所引出处都是表示段落，而非页码。）

1558，灵界的发现让我吃惊，基督徒很少有寻求主的，而那些崇拜人的却殷勤寻找他们所崇拜的对象，比如亚伯拉罕、雅各、摩西。（1748年3月20日）

1583，有个灵假装谦卑，声称自己乐意服侍他人。可是当他一靠近，通过他散发的气息，更内在的灵即看出他其实自高自大。这并不奇怪，智慧人能通过表情、言语、动作看出一个人的秉性。当人成为灵体，这种直觉会变得更加明显和敏锐。（1748年3月20日）

1587，从创造以来，与精灵和天使交流原是人的本能，为人类所共有。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世界的人逐渐变得外在，与灵界的交往就被阻塞了。（1748年3月20日）

1613，感觉到天堂在身上的运作，如同亲手触摸那般明显，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运作是四重的，一是作用于大脑左侧，即作用于人的理性器官；二是作用于肺叶，轻柔地引导人的呼吸，以致人无需有意识地吸气和呼气；三是作用于心脏，轻柔规则地引导心脏的收缩舒张；四是作用于肾，有所感觉，但是比较模糊。（1748年3月20日）

1622，当精灵与人说话时，人当特别小心，不要轻易相信他们。他们什么都可能说，且信誓旦旦。当有话题提出时，他们无不认为自己明了，接连发表意见，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人若相信他们，就会受到误导。“以是之故，在此世界，若无正确的信仰，通灵是极为危险的。他们给人造成是神亲自说话和发号施令的强烈错觉，使人不得不相信和服从。”（1748年3月21日）

1625，关于天使的智慧，单单从他们对人体组织结构的了解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他们不仅知道人体各个脏器的结构和功能，也知道当今解剖学在细微处的发现是否准确。因着主所赐的悟性，他们了解宇宙大身在整体和局部的情况，这种知识仿佛是他们的本能。（1748年3月22日）

1643，遇见两个神职人员。他们生前曾热情传道，如今依然保持这份火热。不过他们传道的动机，他以前并未发现。判断一个人，得看他的动机。兴许有的

是贪名，有的是图利。他们别妄想自己有什么功劳，以为可配得天上的赏赐，因为他们的动机是自私的。(1748年3月22日)

1699，只要知道一个灵或天使在宇宙大身处于什么位置，就能知道他的秉性，纤毫不爽。当生命状态发生变化时，他的位置也随之发生变化。(1748年3月26日)

1758，从人体小宇宙的运用可知，神洞察、支配、安排宇宙间的一切，无微不至。丰富的神经纤维分布于人体各组织器官、五脏六腑。这些纤维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人的灵通过这些纤维感觉身体的变化，并发挥免疫调节功能，保持身体健康。同样，神是万有生命之源，贯通万有，洞察、主导、分配、管理宇宙间的一切。在精灵界，常有灵无法相信神能明察秋毫，对天堂、地狱、尘世发生的一切皆了如指掌，因为他们是站在较低的层次来看待这一切。(1748年3月28日)

1769，人不是依自己活着，他只是生命的载体，靠接受神的生命流而活。天使能感觉到生命的流入。即使人失去了这种觉受，知识也教导这一点。每个人只是宇宙大身的一个元素，靠整个机体而活。“另外，活生生的经历表明，当与某个灵联系至为紧密的灵被撤走时，他便如同已死之人，没了思想和行动的活力。”(1748年3月28日)

1787，人死后将延续生前喜欢的生活方式。有的人在世间过着好色淫荡的生活。在灵界遇见几个人，有迹象表明，他们离开尘世不久，尚不知自己已进入灵界。他们在世间曾到处物色适合下手的目标，引诱别人的妻子与之行淫。瑞登堡发现，这些人如今依然渴望和追求这种生活方式。(1748年3月30日)

1908，从清晨开始，我享受着一种内心宁静的状态。“我由此体验到这种状态是何等甜美，天堂的快乐是何等妙不可言。在这种状态下，我想到那些为肉体 and 红尘忧心操劳的人，他们是何等痛苦可怜，而他们却以为自己是至为快乐的。”(1748年5月9日)

1940，“令人称奇和值得注意的是”，任何时候，当有恶灵意图伤害善灵时，他们之间的联系就会断开。我们可以从人体的生理现象得到相应的启发。比如，当有伤害性的东西触及人体时，纤维组织会立刻收缩，防止人体受到伤害。恶灵既无法伤害善灵，天使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们处于更内在的层次。(1748年5月12日)

1990，大多数人，甚至说几乎所有人，不知道天堂的幸福快乐是什么，因为他们未曾有过这种感受。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之中原本隐藏着深厚的福气，只知道肉体感官上的快乐和享受。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未曾体验过的快乐微不足道。然事实上，肉体 and 世俗的享乐是污秽无益的。(1748年5月18日)

2188，越完全的天使，对过去的记忆和对将来的期望越少。活在当下，是他们的福气所在。主说“赐我们日用的饮食”，不要为明天吃什么喝什么而忧虑，

神只许以色列人在旷野收取当天的吗哪，都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他们没有记忆，相反，他们有完美的记忆和智慧。只是他们不系念过去，也不忧虑将来。（1748年6月4日）

2194，“大量经历使我得知”，神不破碎任何人，就是说，神从不拿走人的欲望。他允许人活在各人的欲望当中，同时根据各人的秉性，以奇妙的方式，在他不知不觉中，引导他尽可能地转离欲望。“神以怎样的谨慎和智慧成就此事，除了从精灵和天使的交往中有所了解的人，没有人知道。”（1748年6月5日）

2307，有些灵每当听到淫秽的言语就情不自禁，越说越兴奋。他们在尘世已习惯了污言秽语。“必须杜绝这种习惯，因为它会延续。”（1748年6月12日）

2330，刚刚进入灵界的人，起初以为自己尚在人间。当被告知他们已不在人间，也不再是尘体时，皆惊奇不已，不知道死后何以会继续活着。他们被告知，使人活着的不是尘体，而是体内的灵魂；仅仅为尘体而活的人以为一切都是为了尘体的缘故，因而过着如同禽兽的生活。“这是我今日与一个灵的对话，他不知道自己已在来世，也不知道还有来世。”（1748年6月16日）

2366，有的人以为灵只是思想，也就不可能处于某个位置。他们被告知，思想作为人的内视，不可能脱离形体而存在，正如外视不能脱离肉眼而存在。“因此，以为灵魂只是思想而无实体的人，是大错特错了，完全不知道灵魂是什么。”灵魂是一种精妙的机体，是思想的主体。（1748年6月20日）

2386，有的灵对灵也有触觉（而且是更加敏锐的触觉）感到惊奇，这与他们生前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他们被告知，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人的触觉等官能并不是来自肉体，而是来自体内的灵魂。没有灵魂的生命力，肉体不会有触觉。肉体的一切生命活力都不属于本身，而属于灵魂。（1748年6月22日）

2393，神为何不让精灵显现，以显明灵的存在和性质，有很多原因尚属神的奥秘。其中一个原因是，对于没有真正信仰的人，通灵只会让他们受到损害。对于有真正信仰的人，则不会有问题。此外，让过世的灵魂向人显现，以强迫人相信，这有悖于神的智慧。神不强迫人，唯默默地引人转变。（1748年6月23日）

2802，“我时常得以与一些被尊为圣徒的人交谈，通过他们自己的话以及我从实际经历中得知的事实，我可以证实，他们决非圣人。他们毫无能力拯救自己，更别说拯救别人了。”（1748年8月12日）

2872，恶灵总是想方设法以他们的谎言、狡诈、恶毒、莽撞攻击善灵。善灵从不回击，只是防御。恶灵被问及他们可否不冒犯别人，他们说不能。只有在受到强制时，他们才能安分一些。“总言之，只要约束一放开，他们就奔向欺骗、诡诈、恶毒、残忍、可憎之事，这是我从大量经历得知的事实”。（1748年8月21日）

2906，在灵界碰到一个曾经相识的人。在世人的眼中，他谦虚、真诚、彬彬

有礼。不了解其秉性的人，无不认为他是优秀的基督徒。“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一直没发现他的真正本质，没发现他有什么不好的行为。”然而到了灵界，从他看到童真的孩子时眼中露出的凶光，他的真正本质显露出来了。“可见人的秉性不能从表面得知，但到灵界就显而易见了。”（1748年8月24日）

2955，“我与一些灵谈论我的著作：当这些灵界见闻公之于众以后，会收到怎样的反应。因为时有恶灵暗示，没有人能领悟这些东西，只会加以弃绝。如今在街上与灵谈论的时候，我意识到将有五种反应。”有的人会完全否认；有的人会当作新奇的知识；有的人会在理性上认同，但在生活上依然故我；有的人会信服，并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的人会欢喜领受，信解奉行。（1748年8月27日）

3077，“活生生的经历表明”，肉体的生命与灵体的生命是无可比拟的。在思维意念方面，灵体胜过肉体千倍。（1748年9月6日）

3476，有的人从时间的角度揣摩永恒，从空间的角度揣摩无限，不知道神性超越时空，便陷入许多无知的错误。他们从时间的角度推测神创世以前在做什么。有的说，他正思考该如何创造宇宙，并预先安排周全，由此得出许多荒谬的结论。感官至上的人推断神与宇宙同时开始存在，自然就是神，或者神出于自然，诸如此类的。（1748年10月5日）

3711，当今时代，私欲主宰着人的心。“我被告知，几乎所有从尘世进入灵界的人，所想的都是成为高高在上的人物，拥有尽可能多的财富，极少人心系大众的利益，根本不知道有公共利益这回事。他们以公共利益为幌子，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1748年10月26日）

3872，遇见一位曾位高权重的人，进入灵界后依然有发号施令的欲望。他被告知，如今他进入了另一个国度，他在地上的权力已随着他的死亡而结束了。在这新的国度，人是凭真善美受到尊敬，真善美才是真正的财富。（1748年11月4日）

3890，遇见一个知名的学者，询问他生前对死后生命的观念。他说他确实相信死后生命的存在，但认为这种生命是朦胧的。虽然他承认灵魂存在，但由于他将生命归于肉体，以为死后的生命是朦胧的就不足为奇了。然事实上，善人死后将进入更大的光明，拥有更高的智慧，享受更大的福气，感受更大的快乐。（1748年11月6日）

3910，我听说也认同：抱有错误观念的人，只要他们尊重婚姻的神圣，没有丢弃良心，在来世他的生命是可以得到修正的，尽管他曾顽固地坚持错误的观念。反之，那些丢弃了良心，生活淫荡，毫无约束的人，生命就无法得到修正了。（1748年11月9日）

3947，遇见亚里士多德，发现他思路清晰，爱慕真理，喜欢思考，从思考中获得快乐。他用哲学表述他的思想。但他的追随者是反其道行之，不是从思考到

表达，而是按术语去思考；这就前后颠倒了。(1748年11月12日)

4158，遇见两个曾经相识的人，一个曾位高权重，一个曾家财万贯，如今两人都在幸福快乐当中。“可见地位和财富并不妨碍人上天堂。”(1749年3月1日)

4160，遇见一位曾经相识的女性。她在尘世曾过着富裕、光鲜、尊贵的生活，死后短短几周内就进入了天堂。她在乐园当中，面对美丽无比的景致，她说快乐不在景色，真正的幸福是内在的。(1749年3月5日)

4205，生前自私自利的人可能未曾注意到内心对主的仇恨，但在灵界将显明出来。他们仇恨主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看到天堂是主的国度，而他们不得进入天堂，反要承受惩罚和痛苦。他们将惩罚和痛苦的原因归到主身上，原以为无论什么人都会被允许进入天堂。然事实上，倘若真让他们进入天堂，他们必将扰乱天堂的次序，意欲主宰一切。以是之故，他们不可能进入天堂。加之他们在尝试进入的过程中招来痛苦和惩罚，于是他们对主怀有极度的仇恨。(1749年4月10日)

4260，有一个灵，以为无论在尘世怎样行事为人，只要主愿意，他就能享受天堂的快乐。他被告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恶人已习惯了与天堂不合的生活。将天堂的快乐强加于他们，反要毁灭他们的生命。(1749年5月6日)

4261，与一些认为信即得救的人交谈。他们相信主已拯救了他们，使他们脱离了地狱，洗净了他们的罪，也如此安慰临死之人，且说有些濒临死亡心怀恐惧的人愿意接受信仰。他们被告知，人在生病和恐惧的情况下的确可能表示相信，但是这种状态不会持久，一旦他们恢复正常，必定依然如故。(1749年5月7日)

4338，在一些灵面前读亚他那修信经，发现他们都无丝毫理解，甚至有学问的人也不记得该信经的内容。他们知道自己曾经读过，但只记得里面说有三个永恒的位格，然而又是一位。我问究竟是三位永恒者还是一位永恒者，即使有学问的人都认为是三位。这与信经却是相悖的。我问究竟是一位永恒的主还是三位永恒的主，他们认为是三位主。这与信经又是相悖的。于是他们承认，他们并未按照该信经去相信。由此可见，他们的观念里有三位神，而在口头上说一位神。(1749年8月1日)

4388，与犹太人谈论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他们说当弥赛亚降临时，他将永远活着，成为最高的君王，以神迹奇事领他们回归应许之地；一切河流都要干涸，外族人在他面前都要恐惧战兢；只有富人才能和他们同往，且将所有财物献给他们，做他们的奴隶；他们将建造宫殿之城，为天使所围绕，若有外人胆敢越过边界，必要死亡；他们将活在各种快乐当中。我问他们能否和谐相处，各各为他人着想。他们说他们将非常富有，有资源做到这一点。对于能否和谐相处，他们有所犹豫。我问当中一位，若无彼此相爱的心，哪有快乐可言。他仅仅说他们将生活得非常富足。关于弥赛亚，他说他将永远不死。我问那些死去的人将不能回到应许之地，该如何是好。他无言可答。我说弥赛亚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也是其它

民族的王，先知们是这样说的。他们说应该作其它理解，指的仅仅是犹太人。
(1749年9月14日)

4415，遇见西塞罗，与他谈论各种话题。他为当今的印刷术称奇。与他谈论智慧，他说智慧属于生活，若不用于生活，便谈不上智慧；宇宙万有存在一种次序，此次序源于至高神，顺应神的次序生活便是智慧。另外，他知道许多有关主的事。我说主从神所生，降生为人，后来褪去人性，著上神性，他都明白，且承认理当如此。我读先知书的时候，能感觉到他的快乐，因为每个名每个字都包含内义。他为当今时代有学问的人不喜欢学习圣言感到奇怪，他们本可以从中找到最大的快乐和意义。

4421，与一些精灵交谈，他们认为惩罚有悖神的慈悲。他们被告知，惩罚正是因为慈悲，放纵才是残忍。父亲若不管教犯错的儿女，放任自由，这是他的残忍，因为这等于鼓励他们作更多的坏事，是对儿女也是对受害人的残忍。国王若不惩罚恶人，纵容他们肆意作恶，就会滋生更多的罪恶。这是残忍，不是慈悲。通过这些例子，他们明白了自己的错误。灵界的惩罚也是如此。如若恶人不受到惩罚和约束，他们就会继续作恶，伤害善人，这有悖神的慈悲。

4422，收到出版商的来信，说我的著作在两个月内只卖出四本。与天使谈论此事，天使也感到奇怪，但说此事应该交由主来安排。他不强迫任何人。主在世的时候，虽然他有能力让人不得不信，但他不强迫任何人。后来使徒传福音，也是如此。

4461，遇见一位大主教。生前众人无不以为他爱慕真理。其实他心里并不相信自己所讲的任何道理，他的所言所行都只是出于记忆。

4494，遇见一个伪君子，曾藉某种巫术杀害了一个女人(可能曾被他玷污)。有精灵说，那是一种隐密的巫术，世上尚有个别人知道。通过这种巫术，可以不藉任何工具停止人的呼吸，杀人于无形。

4496，遇见一个淫荡的女巫师，在世时曾花钱向人学习巫术，以达到诱惑中意之人与她纵欲行淫的目的。其方法是眼睛凝视对方的右脸或其它部位，心念咒语。有一个被她诱惑的人在牧师面前告解了他的罪过，说他突然间生起一股强烈的欲望，令他惊奇不已，且说经常听到她讲淫秽的事。经过审查，发现她精通十四种此类巫术。

4530，有一个女人，对父母怀恨在心，甚至有毒害父母的念头。她以为我愿意娶她，在幻想中自我欺骗，最后在失望中对我仇恨至深。不久后她死了。我出入灵界以前，有时竟生起结束生命的念头，且越来越强，以致我不得不把刀子藏起来。如今我发现，正是她的仇恨导致我产生了自杀的念头。“由此可见，若有死者对生者怀恨在心，生者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他的搅扰。”

4542，很多人带着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罪恶可以在瞬间得到豁免。所以人可以随心所欲，不会有任何危险。他们说信就可以了，行为并不重要，即使在生

命的最后一刻，也可以瞬间得以成义。“然事实向他们显明，这只是妄想。”

4548，有些人只为自己而活，没想过发挥他的才干，对公众福祉漠不关心，履行公务时也感受不到任何快乐。他们工作是虚有其表，只是为了自己的职位。另外，他们喜欢宴乐群饮，吃喝享受，受人恭敬。进入灵界后，他们不可能被接入天堂，因为天堂是一个人尽其才的国度，每个人都从他所尽的力用获得相应的幸福和快乐。“当今时代，这种人很多。”

4562，常有一些看似偶然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比如一些小小的事故。后来天使向我指明，不幸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时有导致不幸的恶灵在场，他们的气氛强过了属天的气氛。但真正的不幸涉及人永恒的快乐和福份，而不是世间的名利得失。人们从这些东西感受快乐，其实它们是有害的。“许多经历告诉我，没有一件事真是所谓的偶然或意外。”

4567，一次，我与人玩一种纸牌游戏。周围的灵说，好运在他们看来如同亮云，而霉运如同乌云。由此他们知道谁会赢，谁会输。乌云笼罩的人不可能赢，亮云笼罩的绝不会输。结果的确如此。可见神的主导延伸到至为微小的事，没有任何事存在于神的治理之外。

4568，“我与教会的信徒谈论死后生命。他们说人死后要等到最后审判之日才能复活，到时他将随着肉体复活。但我经常告诉他们说，对个人而言，死亡之日即是最后审判之日。他随即进入来世，有形有体，和世间一样。只是他的身体世人看不见，反之亦然。可是他们完全予以否认，甚至加以嘲笑，不知道我是从实际经历确知这一点。”他们相信人复活必须带着肉体，不愿相信灵魂本身是有形有体的。由此可见，他们对灵魂没有一点概念。

4593，天使因所有人的幸福而快乐，他们迫切希望别人幸福，并因此获得快乐。幸福感在整个天堂共融。而那些只顾自己快乐，对他人漠不关心的人，不能进入天堂。他们不向别人传递幸福，就像重物坠落地狱。“我跟天使说，虽然基督徒不可胜数，在来世寻求主的人却如此之少，真是奇怪。而那些崇拜圣徒的人，却殷勤寻找他们曾崇拜的对象，找着的话，就喜不自胜。崇拜偶像的异教徒，也是如此。”

4664，遇见某个教派的灵，他们深信自己的教义是正确的，其它教派的都是错的。为了向他们证实并非如此，许多不同教派的人被带到面前，有苏西安派的，有重洗派的，有贵格会的，有犹太教的。同样，他们无不坚称自己的教义是正确的，别人的都是错的。由此证明，他们全都错了。无论属于哪个教派，都应该从圣言寻找真理，而且当以爱神爱人为生活准则。离开这个准则，就不能从圣言得到启发。

4668，有许多灵渴望回到尘世。于是他们四处寻找，并有所发现。他们渴望进入人体，附著其身，控制他的一言一行。这些灵生前贪恋红尘。每当想到死后将丧失红尘里的一切乐趣，他们就感到恐惧。因着主的安排，这些灵已经被远远

隔开，有的甚至被隐藏到很深的地方。

4698，遇见一位相识的主教。他生前曾长期研究心理学，对圣经也有一些研究，只是生活没有相应改变。和别人一样，他也以为信便得救，即使在生命最后一刻承认也行，而不论其生活方式如何。他相信上天堂纯粹在于神的慈悲，不知道天堂是在人的心里，在他生命的爱里。为此，在神的保守下，他进入了天堂，看到壮丽无比的景象，喜不自胜。天使说，但愿他真能留在那里。同时提醒他，倘若他没有同样的生命品质，就得小心天堂的光和热。天堂的光靠近了，他的视力变得越来越模糊，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伴随着内心一定程度的痛苦。然后天堂的热也靠近了，他开始变得窘迫，心如刀绞，栽倒在地。后来他被问到是否还希望呆在天堂，他说千万不要。

4708，在天堂遇见一个曾经相识的人。我以为他是光明的天使，后来却发现他是魔鬼。有人迷了路，一个面善的人出现了，左腋下藏着一根细长的木棍，看到迷路的人就上前接近他，突然间凶猛地攻击他，意图抢劫，还掏出一把刀，让人防不胜防。原来他就是天堂看见的那个人。他在人前表现为善良、正直、公义、真诚，其实是一个凶恶的强盗。再者，他视淫乱为无可厚非之事，干过许多淫秽的勾当。他并不相信任何神，没有任何信仰。之后他被投入了地狱。这种人正是主耶稣在比喻中所说没穿礼服却混进婚宴，后来被赶出去的人。

4717，遇见两个曾经相识的人。他们心地善良，有了与从前完全不同的面孔。有人问我是否认识当中一位，我说不认识。经过一番猜测，最后终于知道了是谁。他有一张明亮而俊俏的面孔。反之，恶人将逐渐丧失人形，其脸面在天堂的光中不呈人形，而像怪物。

4727，有一个著述颇丰的著名学者，最初是自然主义者，后来因受到警告而假装接受信仰，以致众人无不认为他是优秀的基督徒。但他只是口头上承认，心里并不认同，这在灵界显明了出来。此时，他承认他从不相信任何神，自然就是一切。他的理由是：其一，一直以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也没有人听过他的声音；其二，看不到有任何神的作为；其三，灵魂不过是一口气，人死后灵魂就消散了；其四，动物也会思考，也有意志，有的动物甚至比人还敏捷聪明，比如熊、狗、老鼠、狐狸。人与动物差别很小，甚至不值一提。它们不会说话，只是因为缺少这种器官。再说鹦鹉等也会说话，且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其五，对于最后的审判，人类徒劳等待了多个世纪。而且众星要从天坠到地上明显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比地球大得多。诸如此类的。

4730，遇见一些曾经相识的人，起初和生前是一样的面孔，因为尚处于和生前一样的状态。后来再度遇见时，那些心地善良的人有了另一副面孔，乃是年轻、美丽、喜乐的面孔。而恶人却是一副丑恶的面孔。

4833，遇见一个邪恶的传道人，他并不相信任何神，也不认为人有罪，人可以随心所欲，被视为罪恶的事只是为了社会的安定，本身并无对错。他生前犯下的罪行被揭露了出来。他说他讲道的时候，也思想了所讲罪恶报应等道理。天使

说，讲道时他的内心是朝向天的，那时他明白自己所讲的道理。但是当他的内心朝向世界和自己时，就抛弃这些道理。

5066，在灵界搅扰善人的，主要是那些以为只要信就能得救的人。他们固执己见，不按主的吩咐生活，却以狡诈、仇恨、报复的心行事为人。这种人很多。他们以为只要参加聚会，领受圣餐，所作的一切恶事就会得到饶恕。

5074，在灵界，最为险恶的莫过于那些生前曾身居高位而骄傲自负的牧师。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和荣耀，圣职只是他们手中的工具。等到脱去外表显露本相时，他们往各种可憎污秽的罪恶里直奔。他们做任何事都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意欲主宰别人，夸耀自己的功劳，外表虔诚，实则野心膨胀。意欲成为至高以受人崇拜的人中，以某些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为甚。在灵界，他们也是最具欺骗性的。因为他们只考虑自己，考虑天堂最终还是为了自己。

5125，从世间进入灵界的人都带着一种观点，以为天堂是在高处，因而属于某个位置。以是之故，他们说他们渴望被提到天堂。他们不知道天堂并不属于某个位置，而是一种生命状态，即爱、善、信的生命状态。

5133，一个曾经相识的人，在人前备受尊敬，却发现原来他只关心自己，对人毫无怜悯心。他从心里否认信仰的真谛，不相信神，只关心自己，只在乎自己的名利得失。

5396，某座高山及其周围有许多新教徒，他们生前曾自认比别人更胜，因为他们每次领圣餐时都表示了忏悔，也经常祷告，以求罪得赦免。然而，他们从不省察自己，不知道也关心自己有什么罪，以致圣餐和祷告过后，他们依然故我。他们以为因害怕惩罚而不违背法律，因顾及名利得失而不违背道德，就算是基督徒的标准生活。恶念恶欲他们不认为是罪，其实这正是使人沉沦的罪。表面行得好，心里却藏着恶，这是伪善，对神对人是一种欺骗。等他们脱去表面的伪善，没了良心的约束，就往各种罪恶和错谬里直奔。

5492，有一个相识的人，临终时表现得非常虔诚，以致牧师和在场的人无不相信他能因临终及时的忏悔而进入天堂。死后第三天我遇见了他。他已经回到往常的状态。可见他临终的忏悔毫无意义。死后第四天，他受到了审判。其纵欲淫乱的生活被揭露了出来，还谋杀过一个女人，强奸过许多女人。此后，他以诡诈骗取别人财物的勾当依次被揭露了出来，简直成百上千。当天他就被投入了地狱。

5532，在新教界，有许多牧师虽然阅读和熟悉圣经，却不以恭敬心领受，也不在实际生活中奉行，只求进到更高的地位，牟取更多的财富，这是他们的欲望所在。圣职只是他们达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他们的本质从乐意听从他们的人也看得出来。这些信众过着表面文明道德的生活，参加聚会，聆听讲道，领受圣餐。对于自己思想和欲望中的恶，他们却从未想过那是罪，仅仅因为害怕法律的惩罚，顾及自己的名利得失，才没有实行出来。

5645，有时，人的灵会在灵界突然显现出来。精灵说他们有时能看到人灵魂

的显现，通过某些特征知道是尚未离开人世的灵。不过这只发生在喜欢冥想的人身上，当他们进行沉思，思想脱离肉体感官时，会在灵界显现。思想不能超越感官的人，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5662，在一座很高的山上，住着一些思考宗派联合的人。他们决定联合所有教派，组成统一的教会，甚至希望联合伊斯兰信徒，因为他们承认主是最大的先知，是神的儿子，奉神差遣来教导人类的。然而他们所想的是通过统一教义观点，而不是爱与善的生活，来达成目的。这是不可能的。其实，只要各教派皆以爱与善的生活为根基，教会就是统一的。

5669，一些伊斯兰信徒在听说许多关于主的事后，希望加入基督教。但是他们被告知，他们不妨保留自己的信仰，只要照可兰经的教义看待主就好了，即他是最大的先知，神的儿子，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们难以从心里承认主的神性，从小吸收的观念不是一下子可以扭转的。他们只要以良善、真诚、正直的心生活就足够了，按自己的信仰同样能获得快乐，逐渐为主所引导。再者，生活正直良善的人，可以比基督徒更强。天主教将主的权柄归到自己身上，这无异于剥夺主的神性；他们不是承认主，而是高抬自己。而新教虽然教义上承认主的神性，实质上把他视为凡人，所以才请子代为向父祷告，而不是直接求告主。可见良善的伊斯兰信徒对主的观念要胜过基督徒。

5843，前教皇本尼狄克十四世（Benedict XIV）死后三周，我与他谈论灵界，特别谈到主——他是天堂的神，并未将任何权柄交付任何人，因为权能唯独属于神。另外还谈到罪如何得到赦免、天堂与地狱、人按行为受审判等许多话题。他都表示理解，也似乎相信，以致有些人断定他生前是敬拜主、爱慕真理的人。然而，当欲望和意念显露出来时，他试图以各种方法毁灭那些将权柄全归给主的人。他受到了警告，因为他如今所在的世界不像人间按地位财富受到尊敬，凡作恶的都要受罚。他心里认为：圣经并不重要，许多经文让他觉得好笑；他不认为圣经是神圣的，他在宗教会议的讲话比圣经更具权威；他特别喜欢耶稣会士，当被告知耶稣会士多为魔鬼，并将他们的本相向他显现后，他还是喜欢他们；他认为圣徒比主更有权柄，因为他们受父神的启示行事，而主已将所有权柄交给了教皇；不过话说回来，主虽然没有了权柄，还是应该受到崇拜。由此可见他信仰的真正本质是什么。

5974，一些灵讨论一个话题：那些生活败坏，临终时表示相信并领受圣餐的人能否得救？有的说他们因着信心能够得救，过去的罪不会被追究，并举出许多例子。然事实向他们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许多临终表示相信的人后来还是沉沦了，因为过去的生活方式重现了。他们被问到，是否知道有这样的人——平时生活败坏，临终时表示相信，后来活了过来，从此抛弃以前的生活方式？临终前已照基督生活的人，则另当别论。

5980，遇见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说他那里有一座凡尔赛宫，和他当时在尘世的一模一样，前面还有一座花园。“我依稀看到一间一间的殿堂，总言之，

和他当时及现在的凡尔赛宫如出一辙。”后来他似乎进入了梦乡，四围一片寂静，持续了大约一个时辰。醒后，他说刚刚和现任法国国王说了话，想方设法勉励他放弃已提交国会的议案 (bull unigenitus)，否则厄运必降临到他头上。还在异象中短暂地向他显现了，他说当时现任国王正在床上睡觉。“此事发生在 1759 年 12 月 13 日晚上八点左右。”

5993，遇见一个宗派的领袖 (Zinzendorf)，和他谈论，从他的话了解了他的信仰本质。[1]他不相信主的神性，虽然承认照圣经所说，主是神在肉身显现。他不相信这是事实，却认为他是因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而被神认为儿子；[2]主也有罪，并不比普通入强；[3]主在福音书中所说的话没啥价值，晦涩难懂，基本没什么意义，保罗的话反而要强得多；[4]对于旧约圣经和当中指向主的预言，他毫不在意，认为一点都不重要。[5]将信与善分离，认为信便得救，爱与善的生活无助于救恩；[6]认为只有他和他的信众才能上天堂，享受天堂的快乐。

6064，与牛顿 (Isaac Newton) 有过几次交流。他是一个十分真诚的人。他说他如今知道，主是天堂的太阳，使天使和人类具备智慧的光发自他，虽然人并未意识到这光照亮他们的理性，使他们能理智地思考。他还知道，有一个生命本体，赋予所有人生命。这生命在人显现为光，人的生命来自这光。这光流入人至深处，使人感觉生命属于自己。他还说，在他所在的地方，有比人间明亮丰富得多的颜色显现。不同的颜色是神的光照在不同性状的生命受体上形成的，因为每个天使和人的生命性状是不同的。因为同样的缘故，人的理解能力是千差万别的。

6072，“实际经历使我得知，无所事事是魔鬼的靠枕，因为懒惰如同一块吸纳污水的海绵。”人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容易联想和讲说许多不干净的东西，因为人本来就有这些倾向。只有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才能将心思保守在发挥作用的乐趣当中。有一个相识的人，他喜欢懒散的生活，因为受污灵的影响，就陷入许多恶欲恶念当中，为低级庸俗的乐趣所勾引。

6091，吉纳维芙 (Genevieve) 有时向巴黎人显现，穿戴华美，面容圣洁美丽。许多人看见了她，有的人想要拜她。她的神情当即变了，仿佛成了另一个女人。她责备他们，说他们不当崇拜人，直到他们感到羞愧。她还说，她不过是普通的女人，并不比其他女人更受尊敬。在她所在的团体，她只是无名小辈。她不能倾听世人的祷告，并为他们如此愚昧感到奇怪。她还说，她并不比别人强，谁要成为大的，就当作众人的仆人，为人民服务。“我从一位教皇听说，他与所有被尊为圣徒的男女有过交谈，除两位以外，没看到谁是在天堂，而那两位憎恶这种行为。多数所谓圣徒不知道自己是谁，有的似乎还挺愚昧。”

【注】在天主教，圣女吉纳维芙被尊为巴黎的主保圣人。所谓主保圣人，即守护圣人的意思。当被册封为主保圣人，即意味着该圣人在某一方面的转祷特别有效。

6106，好几次遇见一个女人，她说爱情不可能长久，因为两人相处久了，爱

情会变得平淡乏味。她被告知，在没有淫秽的天堂，这份平常反而是快乐。对爱情不忠的人，当他觉得没有了新鲜感，就对妻子感到腻烦。为了消除平淡乏味的感觉，他们倒希望妻子拒绝抵抗他们的要求，以从好色淫荡的欲望中得到满足。有的人喜欢从强暴中获得快乐，倒乐意妻子与他们打斗，反抗他们的要求，然后猛烈地撕碎她的衣服。此情此景，妻子如同打斗、尖叫、逃跑的母猫，公猫的欲望得到了刺激，然后母猫乖乖就范。“我询问那些刚刚离世进入灵界不以淫荡为罪的人（当他们进入精灵界时，无不渴望进入天堂），说地狱允许行淫，天堂却不许，只得钟爱自己的配偶，共同生活，直到永远，永不相弃。我问他们更愿意呆在天堂还是地狱，我问过上百次，从未从这种人口中得到一个答案。”

人生的转折点

对于主亲口交付使命的那次经历，瑞登堡没有在著作中作详细的描述。我们所能知道的，是通过他邻居卡尔（Carl Robsahm）的记录。据说事情是这样的。1745年4月的一天，瑞登堡正在他经常光顾的餐馆吃午饭，有点晚了。他饥肠辘辘的，胃口相当好，一边还沉思着深奥的问题。快吃完的时候，他发现眼前突然模糊起来，越来越暗，然后看到地上尽是一些可憎的蛇啊蛙啊之类的爬行动物。

“我大吃一惊，因为当时我意识清醒，思维清晰。最后黑暗笼罩着屋子，又突然消散，只见一人坐在房角。当时我孤身一人，他的话让我莫名的恐惧，因为他说：‘别吃太多！’霎时，我眼前又是一片漆黑，很快又变为明亮，发现只有自己在房里了。不期而遇的恐惧催促我赶紧回家。我在房东面前不露声色，但心里正回想着刚才的事。我不能视其为偶然或身体的疾病。我回到房间。当晚，那人再次向我显现。彼时我已不是那么恐惧。他说他是主、神（the Lord God），世界的创造者、救赎者，已拣选我向世人宣示圣言的灵义，并要亲自指示我当写的内容。当晚，精灵界、地狱、天堂清楚地向我显示出来。我认出许多熟悉的面孔，景况各不相同。从那天起，我舍弃一切世俗的追求，投入到灵性层面。”

研究圣经

随后两年，他开始深入研究圣经，写了3000页未曾发表的注释，并为以后的写作建立了详细的圣经索引，还完善了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知识，以便回到圣经原文。事实上，他还重新翻译了新旧约许多经卷。1749年，他正式出版第一部神学大作《天堂的奥秘》（Heavenly Secrets）。从此，神的启示源源不断地从他的笔端流淌出来。（通常情况下，他匿名发表著作，为出版投入大量资金，并将书籍匿名赠送给神职人员、大学及图书馆。）

从1744年左右灵魂开始觉醒，到1749年终于有第一本神学著作面世，其间的经历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他已经开始研究圣经，但是圣经的深意不是一次向他敞开的。事实上，他对创世记前后做过三次注释。第一次的成果是1745年秋所完成的一篇文章，题为《摩西所讲述的创世记》（The Story of

Creation as related by Moses)，所关注的只是圣经的字面含义与他所构想的宇宙全景的关系。第二次的成果是1747年2月所完成的《破解圣经》

(The Word Explained)，将创世记的故事应用于犹太民族，认为从“内在历史意义”上说，它是描述犹太教会的历史以及基督再临的预言。第三次的成果即《天堂的奥秘》，逐节解释创世记和出埃及记的内在“灵义”，指出从灵义上说，创世记的故事是描述天堂在每个人心里降临的过程，也就是人灵性重生的过程，因而称之为“天堂的奥秘”。

从《梦日记》我们看到了他灵性不断重生的过程，从《灵界日记》我们看到了他在灵界漫游的经历。随着灵性的重生和灵界经历的拓展，瑞登堡对圣言的灵义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破解圣经》是他最后终于有资格解释圣言的一个过渡。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能看到圣言的灵义，但是比较模糊，仿佛是“透过屏幕”观看。他还不具备只有在以后正式出版的著作中才有的权威的口气，时而陷入模糊的迷雾之中。“这些字我还不是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还不明朗。”“这些字我不明白，只好略过；我从未如此不安如此困惑过。”

他原打算出版这本著作。他在书中一次又一次提到“当出版的时候”。当中的灵界经历他却并没有打算出版，那些段落都是以缩进的格式记录的。他估计这本著作不会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当他们的理论受到了驳斥，他们一定会愤愤不平”。他估计，“一旦这些人听说通往天堂的路是在人心里，而不在人的感官”，他们一定会斥其为无稽之谈。但是对瑞登堡本人来说，他的灵界经历是确定无疑的——“基督亲自将我引入灵界，当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未曾间断，我郑重声明这些都是事实，免得人们将我的陈述视为无稽之谈”。

(《破解圣经》2162, 475)

瑞登堡已开始自由出入灵界，他身边的朋友是否注意到他的变化，甚至怀疑他精神错乱了呢？1746年1月他写道：“与精灵交往以后，我在本国与朋友相处有五个月的时间。我和从前一样与他们来往，谁也不曾注意到我与天国已经相交。在人群当中，我有时也与精灵说话……这些时候，他们只是认为我走神了而已。”(《破解圣经》943, 1003, 3347)

1747年春，皇家矿务局理事长退休了，局内成员一致推荐瑞登堡接替理事长的职位。但是瑞登堡有他个人的打算。他向国王写信，希望由其它成员接替理事长的职位，因为他有必要再次旅行国外，以完成手头的著作，但愿国王能批准他以半薪退休，因为在他担任矿物局委员期间，他多次旅行国外发表学术著作，从未向国家要求任何津贴。国王恩准了他的申请，因他相信瑞登堡的新作必能像从前一样为瑞典的福祉做出贡献。当矿物局的委员听说国王批准了他退休的申请时，都为失去这样一位劳苦功高的同仁感到遗憾，并希望他继续参加矿务局的会议，直到由他经手的事务全部落实。对此，瑞登堡欣然表示同意。此后，他继续参加了五次会议。1747年6月17日，瑞登堡第六次旅行前夕，他向矿务局的同仁辞行，感谢他们多年来对他工作的支持和关怀，希望他

们的友情能永远常驻。矿务局也感谢瑞登堡在工作上始终尽职尽责，并祝他一路顺风，平安归来。

当瑞登堡到达荷兰以后，他的计划却突然改变了，著作并没有发表。他改变主意的原因，很可能是当他到达荷兰以后，灵性经历了一次明显的提升。1747年8月7日他写道：“我的内在状态发生了变化，在异象中（in an image）被提到了属天的国度。”经历灵性提升以后，瑞登堡对圣言的灵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发现以前所作的解释是不圆满的。1747年12月，他开始写作《天堂的奥秘》，并于1748年6月完成首卷。

【注】在瑞登堡的灵界框架中，天堂整体呈现一个人的形态，可分三层，如人身之上部（头颈）、中部（胸腹）、下部（腿脚），亦可分为两个系统，分别对应于人身的心脏与肺，又可细分为无数个团体，如人身无数个细胞。三层分别称为第三层天、第二层天、第一层天，或顶层天、中层天、底层天，或内层天、中层天、外层天。两个系统分别称之为属天的国度（heavenly kingdom）、属灵的国度（spiritual kingdom），当中的天使分别称为属天的天使、属灵的天使。另外，在本书中，圣经指大众熟悉的新旧两约，圣言则指圣经当中具备完整灵义的经卷，下文会有相关介绍。

1748年秋，瑞登堡离开荷兰，前往伦敦出版他的新作。次年夏天，《天堂的奥秘》首卷在伦敦面世，由出版商刘易斯（John Lewis）负责销售。六百四十页四开本的著作只售六先令，这在当时是非常低的价格，大大出乎刘易斯的预料。他在广告中说：“著作以非常隆重而精美的方式印刷，而慷慨的作者却不折不扣地要求只售这个价钱，因为要开创他的崇高事业，他既不缺钱，也不乏力。”

完全的灵感

自从瑞登堡正式出版著作以后，对于圣言的灵义，他不再有任何疑惑，而是有相当的信心和把握。他的著作中不再有模糊或困惑的语气，相反，直接、清晰、肯定、权威的口吻贯彻始终，随处可见。[1]“我从各种异境异象或是与精灵天使交谈所获得的知识全都源自主……所以我不是从任何精灵或天使，而是从主获得指教；祂是一切真理和美善的源头。”（《灵界日记》1647）[2]“我得以看见天上的光，从这光我能清楚分辨哪些是出于主，哪些是出于天使。出于主的已被记下，出于天使的未然。”（《详解启示录》1183）[3]“我与精灵及天使交往已有数年。对于圣言或圣言的精义，精灵从来不敢，天使也从来不求告诉我任何东西，更别说指教于我。唯独主指教于我，显现于我，启示于我。”（《圣命》135）[4]“众所周知，《启示录》唯有主才能解开，因为《启示录》只言片语之间蕴藏着非特别启示所不能知晓的奥秘。故此，主乐于开启我的灵眼，指教于我。既是如此，别以为本书有任何东西是出于我个人或任何天使，实在都来自主。主曾藉天使对约翰说：‘不要封了这书上的预言’，表示这些预言将来必要解明。”（《破解启示录》前

言) [5] “我实实在在地说，主向我他的仆人显现，授予我这职分，又开我的灵眼，将我引入灵界，让我亲眼目睹天堂和地狱的景象，与天使和精灵交往，迄今已有多多年，未曾间断；从蒙召那天开始，我没有从任何天使领受新教会的教义，全部是我阅读圣言时单单从主领受的。”（《正信的基督教》779）

瑞登堡得知，大体而言，启示的类型可分两种。一种由内而来，一种从外而来。瑞登堡所得的启示源自内悟，因为他的灵性已得重生，与神的连接已无障碍。因此，他能自由接收神的灵流，神的启示也能透过他自由流露。拥有这种内悟的人无需凭理性分辨是非善恶，因为他本能地认识真理。“启示要么源自主藉天使说话，要么源自内悟。我们当知，住于美善并因此明白真理的人，特别是虔诚爱主的人，由内悟获得启示。非住于美善并因此不明白真理的人虽然也能获得启示，却非出于内悟，而是靠主藉天使说话。后者是外在的，前者是内在的。天使，特别是属天的天使，由内悟获得启示。远古教会及部分古教会的人也是如此。时至今日，由内悟获得启示的人少而又少。但有许多人从言语得到启示，无有内悟。即使非住于美善的人也能获得言语的启示，或者由异象异梦获得启示。犹太先知所获得的多数属于这种类型。他们听见声音，看见异象，梦见异梦。由于他们缺乏内悟，所以启示只是声音或者异象，至于其中有何深意，他们无法参透。”（《天堂的奥秘》5121）

旧约时代的先知和瑞登堡不同，他们是从外在的途径获得神的启示。因为他们没有开悟，不能从内在的途径自由接收神的启示。他们听见声音，看见异象，然后神以诸灵为媒介，将当记录的话传到他们耳中。由于他们没有开悟，所以不能领悟启示当中的深义。[1] “旧约先知并未开悟，他们所说的所写的不过是通过耳朵领受的。他们并不理解其中的内涵，更别说灵义了。”（《详解启示录》624） [2] “旧约先知记录圣言是藉由神所差来的诸灵，诸灵将当记录的话传到他们耳中，乃是间接从神（或者说从天）而来的真理，不是直接的真理，因为他们对其中每件事物的含义毫无领悟。”（《天堂的奥秘》7055） [3] “我被告知主是如何向旧约先知说话，通过他们将圣言赐下。主向他们说话不同于向古人说话，向古人说话是流入他们内在，而向这些先知说话是藉由所差来的诸灵。主的神性充满这些灵，通过他们向先知作启示……这些灵甚至自称‘耶和華’。”（《天堂与地狱》254）

主的神性充满诸灵，藉由他们间接地向先知作启示，因为先知不堪直接接收神的启示。换言之，他们通往神的路有恶欲和妄念横加阻碍。人的灵性只有经过重生，除去了恶欲和妄念，这条路才可以重新打通。一旦这条路畅通无阻了，人便本能地获得内悟。当主的神性充满这些灵，他们甚至自称“耶和華”，旧约圣经多有此类记载。例如亚伯拉罕、夏甲、摩西所见到的天使，他们说话时即自称为神。此处以摩西的故事为例。“耶和華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華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

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出埃及记3：2-6）圣经一方面说耶和华的使者显现，一方面又表示是神在说话，这是因为耶和華的神性充满了作为媒介的天使。

为了让瑞登堡了解旧约圣言是如何“一点一滴”启示出来的，他被允许经历旧约先知的状态。诸灵有时被允许向他口授，甚至执引他的手。不过，[1]“这种情况鲜有发生，仅仅让我知道启示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达成，而且这些手稿已被丢弃。”（《破解圣经》7006）[2]“在此，我未得允许透露诸灵口授的任何信息。这些信息必须删除，我只允许叙述从神流露的信息，要么是直接从神而来，要么是神藉着诸灵而来。是直接还是间接，我很清楚。”（《破解圣经》1892）[3]“天使尤其注意到主的圣言所启示的信息。因为当下，他们看到有何等丰富的信息正以何种方式流入我所书写的文字，而且不仅是流入我所书写的若干文字和文字所表达的观念，在他们看来，仿佛有人正握着我的手书写，且声称他们正是书写的人。通过灵里的意念我觉知，而且是预先觉知，我所写的每个字有何细微的含义。由此显然，主的圣言字字皆由启示而来。”（《灵界日记》2270，1748年6月10日）

《天堂的奥秘》

瑞登堡在《天堂的奥秘》一书中开宗明义写道：“单从旧约圣言的文字来看，谁也不会发觉里面竟深藏天堂的奥秘，无论整体上还是细节上，都指向主及主的国度与教会，论及基督徒信仰的方方面面。因为就文字而言，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些犹太教的礼仪规条。然事实却是，旧约圣言处处蕴藏表面并未显露的内涵，只有极少数地方主曾给使徒解明了，比如祭物象征主，迦南、伊甸园、耶路撒冷象征天国（因而被称为天上的迦南和耶路撒冷）。无论整体上还是细节上，甚至一点一滴，圣言处处象征和蕴藏属灵属天的事物，基督徒对此仍浑然不知，旧约因而备受忽视。但圣言确是如此，单从圣言是主的话便可推晓。既从主而来，必然内含与天国、教会、信仰相关的真理，否则就不能称为主的话，也不能说它内有生命。因为圣言若非整体上和细节上都指向生命之主，圣言的生命力从何而来？所以，凡是与主无关的地方，就没有生命。我们实在可以说，圣言若是有任何地方不蕴含主，或说不指向主，就不是神圣的。没有这样的生命在里面，圣言的文字就是死的，正如人内在与外在的关系一样，这是基督徒所熟知的道理。离了内在的灵魂，外面的肉身是死的。因为有生命力的，促使肉身活着的，乃是内在的灵魂。圣言也是如此，单单考虑其文字，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天堂的奥秘》1-3）

【注】当瑞登堡完全重生，享受完全的灵感以后，他在发表的第一本神学著作中开宗明义写道：“在下文中，‘主’这个称呼单指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被称为‘主’，无其它附加名字。在整个天堂，唯有他被承认且被崇拜为主，因为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天堂的奥秘》14）在本书中，“主”即指耶稣基督。

瑞登堡将圣言的灵义称为“天堂的奥秘”，因为它论及主的国度与教会，论及天国如何在人心里降临，通俗地说，就是论及人如何改恶迁善，成就真善美。使文字具有生命力的“灵义”，好比使身体具有生命力的灵魂。瑞登堡尝言：“当天堂向我敞开以后，我首先要做的是学习希伯来文以及构成圣言的对应学，以是之故，我一次又一次通读神的圣言。”之所以研究对应学，是因为圣言纯由对应写成。字义与灵义的对应，如同身体与灵魂的对应。下面我们先了解一下人类的灵性史，再通过瑞登堡的灵界经历，对古人学问中的学问——对应学稍作阐述，由此对圣言的灵义寻求一个基本的了解。

四个教会时代

“自创世以来，地球上大体经历了四个教会时代，这从圣言历史部和预言部可知（特别是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在梦中所见的金像及后来从海中上来的四兽都是象征这四个时代。第一个教会将被称为远古教会，存在于洪水之前，洪水象征它的没落和终结。第二个教会将被称为古教会，盛行于亚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后来因堕落为偶像崇拜而走向终结。第三个教会即犹太教，从西奈山颁布诫命而发端，藉摩西和先知所记的圣言而留存，因亵渎圣言而消亡。当主降世的时候，他们将道的化身钉上十字架，这标志着圣言彻底遭到了亵渎。第四个教会即基督教，由主藉使徒创建，分成两个时期，一为主在世至尼西亚会议，一为尼西亚会议至今。在发展过程中它一分为三，即正教、公教、新教，三者统称基督教。此外，各分支内又细分许多教派。”（《正信的基督教》760）

远古教会

远古教会的人意愿和理性合为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心智。他们直接从神获得启示，也直接与天使及精灵交流。换言之，他们的启示经由内悟而来，乃是本能地领悟何为真善美，无需思考，无需推理，无需论辩。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恶。”（马太福音5：37）是即是，不是即不是，这种直觉和悟性正是远古教会的特征。以是之故，远古教会无需文字记录的圣言，圣言已然写在他们心里。（见《天堂的奥秘》4454，597，2896）

远古教会的人具有属神属天的特质。透过自然界的一切，他们看到圣爱和圣智不同形态的显现。比方说，看到高山，他们不注意山，而领悟高，并从高领悟天堂和神。基于此，后来人称神为“至高者”，拜神也是在山上进行。对于清晨，他们不是想到时间上的清晨，而思想心如清晨的状态。基于此，清晨、东方也被用来象征神。看到树，他们不注意树，而看到人与树的相似之处：果实好比爱，绿叶好比信。基于此，圣言常将人描绘为一棵树或一座伊甸园。众所周知，人快乐的时候，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似乎都在欢声笑语；而悲伤的时候，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似乎都在忧伤哭泣。远古教会的人因其属神

属天的特质，自然界的一切在他们眼中尽是生机盎然，欢声笑语。透过神的每一件杰作，他们能看到圣爱与圣智的闪光。（见《天堂的奥秘》920）

瑞登堡从灵界得知，圣言前面数章的名字皆非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而是各有象征意义。亚当象征远古教会，伊甸园象征该教会智慧充足的状态。被蛇引诱，选择分别善恶树象征它的堕落（从智慧堕入意识），挪亚洪水象征它的终结。亚当的子孙象征远古教会传承和变化的情况。由于该教会的主要特征是内悟，这些不同的名字，如塞特、以挪士、以诺、挪亚，就象征内悟的不同程度。具体而言，是象征直觉从细到粗，从明到暗的变化过程。（见《天堂的奥秘》483）

【注】瑞登堡得知圣言前面数章纯由象征写成，非为真实的历史故事，是叫人们注意灵义存在的事实，休要咬文嚼字，不表示这些故事不可以有某些原型。比如挪亚洪水，没有完全照文字记录的挪亚洪水发生，不表示该故事不可以某次洪水为原型。此当分辨。当瑞登堡在著作中提及挪亚洪水时，也是取其象征意义。

对于内悟为何物，今天的人几乎一无所知，因为鲜有体认。远古教会的人本能地觉悟真善美，今天的人却是通过学习积累知识，提升悟性，对何为真何为假依然难以分辨。若学到错误的知识，只要是权威人士所认可的，他就信以为真。所以今天的人与远古时代的人相比，其智慧实不及千分之一。一智慧，一知识，层次有如天壤之别。（见《天堂的奥秘》895）

在对待地位和财富的态度上，古时今日也大不相同。在远古时代，地位只存在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子女对父母感恩戴德，非因从他们所生，乃因受到他们的教育，从他们获得智慧。这是灵性上的再造之恩。那时，人们以家族为单位生活，不像今日构成一个个国家。族长是地位最尊贵的人。古人称该时代为“黄金时代”。后来，骄傲虚荣逐渐熏染人心，高人一等成为人最大的欲望和追求，不顺从的人被视为仇恨报复的对象。出于安全考虑，家族逐渐组成部落，部落再组成国家。等级制度随之出现了，地位越高，权力越大，身份越尊贵，骄傲虚荣之心越得到满足。对待财富的态度，情况类似。在远古时代，各家族分散居住，财富对他们来说仅限于生活必需品。他们顺应天时，安居乐业，与世无争，知足常乐，从牲畜、土地获得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保障。后来，随着人性的退化，权欲的滋长，等级制度的出现，人们不再满足于生活必需品，巧取豪夺，贪得无厌。（见《圣命》215）

食物方面，远古时代的人从不吃肉，纯以五谷、蔬菜、水果、动物的奶等食物为生。杀生食肉本身是对生命的亵渎，在他们看来违背天地法则，残忍卑劣。后来人心变得如野兽般残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类开始屠宰动物，取其肉食。人心堕落至此，肉食遂为神所允许，直至今日。（见《天堂的奥秘》1002）

古教会

亚当象征远古教会，挪亚洪水象征该教会的终结。挪亚则象征一个新教会的兴起，可称之为“古教会”。洪水过后，即远古教会没落之后，兴起的古教会不再具备前人的那种内悟和直觉，因为恶已进入人性当中。人的意愿和理性原是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心智。人性堕落以后，为避免人类永远灭亡，根据神的安排，人的意愿和理性分开了。因为恶已进入人性，若不将理性与意愿分开，理性必然完全服从恶欲，如此人就不可能从恶中解脱出来了。（见《天堂的奥秘》640）

【注】这意味着洪水之后的人与之前的人在在大脑和身体的构造上是有差别的。之前的人其心智是一个整体，如今人可以说是两个心智，是“人格分裂”的矛盾体。瑞登堡发现，洪水之后的人与之前的人在呼吸方式上大不相同，其根源正是大脑上有了差别，而大脑上的差别是出于心智上的差别。不属天堂的人进入天堂时之所以会呼吸困难，心里难受，正是因为他们的心智与天使的心智不一样，呼吸上就不一致。天使是经过重生进入天堂的人，他们的意愿属善，理性属真，合为一体。未经重生的人与此不同，他们无法适应天堂的气场。离开适合他们的地方，犹如鱼儿离开了水，结果可想而知。

远古教会的特征是“内悟”，古教会的特征则是“良知”。内悟是直接觉悟真善美，良知是通过理性分辨真善美。这不是知识多寡的层次内的差别，而是悟性高低的层次间的差别。天堂分为不同的层次，原因在此。内悟与良知的差别可这样描述：内悟是直接觉悟并在生活上直接实践真善美，良知则需要先在理性上分辨，然后实践真善美，乃是一个间接的过程。（见《天堂的奥秘》597）

远古时代的人有属天的特质，透过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如天体、山脉、平原、峡谷、花园、森林、河流、泉源、各种动物植物，他们能看到各自的属性，看到圣爱和圣智不同形态的显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有象征意义，或者说，与灵界的一切有对应关系，这在今天已是不为人知的奥秘，几乎叫人难以置信。瑞登堡从灵界得知，远古时代的人原本直觉各种对应关系，后来随着直觉由细而粗，由明而暗，以“以诺”为代表的人开始收集整理前人的智慧，形成一种对今人来说至为深奥的学问——对应学。对应学曾是古人学问中的学问，懂得这种学问的人被称为“博士”。直到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依然有了解这种学问的博士通过观测星象知道古人所预言的圣者已经降世，于是不远万里前来朝拜，献上礼物。（见《正信的基督教》205）只可惜这种学问后来被滥用而演变成了邪术。迦南的各个民族皆盛行邪术，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时，摩西提前警告他们：“你到了耶和华你的神要赐给你的那地的时候，那些外族人可厌可恶的事，你不可学习去行。在你中间不可有人把自己的儿女献作火祭，也不可有占卜的、算命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念咒的、问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因为行这些事的，都是耶和华厌恶的。”（申命记 18：9—12）

【注】在中国传统学问中，周易、中医、相面都是对应学的具体体现。就中医而言，什么病症需要什么药方，就是对应，所谓“对症下药”是也。时至今日，具体的对应已鲜为人知。有所灵验，也是参考古人的医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远古时代的人具有属天的智慧和直觉，能透过可见的事物看到不可见的属性，知道宇宙与人体，自然界与灵界，存在微妙的对应关系。至于如何分辨，比如草药，可通过它的形状、气味、味道、与周围事物的相生相克关系来判断。如此分辨尚属古教会悟性的层次，与远古时代的智慧已不可同日而语，而今天的人所了解的充其量只是一些学来的零散而不系统的知识。智慧既失，周易、中医、相面等曾被古人运用得出神入化的学问被视为迷信，也就不足为奇了。

洪水之后的古教会，虽然欠缺前人的智慧和直觉，但因着流传和收集的对应学，知道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各有象征意义。他们的教义也纯由对应构成，如高山、清晨、东方、果实等等，知道它们各有何象征意义。他们透过这些事物看到属神属天的特质，加上对前人传统的尊重，他们的礼拜往往在山上和树林当中进行。此外，他们的文字也纯由对应写成，也就是照象征写成，以人物、故事的方式寓含深刻的道理，这是古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每个人名、地名、字词，皆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古教会的所有圣书皆由这种方式写成。后来，他们甚至将真实的历史掺入其中。比如，瑞登堡得知，旧约圣经中的《约伯记》就是以对应写成，只因它的对应未成整体，遂不属圣言当中的一卷。所罗门的《雅歌》也模仿这种方式写成。另外，摩西五经中所提到的《耶和华战记》和《预言集》分别属于古圣言的历史部和预言部。因着古教会的传播和古圣言的传承，很多民族流传着人类始祖和挪亚洪水的传说，也流传着将来必有圣者降临施行拯救的预言。现存圣言之前的古圣言今已散失。（见《天堂的奥秘》1756）

古教会的发展变化情况大致如下。旧约圣言特别提到的古教会有三，一为挪亚所象征，一为希伯所象征，一为后来的犹太教。挪亚所象征的古教会最纯全无疵，事实上，每个教会起初都是如此。当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创世记 11: 1），表示在该教会传到的任何地方，虽然信仰的教义有所不同，但皆以仁爱为信仰的根本，在本质上是统一的。随着时间的流转，该教会也开始退化，其表现是许多人开始自我崇拜，意欲高人一等。“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创世记 11: 4），即表示人骄傲虚荣之心的极度膨胀。（见《天堂的奥秘》1327）

瑞登堡从灵界得知，圣言前十一章由摩西从古圣言誊录而来，非为真实的历史，而是古人以对应写成的故事，有的类似古代中国或希腊的寓言。比如亚当夏娃在伊甸园，赤身露体不觉羞耻，园中有生命树；后来他们为蛇所引诱，选择了分别善恶树；此时眼睛明亮了，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就以无花果树的叶子遮住身体，诸如此类的，若当成历史事实来读，岂不显得奇奇怪怪吗？十一章希伯之后，所记载的是真实的历史。十章到十一章由虚构和真实的历史揉合

而成，挪亚及其后代虽非实际存在的历史人物，却是古教会波及的各宗族的名字。该教会传播甚广，延及亚述、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埃塞俄比亚、阿尔巴尼亚、利比亚、埃及、腓利士、推罗、西顿及整个迦南，约旦河两侧。后来，叙利亚兴起一种崇拜方式，传播甚广，尤其盛行于迦南地区。该教会与之前古教会的崇拜方式不同，可称为第二古教会。由于它是从希伯开始，因此又称为希伯来教会。（见《天堂的奥秘》1238）

随着时间的流转，因着人的悟性逐渐退化，后人对前人熟知的象征和对应失去了领悟，于是象征性的崇拜沦落成了偶像崇拜，或由于滥用对应，变成了邪术。为避免教会灭亡，神定意让象征性的崇拜在某地得到恢复。此事由希伯完成。该教会制订了许多典章，在高处、树林中、柱像前敬拜神。后来礼仪越来越多，最终发生了质的变化，将祭祀置于重中之重。这在之前的古教会是闻所未闻的，洪水之前的远古教会更不用说了，他们何曾预料后人竟会以屠宰牲畜的方式敬拜神！所当说明的是，圣言记载此前的该隐、亚伯、挪亚献祭，这些都是蕴含象征意义的虚构的历史。（见《天堂的奥秘》1241，2180）

远古教会和古教会皆称天地之神为“耶和華”，此名表“我是我本是”、“自有永有者”的意思。后来，当教会越来越远离神，从实实在在变得虚有其表，直到沦为偶像崇拜，大部分民族开始崇拜自己的神。希伯来民族保留了耶和華的名字，仍然称耶和華為神，就与其它民族分别出来。只是该教会后来也变成了偶像崇拜，于是神就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兴起一个新的教会，恢复古教会的象征性崇拜，即后来的犹太教会。不过该教会完全丧失了教会的实质，从心里敌对善，只剩下信仰的空壳。（见《天堂的奥秘》4680）

希伯来民族后期也崇拜偶像，这一点从约书亚记可知：“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鹤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華，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華。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華。”（约书亚记2：2，14-15）由此可知，他拉、亚伯拉罕、拿鹤都是偶像崇拜者。拿鹤是一个家族，崇拜偶像，这从住在拿鹤城的叙利亚人拉班可知。后来她女儿拉结偷走了家中的神像。（见《天堂的奥秘》1356）

至于亚伯拉罕，他年轻时也是偶像崇拜者，不识耶和華的名，而称他的神为“莎代”（shaddai），这一点从旧约历史可知。“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華。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神莎代，至于我名耶和華，他们未曾知道。’”（出埃及记6：3）由此可知，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并不认识耶和華。不认识耶和華，非指不知道这个名号，而是不知此名的含义，将他视为众神中的一位。神以莎代的名义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華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神莎代。’”（创世记17：1）——因为神不愿遽然扭转人从小接受的信仰，那样做无异于将他

的信仰连根拔起。神从不破碎人的信仰，只是潜移默化地加以引导和转变。译者将“莎代”（shaddai）译为“全能”，其实它真正的意思是“试炼”。耶和華向他显现，不是说“我是全能的神”，而是说“我是神莎代”，以亚伯拉罕所拜之神的名义向他显现。（见《天堂的奥秘》1992）

对于唯一的神，古人原有很多称呼，不同的称呼代表神不同的属性。他们相信试炼也出于神，在受试炼时，就称神为莎代。藉此名，他们非指另一位神，而指试炼中的神。后来教会不断退化，每个称呼都被崇拜为一位神，此外又加上很多神。最后，甚至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神。（见《天堂的奥秘》5268, 3667）亚伯拉罕有他自己的神，以撒、雅各也各有自己的神。“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创世记 31：53）、“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是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创世记 46：1）、“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创世记 46：3），神以他父亲之神的名义向雅各显现，雅各也向他父亲的神献祭，这说明他们各有自己特别崇拜的神。雅各逃命时曾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神。”（创世记 28：20-21）可见耶和華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名号，不过是众神中的一位，拜他且是有条件的。（见《天堂的奥秘》5998）

【注】以色列的先祖原是多神崇拜者，各有特别崇拜的神，这从上面所引用的圣言是显而易见的。译者因为不了解这一点，以为他们起初就以耶和華為独一之神，便将“我是神莎代（Shaddai，试炼之义）”、“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的神帕加（Pachad，威严之义）起誓”分别译为“我是全能的神”（创世记 17：1）、“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创世记 31：42, 53）。（见《天堂的奥秘》6003）瑞登堡指出，按圣言记述的口气，仿佛他们从起初便认识耶和華，这是出于圣言灵义上的考虑。史实证明他们原是多神崇拜者。

希伯来教会作为第二古教会，起初承认耶和華為独一的神，后来演变成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从雅各的做法可知，承认长辈的神，又崇拜自己的神，乃是他们的风俗。耶和華对他们来说只是众神中的一位，而且是附带崇拜的。再后来，雅各的子孙在埃及经过几百年的时光，已完全丧失了希伯来人最初的信仰，遗忘了神的名字。所以当耶和華向摩西显现时，摩西问道：“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出埃及记 3：13）神回答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華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華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出埃及记 3：15）（见《天堂的奥秘》4208, 1343）

前面说过，祭祀是希伯来后期信仰的重中之重，是远古教会和起初的古教会闻所未闻的，并不合乎神的美意，为何神又在西奈山晓谕摩西为以色列人设立祭司和祭祀的礼仪呢？我们当知，以祭祀拜神的礼仪早已存在，在很多地方

盛行，且被认为是至为神圣的。当摩西到山顶面见神，尚未颁布诫命和律法之前，以色列人为自己铸了一只金牛犊，当作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并向他献祭。因为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作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就从百姓收集金环，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作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由于献祭拜神的礼仪被他们视为神圣，为了不破碎他们的信仰，神就通过摩西规范献祭的礼仪。从先知书显而易见，祭祀从来不是神所悦纳的：[1]“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以赛亚书 1：11）[2]“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耶利米书 6：20）[3]“我喜爱良善怜恤，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何西阿书 6：6）[4]“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 5：22，24）耶利米书更明言神未曾设立祭祀——“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作你们的神，你们也作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耶利米书 7：22-23）由此显然，神晓谕摩西的祭祀礼仪并非设立和制订，仅仅是允许和容忍，更重要的是加以规范和限制，因为被他们视为神圣的信仰不可能遽然获得扭转。（见《天堂的奥秘》2180）

从历史书也显而易见，以为祭祀可以讨神欢心，献得越多，越能获神悦纳的愚昧观念始终存在，更惨无人道的是他们竟以自己的儿女为祭献给神。下面仅仅引用几处经文：[1]“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了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邱坛。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邱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列王记下 17：9-11）[2]“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经火，又观兆，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列王记下 21：5-6）[3]“在欣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邱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历代志下 28：3-4）神加以限制，一方面禁止他们在会幕和圣殿以外献祭，一方面禁止他们献人为祭。

所有以祭祀拜神的民族皆为希伯来民族的一部分，以色列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从叙利亚来的先知巴兰不仅以祭祀拜神，而且称他的神为耶和华。据圣言记载，巴兰吩咐巴勒筑七座坛，并预备七头公牛、七只公绵羊，然后巴勒和巴兰在每座坛上献一头公牛和一只公绵羊。巴兰对巴勒说：“你要站在你的燔祭旁边，我要往前去，或者耶和华会来迎见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

你。”（民数记 23：1-3）拜偶像巴力的民族也以祭祀拜神——以利亚对巴力的众先知说：“你们既然人多，可以先为自己选一头公牛；预备好了，就呼求你们神的名，但不要点火。”他们把人给他们的公牛牵了来，预备好了，就从早晨直到中午，呼求巴力的名，说：“巴力啊，应允我们吧！”可是没有声音，也没有回应。他们就在所筑的祭坛周围跳舞。到了中午，以利亚嘲笑他们，说：“大声呼求吧，因为他是神，也许他正在默想，或事务繁忙，或正在旅行，或正在睡觉，你们要把他叫醒。”他们就大声呼求，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和枪刺自己，直到身体流血。中午过后，他们继续狂呼乱叫，直到献晚祭的时候；可是仍没有声音，没有回应，也没有理睬他们的。（列王记上 18：25-29）（见《天堂的奥秘》1343）

古埃及曾经也崇拜耶和華，因为古教会也传到了那里，象形文字无非就是象征性的文字。只可惜后人滥用了对应之道，使智慧之学沦落成了邪术，这从出埃及记显而易见。[1]“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各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出埃及记 7：10-12）[2]“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出埃及记 7：20-22）[3]“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出埃及记 8：6-7）[4]“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虱子来，却是不能……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出埃及记 8：17-19）（见《天堂的奥秘》7097）

【注】占卜、算命、作法、念咒、交鬼、过阴、巫蛊之术，这些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民间一直都有流传，未曾间断。有替人排忧解难的，也有蓄意害人的。巫术在瑞登堡的《灵界日记》中有很多记载，因为在古代，当对应学被滥用以后，巫术曾非常流行，懂得行法术的人很多，以致在很多民族的古籍中都有相关的记载，有的法术甚至流传至今。有一次，他遇见一个伪君子，曾用巫术杀害了一个女人。有精灵说，那是一种隐密的巫术，世上尚有个别人知道。通过这种巫术，可以不藉任何工具停止人的呼吸，杀人于无形。（见《灵界日记》4494）

犹太教

犹太教始于神在西奈山给他们颁布诫命和律法。从本质上说，该教会不能称为教会，而只是教会的象征。前面说过，古教会是象征性的教会。所谓象征性的教会，是指该教会以象征性的礼仪拜神，同时具备教会的实质，即信与爱，也就是真与善。而教会的象征，指该教会也有象征性的礼拜仪式，内在却缺乏教会的实质。比方说，古教会习惯在山上拜神，因为高山象征着神和神的爱。他们看到山，不是注意山，而是想到神与圣爱的伟大。在山上拜神，对他

们的信仰是一种激励和提升。又比方说，古教会在敬拜的地方放置许多柱像木偶，形状各异，或人形，或鱼形，或鸟状，或兽状。不同的生物对应不同的特质，这些形像对他们的信仰起到或提醒或勉励或警戒的作用。这是象征性的教会。而教会的象征只有表面的一套礼仪，丧失了灵里的实质。他们起初也在山上拜神，至于先人因何有此习俗，就浑然不知了。他们以为高山、树林及各种形像都是神圣的，于是偶像崇拜和多神崇拜便产生了。（见《天堂的奥秘》4288）

神在犹太人建立教会，恢复象征性的崇拜，非因他们比其它民族优越，只因他们更适合作教会的象征。古教会普遍陷入了偶像崇拜，沾染了诸多恶俗。神定意兴起一个教会，维系天堂与人类的联结。神选择了亚伯拉罕，且预备他的后代在埃及有一块繁衍生息之地。经过几百年的时光，他们对古教会的象征一无所知了，连神的名也遗忘了。神如此拣选和预备，一方面，该民族有十分敬虔的外表，适合作教会的象征；另一方面，他们对象征和对应一无所知，也就不至于妄加滥用了。（见《天堂的奥秘》4289）

“只有在灵界与犹太人打过交道的人，才了解他们的妄念和欲望。神许我多次与他们交谈，以便了解他们的秉性。他们比任何人更贪爱虚荣和财富，比任何人更害怕丧失名声和利益。时至今日，他们依然视人低己一等，想方设法牟取财富。另外，他们也很羞怯。自古以来，这些就是犹太民族的秉性。所以他们比任何民族更能表现敬虔的外表，却缺乏敬虔的实质。这些妄念和欲望导致了他们的倔强和固执。圣言历史部的诸多记叙显明了这个事实。受到惩罚以后，他们可比任何人表现得更加谦卑，可以整日俯伏在地，滚在灰尘之中；可以多日忧伤哭泣，身披麻布，扯碎衣服，头蒙灰尘；可以多日禁食，痛哭流涕，而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世俗的欲望，因为害怕丧失地位和财富。”

（《天堂的奥秘》4293）

“对圣言内义一无所知的人以为犹太人是神所特选的，比其他民族更为优秀。他们自己也如此认为。更为甚者，连基督徒也如此认为，虽然他们知道犹太人是一个充满欲望、贪婪、仇恨和傲慢的民族。再者，他们轻视甚至厌恶圣言涉及良善、真理以及主的内义。基督徒以为犹太人是神所特选的，因为他们相信拣选和救恩纯粹在于神的慈悲，而不论人的行为如何，也就以为恶人和虔诚的善人一样，也可以被接入天堂。他们不知道神的拣选是普世的，凡生活良善的人皆为他的选民。只要断离恶行，发愿行善，竭力顺从主的指引，逐步获得重生，主的慈悲就在他身上。以是之故，就连很多基督徒也相信犹太人将再蒙拣选，重归迦南。然而，这只是圣言表面的意思。”（《天堂的奥秘》

7051）

下面从先知书引用几处经文，证明犹太人确实只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质。教会在完全世俗的人当中建立，既保证了通过象征性的拜神之礼在天堂与人类之间建立了一定的联结，又保证了他们不能对象征和对应妄加滥用。

[1] 耶和華說：“你們所獻的許多祭物與我何益呢？公綿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

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院宇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以赛亚书 1: 11-17）[2]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睬呢？”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作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華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飘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面前行，耶和華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華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轭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華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以赛亚书 58: 3-11）[3]我朝见耶和華，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華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 6: 6-8）

通过以上经文，犹太人徒有其表实无仁爱怜悯的事实跃然纸上了。神吩咐亚伯拉罕前往迦南，并应许他的后代将来承受那地，并非他们比其他民族优秀（事实恰恰相反），而仅仅因为他们最适合作教会的象征。迦南地也最适合作象征，因为远古教会曾在这里盛行，当地的所有名称，包括民族、城市、高山、平原、湖泊、河流等等，都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古教会继承了这些传统，古圣言也包含许多象征性的名称。（见《天堂的奥秘》3686）

【注】摩西从古圣言引用的一段预言与许多世纪后耶利米先知的一段预言甚为相似，皆包含许多迦南地名。从文字上来说，这些对犹太人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从灵义上说，它蕴藏丰富的含义。[1]“你们来到希实本！愿西宏的城被重建，愿西宏的城坚立。因为有火从希实本发出，有火焰从西宏的城冒出，吞灭了摩押的亚珥，烧毁了亚嫩河的高冈。摩押啊，你有祸了，基抹的民哪，你们灭亡了；基抹使自己的男子逃亡，使自己的女子被掳，交给了亚摩利

人的王西宏。我们射击他们，希实本就毁灭，直到底本。我们使地荒凉，直到挪法，挪法直伸到米底巴。”（民数记 21：27-30）[2] “因为有火从希实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宏的城，烧尽摩押的角和哄嚷人的头顶。摩押啊，你有祸了！属基抹的民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你的众女也被掳去。”（耶利米书 48：45-46）

为了教会的象征能在他们当中保存并延续下去，这些纯粹象征性的律法和典章是通过明文启示给他们的。每当他们严格遵守的时候，就能作为教会的象征。每当他们转向外邦的风俗，特别是崇拜别神的时候，就不能作为教会的象征。此时，神只有通过神迹、警告、惩罚、灾殃等各种外在的途径催逼他们回转。由此可见，他们的信仰是外在的，不是内在的。（见《天堂的奥秘》4281）到耶稣降世的时候，犹太教已名存实亡了，终而将圣言的化身钉在了十字架了。

基督教

当犹太教走到了尽头，主藉使徒建立了基督教。使徒在各地建立的教会无不以信和爱为特征。信是信主，爱是爱人。信仰目标上，他们以耶稣为神的化身，以耶稣为救主和救赎主。从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可知，他们奉耶稣的名施洗，奉耶稣的祷告，奉耶稣的传道，“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以弗所书 5：20），“无论作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感谢父神”（歌罗西书 3：17）。实际生活上，他们照主留下的命令彼此相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 13：34）教会建立初期，他们凡物公用，互通有无——“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使徒行传 2：44-45）简单的信仰，仁爱的生活，这是使徒教会的真实写照。

瑞登堡将基督教分为两个时期，以尼西亚会议为分水岭。他从天上得知，自尼西亚会议以后，教会开始退化了，其根本原因是神观发生了混乱。使徒教会对神的认识原本简单而契理，他们以耶稣基督为神的化身，“神在耶稣基督里”是使徒书信中常见的字眼。保罗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住在他里面（歌罗西书 2：9），约翰说他是真神，也是永生（约翰壹书 5：20），无论往何处传道，都是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 20：21）。瑞登堡指出，使徒从主所领受和传承的信仰，是信一位既具足神性亦具足人性的可见之神，在他身上，神成了人，人成了神。

自尼西亚会议以后，深奥而机械的三位一体神观开始进入教会，导致信徒对神的认识发生了混乱，信仰失去了明确的方向。从初期教会的三大信经，我们可分辨神观的变化轨迹。对于耶稣的身份，最早的“使徒信经”如此表述：“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马利亚所生。”这样的表述是符合圣言的。天使在预告耶稣降生时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路加福音 1: 35）“就主而言，他的神性来自其父耶和華，他的人性来自其母马利亚，两性融合即为神的儿子。”（《正信的基督教》92）

【注】当耶稣自称神的儿子，自称与天父为一时，在场的犹太人以他说僭妄的话，拿起石头要打他。耶稣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僭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了僭妄的话’吗？”（约翰福音 10: 32-36）耶稣此语道出了人的本质。就至深的本性而言，人原是神的儿子，只因堕入了妄念和欲望之中，迷失了自性。耶稣荣化了他的人性，与神性融合为一，故能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启示录 22: 13）他不仅指明了回归的路，也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信基督乃是寻求与他合一，依托他的能力回父那里去。保罗深谙其中道理，将信徒与主的关系比为枝与根的关系。正如枝依托根而获得营养，信徒也是依托主而获得生命。

至尼西亚信经，耶稣身份的表述起了明显的变化：“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所要生的圣者称为神的儿子，变成了万世以前为父所生的儿子，两位永恒神的观念出现了。至亚他那修信经，三位一体的神观完全成型：“我等敬拜一体三位而三位一体之神……父一位，子一位，圣灵亦一位……父永恒，子永恒，圣灵亦永恒。非三永恒者，乃一永恒者……父全能，子全能，圣灵亦全能。然而，非三全能者，乃一全能者。如是，父是神，子是神，圣灵亦是神。然而，非三神，乃一神。如是，父是主，子是主，圣灵亦是主。然而，非三主，乃一主。依基督真道，我等不得不认三位均为神，均为主。依大公教，我等亦不得谓神有三，亦不得谓主有三。”至此，三位神的表述虽被严格禁止——“依大公教，我等亦不得谓神有三，亦不得谓主有三”，但三位神的概念却已跃然纸上了——“依基督真道，我等不得不认三位均为神，均为主。”（不得谓神有三，又不得不认三位均为神，明显自相矛盾。）

由此可见，三位一体神观乃是历史的产物，并非使徒所继承和传扬的福音。神观的混乱继而导致了救赎观的扭曲。原本照正确的神观，在耶稣身上，神性完全在人身中降临，人性完全被荣化为神性，神性的降临成就了灵界和人间的救赎，这是救赎的真义。如今照混乱的神观，救赎被认为是永恒的圣子耶稣为人类的罪过甘愿牺牲在十字架上，主动承担和代替了人类的罪孽，既满足了圣父的大爱，又保全了圣父的公义，导致在信徒的观念里，圣父是创造主和审判主，圣子是救世主和救赎主，代为承担了人类的罪过，圣灵是圣化之主，使信徒得到圣洁。救赎观完全被扭曲了，随之而来的是信仰标准的改变。永恒的圣子既代替了人的罪孽，人只要信，便可获得圣父的宽恕，死后便可接入天

堂，而不论其行为如何。信就足够，行为无关紧要，推至极端，信的人行为再恶也能进入天堂，不信的人行为再善也只能被打入地狱。从混乱的神观到荒谬的救赎观，再到徒有其表的信仰生活，基督教的堕落成了必然之势。瑞登堡指出，错误的神观和荒谬的救赎观正是基督教堕落之因。“以为主在十字架上的苦难就是救赎本身，这是教会认识上的一个根本错误。此错误连同三位永恒神的错误摧毁了整个基督教，乃至真理、良善一无所存。”（《正信的基督教》132）

每次教会走到尽头，都是因为真理被歪曲，信仰生活光有外表，没有实质，基督教亦莫能外。“这世上已有过若干教会，皆随时间的流逝走到了尽头，然后新的教会得到建立。这个过程一直持续至今。当教会不再存留神圣的真理，只有被曲解的真理时，教会就走到了尽头。没有了真理，也就没有了真善，因为善由真所构成。善为真之性，真为善之相，性不离相而存在。以是之故，当教会不再认识真理，良善也就不复存在。至此，教会就走到了穷途末路。”（《正信的基督教》753）

基督教表面欣欣向荣，实则内里早已朽坏，真理几乎荡然无存，信仰生活徒有其表，瑞登堡在灵界的所见所闻是最好的见证。“时至今日，教会的信德几乎不复存在，这从基督教许多学者和平信徒在灵界的情况可知。死后，当他们内在的信德受到检验时，发现他们无不以为信就是仅仅相信，并说服自己那是真理。较有学识的基督徒以为信就是坚信他们凭主的苦难和代求得到了拯救，几乎没有人知道若无仁爱，便无信德。他们不知何为爱人，不知思想与意愿的区别。多数人背离仁爱，说仁爱无助得救，只要信就已足够。当我反驳他们，说仁与信为一，如意志与觉性为一，仁住于意志，信住于觉性，将仁与信分离，无异于将意志与觉性分离，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我由此看出，当今时代，信德几乎荡然无存。”（《最后的审判》37）

【注】当今时代的基督教与瑞登堡在灵界所见证的基督教应该是有所区别的，毕竟中间经历了一次灵界大审判。审判过后，灵界的次序得到了重整，人间也因此得到了新生，具体表现就是人的精神获得了自由，理性也能得到更多启发。这意味着审判过后，无论是在真理的认识上，还是在信仰生活的实践上，教会都会发生一定的改观。但是，新生的教会往往是由前教会少数能接受新启示的人兴起，然后在前教会之外发展起来的。如耶稣所言，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旧教会的改观只是表面上的，因为错误的观念根深蒂固。表面枝繁叶茂，实则根本已经朽坏。所幸有很多信仰单纯、内心良善的人并未深受其害，他们在灵界容易接受真理，丢弃假道，因为良善是真理生长的土壤。那些固执己见，坚持信便得救，枉顾实际生活的人，就截然不同了。

时至瑞登堡的年代，天主教的黑暗主要在于许多并无信仰的神职人员在教会掌权，禁锢和钳制了信徒的信仰和思想，而新教虽然是从天主教改革而来，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坚持信便得救，声称行为无关紧要，导致多数信徒光有

外表，毫无实质。下面仅从瑞登堡的灵界日记中选取几段经历，以证明基督教确实在妄念和欲望当中走到了尽头。

“在灵界，最险恶的莫过于那些身居尊位的牧师。由于备受尊敬，他们比任何人更爱慕虚荣。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和荣耀，圣职只是他们达成目的的工具。到了灵界，当外表褪去以后，他们急不可耐地行各种可憎之事……在天主教中，最险恶的莫过于那些外表虔诚，实则野心勃勃，希望窜到高位，被人视为圣徒的人。在灵界，他们也是最具欺骗性的。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关注天堂也是为了自己。”（《灵界日记》5074）

“在灵界，侵扰善人的主要是那些坚持信便得救，以为心里相信便是信仰的全部，在实际生活上不遵从主的吩咐，却以狡诈、敌视、仇恨、报复之心行事的人。所以说，他们并未过信仰的生活。这样的人很多很多。他们以为只要参加聚会，领受圣餐，所行的一切恶事均会得到宽恕。到了灵界，他们照各自的欲望过败坏的生活。”（《灵界日记》5066）

“在一座高山及其周围，住着很多所谓的新教徒。在尘世的时候，他们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基督徒，因为每当领受圣餐时，他们都表示了忏悔，而且时常屈膝祷告，祈求罪得赦免。他们称这就是忏悔，却从不省察自己，不知道也不求知道究竟何为罪，只知道反正自己是生在罪孽之中。以是之故，每当圣餐或祷告过后，他们依然故我。他们以为因害怕惩罚而不违犯法律，因害怕丧失名利而不违背道德，那就是效法基督的生活。妄念与欲望他们不认为是罪，而实际上，这些才是使人沉沦的罪。表面举止得体，里面却充满妄念和欲望，这是伪善，对神对人都是—种欺骗。”（《灵界日记》5396）

揭开圣言的奥秘：对应学

瑞登堡从灵界得知，圣言纯由对应写成，圣言的神圣存于内在的灵义。要揭开圣言的奥秘，得依赖古人曾奉为至高的学问——对应学。前文对人类灵性历程的回顾，在某个方面也是对对应学的回顾。下文再引用瑞登堡的两次灵界经历，以便读者于对应学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

瑞登堡访问白银时代的记录片段：我们下山，走进山谷。山谷两边到处有木头石头雕刻的偶像，或是人物的形像，或是各样走兽、飞鸟、鱼类的形像。我问天使：“这些是什么？是偶像吗？”天使回答说：“不，不是偶像，而是象征各种美德和真理的形像。白银时代的人通达对应学。每个人、每头兽、每只鸟、每条鱼皆对应某种品质，所以每个雕刻的形像都象征某个美德或真理的某个方面，组合起来，就象征某个美德或真理的全部。在埃及，这些东西被称为象形符号。”我们继续穿越山谷，进入平原，看到有马有车。马配有各式各样的鞍和缰；车是各种不同形状的，有的像鹰，有的像鲸，有的像鹿，有的像独角兽。最后还有一些四轮马车，周围且有一些马厩。但是当我们走近时，马和车都不见了，只见成双成对的人正一起散步、交谈、思考。天使告诉我：

“从远处看到的仿佛马、车、马厩的形像乃是白银时代的人意识思维的象征。

因为根据对应，马象征对真理的领悟，车象征相应的义理，马厩象征指教。你知道，灵界一切事物的显现都是基于对应。”（《爱情与婚姻》76：1-2）

且听后文继续分解：说完这话，他将我们引到一个厅堂，墙上有许多艺术品，还有仿佛银制的小塑像。我问：“这些是什么？”他说：“都是一些象征爱情品质、特征、乐趣的图画和形像。这些象征灵魂合一，这些象征情投意合，这些象征心心相印，这些象征爱情的快乐。”正观赏的时候，我们看到墙上现出一道三色彩虹，包括紫色、蓝色、白色，又看到紫色透过蓝色进入白色，给白色染上紫蓝色调，然后回流，经蓝色进入紫色，使紫色熠熠生辉。丈夫问我：“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愿闻其详。”我回答。丈夫告诉我：“根据对应，紫色象征妻子的爱，白色象征丈夫的智慧；蓝色象征丈夫开始感觉到妻子的爱慕，白色被染上紫蓝色象征此时丈夫生起对妻子的爱慕；色彩回流，经蓝色进入紫色，使紫色熠熠生辉，象征丈夫的爱流回妻子，相互交融。每当我们默想心心相印、水乳交融、与日俱增的爱情，注视墙上现出的彩虹时，就有这样的景象出现。”对此我说：“这些事物在当今时代已属不可思议的奥秘，因为它们是象形符号，象征一夫一妻之间真爱的奥秘。”丈夫回答说：“是的，但是对我们这里的人来说，这些不是奥秘，也不神秘。”（《爱情与婚姻》76：6）

瑞登堡访问半铁半泥时代的记录片段：我们取道南方，来到西方一个边界区，经过一个可怖的森林。里面有许多沼泽，不时有鳄鱼浮出水面，向我们张开血盆大口，露出锋利的牙齿。沼泽间还不时有野狗出没，有的三个头（如希腊神话中的看门狗），有的两个头。我们经过的时候，它们用饥饿凶狠的眼光盯着我们。进入此地西部，我们还看到龙和豹，正如启示录（12：3，13：2）所描述的。天使对我说：“我们所看见的兽其实不是兽，而是相应欲望所显的相，象征我们所要拜访之人心中的欲望。这些欲望以野狗的形像显现出来，令人毛骨悚然；鳄鱼表现欲望狡猾诡诈的特征；龙和豹则代表信仰方面的错谬和败坏。”（《爱情与婚姻》79：2-3）

通过以上两个故事可知，所谓象征，就是内性的外显。性与相的关系，就是对应。再举两例。据圣言记载，当耶稣受洗以后，有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这是因为洗礼象征洁净与重生，而鸽子正是纯洁的象征。另外，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耶稣仿佛一只羔羊。毫无疑问，耶稣不是羔羊，也不在羔羊之中。羔羊显现，乃是耶稣天真之性所显的相；鸽子显现，乃是耶稣纯洁之性所显的相。（见《正信的基督教》144）

“当天使萌生某种情感并相互谈论的时候，在精灵界便有相应的动物显现。所谈论的情感若为善，便有漂亮、温驯、有用的动物显现，比如犹太教祭祀中所使用的羊羔、绵羊、山羊、公牛、牛犊等动物。由此可见，犹太教祭祀所使用的动物以及圣言中所有提到的动物都是象征情感。所谈论的情感若为恶，便有可憎、凶猛、无用的动物显现，比如老虎、熊、狼、蝎子、蛇、老鼠之类的。圣言中所提到的这些动物正是象征相应的恶性的情感。当天使谈论知

识、观念之类的，精灵界便有鸟类显现——根据所谈论的主题，会有相应的鸟类显现。因此，在圣言中，鸟类象征意识、思想一类的东西。当天使谈论悟性、智慧、知觉之类的，在相应的精灵团体眼前，便有伊甸园、葡萄园、森林、草地等超出人们想象的胜境出现。以是之故，圣言以伊甸园、葡萄园、森林、草地描绘智慧和悟性。”（《天堂的奥秘》3218-3220）

根据灵义，或说根据象征，结合上文瑞登堡对性与相、心与境对应关系的观察发现，我们不难明白，创世记中神六日创造世界的故事其实是人逐步完成重生的写照，通过可见的表相与外境描述内在不可见的心性。从起初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到第一日光明乍现，到第二日穹苍出现，将水上下分开，到第三日大地出现，青草、蔬菜、果树生长，到第四日光体出现，普照大地，到第五日水中滋生鱼类，空中活动飞鸟，到第六日牲畜、昆虫、野兽繁衍，照神形像被造的男女出现，到第七日天地万物创造齐备，神进入安息，描绘的是人从起初心智未开，逐步增长知识、丰富情感，到最后仁爱智慧具足的过程。至于当中的细节，由于人类智慧已失，对应学显得深奥难测，莫名其妙，这里不作深入探讨，仅仅说明圣言具有灵义的事实便了。

【注】瑞登堡所说的对应与象征，与佛家所说的性相不二之旨是相通的。《华严经》云：“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楞严经》云：“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性相不二之旨也就是大众耳熟能详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既是空，空既是色”的色空不二之旨。创世的故事实际上是人受造的故事，之所以常说它是人重生的写照，乃因为恶已进入人性，所以才有起初的混沌与黑暗。

圣言的六个层次：真理与表象

“神圣的真理非一个层次，而是多个层次。第一和第二层直接从主发出，非天使所能意会。第三层是内层天或说第三层天的层次，非人所能领受。第四层是中层天或说第二层天的层次，亦非人所能领会。第五层是外层天或说第一层天的层次，得到启发的人能领悟少许，大部非人间言语所能描述，不过人可以领悟并认同那确是真理。第六层是人的层次，适合人的理解力，是圣言的字面意义。该层以云为象征，里面各层则是云中的荣光。”（《天堂的奥秘》8443）

上文将神圣的真理大体分为六个层次，第一和第二层直接从主发出，连天使也不能意会，因为它超越意识的层次。然后圣言经过三层天堂，分别呈现各层天所能领会的形态。最后到达人的手中，呈现人所能理解的形态，即圣言的字面意义。“神圣的真理原本非天使所能意会，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它超越意识的层面。为了人能与主相连，神圣的真理流入他们里面，形成表象。在表象的层次，人能接受和认同真理。”（《天堂的奥秘》3362）为了适合人的理解能力，圣言的字面意义往往是表象，因为“若非以表象指教人，人就不能

接受任何指教。凡与表象不合的，他不愿相信，也不能领会。”（《天堂的奥秘》1838）

下面举几个圣言为适合人的领受能力而呈现表象的例子。旧约经常提到神发怒、咒诅、攻击、报仇、毁灭，等等，以致读圣经的人都有一个印象，就是读新约与读旧约感觉明显不同。旧约多让我们看到一个易怒、残暴、善变、难以取悦、报复心强的神的形象。比如：[1]“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民数记 11：1）[2]“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地灭亡。”（申命记 28：20）[3]“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申命记 29：20）[4]“我要在怒气、忿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耶利米书 21：5）

这些只是随意选取的几处经文，类似的话在旧约四处可见，读来让人不解和压抑。基督徒多将其解读为神的公义，是神对罪恶的必然审判。然瑞登堡指出，“主从不向人发怒，更不将人毁灭，因为他是慈悲之本，良善之本。”

（《天堂的奥秘》10431）善与恶截然相对，正如天堂与地狱截然相对。慈悲与良善之主不可能怀怒，更不可能将人毁灭。“耶和华不生愤怒，这从他是爱之本、善之本、慈悲之本显而易见。愤怒与之相对，乃是性格有漏的表现，不可能归之于神。”（《天堂的奥秘》6997）“主从不怀怒，从不施加惩罚，更不会以恶相向，从主而出的无不为善，这乃是神圣的真理。当人还小的时候，他以为人若犯罪，主必要生气，并略施薄惩，有的更认为主会以恶报恶。可是随着人的成长和理性的成熟，他开始丢弃曾经视为真理的表象，逐渐明白主从不发怒，从不惩罚，更不以恶相加的真理。”（《天堂的奥秘》3131）

圣言的字面形态既与当时人的理解能力相应，那么启示呈现何等程度，也就反映当时教会的境界层次。教化必当因材施教，教小孩子和教大学生，方式自然大不相同。信仰上若只是孩子，自然得灌输孩子能够明白的道理。瑞登堡得知，圣言历史性的部分主要是为孩子预备的。“圣言历史性的部分主要为儿童和少年而设，以吸引他们阅读圣言。因为他们喜欢历史故事，容易存记于心，也由此得与天堂相连。天堂也尤其喜欢与孩子相连，因为他们处于天真互爱的状态。这是圣言历史部赐下的原因。”（《天堂的奥秘》6333）

当人的理性逐渐健全，接受能力逐渐提高以后，他看出愤怒、咒诅、毁灭其实并非来自神，而是人自招的。至此，表象被丢弃了，真理得以显明出来。“圣言当中有许多话——多到人难以置信，是照表象、照人的妄见而说的。比方说耶和华发怒，毁灭作恶的人，将他们击杀。圣言如此说，是为了不破碎人的妄见和恶欲，而只是加以扭转。因为圣言若超出人的理解能力，不照表象、妄见而说，无异于将种子撒在水上，必立时遭到人的弃绝。姑且照人的妄见而说，可以给人基本的观念，为以后接受属灵属天的真理做准备，至少让他知道一切皆在主的手中，以后再引导他明白有些事属于主的允许，一切恶事其实是

源自恶灵。最后让他明白主的圣命是将一切恶转变为善，直至他明白从主而来的无不为善。随着接受能力的提高，文字表面的意思消失了，显出了它属灵、属天甚至属神的意思。”（《天堂的奥秘》1874）

又如，先知撒母耳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致说谎，也不致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决不后悔。”（撒母耳记上 15：29）先知巴兰说：“神非人，必不致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致后悔。”（民数记 23：19）然圣言又说：“耶和華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華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创世记 6：5-6）既称神决不后悔，又言神忧伤后悔，究竟后不后悔呢？圣言难道自相矛盾？若了解真理为适合人的领受能力而呈现表象的道理，就知道圣言并无矛盾了。言神决不后悔，因为在神眼中，过去、现在、将来皆为现前，自然无所谓后悔，这是真理。言神后悔，心中忧伤，这是站在人的角度说的，是表象。因为当人心生怜悯时，便有后悔和忧伤的感觉。神的慈悲是无限的，为人所不能测度。为了让人理解，就必须站在人的角度说话。“主的慈悲何其丰盛，人无以知晓，因为它无限超越人的意识。但人的怜悯却是众所周知的，它常常表现为后悔和忧伤。人若不照自己的理解去揣摩主的慈悲，就不能形成任何观念，也就不能得到任何指教。这是圣言时常将人的性情归于耶和華的原因，例如耶和華施以惩罚，加以试探，向人怀怒，将人毁灭，等等。其实他从不惩罚任何人，从不试探任何人，从不毁灭任何人，从不恼怒任何人。”（《天堂的奥秘》588）

神不试探任何人，这是真理；神试探人，那是表象。创世记二十二章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命令他将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遵命而行，当他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时，耶和華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创世记 22：12）若不懂得分辨真理与表象，这段故事读来令人费解，甚至令人后怕。神要试验人的忠心，竟要求他把儿子作为祭祀献上！纵然故事表明这并非神的本意，但是神生起如此试验人的念头，也是令人惶恐不安的！

【注】当耶和華的神性充满作为媒介的天使，天使便以神的口吻说话。前面已举出摩西的例子。此处亚伯拉罕的经历与摩西类似。经文一方面交代是耶和華的使者说话，一方面表明他是神权威的口吻说话。

当我们明白了圣言为适合人的悟性而呈现表象的事实，便知道不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因为凡试探皆是从自心的恶欲和妄念而生的。前文已证明亚伯拉罕原是多神崇拜者，这里的故事又表明他亦怀有献子为祭讨神喜悦的恶欲和愚见。“从远古时代开始，人们即知主要降临世间，经历死亡，这从许多民族献子为祭的风俗显而易见。他们以为生命因此可得洁净，并能讨得神的欢心。若非从古人得知神的儿子将要降临，并相信他要作为祭物而经历死亡，他们不可能如此看重这邪恶的风俗。以色列民也趋向了这可憎的风俗，亚伯拉罕亦莫能外。因为人受到试探，无不因为他自身的欲望。以色列人趋向了这可憎的风

俗，这从先知书显而易见。为了防止他们陷入其间，神允许他们设立了祭祀的条例。”（《天堂的奥秘》2818）

最后，当我们了解了圣言的多个层次及真理常常呈现表象的事实，旧约很多费解的记录就能获得令人信服的解释了，其中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以色列所谓的“圣战”。他们攻入迦南，将各城的居民，无论男女老少，全都杀刀杀尽，还称这是耶和華神的吩咐。如约书亚书所记，“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约书亚记6：20-21）“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艾城的居民。艾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艾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一万二千，就是艾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艾城的一切居民尽行杀灭。”（约书亚记8：24-26）“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正如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约书亚记10：40）

为此，圣经学者作过很多思考和解释。然而，若不分辨圣言的真理与表象，无论作何解释，都不可能令人满意。称其为公义也好，称其为主权也罢，神都脱不了血腥残暴之嫌。反之，若明白这些只是表象，便不难看出血腥残暴非出于神，而出于施行所谓圣战的人。前面说过，以色列人并不比其它民族优秀，相反，他们比任何民族更充满欲望、贪婪、傲慢以及仇恨。“雅各的后代秉性如此，以致他们残忍地对待外邦人，由此获得最大的快乐。所以说，他们是极其残忍的。他们施行报复，并非如他们所说的是执行神的命令。他们从未抱有这样的意图，而仅仅是出于贪婪的秉性，这从他们成为恶劣的偶像崇拜者以后圣言所记述的许多事实显而易见。一旦他们视任何人为敌人，不论原因为何，就以为神允许任意虐待他们，包括他们的妇女和孩子。他们的秉性从大卫敌对拿八的故事也显而易见，然而他们原是骨肉同胞啊！有时他们说这是神的命令，我却反驳他们，那不是命令，而是允许，因为他们的秉性本就如此。魔鬼也因为这样的秉性而被允许给人以折磨。自雅各开始，他们就是这样的秉性，以致神的允许被他们视为神的命令，因为这等人不可能生发其它观念。于是，按照表象和他们的谬见，圣言也如此记述。然而，这不可能是主的命令，单单从这种行为与天堂及人间的爱截然相对就显而易见。主常教导当彼此相爱，他是爱的本源，所有属天的爱、夫妻的爱、父母对儿女的爱，无不从他而来。”（《灵界日记》2618-2619，1748年7月16日）

【注】战争不为神所命定，但为神所允许，这在很多人依然是无以接受的。神为何要允许恶事发生？为何不提前加以阻止？这个问题留到后面《生命》一章再作讨论。

属圣言的经卷

“凡包含内义的属于圣言，不含内义的不属圣言。旧约部分，属圣言的经卷包括《摩西五经》、《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诗篇》、《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玛拉基书》。新约部分，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及《启示录》。”（《天堂的奥秘》10325）

【注】贝尔博士曾写信询问收入圣经的其它经卷为何不属主的圣言，瑞登堡答复，因为那些经卷没有灵义或者没有完整的灵义。有完整灵义的圣言，不可以多一字，也不可以少一字，如启示录曰：“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此话仅适用于圣言原文，与译文当无关系。

圣言的四种体裁

“圣言大体包含四种不同的体裁。第一种是远古教会惯用的象征体，用尘世的事物表征属灵属天的事物。不仅如此，他们还喜欢用历史故事的形式来展现，使其活灵活现。对他们来说，这是最喜闻乐见的方式。这种表现手法大卫称之为“古时的谜语”（诗篇 78：2-4）。这种体裁包括神的创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一直到亚伯拉罕之前的故事。摩西从远古教会的后人得到这些资料。第二种是历史体，包括《摩西五经》（从亚伯拉罕的故事开始）、《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这些书卷所记载的既是历史事实，如文字所描述的一样，又包含与字义完全不同的内义。第三种是预言体，从远古教会最受推崇的象征体衍生而来，不如远古时代那般连贯有历史性，艰涩难懂。但是就其内义而言，却富含深奥的秘义，以极其优美连贯的方式呈现，论及人的内在与外在，论及教会的各种状态，论及天国，其至深的层次乃是论及主。第四种是诗体，即大卫的诗篇，介于预言体与常体之间。诗篇的内义，是论及大卫所预表的主。”（《天堂的奥秘》66）

遗失的古圣言

“七年前，当我想起摩西曾提到的两卷书，《耶和華战记》与《预言集》（民数记 21 章），有几位天使前来，告诉我那两卷书属于古圣言。其历史性的部分称为《耶和華战记》，预言性的部分称为《预言集》。天使还说，该圣言至今依然保存在天上，为生前拥有该圣言的古人所用，其中一部分来自迦南地及其周围的叙利亚、米所波大米、阿尔巴尼亚、迦勒底、亚述、埃及、西顿、推罗、尼尼微等地。这些民族象征性地敬拜神，因而钻研‘对应学’。事实上，他们当时的智慧就基于对应学的研究，这种学问使他们对天国有内在的

觉悟和交流。那时，熟悉古圣言对应学的人称为‘智者’或‘贤者’，后来也称为‘神人’或‘博士’。

“由于该圣言满是对应，间接指向属天属灵的实际，结果许多人开始曲解其中的对应。这样，因着主的安排，该圣言就在历史中遗失了。后来的圣言以更为间接的对应写成，藉以色列众先知传递。其中许多地名得以保留，不仅包括迦南地，也包括周围中东各地。所有这些地名，全都指向教会的状态和光景，它们的含义从古圣言转接而来。以是之故，神吩咐亚伯兰进迦南，雅各的后裔在那里繁衍发展。

“在此，我蒙允透露一个前所未有的秘密：以色列旧约圣言之前流传于中东的古圣言，至今依然保存在鞑靼人当中。在灵界，我与曾经生活在该地区的精灵和天使有过交谈。他们说，自古以来他们就拥有这本圣言，他们就是照此圣言行敬拜之礼，且说他们的圣言纯由对应写成。他们还说，该圣言包括约书亚记（10：12-13）及撒母耳记下（1：17-18）所提到的《雅煞珥书》，还包括摩西曾提到的《耶和华战记》与《预言集》（民21：14-15，27-30）。我在他们面前诵读摩西曾经引用的经文，他们就查找，看那段话是否包含在他们的圣言当中，结果他们找到了。由此我明白，此古圣言现今依然保存在他们当中。交谈中，他们还说他们敬拜耶和华，有的以耶和华为可见之神，有的则以其为不可见之神。

“他们接下来说，他们不允许外族移民参与进来，除了与他们和平相处的中国人，因为中国的皇帝出自他们当中。还说中国人口如此之多，他们不相信天下还有人口更多的地方。这话看来是不错的，从中国为抵御外侵而修筑的万里长城即可见一斑。我还听天使说，创世记前面数章，包括创造、亚当夏娃、伊甸园、亚当夏娃的后代，一直到挪亚洪水、挪亚的子孙，都包含在古圣言当中。摩西就是从古圣言抄录了这些故事。

“出自鞑靼地区的天使和精灵住在南部偏东的高原，与其他人隔离开来。他们不让基督徒参与进来，如果真有基督徒上到他们那里，便留意不让他们离开。他们分别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拥有一本不同的圣言。”（《正信的基督教》279）（瑞登堡在《破解启示录》十一节说：“到中国去寻找，兴许你能在鞑靼人中找到这本古圣言。”）

灵界见闻录：圣言的内义与奇妙

[1] “某个灵来到我跟前。从他不知自己已入灵界，以为仍在尘世，我推断他离开尘身未久。我还觉出他生前一直致力于研究，便就此与他攀谈。可是他突然被提到了高处，让我倍感惊讶。我估计他一定喜欢钻研深奥的事物，因为这类人经常被提到高处。或者他以为天堂高高在上，这类人也时常被提到高处，好让他们从亲身经历获知天堂并不在高，而是在内。不久，我觉出他是被提到了前方稍稍偏右的天使灵当中，到了天堂的门口。他从那与我对话，说他看见了不可思议的庄严景象。此事发生的时候，我正诵读申命记第一章，论到

犹太人打发探子先行打探迦南地的情况。我读这经的时候，他说他对文字毫无感知，却领悟灵义内蕴含他无法形容的奇妙。这还只是天堂的门口，要是他进入天堂，又将觉悟怎样的奇妙呢！

“当时，我周围某些灵开始悔悟从前的无知。他们原不相信主的圣言当真如此奇妙，可如今他们信了，因为听到那灵述说了他的所见所闻，也觉悟事实的确如此。有些灵却坚持不信，称事实并非如此，那些都只是幻想。突然他们也被提到了高处，从那与我对话。此时，他们承认那些决非幻想，因为凭借比尘身敏锐得多的感觉，他们领悟事实的确如此。不久，又有一些灵被提到了同一个天堂，当中一位是我所认识的。他为同样的事实作证，说他真是太惊讶了，无以形容圣言内在的荣耀。然后他有些遗憾地说，世人对这些毫无所知真是奇怪。还说站在他所在之处，他能洞穿我的思想和情感，觉知许多无以言表的隐秘。

“后来，我两次看见某些灵被提到第二层天，进入天使灵当中。他们从那与我对话。当时，我正从头至尾诵读申命记第三章。他们说他们只领悟圣言的内义，同时证实每点每画无不蕴含灵义，与其它部分完美地组织起来，还说每个名字都有实际的象征。从前他们不信圣言每个字都是主所启示的，如今他们信服了，并希望信誓旦旦地向人证实这个事实，但未蒙允许。还有些灵也不相信圣言当中蕴含这等奥妙，因为他们生前若不信，进入灵界以后依然不信，直到主预备他们透过亲身经历放弃从前的无知。当我诵读大卫诗篇的时候，他们更深的内在被打开了（非被提到天使灵当中）。此时，他们领悟了诗篇当中的内义，惊叹之余，他们说这简直难以置信。另有许多灵听到了我所读的诗篇，每个人的领悟并不相同，有的思想中充满了欢喜快乐。根据每个人的领受能力，圣言向他们显出不同程度的生命力。有的似乎被提到了内层天，照他们爱慕真理和良善的程度，越来越接近主。还有的人对圣言的内义毫无领悟，仅仅注意圣言的文字。在他们看来，那些文字显得死气沉沉。”（《天堂的奥秘》1769-1771）

[2] “在灵界，有许多奇妙的景象因圣言的缘故而生，在此我仅列举几个事实。在天使眼中，灵界圣所内的圣言仿佛一颗闪耀的巨星，有时甚至如太阳光芒四射，周围的光晕呈现出各种漂亮的彩虹。每当圣所开启的时候，便有这样的奇观产生。圣言当中的每个真理都闪耀光芒。任何人只要从圣言抄写一处经文，将纸片抛向空中，就呈现一个发光的形状。精灵于是使用圣言制作如鸟类、鱼类等各种形状的发光体。更令人称奇的是，若有人用展开的圣言摩擦他的脸庞或双手或服饰，相应的部位就会发光，使得他如同站在一颗星中，为星光所围绕。我时常见到这种景象，叹为观止。我由此得知当摩西携带约版下西奈山时，他的面庞为何会发光。此外，灵界还有很多奇妙的景象因圣言的缘故而生。例如，怀有错误信仰的人观瞻圣所内的圣言，他的眼前会一片漆黑，圣言似乎是黑色的，有时仿佛涂着一层煤烟。这等人若伸手碰触圣言，立时会有爆炸发生，将他们抛向房角，如同死人一般。怀有错误信仰的人若从圣言抄写

一些经文，将纸片抛向空中，也会有同样的爆炸发生。纸片当即裂为碎片，化为乌有。若将纸片抛向附近站着的天使，情况相似。我时常见到这样的事发生。我由此得知，怀有错误观念的人不能因圣言与天堂产生联结。他们阅读圣言，在空中便土崩瓦解，化为乌有。透过圣言从主领受真知的人却不同，他们阅读圣言能直透天堂，与天使形成联结。当天使降临，到下面执行某项任务时，他们看似为星光所环绕，特别是头部位置。这是天使从圣言领受了真理的表现。”（《正信的基督教》209）

[3] “另有一次，从天上向我传来一张小纸片，其上写有少许希伯来字母。我被告知，每个字母皆是智慧的宝藏，蕴含在它的一弯一曲之中，也蕴含在字母的发音之中。我由此理解了主的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马太福音 5:18）教会承认圣言是神的话，小到每一点每一画都是神圣的，只是其一点一画的神圣性何在，人们尚不得而知，所以需要解释。在内层天，写作由各种弯弯曲曲的形态构成，与天堂的形态相一致。天使藉由这些形态表达他们丰富的智慧，包括许多无以言喻的东西。信不信由你，天使不用教，也不练，就知道如此写作。这是一种内在的恩赐，正如他们本能地知道使用语言一样。这种写作是属天的。天使之所以有这种本能，是因为他们思想和情感的延伸以及悟性和智慧的交流与天堂的形态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的写作以同样的形态流现出来。我被告知，在字母发明之前，地球上的先人便是如此写作的，后来转变为希伯来字母。早期的希伯来字母全是弯弯曲曲的，不像现在由直线划分开来。以是之故，圣言的一点一画都蕴藏着神的奥秘和属天的宝藏。

“以天堂的形态为象征的写作方式只在内层天使用，那儿的天使最有智慧。他们以这些形态流露他们的情感，有条有理地表达他们的思想。以是之故，这些写作蕴含非思想所能取尽的宝藏。我曾被允许观赏这种形态的作品。

“较低的天堂没有这种作品，而是与我们世间的相仿，由相似的字母组成。但依然不是我们世人所能领会的，因为是用天使的语言写成的，而天使的语言与我们的语言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用元音字母表达情感，用辅音字母表达从情感流出的思想，用字句描述事物的含义。再者，这种写作只用三言两语就能表达比我们千言万语还多的思想。这种形式的作品，我也见过。由此可见，较低的天堂有书写的圣言，内层天有通过天堂形态来表现的圣言。

“需要知道的是，天堂的写作是自然而然从思想流出来的，轻而易举，就好像思想在展现自己，并不需要停顿以选择使用哪一个字。因为无论是说出来的话，还是写下来的话，都是与天使的思想相应的；凡是如此相应的，都是自然而然的。天堂还有一种不用手写，只用思想呈现的作品，不过这种形态的作品不像写下的那样长久存留下来。

“我还见过天上有一种纯由数字组成的作品，按照一定的形式和次序排列，就像字母和单词的组合一样。我被告知，这种作品来自内层天。当他们的

思想传到较低的天堂时，就以数字的形式呈现出来。我还被告知，这种数字型的作品也蕴含很多奥秘，有些是无以意会无以言喻的。实际上，所有数字都有某种对应的意义，和文字一样。所不同的是，数字的意义更笼统，而文字的意义更具体。由于笼统乃是由无数具体的元素构成，所以数字型的作品比字母型的作品蕴含更多的奥秘。

“我由此看出，圣言中的所有数字都有一定的意义，和文字一样。简单的数字，如 2、3、4、5、6、7、8、9、10、12，以及复合的数字，如 20、30、50、70、100、144、1000、10000、12000 等等，分别包含什么意义，请参看《天堂的奥秘》一书。在这种数字型的作品中，通常有一个基要数字放在首位。这个数字好比一个论文的标题，后面的数字则具体详细地加以论述。”
(《天堂与地狱》260-263)

《天堂与地狱》

《天堂的奥秘》共含八卷，1749-1756 年以每年一卷的速度问世。八年间，瑞登堡潜心写作，人们对他的奇能异事尚不得而知。1758 年夏天，瑞登堡再次前往伦敦，发表五本篇幅相对较小的著作，分别是《天堂与地狱》(Heaven and Hell)，《白马》(The White Horse)，《最后的审判》(The last Judgment)，《宇宙星球》(The Earths in the Universe)，《新教会要义》(The New Jerusalem and its Heavenly Doctrine)。当中资料多取自《天堂的奥秘》，分别就某个主题重新作了一次系统的阐述。

圣经对天堂地狱的描绘甚少。通过圣经，我们对天堂地狱所得的概念几乎限于天堂是黄金街碧玉城，地狱是硫磺烈火等粗略的印象。主在世的时候曾有许多事想告诉门徒，只因当时他们领会不了，于是应许等真理的灵来了，要引导他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人的死后生命及天堂与地狱的奥秘，无疑是应许的一部分。(耶稣曾对门徒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作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 16: 12-13))

有人曾问耶稣，天堂何时在地上降临。他说天堂降临不是肉眼所能见的，不能说在这里或在那里，因为天堂在人的心里。瑞登堡所亲身经历并为我们描绘的天堂与地狱能让我们对主的话有更深的领悟，灵界的景象立时在我们脑中清晰起来。灵界不在遥远的太空，就在我们周围。我们既在现世，也在灵界。就肉体而言，我们在现世；就灵魂而言，我们在灵界。了解灵界有助我们了解人性，反之亦然。瑞登堡对灵界的描绘也是对人性的解剖，令人信服，不显得陌生和遥远。在瑞登堡笔下，天堂不是一种精神的寄托，而是触摸得到的真实具体的存在。在天堂，短暂将成为永恒，残缺将变为圆满；不再有丑陋，只有美好；不再有虚假，只有真实；不再有邪恶，只有良善；不再有生老病死、生离死别的遗憾和痛苦，一切美好的愿望和理想将在这里得到完满的实现。恶人将在地狱找到自己的栖身之所，他们既自愿选择这个地方，又在其间受彼此的折磨和无尽的痛苦。

在瑞登堡的所有著作中，《天堂与地狱》估计是最受关注和欢迎的一本。该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天堂，第二部分讲述人死后的状况，第三部分讲述地狱。相信该书能带给你一段神奇的灵界之旅，使你对灵界有形象清晰的认识，如临其境一般。

人们对天堂、地狱、永生的不同看法

《天堂与地狱》一书内容丰富，这里只能选取某些主题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难以面面俱到。我们从瑞登堡的一次灵界经历开始。（这个有趣的故事很好地反映了人们对天堂、地狱、永生的不同看法，极具代表性。后面所选取的主题，对这些观点自然有一个回应。）

有一次在精灵界，瑞登堡和天使们交流时，看到一条路上挤满了人，都是刚刚离开尘世，跨入灵界的人。由于他们初入灵界，对灵界尚一无所知，就以为自己还在人间。因为灵魂离开肉体，在灵界苏醒的过程，好像从睡梦中醒来一样。瑞登堡和天使们从中挑选十二个人，想知道他们对天堂、地狱及永生抱有怎样的观念。（见《正信的基督教》160）

第一位说道：“神职人员告诉我们有天堂和地狱，告诉我们死后能得着永生。所以我相信，只要有好行为就能进入天堂。由于人们都表现良好，所以我相信没有人会打入地狱。那么，地狱只是神职人员编造的神话，为要警戒我们离开恶行。”

第二位说道：“我也相信有天堂和地狱。神掌管天堂，魔鬼掌管地狱。他们彼此为敌，皆称自己为善，称对方为恶。道貌岸然的人都是一些伪君子，他们可以粉饰恶行，也能毁谤善行，两面三刀。既是如此，我投靠神还是投靠魔鬼，有何分别呢？只要讨他喜欢就行了。”

第三位说道：“要我相信有天堂和地狱，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有谁从天堂或地狱回来过，告诉我们它真的存在呢？若真有永生，为何人类历史上数不胜数的人中，没有哪怕一个回来告诉我们呢？”

第四位说道：“让我告诉你为何没有人回来告诉我们。因为当我们呼出自己的灵魂，我们就死了。那时我们成了一个精灵，飘荡在风中，或者就像人口中的气息。既是如此，谁能回来向我们说话呢？”

第五位说道：“朋友们，等到最后审判的日子，所有人都将复归尘体，你就能看到他们，和他们说话；每个人都将述说自己的命运。”

第六位嘲笑地说道：“如同风一般的灵魂，如何回到早已腐朽解体化为尘土的躯体呢？埃及木乃伊还能回来向我们说话吗？你若相信，就等着那一天吧！你将永远等下去，到头来只是一场空。”

第七位说道：“要我相信天堂、地狱和永生，我也得相信鸟类和动物也有永生，因为有些动物像人类一样讲道德有理性。人们都说动物不会有永生，所以我

说人类也不会有永生，这道理是相通的。人不就是动物吗？”

第八位说道：“你若愿意，就相信天堂吧，但我不信有地狱存在。神是无所不能的，他能救每一个人。”

第九位和第八位握了握手，说道：“神不仅是无所不能的，也是满有恩典的。他不会将任何人投入永远不灭的火中。即使真有人已在地狱的火中，神也能将他解救出来。”

第十位说道：“我也不信有地狱存在。神差他儿子降世，担当了全人类的罪，为他们代求。魔鬼焉能反对神呢？魔鬼既已无能为力，还要地狱做什么呢？”

第十一位曾是一位神父，听了这些话，他愤怒地说道：“得救的只是那些获得信心的人，而只有神所拣选的才能获得信心，上面写着基督的功德。谁配得拣选，全在乎全能的神。谁能与他强嘴呢？”

第十二位是从政的，一直默默无言。大家请他作最后的陈述，于是他说：“关于天堂、地狱和永生，我无法表述任何意见，因为根本没有人清楚地知道。不管怎样，只要神父们不冒犯他人，不妨让他们传讲这些道理。这样，人们就会无形中服从政府和法律的管束。社会安全有赖于此，不是吗？”

灵魂不朽的信念

自瑞登堡自由出入灵界以后，经年累月的经历告诉他，人原本可以与灵界自由来往，灵魂不朽曾是人类普遍的信念。人的内在即是灵。就肉体而言，人在尘世；就灵魂而言，人在灵界。瑞登堡提出，人的灵魂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被创造为不朽。“人之受造，他的内在是不朽的。因为他能信神，能爱神，能藉由信和爱神相连，而与神相连就是永生。”（《新教会要义》223）

远古时代的人本可自由与灵界交往，只因后来人们逐渐沉溺于声色享受，与灵界就隔离了，灵魂不朽的意识也逐渐模糊了。该意识模糊的结果，或是妄执人死如灯灭，尘身灭了，生命就消于无形了；或是理性昏昧，本末倒置，以为灵魂离开了，还需要与尘身复合，方得再生。

在基督教，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人死后是处于休眠的状态，要等到最后审判之日，灵魂复归尘身之时，才得以复活。这是明显的理性昏昧，本末倒置。耶稣说：“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约翰福音6：63）叫人活的既是灵，肉体是无益的，灵魂何以还要复归肉体才得以复活呢？

理性本告诉我们，使人活着的是灵，不是尘身。离了灵魂，尘身便丧失知觉、意识、活动、生气，结局是逐渐冷却、腐朽，归于尘土。生命在于灵，灵才是真我。尘身的形状、知觉、活动、意识都来自灵。既是如此，人离开尘身进入灵界后，理当依然是活生生的人，有人的形体、样貌、知觉、意识、记忆、活力。“凡属爱之善，属信之理，皆从神流入，非人自有。从神而来的善与理直接流入他的灵，再经由灵流入他的心智，再经由心智流入他的身体。（《身心关系》8）从灵

魂到心智到身体，这是合乎理性的顺序。

当人们逐渐耽著于声色享受，忘失了人的自性，许多错误的观念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由于这些错误的观念，瑞登堡发现，多数人在灵界苏醒以后，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以为尚在人间。“许多刚刚死去的人，当他们发现自己还是像以前一样活着（因为人死后的第一个阶段与生前相似，以后会逐渐发生变化，或上天堂，或下地狱），简直大喜过望。他们说这真的难以置信，并为生前对人死后的光景那般蒙昧无知感到奇怪。基督徒尤甚，他们本该比无信仰的人更明白这些道理才对。直到此时他们才发现，从前之所以蒙昧无知，是因为世俗的追求、肉体的欲望充塞了他们的心，使他们得不到真光的照耀，也就不能透过表相看到实质。当今时代，群众贪著肉体的欲望和世俗的追求，黑暗必遮蔽他们的心。许多基督教的学者，当他们发现自己死后依然有形体，有衣服，有房子，同生前一样，简直目瞪口呆。他们想起从前对死后生命、灵魂、天堂、地狱所持的观点，觉得很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真是糊涂透顶，还不如那些信仰单纯的人来得聪明。”（《天堂与地狱》312-313）

“基督徒相信，在最后审判日之前，没有人上天堂或下地狱。他们相信终有一天，眼前的一切都要毁灭，然后新天新地出现。届时，灵魂复归肉体，得以再生……为了让人们相信这并非实情，主许我与天使交往，与魔鬼对谈，迄今已有数年，有时甚至从早到晚，无有间断，以便了解天堂地狱的情况，目的无非是希望基督徒不再固执如上错误的观念，因为错误的观念导致昏昧无知。另一方面，凭理性思考的人必要产生怀疑，终而丢弃这些观念。他们心想：‘如此浩瀚的宇宙，数不胜数的星体，岂能与日月一道毁灭？比地球大得多的星体岂能落到地球？早已腐朽瓦解的躯体，如何与灵魂复合？再者，若灵魂未得复生，又何去何从？没了尘身的知觉，又是什么感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问题与信仰冲突，因为它们不可理喻，导致许多人彻底放弃对灵魂不朽、天堂地狱、教会信纲的信仰。当他们说：‘有谁从天堂或地狱回来，告诉我们它真的存在？在地狱永远受火的煎熬，这算哪门子事？哪有最后的审判？我们岂不是徒然等候千百年了吗？’诸如此类的说法证明他们已否定信仰。许多精通世务的人就有这些想法。为了防止他们继续困扰和诱导那些信仰单纯的人，使他们对神、天堂、永生等产生疑惑，我的灵性深处蒙主开启，使我能与已故的亲友晤面，有的数日，有的经年累月。我所交谈的人，用千千万万形容也不为过。他们有很多在天堂，也有很多在地狱。我与过世两天的人也有过交谈，告知他们的葬礼正在举行。他们说能够褪去在尘世为他们服务的肉体是一件好事，希望我别拿他们当死人看待。他们和以前一样，依然是活生生的人，只是从一个世界跨入了另一个世界。他们不觉得丢失了任何东西，因为他们依然有形有体，有意志有悟性，有思想有情感，有知觉有欲望，和从前一样。”（《天堂与地狱》312）

瑞登堡指出，圣经虽囿于当时人们的认知，没有对人死后的情景作详细的描绘，但人死后依然活着仍是清晰可见的事实，例如：[1]耶稣应许强盗说：“今日

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 23：43）[2]耶稣对法利赛人设了一个比喻，说：“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路加福音 16：19-31）一个在天堂享福，一个在阴间受苦。[3]论到复活，耶稣对撒都该人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马太福音 22：32），无非是说，神既自称“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说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如今都是活生生的人。[4]耶稣在山上显圣时，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和主说话。（路加福音 9：30-31）（见《最后的审判》19）

时至今日，医学界对濒死体验的发现和研究，为我们了解死后的世界打开了另一扇窗。研究发现，多数濒死体验有着某些共同的特征，比如灵魂脱体、穿过隧道、遇见强光、与神灵交流、舒适的感受、全景式的人生回顾，等等。如今，濒死体验已超出学术研究的范畴，开始进入普通人的视野。濒死体验对于人们了解生命真相，重新认识原始本真的信仰想必会大有帮助。

【注】1975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雷蒙德穆迪（Raymond Moody）博士在他的著作《死亡回忆》（Life after Life）一书中，首创了“濒死体验”（near-death experience）一词。虽然相关的研究和报道在此之前已层出不穷，但穆迪博士的杰作将“濒死体验”这一概念呈现在了大众面前，使“濒死体验”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下面是一位濒死体验者的经历描述，引自《死亡回忆》一书（夏乐译，吉林文史出版社）。通过这段描述，我们看到濒死体验者的经历与史公在灵界的见闻及佛家的修证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不妨将此段描述与下文史公所说生命册及圣爱与圣智一章作一比对），科学和信仰在此美丽相遇。

“当那道光出现时，它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在你的一生里，有什么值得向我展示的吗？’或者别的具有相同效果的话。接下来，倒叙开始了。我想：‘啊，现在是怎么回事？’因为，几乎在一瞬间，我一下子回到了儿童时代。从那里开始，我漫步于早年生活的每段历程，看着我生命里的每一年每一天，一直到现在。

“刚开始的时候，感觉很奇怪，那是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跟邻居家的小孩在一条小溪旁玩耍，在那个时期还有很多别的画面——和我妹妹一起玩，和我家附近的孩子一起的历险，的确是在我曾经住过的地方。接着，我到了幼儿园，我甚至记起我是何时拿到那个最喜欢的洋娃娃的，不过后来我把它弄坏了，哭了好长时间。这段经历让我受伤颇深。画面继续播放，我又记起了在童子军里的事，我们出去野营，记起在语法学校度过的一年，那一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我都记得。接着，我来到初中，被选为学校荣誉社团成员时，是多么荣幸啊……就这样度过了初中，然后是高中、毕业，我大学中的前几年，然后是现在。

“倒叙按照我的生命经历一幕幕进行，栩栩如生。就好像是你在橱窗外缓缓而行，看着橱窗内完全三维的彩色图像，它们还能动。举个例子，在我

弄坏洋娃娃时，我可以清晰看到每个步骤。我并不是从当时的视角来看这一切的，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那个小女孩。像在看电影一样，看到很多孩子在一起玩耍，然后发现一个小女孩在他们中间，那个小女孩就是我。我在那一群人中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自己，而里面小女孩所做的就是我以前所做的，因为我还记得。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回顾过往时并没有看到光在哪里。他在提出问题之后，就消失了，然后回顾开始，不过，我还是感觉到他并没有离开，他仍然在那里陪着我，陪着我一同回顾生前的情景。因为我感到了他的存在，而且他还不时地做些点评。每当我回顾到一幅画面，他就会隐隐提醒我注意点什么。似乎，并不是他想看这些——他早已知晓——他负责的是挑选我生命里某些值得回顾的镜头，然后展现在我面前，从而勾起我的回忆。

“整段过程里，他都在强调爱的重要性。他的展示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和姐姐共度的时光；我和她一直互相关爱。他让我看到一些自己对姐姐自私的时刻；但是，大部分展示中，他还是着重于表现我们互敬互爱、共同分享的画面。他指出我应当努力为他人生活，尽全力帮助他人。在这里，他并没有任何责备的意思。当他帮助我回顾那些自私的画面时，他的意图仅仅是让我有所获益。

“他似乎还对知识的学习非常关心。他特地指出人必须不停地学习，充实自己，他还说，我回去后要继续学习，他甚至还提到，当他与我再次见面时（因为此刻他已经告诉我，我过会儿应该先回去）要承担很重的学习任务。他指出，学习是需要坚持、不断进步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似乎在死后仍然要学习。我想，在回顾这些画面时，他在试图教我些什么。

“这件事非常奇怪。我在那里，我确实亲眼看到了这些回顾，而且速度非常快。然而，我却能一目了然所有的细节，一个也不放过。回顾的时间跨度相当大，我简直不敢相信。光来了，我开始回顾，然后光离开了。整个过程应该不到5分钟，大概也就30秒，说不清。”

在宗教的教导、圣人的证悟、科学的发现之外，每个人皆有内心的声音可以聆听。灵魂不朽的意识虽已模糊，却从未消失。伴随着生命的流入，人的内心有一种觉悟，使人本能地相信灵魂不朽。用现代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我们称之为“潜意识”。当人们醉心于俗世名利，沉溺于声色享受，站在感官的层面思考时，或许会加以怀疑甚至否认。但总有那么一些时候，那么一些情境，心性突然闪现了，犹如暗夜闪现的星光，此时我们毫不怀疑死后生命的存在。不是吗？正因为从生命之源流入的直觉，无始以来，不论时光如何变迁，人类始终没有丢失诸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灵魂不朽”、“真爱永恒”等信念。智慧之王所罗门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传道书3：11）诚哉！

灵界见闻录：灵魂的形相

一次，我看到不远处显现一个天象。一团云分成许多小团，有的蓝色，有的黑色。它们互相碰撞，划出道道光线，时而像利刃，时而像钝剑，时而刺射，时而收敛，仿佛一场激战。各种颜色的云朵交相碰撞，不过这并非真的战斗。由于相离不远，我举目仔细观看，见有许多男子正步入一座宫殿，有少年，有青年，有老年。殿基是大理石和花斑岩的，我看到的天象就发生在殿的上空。我向一个正要进殿的人询问情由，他说这是一座学院，年轻人来这里获得各种学问。

听了这话，我随他们一同入殿。当时我在灵里，换言之，我与灵界的精灵和天使处于一样的状态。我看到大厅前面有一个讲台，中间有许多长凳，四围有许多座椅，入口对面有一个楼廊。讲台、长凳、座椅、楼廊分别是为轮流作答的年轻人、听众、已经作答的人、作评判的长老而设的。楼廊中间有一个讲坛，称为院长的智者坐在那里。问题由他提出，年轻人到讲台轮流作答。各就各位以后，院长站起来说：“现在请回答如下问题：什么是灵魂，它的性质又是什么？”

听到这个问题，在座的人面面相觑，窃窃私语。有几个坐在长凳上的人惊叹：“从亘古到如今，有谁凭自己冥思苦想参透了什么是灵魂呢？更别说灵魂的性质了！毫无疑问，这问题远远超出人的思维能力！”坐在楼廊的长者告诉他们：“这问题并非超出人的思维能力，是可以思考明白的。你们回答就行了。”当天被选中的年轻人就依次起立，到讲台回答问题。共有五人，他们经长老鉴定，被认为是特别聪明的，正坐在靠近讲台的沙发上。他们照就座的顺序，轮流走上讲台。每人上台时穿一件白色丝绸外衣，再披一件织着花纹的细羊毛长袍，头戴一顶礼帽，上面扎一束由许多小蓝宝石围绕的玫瑰花饰。

第一位走上讲台，说：“自从创世以来，灵魂是什么，其性质又是什么，还没有启示给任何人，属于神藏在他宝库中的秘密。但人们至少发现，灵魂就像一位女王，居住在人体内。至于女王的宫殿何在，学者们还只是猜测。有的认为在大脑与小脑的结节上，就是称为松果腺的地方。他们猜测灵魂的宝座在此，因为整个人是受大脑和小脑的支配，而大脑和小脑又由松果腺来协调。若能随意支配大脑和小脑，必能从头到脚支配整个人。世间有很多人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至少是大有可能的，但后来又被认为是纯属想象。”

说完以后，他脱下长袍、外衣和礼帽。第二位就穿上，登上讲台。他认为在整个天堂和整个人间，没有人知道灵魂是什么，其性质又是什么。他说：“我们都知道灵魂存在，在人的里面，但它到底在哪，还只是猜测。不过有一点倒可以确定，就是它位于头部，因为理性在此思考，意志在此作决定。再者，人的五种感觉器官都在头的面部，给它们带来生命力的是住在头部的灵魂。至于灵魂的具体位置何在，我不敢妄下定论。有的认为在三个脑室，有的认为在纹状体，有的认为在两脑的髓质，有的认为在大脑皮层，有的认为在硬脑膜。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和依据。赞成位于三个脑室的人其理由是，它是精神和大脑各种淋巴的容器。赞成位于纹状体的人其理由是，它构成神经赖以传递信息、两脑与脊柱得以连接的骨髓，从脊柱发出的神经纤维再将整个人体有机结合起来。赞成位于两脑髓质的人其理由是，它是所有神经纤维的集结，构成整个人体的雏形。

赞成位于大脑皮质的人其理由是，它是所有神经纤维的起点，因而也是所有感官和运动的起点，可以说，人的粗枝末节都在这里。赞成位于硬脑膜的人其理由是，它是两脑共有的保护性覆盖膜，延伸到心脏和其它脏腑。在我看来，这些观点难分高下。所以请你们自己选择和决定最佳的答案。”

说完以后，他走下讲台，将长袍、外衣和礼帽交给第三位。第三位上台，说：“像我这般年纪的人，怎能参透如此高深的问题呢？请问坐在四围的学者，坐在楼廊的智者，更请问顶层天的天使，谁能凭自己的理性对灵魂有所了解呢？至于灵魂何在，我倒有个不错的猜想。我认为它位于心脏，因此也渗透到血液中。我的理由是，心脏通过血液支配身体和大脑。从心脏发出一条大动脉，贯通全身，又发出一条颈动脉，贯通大脑。人们因此普遍承认，灵魂通过心脏流出的血液维持、滋养包括身体和大脑的整个生命机体，赋予人生命活力。此外，圣经多次提到‘心与灵’，这也是一个依据。例如，人当尽心尽意爱神，神要给人造一个新心和一个新灵，甚至明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听到这些话，台下一些神职人员高呼：“你太有才了！”

然后第四位穿上礼服，戴上礼帽，走上讲台，说：“我也觉得没有人具备此等智慧，竟能参透灵魂及其性质。因此我想，任何试图参透灵魂的人，必定费尽心思，徒劳无功。打小开始，我一直相信古人的观点，认为灵魂内住于整个人体，贯通于身体每个部位，同时存在于大脑和躯体。现代学者将灵魂限定于某个部位，而不是整个人体，这是徒劳无益的发明。再者，灵魂是一种灵质，不能赋予空间和位置的属性，只能说是内住和充满。还有，当人提到灵魂的时候，谁不是理解为生命呢？而生命不是存在于整个人体和每个部位吗？”许多听众赞同这种观点。

随后第五位依样穿戴，走上讲台，说：“我不大在乎灵魂究竟在哪，是在某个部位还是在整个人体。不过对于灵魂是什么，有怎样的性质，我愿意说说自己的观点。人们都将灵魂想象为某种纯于自然的东西，可以比作气或风，内含理性的活力。这是人高于动物的地方。人死的时候，我们说他呼出了灵魂，吐出了最后一口气。我的观点就是基于这个事实。死后继续活着的灵魂被人认为是气一般的存在，内含思想的活力。除此之外，灵魂还能是什么？不过我先前听楼廊的长者证实这问题并非超出人的理性，是可以明白的，我就索性请你们自己来解开这个永恒的奥秘。”

楼廊的诸位长老就望向提出问题的院长。院长看到他们点头，示意他下去给以解答，就立时从讲坛下来，穿过会众，登上讲台，伸手示意，说：“请听我言。谁不认为灵魂是一个人至深至微的本质呢？本质能脱离形体而存在吗？没有形体的实质不等于虚构幻想吗？故此，灵魂必有形体，至于是怎样的形体，下面我就加以解释。它是爱的一切元素与智的一切元素所组成的形体。爱的一切元素称为情，智的一切元素称为识。情与识共同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包含无量无边的元素，它们井然有序地凝为一个连贯的整体。称为整体，因为它无可取走，也无可加添。人的灵魂不就是这样一种形体吗？爱的一切元素和智的一切元素不

就是此形体的要素吗？这些要素存于人的灵魂，并通过灵魂存于人的大脑和身体。

“你们称为精灵或天使；尚在尘世的时候，曾以为精灵和天使是风或气一样的存在，是人的思想和意愿。现在你们已清楚地看到，你们是实实在在的人，曾在尘体内生活和思想的人。你们也知道使人活着和思想的不是尘体，而是尘体内的灵质。你们将其称为灵魂，只是不知它呈现什么形体。如今你们已看见灵魂，你们就是灵魂，也曾多多听闻、思考、谈论和著述它的不朽。由于你们是从神而来的爱与智的形体，所以能永远不死。因此，灵魂是人的形状和模样，不能取走什么，也不能塞进什么，是贯穿人体的至为内在的形体。由于外在的形体都从内在获得本质和形相，因此你们就是灵魂，正如你在别人和自己眼中所呈现的。简言之，灵魂是人的真我，是至为内在的人。故此，灵魂的形相是完整的人的形相。但它不是生命的本体，而是直接从神接受生命的载体，因而是神的居所。”

许多人为院长的讲演鼓掌喝彩，但也有人说：“我们还得仔细想想。”回去的路上，我突然看到殿的上空有一团明亮的云穿透殿顶（先前是不同颜色的云彼此碰撞，划出道道光线），将大殿照得金碧辉煌。听说他们看到墙上有字显现，其中一句写道：“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 2：7）（故事译自《正信的基督教》697）

死亡的经过，瑞登堡的濒死体验

瑞登堡从灵与身的对应关系解释死亡发生的经过。所谓对应，即心与境、性与相的表里关系。例如，心情与表情有对应关系。快乐的心情对应快乐的表情，愤怒的心情对应愤怒的表情，悲伤的心情对应悲伤的表情，痛苦的心情对应痛苦的表情，等等。心情在表情上反映出来，从表情可以读出一个人的心情。这是对应的一个例子。

心情不仅在表情上反映出来，也在心脏的跳动上反映出来。古人将情绪称为“心情”，道理在此。心情微妙地影响着心脏跳动的轻重、缓急和规律性。古时郎中通过诊脉能准确判断人的病情，即是心情微妙影响心脏跳动的明证。

思想与言语也有对应关系，言语反映一个人的思想。同样，思想不仅在言语上反映出来，也在肺的呼吸上反映出来。在不同的思想状态下，相应地会有不同的呼吸状态。这层对应相对心情与心跳的对应更加微妙，平常我们从未留意。

思想和情感属灵魂的范畴，而心脏的跳动和肺的呼吸是肉体新陈代谢的主推动力。灵魂和肉体的这种对应关系好比一个结。随着肉体衰老，我们逐渐感到“力不从心”。当肉体与灵魂的结因肉体衰老或其它原因而逐渐松懈，直到最终完全脱落时，灵魂就离开肉体。此时，我们就说这个人“死”了。肉体缺了灵魂的生气和活力，就丧失知觉，逐渐冷却、腐朽。

“灵与体最深层的联系是呼吸和心跳。思想与呼吸相联，情感与心脏相联。呼吸和心跳一旦停止，灵与身随即分离。肺的呼吸和心脏的跳动是生命的结。此

结一旦脱落，灵就收归自身。尘体失去了灵的生气，便逐渐冷却腐朽。”（《天堂与地狱》446）

每个人死亡的原因和过程的长短各不相同，对死亡的体验和死后的遭遇也各有不同。在这方面，瑞登堡留下了他的亲身体验。他的描述能让我们对死亡的过程和死后的遭遇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见《天堂与地狱》449-450）

主引导他进入濒死状态，好让他对死亡的经过有全面的了解。他始终保留敏锐的感觉和清醒的意识，以便他切身体验并事后回想起整个过程。他注意到肉体的呼吸已变得非常微弱，几近停顿，同时发现有一种深沉的内呼吸正在进行，乃是灵魂的呼吸。

【注】要了解何为灵魂的呼吸，当知尘体因灵魂而有生气，灵魂是人的内在，是更真实的自我。尘体的形状和生气来源于灵魂。就是说，灵魂当为人的形状和模样。现代人不知灵魂为何样，是忘失了更真实的自我，将尘体执为真我。尘体是粗身（粗重之身），灵体是细身（精细之身）。因为尘体是尘质的，灵体是灵质的；生命层次迥异。将肉体的呼吸和灵魂的呼吸分别代以粗身的呼吸和细身的呼吸，概念就清楚了。若将人之死亡联想到蝴蝶之破蛹重生，就更形象了。

然后他看到有属天的天使，有的在远处，并有两位坐在枕边。周围的灵逐渐退去，以为他死了。他闻到一种香味，因为有属天的天使同在。精灵闻到这种气味，就不敢靠近。当人进入灵界时，这种香味使得恶灵不敢靠近而伤害他们。

坐在枕边的天使一直默默无声，只是与他交接思想。一旦他接收到天使的思想，天使就知道他的灵魂快要出离肉体了。他感觉到一种牵引力，将他的灵魂从肉体中牵引出来。天使告诉他，是主将我们的灵魂导引出来，于是我们就在灵界复生了。

人在灵界苏醒以后，属天的天使不会离开，因为他们爱每一个人，乐意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但是有些人因自身习性的缘故，无法承受属天天使在身边停留太久，因而希望他们离开。在这种情况下，有属灵的天使前来，此时我们将获得亮光。因为之前还只有思想，未得视觉。

瑞登堡回忆，他感觉从左眼到鼻子中间仿佛有一层膜被天使卷起来。此时，他左眼打开了，能看见了。然后又感觉仿佛有东西从脸庞轻轻地被卷起来。

天使无微不至地关照刚刚苏醒的人，尽量让他们感受到爱，并将灵界的情形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是灵，已离开尘世进入灵界。

此间，刚刚苏醒的人若有任何愿望，天使都会倾力相助。至少，天使会尽我们所能领会的，告诉我们灵界的各种情况。倘若我们的习性决定我们不愿受教，我们就寻求离开。可见不是天使离开我们，是我们离开天使。天使实在爱每一个人，他们最大的心愿和快乐莫过于给予帮助，将人引向天堂。

离开天使以后，会有善灵前来接引，与他们作伴，也尽其所能地给予帮助。

倘若他的习性决定他甚至不愿与好人相处，又会寻求离开。根据需要，这个过程会反反复复，直到他找到与他生命习气相同的人群。至此，他仿佛找回了自己的生命，找到了生命的乐趣，然后过着与生前相同的生活。（注：“善灵”指身在精灵界，尚未进入天堂的人。）

人死后的第一个阶段：延续生前习性的阶段

离开尘世进入灵界后，我们不是直接上天堂或下地狱，而是先入精灵界。精灵界是天堂与地狱的居间状态，也是天堂与地狱的居间地带。我们在此经历两到三个状态和阶段，然后或提升天堂，或沦落地狱。

“死后我们要经历三个状态，然后或上天堂，或下地狱。第一个状态是外在的状态，第二个状态是内在的状态，第三个状态是预备的状态。我们在精灵界经历这些状态。不过也有某些人无需经历这三个状态就直接升上天堂或投入地狱。直接进入天堂的是那些已在尘世完成重生，为进入天堂做好了准备的人。他们只需褪去肉体及属肉体的不净，即被天使带入天堂。我曾见一些人死后一小时就被接到天堂。”（《天堂与地狱》491）

【注】the world of spirit, 精灵界；the spiritual world, 灵界。精灵界是天堂与地狱的居间地带，灵界则包括天堂、地狱及精灵界。第三个状态是善灵受教预备上天堂的状态，恶人不愿受教，故此，其第二个状态也就是第三个状态。

反之，那些道貌岸然，实则阴险伪善的人，被直接投入地狱。他们深藏不露，假作和善，欺骗了很多人。瑞登堡称，他也见过死后立刻被打入地狱的情况。亦有一些表面和善，实则阴险的人死后立刻被禁闭在洞穴中，与精灵界的人隔离开来。他们时而被释放，时而被投回洞穴。

相对而言，多数人先进入精灵界，按神的安排经历两到三个阶段，然后或上天堂，或下地狱。那么，人为何要先入精灵界，而非直接入天堂或地狱呢？

在一次灵界经历中，瑞登堡听天使说，将天堂理解为状态是智，理解为方所是愚。耶稣说天堂在人心里，即是此义。精灵界同理。它首先是天堂与地狱的居间状态，于是在相上，就显为天堂与地狱的居间地带。

天堂的状态是美善与真理融合的状态，地狱的状态是邪恶与虚假结合的状态。多数人死后先入精灵界，因为他们尚处在居间的状态，既不属天堂，也不属地狱。（见《天堂与地狱》422）

经验告诉我们，多数人皆有内外两面：外有人前表现的一面，内有真实自我的一面。“我们从小就受着训练，要在人前表现得友善，仁爱，诚实，隐藏内心真实的意愿和想法。我们习惯了过着表面文明道德的生活，而不论内心的实际情况如何。这种习惯性的行为方式，导致我们对自己的内在秉性几无所知，毫不在意。”（《天堂与地狱》492）

世间多数人都尽量过着道德文明的生活，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意愿和想法隐藏起来，时常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口里一套，心里一套，言不由衷地说着虚假、奉承的话，尽量在人前表现得客气和善。精灵界作为居间状态和地带，作用就是要剥去各人的面具，显露各人的本相，再根据各人的善恶，或提升天堂，或投入地狱，进入适合他秉性的地方。笼统言之，我们在精灵界的第一个阶段是延续生前习性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显露秉性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善灵受教预备进入天堂的阶段。

【注】孟子言性善，指天性而言；荀子言性恶，指禀性而言；告子言性无善无不善，指习性而言。天性者，天赋之性也。禀性者，禀承之性也，与生俱来之性也。习性者，后天染成之嗜好也。习性既久，便成禀性。天性善，因人之生命本乎神，人性深处是神性。故言人性本善。六祖慧能悟道时感叹：“何期自性本自清净！”证悟自性之人皆知人性本善也。禀性恶，为有自私之欲，自利之念，即佛家所谓“我执”。习性无善无不善，因习性可随天性，亦可随禀性。人生是一所学校，目的是去习性，化禀性，复天性。“秉性”者，各人所铸之脾气性情也，瑞登堡言之曰“主导欲”(ruling love)，人至大至强之欲也。随主导欲之别，而有诸天堂、诸地狱之分。

初入灵界时，我们还是原来的面孔、声音、性格，保持以前的生活习性，言谈举止与生前如出一辙。我们甚至以为自己仍在人间，只在注意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事物，或想起天使曾告诉我们已进入灵界的场景时，才恍然意识到自己已身处另一个世界。所以说，肉体的死亡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我们的生命将在另一个世界延续。

因此，在精灵界的第一个阶段，亲朋好友能通过我们的面孔、声音及生命的气息立刻认出我们。“在灵界，每当我们想起任何人，他的音容笑貌各种细节就出现在我们脑海中。此时，我们所想念的人会立刻出现在眼前。因为在灵界意念是相通的，空间也不同于尘世的空间。所以，我们一跨入灵界，亲朋好友就会立刻认出我们。我们继续交流交往，再续前缘。我见过许多人跨入灵界时与故友重聚因而欢喜交加的场面。夫妻重聚、欢喜交加的情景也时常发生。根据他们在尘世快乐融洽的程度，共同生活的时间或长或短。若无心意相通的爱，他们相处一段时间后必要分开。”（《天堂与地狱》494）

很多人对死后生命、天堂地狱几无所知。当他们进入灵界，发现自己依然是活生生的人，有人的形体、样貌、知觉，周遭的世界与以前的世界极为相似时，都惊奇不已。惊奇过后，都很想知道天堂地狱在哪，各是什么模样。他们先到的朋友就会指点他们，带他们到各地参观，与各种人群交往。他们不时想起生前对死后生命、天堂地狱的观念，不禁为自己在这些重要的事上竟一无所知而唏嘘不已。

“几乎所有人都想知道自己能否进入天堂。很多人自以为能，因为他们在世间曾过着道德文明的生活。他们不曾想过，恶人和善人在表面上并无差别，也是

过着道德文明的生活，与人为善，参加聚会，听道祷告。他们未曾意识到，表面的行为和虔诚无济于事，唯独产生外在行为的内在实际才有功效。”（《天堂与地狱》495）

第一个阶段的时日因人而异，有长有短，有的数日，有的数月，很少有超过一年的。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各人表里一致的程度，伪装越深的人进入第二种状态所需的时间越长。但不管怎样，在灵界，谁也不允许所思所愿一套，所言所行是另一套。每个人都必须褪去伪装，拿下面具，以真面目示人，并归入真正属于他的地方。（见《天堂与地狱》498）

在此，我们还需分辨一个概念：精灵界不是炼狱。“关于炼狱，我可以证实，那完全是天主教为了敛财所编造的谎言。没有炼狱这回事，也不可能。每个人死后即进入精灵界（天堂与地狱的居间地带），根据他在世间的的生活方式，为进入天堂或地狱做准备。没有人是来这里受苦，恶人也只是在预备完成、进入地狱以后才开始受苦。在精灵界有无数的团体，每个团体内皆有许多乐事，和世间相似。因为精灵界的灵与世上的人是相连的，人同样是处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精灵在这里逐渐褪去外表，显露内在秉性，直到主导欲，也就是他生命至内至强的欲望显露出来。此时人显出了他的本相，然后根据他主导欲的性质，从精灵界进入适合他的地方：若为善，则进入天堂；若为恶，则进入地狱。事实如此，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因为主许我与精灵界的人来往，随处观察，并透过我的实际经历述说我的见闻，迄今已足足二十年了。我可以证实，炼狱简直是魔鬼的谎言，因为它的目的是敛财，且意图主宰人的命运，连死人的灵魂也想操纵。”（《破解启示录》784）

【注】在教会传统中，炼狱指人死后精炼的过程，是将人身上的罪污净化以达到圆满。单从此概念来说，炼狱之说不无道理。因为瑞登堡多次提到，有些灵因错误之见太深，难以拔除，唯有经历一番痛苦，才愿割舍。此处，瑞登堡断言无炼狱之事，其意思估计有二。一者，天主教将灵界分为天堂、地狱及炼狱。有一定罪，但不致下地狱者，就归入炼狱受苦，等罪过炼净，便可进入天堂。将炼狱作为天堂与地狱的居间态，明显有以偏概全之弊。瑞登堡指出，人入精灵界是为了将混淆的状态作清楚的划分，非为受苦。这才是合理的居间态。从此角度而言，炼狱只是精灵界的一个层面。二者，1517年，教宗利奥十世以修缮圣彼得大教堂为由，谕令兜售“赎罪券”，声称有罪之人只要花钱购买赎罪券，不仅能预先豁免今后的罪行，而且能助已死之人尽快脱离炼狱，升入天堂。所谓“钱币叮当入钱柜，灵魂脱离炼狱升天堂”。赎罪券成了犯罪通行证。以是之故，瑞登堡才郑重澄清，断言炼狱只是天主教为敛财所编造的谎言，意图主宰人的命运，连死人的灵魂也想操纵。

人死后的第二个阶段：显露秉性的阶段

“注意观察生活，观察人们言谈举止的人，不难看出人有内外两性，或者说表里两层思想意图。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对一个人的印象是根据他的名声，根据

别人对他的评价。但是与他们接触时，我们可能不会照心里实际的想法。即便是恶人，我们也会以礼相加。两层思想，两层意图，由此显然了。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之辈更是如此，他们的言谈举止和内心的思想意图完全背道而驰。伪善之徒谈论神、天国、灵魂得救、教会真谛、国家福祉、群众利益，似乎满有信心爱心。其实在心里他们没有信仰，没有爱心，自私自利。”（《天堂与地狱》499）

在世间，多数人选择文明道德的生活。但是判断一个人，要看他内在的意图和动机。言谈举止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内心的动机可能有天壤之别。“一个人有道德的表现，可由多种不同的原因所促成。若非出于内在的美德，外面的德行便是虚的。例如，若有人不行邪淫，因为他害怕法律的惩罚，或因顾及自己的名声，或是惧怕染上疾病，或是担心妻子吵闹，从此家无宁日，或是害怕丈夫报复，或是因为穷困，或是因疾病、纵欲、衰老已丧失能力，凡此种种，倘若他不行邪淫，是基于社会或道德之律，而非灵性之律，那么他在心里依然是邪淫之人，并不视邪淫为恶。”（《行为之教义》111）

换言之，一个人的好行为若非出于内心的意愿，而因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制约，那么他的善行只是虚有其表，名不符实。精灵界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要去除各人的面具，显露各人的秉性。每个人都要被带到这个阶段，无有例外，但善人与恶人的经历截然不同。善人进入第二个阶段，褪去属肉体的粗糙和不净，人性得到净化和升华，更能深切体会到神乐意赐给每个人的自由、平安、智慧、喜乐、幸福，心态思想焕然一新。和第一个阶段或生前比起来，有如梦初醒或由暗入明的感觉。他们沐浴在神性的光辉和温暖中，沉浸在神的智慧和博爱里，深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和幸福。（见《天堂与地狱》506）恶人进入第二阶段以后，其邪恶的秉性完全暴露出来。他们不像从前惧怕法律的惩罚，也不再顾及自己的名声、地位、利益、荣誉。曾经小心隐藏的恶欲恶念直接在行为上表现出来。耶稣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路加福音12：2-3）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第一个阶段，我们的面相和声音与生前相似。因为此时我们处于外在的状态，内在秉性尚未显露。进入第二阶段以后，我们的脸相开始改变，变得与先前大不相同。善人的相貌越来越美善，恶人的面孔越来越丑陋。“一些刚刚离世进入灵界的人，我能从他们的面孔和声音认出他们。后来再见到他们时，却认不出来了。心地善良的人拥有俊美的面孔，心地邪恶的人现出丑陋的形像。”（《天堂与地狱》457）伪君子的面容变化相对缓慢，因为他们习惯了伪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看上去挺有魅力。不过这种虚假的表相终将脱落，他们的秉性必要显露，结果比别人更加丑陋。

进入第二阶段以后，无论善灵恶灵，多数会时而短暂地被带回第一种状态。此时，他们会想起自己在第二种状态下秉性显露时的所言所想和所作所为。经过两种状态的交替往返，善灵对善恶本质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对天堂的妙乐也有了初步的体验。恶灵对自己的恶性，对自己在恶欲驱使下的癫狂也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些人会感到尴尬，承认自己丧失了理智；有些人却丝毫不觉难堪，已不再有了

点羞耻之心。经过两种状态的交替往返，恶人认清了自己的秉性，于是自愿选择地狱作为他的归宿。

由此可见，精灵界的第二阶段既是个体秉性显露、善恶取舍、内外分离的过程，也是善灵与恶灵逐渐分离的过程。分离的过程即是审判的过程；非由神审判，是人自我审判。耶稣言：“不领受我话的人，我不审判他，有我所讲的道来审判他。”（约翰福音 12:48）即是此义。

进入第二状态以后，恶灵受欲望的驱使，无所顾忌地往各种罪恶里直奔，就时常受到严厉的惩罚。“在精灵界，惩罚的方式多种多样。不论你曾贵为君王，或贱如奴隶，均一视同仁。每种恶皆有相应的罚相随，如影随形。犯任何恶，必受相应之罚。但是没有人须为生前的恶受罚；受到惩罚的，都是因当前所行的恶。不过话又说回来，或说因生前的恶受罚，或说为当前的恶受罚，两者是一回事。因为死后我们必回到各自的生命状态，这意味着恶人必重犯旧恶。”（《天堂与地狱》509）

恶人当受惩罚，因为此时，惩罚是约束他们的唯一手段，鼓励、规劝、警告、提醒、教育、引导皆难以奏效。在没有法律约束也无所谓名利地位的状态下，每个人就是自己的恶或自己的善。恶人就是自己的恶欲，恶欲引出恶念，再藉由恶念作出恶行。这是秉性使然。故此，只有严厉的惩罚能加给他们恐惧，使他们受到一定的约束。可见不是神要惩罚任何人，是人自取惩罚。“善灵却从不受罚，虽然他们在尘世曾犯过错。这是因为他们不再犯同样的错。我还得知，他们的过错属不同的性质，非故意抵挡真理，也非出于恶心。”（《天堂与地狱》509）

“神的旨意无不为善。倘若他阻止或抹除惩罚、熬炼之类的苦痛，就是作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当受苦痛的人不能改正他们的过错，邪恶就会滋长，直到将善倾覆。这情况有如国王将恶人无罪开释，导致他们为非作歹，无法无天，善人饱受其害，恶人在罪中也越陷越深。因此，一位良善而正义的国王虽有权力取消惩罚，他却不能这样做。因为他若取消惩罚，这不是行善，反是作恶。我们要知道，灵界一切形式的惩罚和试炼都是以善为目的。”（《天堂的奥秘》8227）

人死后的第三个阶段：善灵受教预备上天堂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善灵受教预备进入天堂的阶段。恶灵无需这个阶段，因为他们不愿受教。在进入第二个阶段以前，恶人似乎也赞同真理，谈论真理，但真理只存于他们外部的记忆，不存于他们的意愿，也就不存于他们的内性。进入第二个状态以后，他们的恶性显露了，恶欲驱使他们认同虚假，不接受真理。故此，他们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第三个阶段。

“教导的任务由多个团体的天使承担，主要是北部和南部的团体，因为这些团体注重由亲证美善与真理所获得的聪明智慧。教导的地点位于北方，照属天美德的种类划分众多不同的点，以便每个人根据他的秉性和接受能力获得指教。这些点覆盖一片广袤的区域。

需要学习的善灵，在精灵界的时日满足以后，蒙主引导来到受教的地方。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经历这个过程，因为有的人在世间已蒙主指教，为天堂做好了准备。他们进入天堂的途径就与之不同。有的人死后立刻被带入天堂，有的人在精灵界只作短暂停留，与善灵交往，去除思想和意愿中粗糙的因素，人性得到净化以后，就得以提升天堂。”（《天堂与地狱》513）

还有的人必须经历一番痛苦。他们虽然心地善良，却抱有一些错误的成见。这些错误的观念在他们思想上根深蒂固，很难得到纠正。所以，他们不得不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等到舍弃谬误以后，他们才能明白真理，得以进入天堂。

根据各人接受能力的不同，施教的场所和方式也因人而异。例如，夭折的孩子与成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受教的地点和方式就各不相同。夭折的孩子在天堂长大以后从第三层天的天使受教，因为他们未曾吸收错误的信仰观念，也没有受到俗世名利地位的污染。成年以后告别尘世进入灵界的人，往往因受了错误观念的影响和名利地位的诱惑，更适合由第一层天的天使来给予指教。更深的道理，他们暂时接受不了。（见《天堂与地狱》515）

有些人曾坚信自己死后一定比别人更有资格进入天堂，因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了许多有关圣经和各教派教义的知识，因而以智慧人自居。他们却不知道，任何人追求真理，若不是出于真正的渴慕，就是说，若不是出于真理本身的缘故，而是为着自私自利的目的（或出于爱慕虚荣之心，渴望被称为智慧人，令人称羨；或出于骄傲自大之心，希望在教会并将来在天堂得着权位，高高在上，受人景仰；或是以信仰为谋取私利的门路，利欲熏心，等等），知识就仅仅停留在外部记忆的层面，没有进入生命本身，因为他没有真正渴慕的心，只是为着一己私欲。

生命册：我们俱各保留自己的完整记忆

“离世以后，我们俱各携带生前完整的记忆，这是我从大量经历所得知的事实。在这方面，我有很多值得一提的所见所闻。下面就让我依次讲述几个实例。[1]有人矢口否认他们在世间犯下的累累罪行。为了证明他们决非无辜，他们一生的所作所为，从头至尾，被依次从记忆中提取出来，其中多为纵欲淫乱之事。[2]有人阴险狡诈，用恶毒的伎俩骗取他人的财物。他们欺诈巧取的手段一个接一个被揭露出来，其中许多罪行除他们自己以外，没有人知道。他们不得不承认，因为他们犯罪时心里所掺杂的每个念头、意图、窃喜、恐惧都昭然若揭了。[3]有人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冤枉正直。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依次被揭露出来。从他们履职开始到离职为止，收受贿赂的数量、时间、当时的心理状态，所存于记忆中的一切，全都一览无余。奇妙的是，在一些情况下，他们记录这些事的日记也一页接一页地被披读出来。[4]有人诱骗少女，亵渎了她们的贞洁。这些人也受到相似的审判，他们的恶行被依次从记忆中揭发出来。那些少女和妇人的容貌被呈现出来，仿佛就在眼前。另外，作案的地点，说过的话语，闪过的念头，也都呈现眼前，如同被人亲眼目睹一般。有时画面要呈现好几个小时。[5]有人不把

诽谤中伤当回事。他诋毁时所说的话，所针对的人，向谁说这些诋毁的话，也依次被揭露出来。这些事活灵活现地呈现在眼前，尽管他在世时曾小心翼翼地加以掩藏，不让他意欲诋毁的人有所耳闻。[6]有人以不正当的手段骗取了他亲属的遗产。他的恶行以同样的方式被揭发出来，受到了同样的审判。奇妙的是，他们交换的信件和文件被大声地宣读出来。他承认一字不差。此人死前还暗中毒害他的一个邻居，他的恶行以下述方式被揭露出来。他脚下似乎开了一个口子，一个人仿佛从坟墓冒出来，对着他厉声尖叫：‘你对我做了什么？’然后他所做的一切被揭发出来，包括他表面和善地和邻居说话，递给他一杯饮料，还包括他事前的想法并后面发生的事。罪行被揭露以后，杀人犯被投入了地狱。”（《天堂与地狱》462）

总言之，恶人所犯下的一切罪行劣迹，毫无所缺的在于他的记忆中，随时能被提取出来，无否认的余地。如耶稣所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室内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路加福音 12：2-3）且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马太福音 12：36-37）所以，休要存任何侥幸的心理，以为心中的恶念、暗中所干的坏事，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由此我们也明白了圣经所说的“生命册”是什么。经上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也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启示录 20：11-12）我们生命的所有信息都记录在各自的“生命册”上，当这些信息被从记忆中提取出来时，就好像一个记录册。有天使专负检查之职；通过凝视我们的面孔，检查我们的身体，从一只手的手指到另一只手的手指，直到全身，天使能明察秋毫。因为我们的思想和意图，我们生命的信息，不仅储存在大脑中，也记录在我们整个身体上。（见《天堂与地狱》463）

人死后的景况取决于今生的生活方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基督徒通过圣经知道，死后我们的生命将要延续。因为圣经多处说到，我们将根据各自的行为接受审判，或善或恶受报。再者，在良善和真理的基础上进行思考的人，必能看出生活良善的人上天堂，生活败坏的人下地狱。反之，喜欢作恶的人不愿相信他们死后的状况取决于今生的生活方式。他们情愿相信（特别是健康衰退的时候），上天堂纯粹在于神的慈悲，人的行为无关紧要，只要信就足够了。”（《天堂与地狱》470）

是的，圣经多处证实，死后我们将按照各自的行为受审判。例如：[1]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作的报应他们。（耶利米书 25：14）[2]人子要在他的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马太福音 16：27）[3]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

或恶受报。(哥林多后书 5: 10) [4] 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启示录 20: 12) [5] 看哪, 我必快来! 赏罚在我, 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 22: 12)

只是我们要知道, 圣经所说的行为, 不是指它表面的形式。众所周知, 人的行为出自他的动机和意念。动机和意念好比行为的内在灵魂, 行为好比动机和意念的外在形式。因此, 动机和意念的性质决定了行为的性质。起心动念若善, 行为必善, 反之即恶。多人行同一件事, 表面无任何差异, 以致无法分辨, 然在本质上可有天壤之别, 因为内心的动机不同。

以行事诚实公正为例。有人以法律为标准, 有人以道德为标准, 有人以信仰为标准; 有人出于畏惧, 有人本乎仁爱, 有人求名, 有人图利。动机不同, 行为的性质便不同。粗而言之, 可分两类: 一是利己, 一是利人。圣经言按行为受审判, 指按行为的内在本质受审判, 非按行为的外在形式受审判。此当深辨。(见《天堂与地狱》472)

耶稣论审判时曾设一个比喻。“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渴了, 你们给我喝; 我作客旅, 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 你们来看我。’ 义人就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 渴了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 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 或是在监里, 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 离开我, 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吃; 渴了, 你们不给我喝; 我作客旅, 你们不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 你们不给我穿; 我病了, 我在监里, 你们不来看顾我。’ 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或渴了, 或作客旅, 或赤身露体, 或病了, 或在监里, 不伺候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 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马太福音 25: 31-46)

“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渴了, 你们给我喝; 我作客旅, 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 你们来看我。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此话说明, 一个人是否属天堂, 其所行之善是否为真善, 要看其善是否行在最小的事上, 是否行在最小的人身上。这是判断行善动机的试金石! 有的人自称信主, 却没有好的行为表现, 生活与信仰毫不相称。他们说信就够了, 行为无关紧要; 犯罪不会使他们被定罪, 行善也不能使他们得称赞。有的人自称爱主, 却不能在善行上表现他对人的爱。有的人积极行善, 却只在人前为之, 大事上为之, 选择对象为之。他们

有此分别心，只因行善的最终目的是自己，考虑的是自己的名声和利益。

是真善还是伪善，除了从动机去判断，还可以从日常生活去分辨。瑞登堡提出，“一切行善之人，无论秉持何种信仰，皆于天堂有分”（《圣命》330）。所当分辨的是，瑞登堡所说的行善非很多人所误解的那样；是否真为“于天堂有分的行善之人”，可从他的日常生活去判断。瑞登堡一贯强调，行善须以断恶为前提。换言之，真行善之人，必是断恶之人；不断恶之人，非真行善之人。由此，从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可以判断他是否真为行善之人，是否真于天堂有分。

“行善的第一步是不向人行恶，第二步才是向人行善。众所周知，人生来皆带有恶性。单单求诸理性，我们能看出，去除恶欲越少，我们所行的善沾染恶性越多。因为此时，恶性藏于善行之内，如壳中仁，骨中髓。故此，若非以断恶为前提，所行之善虽显如善，却非真善，好比光鲜的壳内藏着已为虫蛀的仁。”（《正信的基督教》435）

【注】在人性论上，中国自古就有“性善论”与“性恶论”两种学说。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性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并称之为“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良知、良能乃人生而有之也。孟子对性善论最用力的论证，是通过人普遍具有的道德素质来证明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荀子倡导性恶论，主张“人之生也固小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孟子言性善指先天之本性，荀子言性恶指后天之禀性。瑞登堡言人生来皆带有恶性亦指禀性。行善第一步为断恶，若不断恶，所行之善必沾染恶性，仍以自利为终极目标。善于自省之人不难觉悟这一点。

行善除了以断恶为前提，还必须体现在生活、工作、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绝非投身慈善、帮助穷人那么狭隘。“行善的范畴比帮助穷人要宽广得多，它包括在每一个工作上，每一项职责上，做正确的事。一个法官为维持正义而公平执法，是行善。他惩罚犯罪的人，赦免无辜的人，是行善，因为他考虑的是同胞和国家的福祉。牧师为弘扬真善美，教人真理，引人向善，是行善。倘若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名闻利养，就不是行善。因为他不是爱人，而是爱己。在其它事上也是一样的道理，不管他是不是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比如儿女对父母，父母对儿女，仆人对主人，主人对仆人，臣民对君主，君主对臣民，等等，只要以责任感尽职尽责，以公正心维护公平公义，就是行善。”（《新教会要义》101-102）

以为偶尔帮助穷人即是行善，偶尔投身慈善即于天堂有分，在工作上却不能尽职尽责，在社会生活中不能维护公平公义之人，所行慈善难免不是出于名利之

心。耶稣曾批评那些伪善的法利赛人，他们施舍时四处张扬，故意叫人看见，为要博得人的称赞。耶稣说他们得了人的称赞，即是得了行善的果报。“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马太福音 6：4）凡为善而欲人知，则为阳善；为善而不求人知，则为阴德。阴德，天报之；阳善，享世名。中国人讲多积阴德，就是教人以心行善，不欲人知，不求回报。

此外，瑞登堡还提出行善当有智慧。“许多人以为仁爱就是周济穷人，帮补手头缺乏的人，且无论善人恶人，不加分别。其实行善还需要有智慧，以求达到善的效果。帮助一个贫穷的恶人实际上是害人，因为他的帮助等于鼓励他干坏事，并为他提供了害人的工具。知道行善亦当有所分别，是有智慧之人。”（《新教会要义》100）

【注】善恶的标准很多，大概可分三个层次：一是以行为的结果为标准；一是以行为的动机为标准，一是以爱与智慧为标准。做一件事，不论动机，只管结果是否于人有利，这是定在行为上的善恶标准。人生境界不同，好坏之标准遂不同，故定在行为结果上的善恶标准必难达成统一。解决的办法是将善恶定在行为的动机上，起心动念若善，行为便善，反之即恶。这是目前最普遍的善恶标准。这种标准基本上解决了因价值观不同而导致的善恶不定问题，却出现了好心办坏事，甚至好心办恶事的问题。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孩子的爱，其动机不可谓不纯，却往往导致溺爱。这种情况比比皆是。问题出在哪？出在缺少智慧！只有真爱和智慧齐备，才有真善。及此，善恶方有绝对的标准。

灵界见闻录：表面道德的生活

凡虔诚明智之人都想知道自己死后的情况，鉴于此，就让我作一个大概的描述，好让他们有所了解。

人死后，当他发现自己依然活着，只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且听说天堂在上，那里有永远的福乐，地狱在下，那里有永远的痛苦，首先都会延续生前在尘世的生活方式。他相信自己定能进入天堂，依然谈吐优雅，举止得体。有的说：“我一直过道德的生活，干体面的工作，从未故意犯罪。”有的说：“我按时去教会，参加弥撒，亲吻圣像，刻苦祷告。”有的说：“我周济穷人，帮补缺乏，诵读圣书。”诸如此类的话。

听到这些宣称，旁边的天使说：“你所提到的一切都只是表面为之，却不知自己的内心如何。你们现在是披着细身的灵，灵就是你们的内在。正是这灵思其所愿，愿其所欲，生命的兴趣在此。每个人从小就开始活在表面，学会了举止得体，谈吐优雅。等他对天堂和天堂的福乐形成一些观念，就开始祈祷，聚会，定期参加活动。常有恶欲从他内心涌流出来，但他懂得巧妙地加以掩藏，直到连自己都不知道那是恶。恶被包裹尘封了起来，他不再加以反思，仅仅留意不让它显露人前。他唯一关心的是表面道德的生活，成了表里不一的人，如同披着羊皮的狼，又如藏着毒药的金匣，或如熏着香味的鼠皮，或如口臭之人凝声屏气，唯恐旁人嗅到他的臭味。你说你过着道德而虔诚的生活，可问题是，你省察过自己的

内心吗？你发现自己有任何报复以致谋杀、情欲以致淫乱、欺骗以致偷窃、说谎以致作假证等欲望吗？十诫中有四诫说‘你不可’，最后两诫说‘你不可起贪心’，你当真认为自己的内心正如外面所表现的一样吗？你若真这么想，我看你是错了。”（注：“最后两诫说你不可起贪心”，天主教和新教对十诫的划分有些差别。）

对此他们回答说：“什么是内在？不就是人所表现的那样吗？牧师告诉我们，人的内在无非是信，言语敬虔、生活道德就是信运作的表现。”

天使回答说：“有拯救效力的信存于人的内心，善也是如此，基督徒真诚道德的外在表现乃是从内在而来。但是，若前面所提到的各种欲望存留于内，即存留于你的意愿和思想，你们从心里贪恋这些欲望，仅在言语行为上表现道德，那么，恶就在上，善就在下。无论你谈吐如何高雅，行为如何仁爱，却有恶包裹在里面。若是那样，你们就如同聪明的猩猩，行动像人，却无人心。你们对自己的内在一无所知，因为你们不省察自己并因此悔改。但你们很快将发现自己的内在如何，就在你们褪去外表，显露内心的时候。到时，周围的人不再认识你们，你甚至不认识自己。我见过道貌岸然的恶人变得像野兽，恶狠狠地盯着别人，燃烧着仇杀的欲望，并诅咒曾表面崇拜的神。”

听了这些话，他们离开了。天使告诉他们：“不久之后你们将看到自己的结局，因为你们的外在即将褪去，然后进入内在，也就是你们的灵。”（故事译自《正信的基督教》568）

上天堂非单凭神的慈悲

从基督教界进入灵界的人多抱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上天堂纯粹是出于神的慈悲。谁得到神的允许，谁就能进入天堂。谁进入天堂，谁就能享受无上的快乐。持这种观念的往往是那些坚持“唯信称义”的人，一厢情愿地认定信就上天堂，行为如何不是衡量的标准。这种人对天堂和天堂的福乐可以说一无所知。天使告诉他们，主从不向任何人关上天堂的大门，一切向往天堂的人都可以进去并住在那里，只要他们确实适合那里。瑞登堡看到，一些向往天堂却对天堂的性质毫无认识的人也蒙主许可进入了天堂。他们刚跨入天堂的门槛，接收到天堂的光与热时，立刻感到心如刀绞，痛不欲生，仿佛是在地狱备受煎熬，而非在天堂享受福乐。震惊之余，他们只好狼狈而逃。（见《天堂与地狱》525）

亲身经历告诉他们，没有人是单凭神的慈悲进入天堂。“得救若单凭神的慈悲，那么每个人都将得救，连地狱的人也无不可了。那样的话，地狱根本不会存在了。因为主即是爱，即是善，即是慈悲。倘若人人皆可直接得救，他却缩手不救，便是违背他自己的神性。圣言告诉我们，主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天堂与地狱》524）

神的慈悲是施向所有人的。“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 5：5）神从不向任何人收回他的慈悲，一如既往地乐意拯救他们。即便对恶人，也是如此。这意味着凡愿意得救的人都能得救，但没

有人是单因神的慈悲得救，而是需要遵循正确的途径。这途径就是神所启示的真理，真理告诉我们当怎样生活，当怎样行事为人，以便得救。主藉着真理将天堂的生命注入我们里面，引我们进入天堂。（见《天堂与地狱》522）

天堂与地狱是截然相对的，正如善与恶是截然相对的。凡愿意顺从真理，努力断恶修善的人，主就将天堂的灵流注入他里面。反之，不愿离恶向善的人，主无以将天堂的灵流注入他里面，尽管主满心希望施以拯救。因为恶与善是截然相对的，接受地狱的人就归属地狱，接受天堂的人就归属天堂。

“当有人问，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及众使徒是否也不能单凭神的慈悲上天堂，天使说是的，没有人可单凭神的慈悲上天堂。能否接入天堂，取决于个人在尘世的生活。天使且称知道这些人在哪，他们并不比别人特受尊崇。他们在圣经上之所以享有盛名，只因在深层意义上他们象征主。”（《天堂与地狱》526）

瑞登堡通过大量经历证实，在灵界，恶人不能被灌输天堂的生命。有的人相信，在他们死后，当他们从天使听到真理时，一定会欣然接受，成为虔诚的信徒，舍恶从善，然后被接入天堂。有此想法的人，主允许他们一试，让他们亲自体验。一些人确能明白真理，好像欣然接受，可一旦他们回到自己的欲望中，他们就抛弃真理，加以驳斥，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辩护。也有些人希望自己在尘世积累的欲望被抽离出来，注入天堂的生命，取而代之。甚至这样的愿望，主亦满足他们。然而，欲望刚被抽离，他们就横倒在地，如同死尸。（见《天堂与地狱》527）

上天堂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难

一些人觉得，通往天堂的生活是艰难的。他们以为，过“灵性的生活”就意味着放弃世上的一切，禁戒身体上的各种乐趣享受，终日虔诚地默想、祷告、读经、赞美，必须神情严肃，刻苦己身。从大量的灵界经历及通过与天使交流，瑞登堡确知实际情况与此截然不同。事实上，以这种方式过所谓灵性生活的人是活在消沉和悲观之中。这种生活不能接收天堂的快乐，因为每个人死后将延续他生前的生活方式。

恰恰相反，要接收天堂的生命和快乐，我们必须尽心尽力活在世界当中，参与其中，尽各自的责任和义务。这样，通过一种道德的生活，灵性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逐渐成形。没有其它任何方式能让我们的灵魂做好进入天堂的准备，因为缺乏社会生活的精神生活好比一座没有根基的房子，经不起风吹雨打。（见《天堂与地狱》528）

“在灵界，我与一些曾厌离世界以便追求圣洁的人有过交谈，也与一些曾以种种方式禁欲苦修，以之为弃绝世界、克制肉体情欲的人有过交谈。他们多数人变得郁郁寡欢，使自己远离了只有在世间才有机会实践的积极仁爱的生活。他们不能与天使同住，因为天使的生活是快乐幸福的，由爱人利人的活动构成。另外，逃避尘世生活的人往往怀有一种功德心理，认为自己有资格配得天堂，获得天堂的快乐是他们当得的赏赐，对究竟何为天堂的快乐

却一无所知。当他们进入天使当中，试着去感受他们的快乐时，他们困惑了，仿佛遇见了与他们信仰格格不入的东西。因为天使的生活不掺杂功利的观念，由各种社会活动和义务构成，并从自己所成就的善行中获得快乐。他们无法感受天使的快乐，只好离开，与生前曾过着相同生活方式的人结合起来。

“也有一些人过着表面虔诚的生活，经常上教堂祷告。他们禁欲苦修，心里却时刻想象自己如何比别人更加优秀，更值得称道，死后必被尊为圣徒。在来世，他们不能进入天堂，因为他们做这一切完全是为了自己。他们以自己的虚荣玷污了神的真理，以致当中一些人丧失了理智，把自己当作神。因此，他们只能与地狱的同类呆在一起。也有一些是奸佞狡诈的。他们也在地狱。因为狡诈的人用他们的诡计装成道貌岸然的样子，诱导众人相信他们是圣人。这其中包括许多天主教圣徒。我曾与他们一些人有过交谈，对他们先前在世间并后来在灵界的生活作过清楚的描述。

“我提这一切是为了让大家明白，通往天堂的生活不是退离世界，而是活在世界当中。必须在世间实践仁爱的生活，缺乏仁爱的所谓虔诚不能将人引向天堂。只有本着仁爱的心过仁爱的生活，在每项责任、事务、工作中表现诚实和公平，才能将人引入天堂。当我们按诚实和公平行事为人的时候，生命的源头就在我们里面，因为如此行正符合神的律。这种生活不难，缺乏仁爱的所谓虔诚才真的难。人们以为它能引向天堂，其实它是将人引离天堂。”（《天堂与地狱》535）

【注】瑞登堡此处对厌离世界者和某些天主教圣徒的批评，有灵界事实为证，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天主教徒无需介怀。指出退离世界追求所谓虔诚实不可取，并不表示暂时远离尘嚣加强灵修也不可取。灵修的生活常常是需要远离尘嚣的，暂时的退离有时甚至是必要的。出世入世保持平衡方为中道，能即世离世就是得道。

瑞登堡通过大量的灵界经历证实，财富、地位、尊贵的生活、娱乐享受，等等，并不妨碍人上天堂。我们大可以通过正当途径积累财富，大可以追求优雅高贵的生活，大可以住宽敞华丽的豪宅，大可以参加休闲娱乐、社交活动。我们无需整天耷拉着脑袋，板着一副深沉哀伤的面孔，以表虔诚。我们完全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只要心中有爱，在所做的每一件事上，在所处的每一个岗位上，总怀着仁爱与慈悲，本着诚实公平、尽职尽责的原则处世待人。（见《天堂与地狱》359）

我们若以理性的眼光观察生活，将发现人的生活可分为三重，可分别称之为“文明的生活”、“道德的生活”、“灵性的生活”。（见《天堂与地狱》529）文明的生活指在法律的框架内生活，至于法律的规定是否属道德的要求，这并不重要。它所注重的仅仅是不触犯法律，对道德和良心等东西漠不关心，也不以为然，言语造作只求不触犯法律就行了。道德的生活指遵循诚实、公平等道德准则的生活。这种生活高于文明的生活，因为它不仅考虑法律的要求，也考虑道德的标准。灵

性的生活指按信仰的原则生活，它不仅考虑法律，考虑道德，还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爱神爱人的原则，是否于人于己有益。不难看出，灵性的生活同时也是文明的生活，道德的生活，而缺乏灵性高度不以爱人如己为标准的所谓文明或道德的生活，不是真正文明或道德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是以自己为目的，考虑的是自己的名利得失，终究是为了一己私欲。

【注】道德的生活，按现代人之理解，指遵循诚实、公平等道德准则的生活。其实传统的道与德无异于灵性生活。道者，通达灵性生活之路也；德者，灵性生活中来自本性之得也。这里取现代人所持之义，故言缺乏灵性原则的所谓文明或道德的生活，非真正文明或道德的生活。

世上多数人过着文明道德的生活，没有人愿意被认为是不文明不道德的。我们从小就学会并习惯了在人前表现得体，不论好人坏人，都尽量表现得诚实而公平。灵性的人以同样的方式生活，所不同的是，他们不仅将诚实公平视为文明和道德的要求，也当成神与信仰的标准。表面看来，好人和坏人相差不多，从本质上说，却有天壤之别。恶人虽然也表现得诚实公平，可他们是为着自己的缘故，若非顾及法律的惩罚或名利的得失，他们必反其道行之。因为他们不敬畏神，缺乏内在的约束。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必冲破外在的束缚，以求满足自己的欲望，从中获得快乐。等到了灵界，他们内在的秉性就会显露出来。此时外在的因素已不具约束，他们不像从前顾及法律的惩罚和名利的得失，真正的本质就暴露出来了。

在人类文明史上，文明的、道德的、灵性的生活都是以诸如十诫、五戒十善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为基础。不以任何信仰原则为标准，仅仅过着表面文明和道德生活的人，虽不杀人，心里却仇恨一切妨碍他的人，燃烧着报复的欲望。若非法律等外在因素的束缚，他们就会杀人，因为这是他们的欲望。或者他们虽不通奸，心里却藏着奸淫的欲望，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就会付诸现行。或者他们虽不偷盗，心里却贪恋别人的财物，时常带着夺取的念头。一切否认神明、来世等信仰观念的人都是如此，因为他们缺乏基于某种信仰的良心作为约束。尚在人世的时候，惑于表象，人们或许不认为这是事实。但是到了灵界，当人的秉性显露以后，没有内在约束的人必为恶欲所驱使，往各种罪恶里直奔。（见《天堂与地狱》530）

将人的生活经过这样一番剖析，我们不难发现，通往天堂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难。我们原本已选择了文明道德的生活，需要做的只是将动机改换一新。“现在我们明白了，通往天堂的生活其实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难，因为这只是加以分辨的问题。每当有违背诚实公平的事物引诱我们时，我们及时加以省察，禁绝不做，因为这违背神的命令。当我们习惯了如此思辨，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心智的更高层次就会打开。更高层次打开了，我们对何为不诚实不公平就能看得更加清楚。看得更加清楚了，我们就能去除这些恶性。因为我们只有知道何为恶，才有可能除去此恶。”（《天堂与地狱》533）

总言之，通往天堂的生活不是退离世界，健全的社会生活才是走向天堂的基础。耶稣说爱是信仰的总纲。如若退离世界，又如何实践爱、实践信仰呢？在世间不懂爱，不懂快乐，将来又岂能懂得爱，懂得快乐呢？使徒保罗曾给那些自表谦卑、苦待己身的人指出，他们禁欲苦修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他一切的指导都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比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圣徒缺乏要帮补；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等等。（见《罗马书 12：9-21》）在生活中实践爱，实践信仰，是一条稳妥的天堂之路。

天堂：人类向往的理想国

天堂由无数大小不同的团体组成，各从其类。类别以善为划分标准，而非以智慧为标准。换言之，有相同德性之人归入一个团体，但智慧有高有低。各种不同的治理形式由此应运而生，以保证各团体并进而保证整个天堂井然有序的运作。粗而言之，天堂可分两个国度，瑞登堡分别称之为“属天的国度”和“属灵的国度”。性既不同，治理形式自然不同。细而言之，天堂的无数团体，按照所发挥的功能不同，治理形式也不同。但归根结底，整个天堂的治理无非是以彼此相爱为基础。（见《天堂与地狱》213）

属天国度的治理可称为“公义”，因为其中所有天使的主要特征是善，而由善所衍生的一切被称为“公义”。真理写在他们心里，他们从不为是否公平而争论，只关心如何公义的生活。智慧较低的天使请教智慧较高的，智慧较高的又请教主。在主的指引下过公义的生活，这是他们最大的快乐。属灵国度的治理称为“公平”，因为其中所有天使的主要特征是信，也即是理。理关乎公平，善关乎公义。属灵的天使同样为主所引导，然而间接的。因此他们有管理者，根据团体的需要，管理者可多可少。他们也有共同生活所当遵守的律法，管理者根据律法施行治理。（见《天堂与地狱》214-215）

由于基于善的治理称为“公义”，基于理的治理称为“公平”，所以圣经在谈论天国和教会时，常连带提及“公平和公义”。例如：[1]“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以赛亚书 9：7）[2]“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耶利米书 23：5）[3]“耶和華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以赛亚书 33：5）[4]“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華，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耶利米书 9：24）

属灵的国度有各种不同的治理形式，根据所尽职能的不同，团体的治理形式随之不同。他们的职能与人体各组织器官的功能有对应关系。我们知道，心有

的功能，肺有肺的功能，肝有肝的功能，脾有脾的功能，感觉器官有感觉器官的功能，等等。正如人体有各种不同的功能正协同运行，天堂大身也有各种不同的功能正协同运行，两者存在对应关系。但不管怎样，各团体所发挥的职能纵然不同，所有的治理形式总以整个天堂的公共利益为相同目标。每个团体、每位天使为整个天堂的公共利益发挥自己的职能，作出自己的贡献，又从整个天堂的良好运作中获得益处。正如人体每个组织器官各自发挥自己的功能，又从整个人体得到支持和供养。（见《天堂与地狱》217）

作为天堂管理者的，是更具爱心和智慧的天使。出于爱，他们希望每个人都获得幸福；凭借智慧，他们知道如何达成这样的愿望。他们不滥用职权，不发号施令，而是全心全意地事奉和服务。他们不认为自己比别人重要，却将团体和其中成员的幸福放在首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末后。他们确实享受尊贵和荣耀，住在团体中央壮丽的宫殿中。他们也接受这种尊贵和荣耀，因为知道这是主的恩赐，是为了服务他人，不是为了自己。主对门徒说的话正是这个意思，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马太福音 20：26-28）；“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路加福音 22：26）（见《天堂与地狱》218）

属天的国度以爱进行治理，真理写在他们心里，所以公义之治可称为“无为之治”。属灵的国度以理进行治理，他们有管理者，有理当遵守的律法，所以公平之治乃是“有形之治”。无为之治也好，有形之治也罢，整个天堂的治理总以彼此相爱为基础，以服务他人为快乐，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互助互惠，相辅相成。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民公仆，柏拉图向往的理想国，摩尔憧憬的乌托邦，“大道通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的儒家大同世界，在基督的天堂得到完满的实现。

天堂妙不可言的快乐

一切快乐都出自爱或欲。所爱所欲得到满足，我们就感觉到快乐。爱或欲的性质决定了快乐的性质。粗略地说，爱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面向己，可称之为私欲；一种是面向人，可称之为仁爱。每个人都带着与生俱来的罪性，这罪性表现为私欲，也就是骄傲、虚荣、自私自利。在骄傲情绪、虚荣心理、自私自利的欲望得到满足时，我们感觉到快乐。这是一种外在的、肤浅的、粗糙的快乐，因为它来自尘世和肉体的层面。而精神和灵魂层面的快乐是内在的、深沉的、细腻的、无以言喻的，它出自爱，因为神就是爱。神性的爱和快乐从内在的途径影响人的感受。（见《天堂与地狱》396）

通过在灵界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亲身体会，瑞登堡发现，今日鲜有人知道何

为天堂，何为天堂般的快乐。他们只知道一种外在的、肤浅的、粗糙的快乐，对于内在的、精神上的、灵里的快乐一无所知。因为现代人仅关心外在世界和肉体，对灵里的快乐几乎完全丧失了感受和体验。名利、地位、虚荣、感官刺激、肉体享受的满足，是他们快乐的唯一来源。要是有人告诉他们，当这些粗劣的欲望和快乐被放舍以后，将能享受到更加妙不可言的、无法形容的快乐，他们必难以置信。因为他们没有感受过，就认为它并不存在。然事实上，和内在的快乐相比，外在的快乐微不足道。（见《天堂与地狱》395）

天堂的快乐出自天堂的爱，因为爱的本质是给予，是分享。对天堂的每一位天使来说，能分享他的快乐，就是最大的快乐。所以在天堂，一个人的快乐是所有人的快乐，所有人的快乐是一个人的快乐。仅仅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天堂的快乐是何等其乐融融。自私自利者恰恰相反，它不是给予，而是夺取，不是分享，而是占有。如果说天堂的快乐是爱人如己，先人后己，甚至为人舍己，那么地狱的快乐则是损人利己。（见《天堂与地狱》399）

“我曾与一些刚刚进入灵界的人谈论永生。我强调说，知道谁是一国之君，政府体制如何，这很重要。当人们游历他国，最重要的莫过于了解国君是怎样的人，政府体制如何，以及其它细节。世间尚且如此，何况永远生活之地！他们有要知道是主掌管天堂和宇宙，因为掌管天堂的必掌管整个宇宙。这意味着他们现在进入的国度属于主，而这个国度的律法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这一切真理以爱主至高及爱人如己为总纲。且当知道，他们若希望成为天使，就应该爱人胜于爱己。

“听到最后一点时，他们懵了。因为他们生前听过这些道理，只是从未信受。他们怀疑天堂是否真有这种爱，人是否真能爱人胜于爱己。我告诉他们，在来世，每样善将有无限的增长。活在肉体当中，能做到爱人如己已属难能可贵，因有许多属肉体的欲望。一旦这些欲望得到净化，爱将变得更加纯粹，至终成为天使那样的爱，即爱人胜于爱己。因为在天堂，与人为善是快乐的，而与己为善只有在以他人之目的情况下才是。这就是爱人胜于爱己。

“至于这种爱的可能性，可以从现世一些夫妇的爱得到证明。他们情愿牺牲自己，也不要自己的配偶受伤害。也可以从父母对儿女的爱得到证明。母亲宁愿饿死，也不要自己的孩子挨饿。真正的友情也能让人义赴友难。最后，他们可以思想爱的本质。爱的本质是从为人服务不求回报的过程中获得快乐。不过这种快乐是爱己胜于爱人之辈所无法感受的，贪图财利之人也无法感受，守财奴就更不用说了。”（《天堂与地狱》406）

活在肉体当中时，爱己爱世界之人能明显感受到欲望带给他们的快乐，因为他们的快乐本来就是属肉体的，是外在的。而爱神爱邻舍之人对于他们的快乐尚未有明显的感受，因为灵里的快乐是深藏于内的。他们现在所感受的只是一种隐隐约约的平安的感觉。等到了灵界，情况就截然不同了。爱己爱世界之人的快乐

将变成痛苦、恐惧、污秽，因为藏于他们内心的是所谓的地狱之火。相反，爱神爱邻舍之人的那种隐隐约约的快乐和平安将变得真真切切。（见《天堂与地狱》401）

瑞登堡发现，多数人对天堂和天堂的快乐抱有错误的幻想和认识。很多从基督教进入灵界的信徒以为上天堂纯粹在于神的慈悲：神准许谁进入天堂，谁就能享受永远的快乐。他们不知道天堂在人心里，不知道快乐出于爱，不知道天堂是真善美的生命状态，以为身在天堂就能享受天堂的快乐。

“从现世进入灵界以后，精灵最大的愿望莫过于上天堂。几乎所有人都有此盼望，因为他们相信，上天堂只是得神允许的问题。既然有此愿望，他们被带到外层天的某个团体。若是爱己爱世界之人，当他们到达外层天的边缘时，就开始感受痛苦，备受煎熬，仿佛身在地狱，而非天堂。他们掉头就逃，直到进入地狱的同类当中才终于放松下来。”（《天堂与地狱》400）

他们感到如此痛苦，因为他们的生命不适合天堂。适合地狱的人进入天堂，好比鱼儿离开了水，或是动物没了空气，其苦状可想而知。鱼儿只有回到水中，鸟儿只有回到空中，才是回到适合它们生存的环境当中。

另外，有的灵以为天堂的快乐在于过着悠闲的受人侍候的生活。他们被告知，懒惰是决无快乐可言的，因为这意味着将快乐建立在别人的劳苦之上。他们本该知道，这种生活是懒散的，消极的。离开积极的生活，生命便没有快乐可言。休息只是为了重获体力，便于以更好的精神状态回到积极的生活当中。

后来他们从实际经历得知，无所事事的生活是了无生趣的，令人反感。天使的生活由有价值的、与人为善的行为构成，他们一切的快乐都在服务当中。别人的快乐就是他们的快乐，别人的幸福就是他们的幸福。这是爱的本质。爱在分享、给予、奉献、成全中获得快乐和满足。（见《天堂与地狱》403）

另外，有的灵以为天堂的快乐在于赞美荣耀神，并以为这是一种积极的生活。他们被告知，赞美荣耀神决非积极的生活，因为神不需要人的赞美。相反，神希望我们彼此发挥自己的作用，多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见《天堂与地狱》404）

还有的灵以为天堂的快乐在于成为高人一等的人物。他们被告知，在天堂，最小的才是最大的。所谓最小的，指的是那些不希图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只求主的能力和智慧的人。这种人是最快乐的。他们既是最快乐的，自然也是最大的。因为若非最快乐的，最大有何意义呢？拥有权力之人利用他们的权力，拥有财富之人利用他们的财富，所追求的不就是最大的快乐吗？此外，天堂的快乐也不在于做最小的，以求成为最大的，因为它的最终目的还是成为最大的。真的快乐乃是衷心祝愿别人比自己好，为他人的幸福乐意效犬马之劳，且不求回报，仅仅是因为爱。（见《天堂与地狱》408）

“有一个灵认为他在世间过的是圣洁的生活，配得上天堂，因为人们尊他为圣。他说他曾过着虔诚的生活，花很多时间祷告，以为每个人只要追求自己的利

益就够了。他还说他是罪人，愿意受苦，哪怕受人践踏，且称之为‘基督的忍耐’。他说他愿意做最小的，以便成为天堂最大的。当他被检查是否做过或愿意做任何善事时，他说他不知道何为善，只知道自己过的是圣洁的生活。起初因为他以自己为圣，就显为人的形像，上身洁白放光。但是后来，光亮变为暗蓝，再沦为黑色。因为他意图高人一等，加之他意欲主宰别人，视别人微不足道，又变得更黑。”（《天堂的奥秘》952）

天堂的妙乐是无以言喻的，因为它住于天使的灵性深处，由灵性深处流入思想和情感的细微处，再体现在一言一行当中。天使的内在层次仿佛是洞开的，能自由地接收遍布全身的快乐感受。尚未进入天堂的善灵，当他们从天使的生命气息感受他们的快乐时，甜蜜得仿佛要昏厥了。（见《天堂与地狱》409）

“一些灵希望了解天堂的妙乐。他们被允许去感受，直到他们的极限。其实，他们所看见所感受的还不是天使的妙乐，只是浅有品尝而已，浅到几乎淡而无味。然而他们却称之为无上妙乐，因为这已经到达了他们的极限。我由此看出，天堂的妙乐有层次之分，一人的顶层可能只是另一人的底层或中层。我还看出，当我们到达自己的最深层，也就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天堂之乐。我们不能承受更多，因为超出极限对我们反是一种痛苦。”（《天堂与地狱》410）

“天堂的人不断朝着青春年华迈进，时间越长，他们的青春年华就越快乐，越幸福，不仅持续到永远，且随着爱、善、信的增长而增长。那些在衰老期死去的曾信主爱人、与丈夫相亲相爱的老姬，随着时间的前进，将越发进入花样年华，呈现世人无法想象的美。她们的善良和爱心赋予她们如此美丽的形像，使得爱的快乐和优雅从她们面庞的每一个轮廓焕发出来，以致她们简直就是爱的化身。一些人看到如此美丽的形像，都惊呆了。总之，在天堂越年长就越年轻。那些爱主爱邻舍的人，在来世就变成如此美丽的形像。所有天使都是这种形像，具有无数的多样性，而天堂就是由这些构成的。”（《天堂与地狱》414）

人类与灵界息息相连的关系

随着灵魂的觉醒及与灵界交往的日渐加深，瑞登堡对人类与灵界息息相连的关系有越来越深刻的体验和认识。每个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不是靠自己活着，不是凭自己存在。他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每一次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依赖灵界而得建立。人只是生命的受体，一种承载生命的组织形式，通过灵界与生命的本体息息相连。在宇宙大身中，每个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元素，一个细胞，依赖整个大身而存在，而生命之主就好比宇宙大身的灵魂，时时刻刻赋予它生命的活力。“经过多年持续不断的经历，我对人与灵界息息相连的关系已经再熟悉不过了。”（《天堂与地狱》292）

每个人皆有善灵和恶灵与他同在，通过善灵他与天堂相连，通过恶灵他与地狱相连。这些灵在精灵界，即天堂与地狱的居间地带。人有恶灵同在，因为他生来就带着各种罪性。若非相同种类的恶灵与他相连，他就无以存活，也不能从恶中被引导出来以获重生。（见《天堂与地狱》293）

所有精灵界的灵都与天堂或地狱相连：善灵与天堂相连，恶灵与地狱相连。天堂和地狱都分成无数不同的团体，每个灵都属其中某个团体，其生命依靠该团体的灵流得以维持。因此，我们与精灵相连，又通过精灵与天堂或地狱相连。事实上，每个人都与天堂或地狱的某个团体相连。（《天堂与地狱 294》）

什么样的灵与人同在，取决于他在心智和情感上是怎样的人。根据人心智的变化，与他同在的灵也随之变化。这意味着人在婴儿期、儿童期、少年期、青年期、成年期、老年期，与他同在的灵是不断变化的。在婴孩期，与他同在的是天真无邪的灵，这些灵与第三层天相连。在儿童和少年期，与他同在的是渴慕知识的灵，这些灵与第一层天相连。在青年和成年期，与他同在的是渴慕悟性的灵，这些灵与第二层天相连。在老年期，与他同在的是智慧童真的灵，这些灵与第三层天相连。

上述情况说的是获得重生的人。未得重生的人情况不同。虽然有善灵与他同在，尽可能地抑制他的罪性，但是他与灵界的直接联系是与地狱相连的恶灵。这表示怎样的人就有怎样性质的灵与他同在。贪财的人有贪财的灵与他同在，好色的人有好色的灵与他同在，以此类推。倘若善灵无法约束他转离恶行，恶灵就会煽动他，恶欲就会操纵他，恶灵就会缠缚他。这样，恶人就与地狱相连，善人就与天堂相连。（见《天堂与地狱 295》）

只是我们要知道，人类与灵界的联系不同于人与人的联系，因为这是一种内在的联系。照现代人的说法，这种联系是潜意识中的，不是显意识上的。我们对天堂和地狱的灵流没有明显的觉受，因为人已经变得肉体化，离灵性的世界越来越远了。对于远古时代的人来说，与精灵和天使交往原如家常便饭。现代人若如古人那样与灵交往，对真理又缺乏清楚的认识，想必非常危险。所以因着主的安排，现代人几乎不能与灵相通，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有灵界存在。同样，精灵也无法与人相通，很多灵也不知道有人与他同在。若非如此，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人会相当危险，因为有太多的恶灵与他同在，而恶灵最大的欲望莫过于将人毁灭。（见《天堂与地狱 292》）

【注】“现代”、“目前”指的是瑞登堡当时的年代。1757年前后，他亲眼目睹了一次灵界大审判。经过这次审判，灵界混乱的次序得到重整，人类的精神开始获得自由，不再受到禁锢。中世纪教会的黑暗，是灵界混乱、人类思想受到禁锢的明证。十五世纪前后开始，从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是灵界秩序开始重整的前奏。十八世纪前后开始，自由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是灵界经过一次大审判，人类精神获得自由的明证。瑞登堡亲眼见证了这一次大审判。耶稣在世时也进行了一次大审判，如他所言：“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约翰福音 12：31）所谓审判，就是分别善恶，重建次序。每次审判过后，人类有如大病初愈，重获生机。

“我曾与天使谈论天堂与人类息息相连的关系，我说教会的人的确承认一切善皆源自主，也承认有天使与人同在，只是很少有人真的相信天使离我

们如此之近，更未想到天使就在我们的理性和感性当中。天使说他们知道世间有这种虚无的观念和论调，真正让他们吃惊的是，虽然圣经指出了天堂与人类的关系，教会的无知居然更加严重。事实上，天堂与人类的联系如此重要，以致人若没有灵与他同在，就不能有任何思维。我们的灵性生命取决于此。天使说，人如此无知的原因，是因为相信他是靠自己活着，与生命之源毫无关系，不知道人通过天堂与生命之源息息相连。其实，一旦这种联系被打破，我们立刻会一命呜呼。

“我们若能相信事实真相，相信一切善皆源自主，一切恶皆来自地狱，就不会将善归功于己，也不会将恶归咎于己。起任何善念行任何善事的时候，我们将它归于主；有任何恶欲恶念流入的时候，我们将它扔回地狱。遗憾的是，由于我们不相信天堂或地狱的流入，以为一切所思所欲皆属于自己，出于自己，我们就将恶归为已有，又以功德思想玷污了善。”（《天堂与地狱》302）

了解事实真相，对于我们消除负面的情绪和心理，转变对生活的态度，改善人际关系，将人生观、价值观改换一新，有很大的帮助。无知的时候，我们以为人就是人，我就是我，在宇宙中皆是独立的个体，我是靠自己活着，靠自己存在，一切欲望、感觉、念头、思想皆出于自己，属于自己，因此认为已有，据为己有。于是我们在各种消极负面的情绪中不可自拔，难以觉醒，虐待自己，也伤害他人，继而又在自我悔恨中备受煎熬。或者被各种邪恶的欲望和念头牵着鼻子走，欲罢不能，害人害己，后悔莫及。

我们若能明白事实真相，就无需将出现的恶欲恶念认为已有。我们不用告诉自己：“这就是我，我就是这种人！”我们完全可以轻松地说：“这些坏的欲望和念头是从地狱流入我心里的，我用不着接受它们。”这样我们就将恶打回了地狱。

“恶之所以粘附在人身上，是因为人相信一切所思所行皆出于自己，于是就将恶认为已有。倘若他能相信事实真相，恶就不会粘在他身上，因为就在恶流入的瞬间，他立刻发现这是出自周围的恶灵。一旦作此思维，天使就能将恶推开。因为天使是流入人的所知所信，而非人所未知和所不信。”（《天堂的奥秘》6206）

只是我们要知道，在察觉恶流入的瞬间，我们当即时加以拒绝，不可留恋。“进入思想的恶并不给人造成危害，因为时常有恶从地狱灵流进来，也时常为天使所抵挡。然而恶一旦进入意志，就会产生危害。因为当没有外在约束的时候，恶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恶之所以进入意志，是因为思想保留并认同了它，特别是在付诸行动并从中感觉到快乐以后。”（《天堂的奥秘》6204）

也就是说，恶进入思想表现为恶念，尚不致给人造成危害。只有在思想保留它，认同它，并从中感受到快乐时，恶就进入了意志，成为了恶欲。此时，恶就难以拒绝了，因为爱或欲是人的本质。欲望得到满足，人就感觉到快乐。凡是感觉到快乐的，就难以割舍。鉴于此，人应该时常省察并发现恶的流入，且即时加以拒绝，别保留它、认同它、享受它，否则恶欲将让你难以自拔。

为了改善自己的情绪态度、身心健康、人际关系和生活质量，我们需要更多地省察和体认自己的心性，不能浑浑噩噩，不能随随便便。生活别太匆忙，别太劳累，别太功利，别太忧虑。要时常安静下来，放松下来，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体验各种欲望和念头的生灭。不要执着，不要慕恋。恶的别认同，善的要顺从。假以时日，等形成这种良好的习惯，我们的整个身心以及整个世界，都将焕然一新。

天堂的非基督徒

基督徒普遍认为，教外的非基督徒不能得救。因为他们没有圣经，不认识主，而离开主便没有救恩。然而，单单从一个事实——主的爱普及每一个人——他们该知道非基督徒也能得救。他们生而为人，与基督徒一样。事实上，基督徒只是少数。他们不认识主，错不在他们。任何理性的人皆能看出，没有人是为地狱而生。主就是爱，他乐意拯救每一个人。为此，他预备多种形式的信仰，借以认识神的存在，过一种内在的生活。照个人的信仰原则生活，即是内在的生活，因为遵循信仰的原则即是尊崇神；若尊崇神，我们便摒弃世俗的虚有其表的生活。（见《天堂与地狱 318》）

【注】言非基督徒没有圣经，当指瑞登堡时代的情况。读瑞登堡的著作，必发现他对基督徒的教义和生活有不少批评。这是基于灵界事实，非为个人偏见。对教义的指正也好，对生活的批评也好，放入瑞登堡当时的年代才不致产生误解。另外，瑞登堡对其它信仰和非基督徒的论述是基于欧洲基督教界的背景（如言基督教比其它任何宗教更要求仁爱 and 慈悲），非为对其它宗教和非基督徒的贬低。事实上，瑞登堡常言非基督徒在生活上往往胜于基督徒。

人若知道什么是天堂，必知道非基督徒也能得救，和基督徒一样。因为天堂在人心，心有天堂的人便归入天堂。心中的天堂乃是认识神，乐意为神所引导。凡信仰皆承认神灵的存在，不相信神灵存在的信仰算不上信仰。任何信仰皆注重敬拜神，注重如何敬拜神以求得神悦纳。我们本着这种思想，本着这种心愿，就得蒙主的引导。

非基督徒也像基督徒一样过道德的生活，事实上，许多非基督徒的行为甚至胜过基督徒。粗而言之，道德的生活可分两种，一种以神为念，一种以人为念，或言一种以信仰为标准，一种以社会为标准。两者外表相似，实质却迥然不同。一种使人得救，一种不然。道德的生活，若以信仰为标准，以真善美为念，便是灵性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蒙神的引导。若以世俗为标准，以名利得失为念，便是受个人的私欲所牵引。

举例言之。我们若避免损害于人，因为这悖信仰，我们如此行，乃出于灵性的生命。反之，我们若避免损害于人，只因害怕法律的惩罚，或因顾及自己的名声和利益，我们如此行，不过是受私欲的牵引。前者是真正道德的生活，后面是表面道德的生活。过真正道德的生活，天堂便在我们心里降临。（见《天堂与地狱 319》）

瑞登堡指出，多年的灵界经历证实，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罢，今天的人已不如古人那样充满智慧。但是，心地善良的人，纵然头脑简单，在来世他们也能获得智慧，因为良善的心乐意接受指教。

“一次，我读《士师记》十七至十八章，论到米迦的神像和利未人祭司被但人窃走的故事。有一位非基督徒，生前曾敬拜偶像。他聚精会神地聆听，听到米迦的神像被但人盗走时，他痛心疾首，头脑一片空白。我感觉到他的痛苦和他天真无邪的性情。在场有几位基督徒，看到一个拜偶像的人竟有如此悲悯的心肠和天真无邪的性情，都感到吃惊。

“一些善灵上前安慰他，指示他不当敬拜偶像，他本该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也是人。他的思想应该越过偶像看到神，看到天地的创造者和治理者。当他听了这些话，我感觉到他心里深深的崇敬之情，比我从基督徒当中所感受到的要圣洁得多。我由此看出，今日的非基督徒比基督徒更容易进入天堂，正如主的话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路加福音 13：29，30）因有慈悲的心肠和天真无邪的性情，他能吸收一切信仰的真理，而且是以渴慕的心接受真理。此后，该非基督徒被接入天使当中。”（《天堂与地狱》324）

瑞登堡还讲述过一个与中国人有关系的灵界经历。一日清晨，他听到远处传来合唱的声音。从现出的特征，他判断是中国人。

“他们渴望接近我，走近以后，他们说希望与我独处，和我交流思想。他们被告知，我们无以独处，要求独处对别人是一种冒犯，因为他们只是客人。当他们发现自己或许冒犯了他人，将他人之物称为己有时（因为在来世，我们的思想是相通的），心情随即变了。我感觉到他们心中的不安和愧疚，其中夹杂着诚实人的其它情绪特征。他们慈悲的心肠由此可见一斑。

“不久之后，我与他们交谈，最后提到了主。当我称主为‘基督’时，我感到一种抵触情绪。原来，在人间他们发现基督徒过着败坏的生活，缺乏慈悲的心肠，还不如他们。后来，当我称主为‘主’的时候，他们却深受感染。天使告诉他们，其实基督教比其它任何宗教更要求仁爱 and 慈悲，只可惜奉此标准而行的人并不多。

“一些非基督徒生前曾听说基督徒过着腐朽的生活——奸淫、仇恨、争吵、酗酒，等等——这些恶行他们尚且禁戒不做，因为与信仰相悖。由此缘故，在来世，他们对是否接受基督教的真谛犹豫不决。天使告诉他们，基督教的教义和信仰其实十分高尚，只可惜基督徒不如非基督徒那样奉行自己的信仰。当他们了解了事实真相，就欣然接受基督教的真谛，尊主为圣。不过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天堂与地狱》325）

天堂的孩子

在基督教内，夭折的孩子能否上天堂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有说他尚未有

信仰，原罪尚未得到赦免，所以不能；有说他尚未听信福音，不合乎“信而受洗就必得救”的原则，所以不能；有说父母若是基督徒便能，否则不能；有说他虽然尚未有信仰，但也没有表现不信，所以当属有可能；有说神就是爱，他曾说：“在尼尼微城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我岂能不爱惜呢？”耶稣曾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可见能。

“一些人认为，唯有教会的孩子才能上天堂，因为他们受了洗，藉着洗礼归入了教会的信仰。他们却不知道，没有人是凭洗礼进入天堂或接受信仰；洗礼不过是我们应当重生的记号和提醒。基督徒能够重生，是因为圣经蕴含神的真理；真理使重生成为可能。通过圣经，我们认识主；他是我们重生的本源。

“所以，但愿大家明白，每个夭折的孩子，不论是否生在教会之内，也不论父母是否虔诚，都为主所接收，在天堂成长，按神的安排受教。他们充满渴慕美善的心，由此得以明白真理。随着悟性和智慧的不完善，他们被引入天堂，成为天使。任何有理性的人，必知道没有人是为地狱而生。相反，每个人都是为天堂而生。我们若到了地狱，错在自己；但孩子还不能承担任何责任。”（《天堂与地狱》329）

夭折的孩子进入灵界时依然是孩子：有孩子般的头脑，有孩子般天真无邪的性情，像孩子般娇弱。成长为天使的过程，才刚刚开始。事实上，每个刚刚离世的人将延续生前的生命光景：婴孩是婴孩的光景，儿童是儿童的光景，青年是青年的光景，成年是成年的光景；不过这种光景终要发生变化。孩子的光景比成人要好得多，因为他们尚处在天真无邪的阶段，恶性尚未因实行而在心里扎根。天真无邪的性情是属天种子生长的土壤，因为它是受纳真理和美善的容器。（见《天堂与地狱》330）

孩子在天堂的状态比在尘世要好得多，因为他们没有披上尘体，而是天使那样的灵体。尘体生来是沉重的，其主要的知觉和反应都来自外在尘世，而非内在灵界。所以世上的孩子得通过练习学会走路、说话、行事，甚至视觉、听觉等功能也是在不断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天堂的孩子却不同，因为他们是灵体，言行举止直接受内在灵性的驱动。无需练习，他们就会走路，甚至说话，虽然一开始只是笼统的情感流露，尚不能有条有理地表达他的思想观念。但这个过程是迅速的，因为他们外在的言行举止与内在的思想情感是和谐一致的。（见《天堂与地狱》331）

当孩子在灵界苏醒以后，他们被带到天堂，交给生前曾特别喜欢孩子同时也敬爱神的女天使抚育。她们在世时曾以温柔的母爱疼爱所有孩子，所以她们将这些孩子视为己出。孩子也喜欢她们，就像是自己的母亲。按照母爱的程度，她们能抚育尽可能多的孩子。（《天堂与地狱》332）

许多人以为进入天堂的孩子将保持孩子的模样。他们不知道何为天使。教堂的壁画给他们造成这种观念，然事实并非如此。聪明和智慧构成天使，而孩子还

不具备这些素质。孩子虽在天使当中长大，但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使。只有在不断吸收灵性营养，获得聪明智慧以后，他们才成为天使。另外我们要知道，在天堂长大的孩子将永远保持在青春年华。（见《天堂与地狱》340）那么，在天堂长大的孩子是否完全圣洁，毫无瑕疵呢？

“我曾与天使谈论天堂的孩子，想知道他们能否远离罪恶的辖制，毕竟他们不同于成年人，没有在实际生活中行出恶来。我被告知，他们同样染有恶性，甚至全然是恶。只是主将他们保守在美善的品性当中，脱离恶的辖制，和其他天使一样，以致在他们眼中，仿佛是依自己活在美善之中。为了避免他们在天堂长大以后对自己抱有错误的认知，以为美善的品性属于自己，而非来自主，主不时让他们回到自己的恶性之中，直到他们了解、承认、信服事实的真相。

“有一个在世夭折在天堂长大的孩子，对自己就抱有这种错误的认知。他曾是王子。主让他回到自己的恶性当中。从他生命透出的气息，我觉出他有一种主宰别人的欲望，而且视淫乱为无可厚非之事。这些都是从他父母所继承的恶性。等他认清了自己的秉性，又被纳入从前所在的天使群当中。

“在来世，没有人会因所继承的恶受到惩罚，因为这原本不属于我们，不是我们的错。只有自己在实际生活中所行的恶才属于我们，并要因此受到惩罚。让长大的孩子回到与生俱来的恶性当中，不是要惩罚他们，而是要他们认清自己全然是恶的秉性。他们从地狱的光景被带到天堂，完全是主的恩典。如今他们享受天堂的福气，不是自己配得，而是主的恩赐。这就避免他们自视过高，轻看别人。因为这与信仰的真谛，与天堂彼此相爱的福气是背道而驰的。”（《天堂与地狱》342）

天堂的教育与地上的教育截然不同，因为生命观价值观有天壤之别。瑞登堡讲述了他的经历。“有几次，我与一群孩子在一起。他们还不会说话，只发出一种娇嫩的、不成形的声音。有趣的是，与我同在的灵情不自禁地想逗他们说话。这是他们的天性。但我注意到，孩子们每次都表示抗拒，不愿和他们那样说话。我时常感觉到孩子们拒绝抵抗的情绪。要是他们会说话，所说的也不过是——‘不是那样的’。我被告知，这是对孩子的一种试验，使他们习惯于抗拒错误邪恶的事物，在思想、言语、行为上有自己的主见，不盲从，单单顺从主的引导。”（《天堂与地狱》343）

另有一次，“在一座大城市的街道上，我看到一群男孩在打架。周围聚集了不少人，正饶有兴致的围观。我得知孩子的父母也在当中，给自己的孩子加油打气。透过我眼睛看到这情景的善灵和天使不忍直观。我感觉到他们的震惊，特别是孩子的父母竟鼓励他们的行为。他们说这样做，将在孩子尚年幼的时候即扼杀从主所受彼此相爱、天真无邪的性情，把他们引入仇恨和报复的泥淖，从而将自己的孩子关在天堂的门外，因为天堂是彼此相爱的地方。愿每位真为自己儿女着想的父母，都引以为戒。”（《天堂与地狱》344）

下地狱是人自己的选择

一些人以为神会因人的罪而撇弃他，诅咒他，惩罚他，将他投入地狱，使他受永远的痛苦，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理性的人却不这么认为，因为他相信神即是爱，即是善，即是慈悲。一位满怀仁爱、良善、慈悲的神不可能将人撇弃，或加以咒诅，施予惩罚，更不可能将人投入地狱，使他受永远的痛苦。旧约圣经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只因圣经是照当时普遍的领受能力而写的。理性的人还看出，善与恶是截然相对的，正如天堂与地狱截然相对。从主流入我们的无非是善，从地狱流入我们的无非是恶。所以，主无时无刻不引我们离恶向善，而地狱无时无刻不拉我们离善向恶。（见《天堂与地狱》545）

无论善人恶人，主的流入皆全然是善，无有分别。“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5：45）所不同的是，主时时刻刻引恶人出离恶，而对善人，主时时刻刻引他向善。有此差别，原因不在主，而在人。主的爱与慧显为灵界的太阳；灵界的光是圣慧，灵界的热是圣爱。邪恶与假道如同乌云，阻挡光与热的透入。恋慕恶欲喜欢假道的人将自己紧紧包裹起来，使得太阳的光与热难以透入。由此可见，主与每个人同在，无有分别，只是各人接受主的情况不同。离恶向善之人吸收爱与慧的流入，弃善从恶之人阻挡爱与慧的流入。他们既拒绝神的爱与慧，那么归入地狱便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见《天堂与地狱》549）

“我需要解释这是如何发生的。当我们进入灵界以后，首先会有天使来接收我们，给我们提供一切帮助，也就主、天堂、天使的生活等关乎良善和真理的问题给予指示。倘若我们生前听过这些道理，且从心里表示了拒绝，那么经过一些交往，我们必希图离开天使。天使注意到这一点，便会离开。经过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我们最终与沾染相同恶习的人混在一起。这样我们便背离了主，趋向了我们生前即已联属的地狱；住在那里的是沾染相同恶欲的人。

“由此可见，主无时无刻不藉天使及天堂的灵流将我们每一个人引向他，只是深陷恶欲的人极力反抗，将自己与主隔开。他们为恶欲所牵制，即是被地狱所牵制。恶如一条绳索，将他们紧紧拉住。他们既恋慕恶，愿为恶所牵制，那么归入地狱便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这在世人看来是难以置信的，因常人皆以神将恶人打入了地狱。那些因恶欲中烧迫切往地狱直奔的人，仿佛是倒身跳入的，以致在地狱外的人看来，他们仿佛是被神打入了地狱。其实，他们是因恶欲自愿投入了地狱。

“现在我们明白了，主不将任何人投入地狱。投入地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在尘世如此，进入灵界以后也是如此。”（《天堂与地狱》548）

恶既是自己的选择，罚自然也是咎由自取。不是神要惩罚人，是人自取惩罚。“在精灵界，恶灵时而受到严厉的惩罚，以威胁他们休要作恶。这似乎也是来自主，其实它是来自恶本身。因为恶与罚紧紧相连，不可分割。地狱恶灵最大的欲

望莫过于给人以痛苦和折磨，凡是不受主保守的人，他们必加以伤害，施以惩罚。人在作恶时，他心里的恶欲推开了主的保护，恶灵便乘隙加以攻击和虐待。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从世间作恶之人受到法律的制裁来说明。法律厘定何罪当受何判，凡犯罪之人当接受相应的惩罚。所不同的是，人的恶行在尘世可以隐藏，在灵界却不能。我们由此断定，主不伤害任何人。尘世的情况与之相似。国王、法官、法律无需为惩罚负责，因为他们在罪犯的恶行上没有责任。”（《天堂与地狱》550）

何为地狱之火？

热源有二，一为灵界的太阳，一为尘世的太阳。灵界的太阳是神性所发的光辉和温暖，其光辉于本质上是慧，其温暖于本质上是爱。尘世的太阳无非是火。爱与火有对应关系。灵界的太阳先影响灵体，进而作用于尘身。当我们充满爱的时候，身体也充满温暖，或者当我们充满欲的时候，身体也变得躁动不安。这是灵界太阳影响灵体进而影响尘身的明证。尘世的太阳先影响尘身，进而反作用于灵体，因为灵体与尘身有对应关系。气候可以影响人的情绪情欲，即是尘世太阳影响尘身进而影响灵体的明证。春回大地的时候，植物发芽生长，动物发情交配，这也是灵界之火（爱）与尘世之火对应关系的明证。（见《天堂与地狱》567）

地狱之火（欲）与天堂之火（爱）来源相同，也是源自天堂的太阳。或者说，地狱的人与天堂的人同样以神的爱与慧为生命之源。所不同的是，地狱的人在接收神的爱与慧时将其扭曲为欲与狂。这可以从尘世的现象得到说明。同样的光，照在不同的物体上显出的色彩不同，有的光彩夺目，有的五彩斑斓，有的单调，有的黯淡。同样的光与热，作用在不同植物上结出的果实不同，有的甜，有的涩，有的可入药，有的却含毒。源头相同，只因受体性状不同，果效便不同。（见《天堂与地狱》569）

天堂之火是天堂之爱的象征，地狱之火是地狱之欲的象征。所谓象征，即性与相的对应关系。有何性便显何相。性相不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用“火”来描述一个人的性格、脾气、爱好、欲望。例如，我们说一个人怒火中烧、欲火焚身、火冒三丈、心急火燎、煽风点火、火上浇油、玩火自焚，等等。“地狱之火”意指一切邪恶的欲望，包括嫉妒、争竞、仇恨、报复、淫欲，诸如此类的。这种象征性的说法在圣经到处可见，例如：

[1] 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玛拉基书 4：1）

[2] 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启示录 9：2）

[3] 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忿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

昼夜不得安宁。(启示录 14: 9-11)

[4]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启示录 21: 8)

[5]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马太福音 3: 10)

[6]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 13: 41-42)

[7]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哪，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路加福音 16: 22-24)

这些描述都是象征性的。火炉、火坑、火湖、火焰都是表相，与恶人的恶性相应。神发愤怒，神行审判，被神投入地狱也都是表象，其实是恶人自己的选择。就地狱及地狱永远不灭的火而言，瑞登堡在书中主要说明了以下几点：其一，地狱是实际存在的，正如恶实际存在；其二，主不将任何人投入地狱，天堂或地狱都是人自己的选择；其三，主不惩罚任何人，是人自取惩罚；其四，地狱之火象征地狱之人的恶欲。

地狱之火既象征恶人心中的恶欲，当地狱之门被打开的时候，便有烟气和烈焰冒出来，正如约翰在异象中看到的一样(启示录 9: 2)。当地狱之门重新封上时，烟与火虽消失不见了，里面却在熊熊燃烧，因为它冒着热气，有时像火灾过后从废墟中冒出的热气，有时像火炉所冒出的热气，有时像热水浴所冒出的热气。“只是我们要知道，地狱之人实非身在火中焚烧。火只是表相。他们也没有被火焚烧的痛楚，所感受的只是在世间已熟悉的欲火。显现烈火燃烧之相是出于对应，因为欲与火对应。不仅如此，灵界所现的一切相都是出于对应。”(《天堂与地狱》571)

然而，当天堂的温暖流入时，地狱的热火就变为酷寒。地狱的人便冻得发抖，痛入骨髓。因为天堂的温暖是神圣的爱，地狱的邪情恶欲与之截然相对。当天堂的温暖流入时，恶人生命的火焰好像被扑灭了，于是便感到寒冷和痛苦。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只在地狱发生骚乱即将失去控制时才会发生。(见《天堂与地狱》572)

地狱之火既意指一切邪恶的欲望，便同时意味着地狱的种种痛苦。因为地狱的人皆充满嫉妒、争竞、敌对、仇恨、报复、愤怒、残忍的心理，以彼此伤害折磨为念，这是他们最大的欲望和乐趣。在一个没有外在约束的地方，没有所谓法律的惩罚，没有所谓的名利得失，但求有机会有能力，他们就彼此攻击伤害。强者将弱者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残忍地折磨那些不愿服从的人，以此为乐。所有地狱的团体都是这样，每个人皆怀有仇恨恶毒的心理。恶欲得到满足，这是他们

所追求的快乐。(见《天堂与地狱》573)

“前面我已经解释，恶灵是自愿投入地狱。现在我需要简要说明，地狱既是痛苦之地，恶灵何以依然选择地狱作为归宿。情况是这样。每个地狱皆发出一种迷缚其中恶灵的欲望之气。当为相同恶欲所迷之人感受到这种气息，他们的心就受到触动，并感到由衷的快乐，因为欲与乐是不可分割的。凡是合乎我们欲望的，对我们来说都是快乐的。他们尚不知道地狱是充满痛苦之地，即便知道，也依然受到它的牵引。在灵界，我们皆难以抗拒自己的冲动，因为冲动源自欲望，欲望源自意图，意图源自秉性。在那里，我们的行为皆基于自己的秉性。

“当精灵自愿进到自己的地狱以后，一开始会受到热情的欢迎，以致他以为找到了自己的知己好友。然好景不长。地狱的人正窥探他的性情，揣摩他有多精明多强干。窥探完以后，各种各样的攻击就开始了，而且越来越严酷，越来越强烈。强烈的程度是随着沉入地狱的深度而增加的，因为地狱越深，那儿的灵越凶恶。完成攻击以后，凶恶之灵开始折磨新来的灵，直到他俯首帖耳，甘为奴隶。

“由于地狱的灵皆希望成为至高者，心里燃烧着仇恨，新的攻击便不断发生，反叛骚乱也就此起彼伏，场景也随之轮番更换。沦为奴隶的人得到释放，拥护新的魔鬼作为头目，不愿屈从的人受到各种各样的折磨。如此反复，无休无止。地狱的火就意味着这种痛苦的折磨。”（《天堂与地狱》574）

总而言之，恶人是自愿投入地狱，自我招受惩罚。他们不知道恶必招来罚，感来苦。即便知道，也难逃恶欲的诱惑。地狱的人各各燃烧着邪恶的欲望，彼此伤害和虐待。但是我们要知道，地狱也在主的掌管之中。地狱的次序看似混乱，却始终在主的控制当中。恶人受到彼此的惩罚，也有一定的限度。“关于地狱的各种惩罚和熬炼，天堂曾有一次讨论。有一位坚信，地狱的惩罚将持续到永远。恶人得经受无休无止的痛苦，更谈不上获主拯救，出离地狱。他被告知，灵界的惩罚自有它的目的，毫无目的的惩罚是不可想象的。惩罚和痛苦是为了使恶人受到熬炼，以求他能参与某个善的团体。主的旨意无非是善。神的智慧也以善为目的。所以，灵魂毫无目的地忍受永远的痛苦，这有悖神的智慧，有悖神本身。”（《灵界日记》2826）“切莫以为主愿意任何人受罚，更不用说无休无止的惩罚。惩罚是为了改正，因为凡出于主的必善，皆以善为目的，而永远的惩罚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目的。”（《灵界日记》3489）

由此可知，惩罚虽非来自神，然而它既蒙神允许，自有神的美意，非毫无目的的。地狱的场景虽不断更换，无休无止，各人受罚却非无休无止。惩罚既是为了受罚的恶人有所觉悟，也是为了保证灵界良好的次序，完全是出于善的目的。以是之故，恶人受罚时，通常有天使同在。“恶人受罚时，总有天使与他同在，以缓解他的痛苦。但天使不能免除他的罚与苦，因为在来世，万事万物之间存在一种平衡，使得恶必招来罚。倘若不通过罚来消除恶，恶人只有永远被禁闭在地狱

中。否则的话，他们必扰害善人的团体，搅乱主所建立的以确保宇宙安定的次序。”（《天堂的奥秘》967）此话说明，罚与苦也是教育的手段。若非通过罚与苦来限制恶，恶人只有永远被禁闭在地狱中。换言之，罚与苦也是拯救的手段，以期恶人终有脱离地狱之期。“经由多个时代的痛苦熬炼，他们的欲望终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熄灭。此时，他们时而被提至精灵界，以便起到某些卑劣的作用。他们看起来毫无生气，生命似乎没有任何快乐可言。”（《灵界日记》4471）

声名鹊起

瑞登堡一直匿名发表他的神学著作，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已多年同时活跃在生前和死后两个世界。直到1759年，瑞典的一场大火使他声名鹊起，许多人开始接触他非比寻常的神学著作，其中特别是《天堂与地狱》。1759年7月19日，周六，从英国返回的瑞登堡抵达斯德哥尔摩三百英里外的瑞典西岸港口哥德堡。当地富商威廉（William Castel）邀请他到家里作客，同席的还有另外十五位贵宾。傍晚六时左右，瑞登堡突然起身，独自退到花园，回来时脸色苍白，局促不安。众人不解，争相询问。他说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场大火，正迅速蔓延。坐立不安的他不时出到花园。他说一位朋友的房子已化为灰烬，自己的房子也岌岌可危。八点，当他再一次从花园进来时，终于转忧为安，叹息着说：“感谢神！大火总算熄灭了，离我家仅咫尺之遥了。”

宾客们开始忐忑不安，因为他们有的人或其亲友就住在斯德哥尔摩。当晚，这事报告了省长。周日早晨，省长召请瑞登堡，询问有关火灾的情况。瑞登堡便详细报告了火灾发生、蔓延直至熄灭的情形。当天，消息在哥德堡传开了，引起了不小的骚动，相关的人为斯德哥尔摩的亲友担心，毕竟连省长都认为此事值得关注。周一傍晚，终于从斯德哥尔摩传来了准确的消息。贸易部在火灾肆虐时派出的信差到达了哥德堡，信中所描述的情形与两天前瑞登堡所说的完全一致。周四，皇家信使到达省长府，带来了火灾造成严重财产损失的消息。

瑞登堡的奇能异事传到首都斯德哥尔摩时，公众燃起了强烈的好奇心。人们知道瑞登堡是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备受尊敬的贵族，皇家矿务局顾问，可谁会想到他竟有这等异能！好奇归好奇，人们尚不知道他是《天堂的奥秘》及《天堂与地狱》的作者，还没有把遥见火灾与那些书中提到的灵界经历联系起来，至少当前还没有资料证明这一点。

是年冬，有一本《天堂与地狱》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邦德爵士（Count Gustaf Bonde）似乎是将瑞登堡与那些惊人之作联系起来的第一人。爵士曾是皇家矿务局主席，后来成为一名议员，又成为乌普萨拉大学的校长。他对《天堂与地狱》的观点持反对意见，觉得它简直就是一本小说。但不管怎样，瑞登堡的著作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曾就这些著作写信给鹿特丹图书馆的一位朋友。他的朋友因此成了瑞登堡的热心读者，并在爵士的引荐下，与瑞登堡建立起书信来往。

在上层人物中，被激起强烈兴趣的有前首相特辛爵士（Carl Gustaf

Tessin)。他留下的多卷日记，对于研究当时的人与事，是最好不过的资料。爵士曾在日记中写到：“纯粹出于好奇，为了结识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1760年3月5日下午，我登门拜访瑞登堡。”后面描述了他与瑞登堡会面的情况。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到：“我从不关心别人的事务，然而对于瑞登堡顾问的生平和生活方式，我决心尽吾所能去了解，好让写传记的人可以收纳有关他的一切。在所有异象家中，他必将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出于这个目的，1760年6月30日下午，爵士携妻子、亲属并费森夫人（Countess Fersen）第二次登门拜访。爵士在描述这次会面的日志中写道：“他告诉我说，海德薇格夫人（Countess Hedwig Sack，费森爵士的家嫂）常和他在一起。他说她现在很好——这是他的原话，并保证他所说关于来世的一切都是真的。对于一个在幻想中寻找快乐的头脑不健全的人，我不知道应该称其为幸福还是不幸。他送给我一本书，是他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四开本《论大脑》。我看最好有人写一本《论治疗大脑》的书，这正是我们心地善良、令人愉快的绅士所需要的……信仰是最神圣的，不允许受到理性的干涉。”

显然，爵士虽肯定瑞登堡心地善良，待人亲切，却认为他所见的一切都是出于幻想。不过对于自己所下的结论，爵士并不满足，因为他有继续阅读和研究瑞登堡的著作。后来他如此评论说：“在所有异象家中，瑞登堡先生所描述的很可能是最为清晰明确的。他探讨，援引，辩证，溯源，整个系统浑然一体，每个特点都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到树立。再者，他的著作包含许多新颖、出人意料的转折，使人整个读下去不会感到厌倦。”

1761年春，另一起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激化了人们对瑞登堡的兴趣。荷兰驻瑞典大使马特维尔先生（Monsieur de Marteville）先年四月去世了，一年后，一名金匠向大使遗孀索要一笔数额不菲的费用。遗孀肯定丈夫生前付过款，无奈她找不到收据。马特维尔先生的生前好友，俄国驻瑞典大使奥斯特曼爵士（Count Ostermann），建议遗孀试请瑞登堡相助。她向多位夫人提及深愿结识那位卓尔不凡的人物，夫人们同意某天与她同往拜访瑞登堡。

瑞登堡彬彬有礼地接待了她们，而后又带她们参观花园。遗孀问他在灵界是否碰到过她的丈夫，瑞登堡说没有。遗孀对自己冒昧叨扰表示抱歉，倘若他真如人们所传的能和死人的灵魂说上话，那能否麻烦先生在灵界询问大使有关金匠的事呢？瑞登堡应承只要在灵界见到大使，定当代为询问。几天后，瑞登堡在灵界遇见了大使，希望和他说话。大使匆匆忙忙说不行，因为他得回去见他的妻子，有重要的事要告诉她。

据遗孀所说，拜访瑞登堡八天以后，她在梦中见到了丈夫，丈夫告诉她收据放在何处。另有版本还提到大使对夫人所说的话：“亲爱的，我知道你在为收据的事烦恼。把我书桌的抽屉拉出来，收据很可能被卷到抽屉后面去了。”这事发生在凌晨两点左右。遗孀高兴得跳起来，在丈夫指示的地方不仅找到了收据，还找到了以前丢失的钻石发夹。然后她继续睡觉，直到九点。十一点左右，瑞登堡

来访。遗孀尚未开口，瑞登堡说他前晚在灵界见到了大使，大使正好有重要的事要回来告诉她。

比“大使的收据”更令人称奇的事件则有关“女王的秘密”。和前面的故事一样，该故事也有多个版本，不同的人所记述的各有差异。其中特辛爵士在私人日记中所描述的可能与事实最为相符，因为与事发时间最近，而且爵士称他为这传闻特意拜访了瑞登堡。

爵士在1761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有一条非同寻常的消息正在流传，促使我向瑞登堡本人求证。瑞登堡自己说，大约三周前，他与女王在王宫有过一次长谈，当时他还请求进献他所出版的著作。交谈中，他述说了许多证实有关天使与天堂的事，在此不能一一细说。最后女王要求他一旦见到她的弟弟普鲁士亲王，就将亲王的情形告诉她。三天前，即上周日，他再次进宫，在呈上他的各种著作以后，请求觐见女王。然后私下和女王说了一些事，特意不让别人听见。听后女王脸色煞白，后退几步，似乎快要昏倒。她激动地说，这事除了她的弟弟，没有任何人知道。”

特辛爵士还写道：“不管这事（以及他在一个半小时内跟我说的另外一些事）看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我觉得将它记下来是可靠的，因为女王明显的惊愕，所有在场的人能一致证明，其中包括议员卡尔爵士（Count Carl Scheffer）。”特辛爵士的结论是：“这事应该被认为是可靠的。”

另外，丹麦图格森将军（Christian Tuxen）也证实此事的真确性。他曾当面询问瑞登堡，瑞登堡的答复是：“你告诉我你所听到的，然后我告诉你哪部分是真实的。”于是将军将他从霍普肯伯爵所听到的故事述说了一遍，瑞登堡说是真的。

根据将军的记载，女王曾询问瑞登堡几个问题，兴许正是大众感兴趣的。一是他能与过世的人说话的传闻是不是真的，瑞登堡回答是。二是他的这种异能是否有可能传递给别人使用，瑞登堡说不能。三是他与能任何死去的人还是仅仅与特定的人说话，瑞登堡说不能与任何人，只能与他在世间所认识的，或是在书中读到过的，例如伟人、英雄，反正是能有所观念的人。从不认识，不能形成任何观念的人，他不能与他们说上话。

备受关注

瑞登堡的异能成了上流社会备加关注的焦点。埃克布拉德爵士（Count Klas Ekeblad）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一个很典型的事件。1762年6月16日，周三，他在皇家花园行走，“一大群人正聚在花园，王族在此停留，特意享受大臣们瞻仰的目光。他们的兴趣，有时真让人觉得好笑。瑞登堡顾问在人群当中，讲述了俄国女皇与我外祖父在乐园的婚礼。我记下此事，或许它有所价值。”

爵士的外祖父二十一年前英年早逝了。俄国女皇伊丽莎白是彼得大帝的女儿，1761年1月去世了，享寿53岁。瑞登堡在他的灵界日记中描述了爵士外祖

父与伊丽莎白女皇在精灵界相遇相识并相互吸引的故事。外祖父与他的妻子因心性不合在灵界分离了。女皇在尘世曾考虑过若干人选，可惜没遇见一个心有灵犀之人。当她终于在灵界遇见爵士的外祖父时，两人均本能地感觉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当他们决定结为连理时，有美丽的白衣天使奉差而来，为他们举行了简短的婚礼。天使只询问了他们是否愿意结为连理，然后就为他们祝福。此事发生在1762年3月15日。（见《灵界日记》6027）

关于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瑞登堡因为在灵界的所见所闻曾给予她极高的评价。其中一则故事出自他的邻居卡尔。一个俄国教士认识了卡尔，从他借阅了瑞登堡的一些著作，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一天，卡尔宴请瑞登堡，为要给教士创造结识瑞登堡的机会。席间，教士问瑞登堡是否见过伊丽莎白女皇。“我经常见到她，她现在非常快乐。”瑞登堡回答说。教士顿时热泪盈眶，说她是一位善良而正直的女皇。

“是的，”瑞登堡说，“她对百姓的仁慈死后显明出来了，因为在灵界，人们得知她每次召集议会总会事先向神祷告，祈求他的指示和帮助，以便为国家和人民创造福祉。”教士在沉默和泪水中表达他由衷的喜悦之情。

另一个有关伊丽莎白女皇在灵界的记录发生在若干年后。当时，瑞典驻丹麦领事邀请瑞登堡共进晚餐，席间问到是否见过新故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King Frederick V）。瑞登堡回答说：“是的，我见过他，现在他非常快乐。奥尔登堡王朝的众王也都处于快乐的状态，他们都在一起。可惜瑞典诸王未能如此，有些王的情况并不乐观。”他还补充说：“在精灵界，我从未见过比已故俄罗斯女皇伊丽莎白更受恭敬的……虽然犯过一些错，但她心地善良……她故意推迟签署许多法令，以是之故，需要签署的文件越堆越多，最后她无法一一核查，只好相信臣僚的报告，签署了许多法令。事后，她总会退到房间，向神俯伏跪拜，祈求神的饶恕，倘若她签署了错误的命令，违背了神的旨意。”

另一则牵涉皇室的轶事有关俄国沙皇彼得三世（Emperor Peter III）。一位被公认“敬畏神、热爱真理”的先生曾经记述：“1762年，俄国沙皇彼得三世去世当天，瑞登堡与我同在一个宴会上……正交谈的时候，他的神情突然变了。显然，他的灵魂已经出体。一定有不寻常的事发生了。等到他恢复正常，人们争相询问缘由。起初他不愿透露，只因受人再三催促，他只好说：‘此时此刻，沙皇彼得三世在狱中去世了。’还解释了死亡的原因，且说：‘绅士们，何不记录一下今天的事件，等到沙皇逝世的消息见诸报端时，好验证此事的真确性呢？’”

不久，报纸即报导了沙皇逝世的消息，正好是瑞登堡透露消息的那天。彼得三世曾由他姑姑伊丽莎白女皇推选为皇位继承人，并于1762年1月5日登基。不久，皇后发动宫廷政变，成了俄罗斯的统治者。7月17日，彼得三世被勒死在监狱，这正是瑞登堡通过灵眼所见证的悲剧。

对于瑞登堡的灵视能力，人们的看法可谓众说纷纭。有的深信不疑，有的觉得不可思议，有的认为是他的幻觉。不管怎样，他无可指责的人格总是受到普遍

的尊敬。许多人慕名请教或登门拜访瑞登堡，动机各不相同。有的只想一睹奇人异士的风采，满足一下好奇心；有的把他视为灵验的算命先生，想了解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有的出于亲情，想知道家人在世界另一边的情况；有的出于贪心，心想要是也能学会通灵，就有利可图了。

1959年，荷兰有位爵士听说瑞登堡以后成了他的热心读者，尤其仰慕他与灵相通的能力。他希望有机会成为瑞登堡的门生，特别是告诉他摩西五经的哪章哪节隐藏着通灵的能力。瑞登堡在回信中拒绝了这种无理的要求，说自己从不知圣经中有哪些经文隐藏有这样的能力。

对于与灵相通，瑞登堡的观点一直是鲜明的，其一，与灵相通并不稀奇，人的本质即是灵。对远古时代的人来说，与灵相通如同家常便饭，毋需奇怪，更不能否认，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只因人类逐渐退为外在，贪著俗世和肉体，就逐渐断绝了与灵界的交往。他曾写道：“我很清楚，很多人会说，活在肉身的人不可能与精灵及天使说话；也有很多人会说，我的所见所闻纯属虚构幻想；还有人会说，我讲说这些事是为了沽名钓誉，诸如此类的。但不管人们怎么想，怎么说，我都不畏缩，也不气馁，因为这些都是我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其实人为神所造，即使活在肉身之时，原本是可以和精灵及天使说话的。事实上，对远古教会的人来说，这并不稀奇。因为人本是披着肉身的灵，属精灵和天使当中的一员。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逐渐沉溺于俗世和肉体，对俗世肉体之外的事漠不关心，这条路就封闭了。只要人的心灵不再为肉体的事占据，这条路又可以打通，进而与精灵及天使交流。”（《天堂的奥秘》66-67）

其二，如若没有良好的基础，妄求通灵是非常危险的。这基础乃是对真理的认知，对实相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有一颗善心，能坚持弃恶从善。因为恶与恶相感，没有善心与真知，通灵无异于将自己毁灭。他在一封回信中说：“要千万小心！这将直接导致癫狂！”

1764年，瑞典皇家图书馆的助理馆员兼瑞典首份文学杂志的编辑格乔威尔（Carl Christoffer Gjorwell）登门拜访瑞登堡，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那一年，瑞登堡已是76岁高龄。

“1764年8月28日，下午，皇家图书馆。不久前，我拜访了瑞登堡顾问，以皇家图书馆的名义请他惠赠一套他最近在荷兰出版的著作。我到访的时候，他正打理花园。他的房子是木制的，很低，像一个花园式的房子，窗户也朝向花园。尚不知我登门拜访的目的，他笑着说：‘何不到花园来散散步？’我说但愿有这份荣幸能当面拜访他，并以皇家图书馆的名义恭请他最新的作品，以求拥有完整的一套，因为我们已经收藏了他曾经赠送给皇室秘书的前面的部分。‘求之不得，’他回答说，‘我本来就打算送一套过去，因为我出版这些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公之于众，唯愿通达人能人手一套。’

“我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他向我展示了他的著作，又领我一同到花园散步。他虽然年事已高，假发下面的头发全都白了，可走起路来却轻快得很，

而且甚为健谈。他面庞瘦削，总是笑逐颜开。他主动述说他的观点，由于这正是我登门拜访的第二个目的，我就仔细聆听，并不质疑，只是提问，仿佛为了获得启发。他的陈述和我礼貌提问所得到的回答记述如下。

“他的神学体系和其他基督徒一样，也是以圣经为标准，主要包括：唯信称义是一套有害的教义，好的行为是生命不断提高并至终获得幸福生活的适当途径。为了获得行善的能力（我处处使用瑞登堡的原话），向独一神祷告是必需的。人也当自觉努力，因为神不强迫我们，也不会通过神迹引我们悔改。另外，人必须安分守己，和其他诚实谦虚的人一样获取学问，过虔诚而有节制的生活。至于我们的救主和他的救赎，他未置一词。可惜我没有问他。但是他对此根本教义的态度，可从他对唯信称义的态度推而知之。他还说马丁路德在灵界正处于受苦的状态，就因为他引入了唯信称义的教义，幸好他还不至于下地狱。

“主题很自然地转到了他所得的启示，因为他说他经常与路德见面和交谈。他的知识主要源于他的灵视和灵听，至于他的原则和启示都是真的，其证据是：1744年5月，当他在伦敦的时候，神亲自向他显现。在此之前，神已经预备他在自然和道德方面掌握充分的知识，好让他有能力接受新的启示。自那以后，他与神的交流从未间断，神在他眼前显如太阳。他与天使及死人的灵魂交谈，知道发生在灵界的一切，包括天堂与地狱，但他不能预知未来。

“他的使命就是要向世人传播这新的亮光，凡愿意接受的必接受它。主将启示交付于他，希望他将启示传递给别人。为此，他用最通用的拉丁文写作。唯独他获得这新的启示，这是一个特别的恩赐，藉此他能给世人带来启发。谁不鄙视这亮光，不抗拒这启示，谁就能得到它。这启示乃是活泼的真理。启示的目的，就是要在世间建立新耶路撒冷所象征的新教会。至于新教会的性质和进入新教会的途径，他的著作已经作了阐述。

“他说这一切的时候完全是信誓旦旦的，尤其强调：‘我不是通过成为灵媒或狂热分子而看到和知道这一切。独自一人的时候，我的灵魂出离了肉体，进入了灵界。我观看灵界的一切，正如我观看尘世的一切一样。但是，当我思考或写作的时候，我享受完全的灵感，否则就只是我个人的思想。然如今我确知，我所写的乃是神鲜活的真理。’

“当人死后，他的灵魂不会脱去他的情感，而是将它一并带走。我忍不住询问尼尔斯教授（Professor Nils Wallerius，以哲学讲座闻名，死于两周以前）正忙些什么，他说：‘他还是忙于四处讲学。’

“瑞登堡以前在伦敦出版他的作品，后来转到阿姆斯特丹。不过他还是去英国，好将作品提交给英国皇家学会。回国的時候，他到哥本哈根将他的作品呈给丹麦国王。上周，他又到德罗特宁霍尔摩宫（Drottningholm）将作品呈给国王陛下。他的作品到处受到欢迎。他手头仅有十二套，其中四套打算送给公共图书馆，四套送给最重要的主教。

“上面的一切都是瑞登堡亲自讲述的，我所记录的一切全是我耳闻目睹的事实，我亲笔签名以作证明。格乔威尔。”

1765年夏天，瑞登堡准备前往荷兰，出版他的新作《破解启示录》(Apocalypse Revealed)。哥德堡杂志的诗人兼编辑罗森博士(Dr. Johan Rosen)，借瑞登堡在港口等候之机，邀请他到家作客，贝尔博士(Dr. Gabriel Andersson Beyer)也在受邀之列。贝尔对瑞登堡只有耳闻，未曾目睹，仅仅读过他的一本神学著作。读到一半的时候，他觉得不知所云，在神学上无甚价值。根据传闻，瑞登堡兴许已精神失常，竟宣称他能与死人的灵魂对话。所以，当他在罗森博士的家里听到瑞登堡谈话极有条理，无丝毫精神衰弱或思维混乱的迹象时，他十分惊讶。当被问到他的使命时，瑞登堡简单而自然回答说，主已向他显现，将使命交付于他。贝尔邀请瑞登堡和罗森翌日到家作客，以便作更深入的观察。

翌日，用餐过后，贝尔请瑞登堡详细介绍他的教义体系。瑞登堡兴致大发，清楚而令人信服地作了解释，令贝尔和罗森惊叹不已。他们没有打断他的话，直到他讲解结束。贝尔请瑞登堡为他作一个书面陈述，翌日到温格林议员(Councillor Wenngren)家中聚会时再交给他，以便他作更仔细的考查。瑞登堡欣然应允。翌日，瑞登堡遵照他的诺言，交给贝尔一个书面陈述。当他抽出口袋的时候，当着另外两个绅士的面，他的手颤动着，显得极为激动。当他将手稿交给贝尔时，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他说：“我的朋友，从今天起，主已将你引入天使的团体，现在你已为天使所围绕。”不久，瑞登堡便离开了，因为他次日就要启程前往荷兰。

在场的人无不深受感染。从那以后，贝尔开始经历伟大的转变。他重新阅读曾认为不知所云的著作，随着兴致的觉醒，他发现了著作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他深信有必要系统地加以学习，事实上，从那以后，他的学习从未间断，直到生命的终了。他获取了瑞登堡所有出版的著作，并与他建立起书信来往。

贝尔和罗森对于新教义的兴趣也受到了关注。他们的一位同仁曾向皇家图书馆的管理员格乔威尔写道：“瑞登堡到了这里……他时常受到邀请。之后他乘船离开了，目的地是荷兰。众人对他的看法可谓众说纷纭。”(哥德堡，1765年8月17日)

1766年八月底，瑞登堡打算返回瑞典，便请斯普林格领事(Cousul Christopher Springer)为他寻找一位有经验的船长。斯普林格找到了迪克森(Captain Dixon)，他准备九月一号从伦敦直接返回斯德哥尔摩。斯普林格陪同瑞登堡来到港口，把行李运上船，然后在港口附近订了旅馆。船长将在第二天早晨前来接他。瑞登堡先上床睡觉了，而斯普林格在另一房间与房东聊天。

“我们听到一些响声，不明所由，便走到他的房间。门上有一个小窗格，透过窗格可以看到里面的动静。我们看到他举手向天，身体显得很激动。他说了半个多小时，我们一句也没听懂。等到他垂下双手，我们听见他大声喊着说：‘我

的神啊!’然后便悄无声息了。之后他一直安静地躺在床上。我和房东步入他的房间，问他是不是病了。‘没有，’他说，‘刚才我和天使及天上的朋友聊了很久，现在身上都湿透了。’由于他的行李已搬运上船，便向房东要了一件新衬衫和一套新床单。然后他继续睡觉，直到第二天早上。船长来请瑞登堡，我便与他告别，祝他旅途愉快。又问船长是否作了充足的储备，他说完全足够。瑞登堡却说：‘我的朋友，我们不需要很多储备，因为下周今日，凭借神的帮助，我们将在两点到达斯德哥尔摩的港口。’”

航行果然一帆风顺，与瑞登堡的预测完全吻合。迪克森船长返回以后对斯普林格说，他从未有过如此一帆风顺的航海经历。瑞登堡在写给贝尔的信中也说：“我九月八号就到达了斯德哥尔摩，从英国回到瑞典仅用了八天的时间，强大的顺风推着船只一往直前。”（斯德哥尔摩，1766年9月25日）

由于瑞登堡航行总能带来好的天气，所以海员都说他是上天眷顾的航海者。一位船长曾说：“只要瑞登堡愿意，他任何时候可在我这儿享受免费的航行。在我的航海生涯中，从未有过更为顺利的经历。”邻居卡尔曾就此事询问瑞登堡，得到的回答是：“对于我总有那么好的运气，我自己也感到奇怪，但是任何聪明人皆能看出，我可不行神迹。”

1766年盛夏，尼古拉斯（Nicolas Collin）慕名拜访瑞登堡。当年，十九岁的尼古拉斯在乌普萨拉图书馆读过瑞登堡的神学著作，很感兴趣，又经常听到人们谈论这位不同寻常的先知，加上弟弟在几个月前去世了，种种因素促使他一定要登门拜访。

瑞登堡热情地接待了他，按瑞典风俗给他端上醇香可口的咖啡。他们聊了近三个小时，主要是比较有关灵魂本质的几种主流观点。当聊到瑞登堡与灵界交往的话题时，尼古拉斯希望能不胜荣幸地得到他的帮助，让他与几个月前去世的弟弟见上一面。瑞登堡解释，既然神以他的智慧断开了人类与精灵界的交往，如若没有必要的理由，这种要求不会得到准许，要看人的动机是什么。尼古拉斯说他无非是出于手足之情，加上对灵界的强烈兴趣。瑞登堡说这些动机尚好，但并不足够。

三十七年后，尼古拉斯写下了对瑞登堡的印象。他说：“虽然瑞登堡确信自己奉天所召，为要建立新的信仰体系，但他从不勉强人们相信，也从不对人施加影响，使其成为他的门徒，唯希望以他的著作建立新的信仰。在瑞典，他从未试图成为一个宗派的领袖，唯衷心希望教会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新的样式。”

关于瑞登堡的奇能异事，还有一人不得不提，就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康德对瑞登堡产生兴趣，起于一封请教的书信。1761年11月，就在“女王的秘密”发生不久，夏洛特小姐（Mlle. Charlotte von Knobloch）给康德写信，请他解释正在盛传的关于瑞典先知的几件不可思议之事。康德直到1763年8月10日才回信，因为他是谨慎之人，决定经过调查再作答复。下面讲述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含括在这封书信当中。

康德认识一位丹麦军官，从前是他的学生。军官有一次到奥地利驻丹麦大使家中作客。当时大使从梅克伦堡驻瑞典大使收到一封信。梅克伦堡大使在信中称，当瑞登堡觐见瑞典女王时，他就在王宫。这封信，当时在大使家中的贵宾都看了。康德从丹麦军官听说此事后非常惊讶，因为一位驻瑞典大使毫不忌讳地向另一位大使谈论他在众多高官面前见证的有关瑞典女王的消息，倘若这不是真的，那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康德决心作进一步调查，他写信给丹麦军官，请他再次当面询问奥地利大使。结果再次得到证实，且说：“施莱格尔教授（Professor Schlegel）也声称此事是毋庸置疑的。”并建议他给瑞登堡本人写信。康德于是写信，通过一位英国商人交到了瑞登堡手中。瑞登堡礼貌地接过信件，并承诺给予答复。康德迟迟没有听到回音。此时，康德的英国朋友格林先生正要前往斯德哥尔摩，便托他收集有关瑞登堡奇能异事的准确消息。后来，格林在写给康德的第一封信中，说他发现斯德哥尔摩火灾的事，城中最受尊敬的人均认为是十分可信的。1763年初，格林登门拜访了瑞登堡，随后给康德写了第二封信，详细描述了他与瑞登堡见面的情形。他说这次会面让他甚为惊讶，因为他发现瑞登堡是“一个理性、随和、诚实的人”。

至于康德没有收到答复，瑞登堡说，若非他不希望世人人都知道此事，必早作回复了。他就要前往伦敦出版一本著作，该书可以作为对康德的答复。他所指的很可能是1763年在荷兰出版的《圣爱与圣智》，因为该书从哲学的角度阐述灵界的本质，对康德来说不失为最好的答复。

1763年复活节期间，格林回到康德所在的柯尼斯堡，向他描述了走访调查的来龙去脉。至此，康德终于可以给夏洛特小姐回信了。不过从信中来看，康德辗转得来的信息与事件本身并不完全相符，而是有所扭曲和夸大。拿有关大使收据的故事来说，康德得来的说法是：遗孀邀请瑞登堡作客，在多次表示歉意后请他帮忙。三天后，当遗孀与诸位夫人享用咖啡时，瑞登堡来访，称他见到了大使，收据是放在楼上的书桌里面。遗孀说书桌已经被她翻遍了，并没有找到收据。瑞登堡说大使向他作了描述，将左手边的抽屉拉出来以后会见到一块板，将板推开会发现一个暗格，一些秘密的书信和收据就藏在里面。听到这里，所有人就陪同遗孀上楼，照所描述的果然找到了收据。

像这样的奇闻异事，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有所扭曲和夸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算比较客观的，毕竟经过调查。另外有些故事，在众口相传的过程中，则显得有些匪夷所思了。下面这个故事传自席勒尔教授（Professor J. B. von Scherer）。某晚，一些朋友在全神贯注听完瑞登堡对精灵界的描述后，决定试探一下他灵异能力的可信度，便请他说出他们当中哪一位会最先过世。瑞登堡没有拒绝，经过一段时间的入定之后，他直言不讳地说：“乌洛夫（Olof Olofsohn）将于明天凌晨四时三刻去世。”

如此自信的预测，让所有在场的人感到莫名的恐惧。当中一个朋友决定在所

提到的时间去乌洛夫家中观察事情的进展，尚在路上，碰到了乌洛夫的家仆，说他主人一阵中风后刚刚去世了。更诡异的是，家里的时钟在他断气的一刹那突然停止了走动，永远地定格在了那个时刻！

还有一个迷人的故事值得一提，是瑞典史学家安德斯（Anders Fryxell）讲述的。“我的祖母在斯德哥尔摩长大，正好离瑞登堡家不远，祖母的父亲与他很熟。当祖母还是十五六岁的少女时，曾经常央求瑞登堡‘大叔’显一位天使给她看。最后瑞登堡同意了，将她领到花园的凉亭，叫她站在一块放低的帷幕前，对她说：‘你现在将看到一位天使’，说着就把帷幕拉开。刹那间，少女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很迷人的故事，如瑞登堡在书中所说，神造人原本就是叫人成为天使。

《圣爱与圣智》

瑞登堡的神学著作主要包括 1749-1757 年发表的《天堂的奥秘》，1758 年发表的《天堂与地狱》，1763 年发表的《圣爱与圣智》，1764 年发表的《圣命》，1766 年发表的《破解启示录》，1769 年发表的《爱情与婚姻》，以及 1771 年发表的《正信的基督教》。他选择用拉丁文而不是瑞典文写作，因为他希望尽可能多的人看到这新的启示。当时，欧洲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几乎都能读懂拉丁文。再者，他用最浅显易懂的风格写作，学过一两年拉丁文的人就能读懂他的原著。

《天堂的奥秘》一边解释圣言的灵义，一边描述灵界的特征，阐述人死后的境遇，将要经历的状态和阶段，说明人重生的过程和步骤。风格基本上是平铺直叙，纵然指出基督教传统的错误，也是就事论事，很少针锋相对。他所设想的读者是普罗大众，至《天堂与地狱》发表时，他在序言中直言不讳地说，写作该书的目的是维护普通信徒的信仰。后来，随着这些著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启示与旧教义的碰撞不断升级。出于环境的需要，瑞登堡分别针对哲学家和神学家发表了几本大的著作。哲学方面有《圣爱与圣智》、《圣命》，神学方面有《破解启示录》、《正信的基督教》。哲学方面的著作极少引用圣经，即使引用圣经，也不是以圣经为绝对权威来作证明，反而是证明圣经所言非虚，以激起读者的兴趣。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圣爱与圣智》的基本观点。

神的本体：不可思议

“神的本体是不可描述的，它完全超越人的意识。凡是人所能意会的，都是受造的、有限的。非受造的、无限的，人无法意会。因此，人不能意会神的本体。神的本体是实体本身，万有因此实体而存在。它贯乎万有之中，以维持它们的存在。”（《正信的基督教》18）神的本体既是不可思、不可议、不可说的，所以瑞登堡在《圣爱与圣智》一书中所论述的乃是神的本质、形相与创造，也就是神的性、相、用。

神的本质：圣爱与圣智

“谁也不能否认，在神身上，我们发现爱与智慧的本质。他因为爱而爱我们，

因为智慧而引导我们。再者，我们不妨仔细观察宇宙的设计。它是如此饱含智慧，若将宇宙万有组合起来，你可以说它就是智慧本身。无量无边的元素或依次组合，或同步组合，形成一个整体。它们凝为一体，持续到永远，正是因为神的本质是爱与智慧。我们拥有生命的两大本能，也是因为神的本质是爱与智慧。从神的智慧我们获得理性，从神的爱我们获得意志。我们的理性全然从神智慧的流入得到供应，我们的意志全然从神爱的流入得到供应。即使没有相应地获得智慧与爱，我们也未曾丧失这两大本能……正因为神的本质是爱与智慧，所以宇宙间的一切无不关乎良善与真理。凡从爱流出的皆称为良善，凡从智慧流出的皆称为真理。正因为神的本质是爱与智慧，所以宇宙间的一切，无论有无生命，都依靠热与光而得留存。实际上，热对应于爱，光对应于智慧。这意味着灵性的温暖是爱，而灵性的光明乃是智慧。”（《圣爱与圣智》29-32）

这段话指出，神的本质是圣爱与圣智。一方面，爱与智慧在宇宙造化的方方面面显现出来。正因为神的本质是爱与智慧，所以宇宙万有组成一个整体，从彼此为用的角度来看，宇宙充满了神的爱与智慧。“宇宙从头至尾、从始到终充满了神的爱与智慧。因此，我们可以称宇宙为神爱与智慧的像。”（《圣爱与圣智》52）另一方面，爱与智慧在人的身上显现出来。正因为神的本质是爱与智慧，所以人类拥有生命的两大本能。从圣爱的流入，我们的意志得到供应；从圣智的流入，我们的理性得到供应。再者，从灵界与尘世的对应来看，正因为神的本质是爱与智慧，所以宇宙间的一切，无论有无生命，都依靠热与光而存在。热对应于爱，光对应于智慧。

“相信万物无不有神性活动其间的人，通过观察自然界的许多事物，可以证明神性创造宇宙的事实，因为他们注意到植物与动物繁衍生殖的奇迹。植物方面，一颗不起眼的种子投入地里，竟能生根发芽，布枝散叶，开花结果，直到产生新的子粒，就好像种子知道自我生殖的次第和过程。理性之人岂会相信，纯然是火的太阳具备此等知识？岂会相信，太阳的光与热竟能赋予种子代代生殖的能力，产生它成就某种作用的奇迹？凡理性有所提高的人，当他看见并琢磨这些事实，只会认定它们是出自一位具有无限智慧的神。承认神性的人如此观察，也如此思考。不承认神性的人却对这些视而不见，也不加以思维，因为他们不愿意，反将理性降到感官的层次，完全凭感官获取观念，以此证明他们的谬见。他们说：‘你没看见太阳以它的光和热创造了这一切吗？眼不能见的算什么？它真的存在吗？’再者，定意认同神性的人也注意到动物繁殖的奇迹。在此我仅提及卵生动物。卵内藏有动物孵化的一切信息，直到它破壳而出，成为它父母的形像。他们若注意它的形状，深入思考，必要感到吃惊。比如，他们发现最小的动物，甚至肉眼不可见的动物，也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觉器官，有肌肉使它们能行走或飞翔，也有围绕心肺的脏腑，由大脑控制，这些和大型的动物没有分别。

“将一切归于自然的人虽然也看到这一切，却不加以思考，说是自然产生了一切，因为他们的心智已经远离神性。既是如此，他们对自然界的奇迹

就不能作出理性的思考，更别说灵性的思考了，只能停留在感官和物质的层次。因此，他们是在自然以内而非自然以上思考自然。地狱的人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唯一强于动物的地方是保有理性的本能，只要愿意，他们还是可以理性思维的。

“看到自然界的奇迹，却不对神性加以思考，沦为感官主义者的人，忽视了人的视觉其实相当粗糙的事实。面对大量的小昆虫，人的肉眼只能看到朦胧的一点。然而每只小昆虫都具备感觉和运动器官，纤维、血管、心脏、大脑，无不俱全。它们由自然界最精微的物质构成，与它们的生命机能相应。基于人的视觉极为粗糙，大量脏腑俱全的小昆虫在人眼中只是朦胧一点的事实，我们不难看出，坚持眼见为实的感官主义者，他们的心智是何其愚钝，对于灵性的事物是何其无知。

“任何人只要愿意，通过自然界的一切，自能确认神的作为。从生命的角度思想神的人，正是如此确认的。比如，当他们观察空中的飞鸟，就能认定这一点。每种鸟儿都知道适合它的食物，知道往哪儿去觅食。通过声音和眼睛，它们认得自己的眷属，也能区分敌友。它们知道如何交配，知道如何筑巢，而且相当有技巧。它们在巢内下蛋，加以孵化，知道孵化的时间需要多长。等时候满足了，它们孵出小鸟，细心照料，用翅膀掩覆，为它们寻找食物，直到它们长大，有能力组建自己的家庭，继续繁衍后代。

“凡愿意思想神的灵流透过灵界活动于自然界的人，通过以上事实不难看见神的作为。凡愿意的人心中必说：‘这些知识不可能从太阳流入它们里面，为自然界提供物质来源的太阳纯然是火，所以它的光线也是绝无生命的。’我们以此推断，动物的本能都是源于神的智慧流入自然界。”（《圣爱与圣智》351-353）

在灵界，圣爱与圣智在天使眼中显为一轮太阳。从本质上说，这太阳所发的热乃是爱，所发的光乃是智慧。“实际经历告诉我们，爱生发温暖，智慧生发光明。感受爱的时候，我们变得温暖；凭智慧思考的时候，我们看得分明。由此可见，从爱所发的首先是温暖，从智慧所发的首先是光明。”（《圣爱与圣智》95）爱与温暖相对应，智慧与光明相对应。圣爱与圣智无以眼见，所见的乃是圣爱与圣智显现的相。

只是我们要知道，灵界的太阳不是主本身，主也不是一轮太阳。“休要以为灵界的太阳就是神。神实质上是一个人。他的爱与智慧所散发的热与光明在天使眼中显为一轮太阳。主自身向天使显现的时候，乃是以人的形相显现，有时在日轮内，有时在日轮外。”（《圣爱与圣智》97）这句话的意思是，灵界的太阳不是主，主也不是一轮太阳。天使所看到的太阳乃是主的圣爱与圣智所散发的气质，通俗一点说，就是主的光环。天使体内也会发出一种气质，通过这种气质，远近的天使能感觉到他的到临。（见《圣爱与圣智》291）

“我时常感觉到天使或精灵有这种气质环绕，各团体也有一种总体的气质

环绕。我还看见这种气质呈现不同的相，在天堂有时像一团淡淡的火焰，有时像一层稀薄的亮云，在地狱有时像一团刺目的火焰，有时像一层浓密的乌云。我还嗅到这些气团发出各种不同的芳香或恶臭。这些经历使我相信，无论天堂或地狱，每个人都有某种气质从他体内发出，环绕在他周围。我还注意到，这不仅是天使与精灵的特征，也是灵界任何物体的特征。比如果树和其上的果实，灌木和其上的花朵，草本植物，青草，甚至土壤，都是如此。由此可见，这其实是一个普遍的特征。无论有无生命，都有某种气质从它里面不断散发出来，环绕在它周围。”（《圣爱与圣智》292-293）

当我们得知主的气质在灵界显为一轮太阳的事实，也就明白圣经所说的“圣灵”究是何物了。“我们既知道主显现为一轮太阳，就能对神所发的圣灵有一个恰如其分的理解了。圣灵与主为一；圣灵从他而发，正如光与热从太阳而发。这也是天使一旦沉浸在爱与智慧当中，也就沐浴在神性的光明和温暖当中的原因。不知道主在灵界显为一轮太阳，神性从他而发，如光与热从太阳而发，就无从知道‘发出’圣灵是什么意思了。”（《圣爱与圣智》146）

神的形相：神圣的人

“有体质，就必有形相，两者不离彼此而存在。实际上，体质通过形相而存在，非离开形相而存在。”（《圣爱与圣智》14）体质与形相，两者二而一，一而二。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有体质却无形相，或者有形相却无体质的存在。前面有句话说，神实质上是一个人，这在瑞登堡的神学和哲学中是一个有趣的概念。瑞登堡用“神圣的人”（Divine Human）指一个既为神又为人，既具足神性亦具足人性的存在。在基督教，这或许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我曾听一位基督教长老说，人不可能想象一个既是神又是人的存在。我看见他被提到各种非基督徒团体当中，越来越深入，然后被提到非基督徒的天堂，最后被提到基督徒的某个天堂。在整个过程中，人们对神的内在观念被传递给他。他终于认识到，他们对神的唯一观念乃是一个人的观念，这与既是神又是人的观念是相同的。”（《圣爱与圣智》11）

“在整个天堂，人们对神的唯一观念乃是一个人的观念。这是因为天堂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局部上都呈现一个人的形态，而构成天堂的乃是天使当中的神性。再者，思维的运行与天堂的形态是保持一致的，所以天使不可能对神有其它任何观念。这也是尘世凡是与天堂有所联结，当他们深入思考时，将神想象为一个人的原因。正因为神是人的形相，所以凡天使和精灵也成形为完整的人……众所周知，人是照神的形像和样式被造的。创世记1：26-27是这样说的，而且亚伯拉罕等人所见到的神也是人的形相。人类的先祖，无论是否有智慧，都将神想象为一个人。甚至当人们开始多神崇拜，如雅典人和罗马人所行的，他们依然以人的形相对众神顶礼膜拜。”（《圣爱与圣智》11）

人们之所以无法想象一位具有人性的神，是因为抛不开自然界的时间与空间观念。带着有限的观念，自然无法领会一位无限的神。“他们完全无法理解，

一位具有人性的神如何能创造宇宙间的一切。他们心想，一位具有人性的神如何从宇宙一处漫游至另一处，创造当中的万物呢？”（《圣爱与圣智》285）

“自然界有两个基本特征：空间与时间。在此尘世，我们凭空间和时间形成思想上的观念，形成我们理解世界的模式。我们若执持时空观念，不能将心智提到时空之上，就不能对灵性和神性有任何领会。”（《圣爱与圣智》69）尘世的时间与空间是固定的，因为创造在这个层次归于静止，形成固定的格式。就时间而言，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形成了年复一年的寒暑交替，日复一日的明暗变化。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一日四时，晨午暮夜；人生四个阶段，孩童，青年，成年，老年。这种周期性的时间往复，生老病死的必然规律，使人们有明确的时间观念。就空间而言，长阔高深，皆有一定的度量。我们在尘世烙上了时空观念，死后进入灵界，依然认为时空是真实存在的。

若能进入天堂，成为天使，情况会有所不同。进入天堂同时意味着进入天堂的光明之中，也就是进入真理和智慧当中。天使能明白，时空不是真实存在的。

“虽然他们眼前的物体看起来也在时空当中，但是天使不以时空观念作为思维的基础。因为在灵界，时空格式不像尘世那般固定，而是随生命状态而相应改变。这意味着在他们的思维观念里，生命状态取代了时间和空间的位置。”（《圣爱与圣智》70）所谓生命状态，就是爱与智慧的状态，或者情与识的状态。

时间方面，灵界并无地球的自转，形成一日四时，也无地球的公转，形成一年四季。灵界没有固定的时间格式，只有不同的生命状态。生命的状态决定了对时间的感受。“既然状态决定时间，那么时间就只是表象。在快乐的状态下，时间似乎过得飞快；在不快乐的状态下，时间显得相当漫长。由此可见，在灵界，时间只是状态的一个属性。”（《圣爱与圣智》73）

“曾经，我带着时间的观念来揣摩永恒的含义，我可以理解直到永远（to eternity）乃是没有尽头，但我无法理解永远以前（from eternity）是何概念。因此，我无法想象在创世以前，永远以前，神在做什么。困扰之中，我被提到天堂的境界，懂得了天使是如何理解永恒的。我由此明白，我们应该从状态的角度，而不是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永恒。那样，我们就能领会永远以前是什么概念了。”（《天堂与地狱》167）

空间方面，灵界的距离也只是表象。“由于天使和精灵也是以眼睛观看，和我们一样，加之物体必须在空间格式之中才能观看，是故天使和精灵所在的灵界也呈现空间的格式，和尘世一样。但是它不是空间，而只是空间的表象，不像尘世的空间那样固定不变。它可以延长，可以缩短，可以改变。由于它没有固定的度量，我们就不能以尘世的观念去理解，只能以灵界的观念去理解。灵界的观念应用于空间距离，无异于应用于善与真的差距，也就是状态的异同程度。”（《圣爱与圣智》7）

尘世的人执时空为实有，自然无法领会神的永恒与无限，无法理解神的全在、全知与全能。堕入恶欲和妄见的人更是深受假象的迷惑，认假为真。“堕入恶欲

和妄见的人为很多假象所迷惑，他们将表象执为事实。表象只是表面的真理，照表象思考和谈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若将表象视为真相，执为事实，表面的真理就变成了谬误和妄想。比方说，太阳似乎每天围绕地球转动，也年复一年地沿着黄道转动。此等表象只要不执为事实，便是表面的真理，人们大可以照表象思考和谈论。我们可以说太阳东升西落，造成晨午暮夜，也可以说太阳运行到黄道某个位置或高度，造成春夏秋冬。但是，若有人将表象执为真相，便是在假象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和谈论。其它无以数计的表象，不论是尘世的、社会的、道德的，甚至是灵界的，都是如此。”（《圣爱与圣智》108）

灵界的太阳显得高高在上，离天使似乎十分遥远，这是因为天使在各自适合的程度接受圣爱与圣智，在各自适合的距离接受太阳的光和热。天使是受造的、有限的，不能零距离接受太阳的光和热。对天使来说，距离似乎存在。但是在主看来，距离并不存在。“其实距离并不存在，它只是表象，取决于天使接受圣爱与圣智的程度。”（《圣爱与圣智》109）

由于天使接受圣爱与圣智的程度不同，离主的太阳也显得远近不同，所以天堂显得层次分明。造成这种表象的原因在于天使，不在于主。“底层天的天使不能升到第三层天。若进入第三层天，他们必要昏厥，濒临死亡。因为他们的爱与智慧处于较低的层次，所以他们爱的温暖与智慧的光明也处于较低的层次。既是如此，天使若直接进入太阳当中，后果又将如何呢？正因为天使接受主的程度不同，所以天堂显得层次分明。称为第三层天的顶层天看起来在第二层天的上头，第二层天又在第一层天的上头。天堂彼此分离，其实只是表象。实际上，主与第一层天的天使同在，正如与第三层天的天使同在。造成彼此分离这种表象的原因在于天使，不在于主。”（《圣爱与圣智》110）

既然生命状态决定了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那么推至极端，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主的永恒与无限并非难事。有限的天使依然处在时间与空间当中，虽然他们懂得时空只是表象，但毕竟有此表象存在。造化之主既是永恒而无限，自然就不在时空当中。“我说过在灵界，我们也能看到空间和距离，同尘世一样，但是它们都只是表象，取决于爱与智或说善与真的相似程度。以是之故，虽然主与天堂任何地方的天使同在，他依然显得高高在上，如同太阳照耀。再者，既然天使接受爱与智的程度决定了他们与主相似的程度，那么与主越像的天使，他们的天堂显得离主越近，反之越远。这正是天堂划分为三层，各层又划分为无数团体的原因，也是地狱越拒绝爱与智慧，便离天堂越远的原因。我们也是一样。主在我们每个人里面，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就是因为主不在空间当中。”（《圣爱与圣智》10）

神的创造：圣爱与圣智的像

“凡思想有所启发的人皆能看出，爱以用为其目的，为其意图，并通过智慧达成所用。事实上，爱凭自身不能成就任何功用，必须以智慧为途径。毕竟，若无爱的对象，爱还是爱吗？爱之所爱就是用。既然爱通过智慧达成所用，那么用就是爱与智慧的容器。”（《圣爱与圣智》297）这句话说明了爱、智、用三者一

脉相承的关系。爱是动机，智是途径，用是结果。我们爱一个人，必希望带给他快乐，也必尽己所能给他创造快乐。在这种情况下，快乐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结果。就神的创造而言，圣爱是动机，圣智是途径，造化是结果。或者说，圣爱是因，圣智是缘，造化是果。神的本质既是圣爱与圣智，那么宇宙造化便是必然的结果，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爱、智、用既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而圣爱与圣智乃是无限而永恒的，那么宇宙造化必然也是无限而永恒的。“我们不能说宇宙万有的创造是从一处到另一处逐步发生的，也不能说它是从一时到另一时依次发生的。我们必须说，它是从永恒和无限开始的，不是时间的永恒，因为没永恒的时间这回事，而是与神性同等的与时间无关的永恒，也不是空间的无限，因为也没无限空间这回事，而是与神性同等的与空间无关的无限。”（《圣爱与圣智》156）无论是站在时间的角度还是空间的角度，创造皆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在自然界，从动植物的繁衍生殖，循环不息，我们可以看见创造的无限永恒，由此而看见神的无限永恒。“从动植物具有充满世界，乃至无穷无尽的趋势和潜力，我们可以看见无限的像。一颗种子长成一株大树、灌木或草本植物，继而生出许多子粒，多则成千上万。试想将这些子粒种在地里，待其生根发芽，设若每个子粒代代相继，循环不息，那么若干年后，整个地球要被充满了。照这样计算，任何数目的星球都会被充满，直至无穷无尽。假设每颗种子生发一千个子粒，以一千乘一千，如此反复十次，二十次，一百次，结果可想而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见永恒的像。年复一年，种子依时生成，未曾停息。从创世直到如今，这个过程从未停止，也永远不会停止。以上两个事实乃是宇宙为一位无限永恒之神所造的明证。另外，除了无限、永恒，我们还看见无量无边的种性。在受造宇宙当中，永远不会有完全相同的两样事物或状态。空中的也好，地上的也好，宇宙当中不会有完全相同的事物生出。从人的面孔，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副面孔，永远不会有。这意味着没有完全相同的两颗心，因为相由心生。”（《圣爱与圣智》318）

基督教有这样一个观点：宇宙是神从无创造而有的，而人们对无的观念多为“绝无所有”。也就是说，基督徒多以为宇宙是从绝无所有创造出来的。瑞登堡不同意这个观点。“人们说世界是从无创造而有的，而且他们喜欢将无想象为绝无所有。然而，有不能生于绝无所有。这是永恒不变的定理。”（《圣爱与圣智》55）“思维清晰理性的人不难看出，宇宙不是从无创造而有的。因为他们懂得，无不能生有。无就是无，从无造有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圣爱与圣智》283）

瑞登堡指出，理性的人能看出神是万物生起的唯一源头，可是他们不敢继续推导，唯恐得出宇宙是神的延续，因而与神同质这样的结论。“很多人明白神是万有生起的源头，因为理性赋予了他们这个能力。可是他们又不敢主张这个观点，唯恐最终推出的结论是——受造的宇宙就是神，因为它源出于神，或者推出世界是自动生出的，这将意味着自然就是所谓的神。以是之故，虽然很多人能看出神是万有生起的唯一源头，却不敢继续往下推论。”（《圣爱与圣智》283）

瑞登堡不觉得这是一个无法圆解的难题。前面已经说明，圣爱与圣智是宇宙生起的源头，宇宙万物是盛载圣爱与圣智的容器。圣爱与圣智显为灵界的太阳，它并非神的本体，只是神所发的气质。人也发出一定的气质，这气质并非人的本体。万物既是盛载圣爱与圣智的容器，那么造化自然只是圣爱与圣智的像，与神的本体无关，不是神的延伸。“我们由此推断，神性临在于宇宙当中的任何受造之物。受造的宇宙，正如圣经所说，乃是耶和華手的工作。也就是说，宇宙是圣爱与圣智的创造品，因为圣爱与圣智正是耶和華的手所表示的。再者，虽然宇宙万物无论巨细皆有神性临在，它们本身却无自有神性的痕迹存在。受造的宇宙不是神，它出于神。既是出于神，那么神的像就在它里面，正如人的像在镜子里面。我们看到镜子里的人，人却不在镜子当中。”（《圣爱与圣智》59）这句话说明，创造只是神本体的像，不是神本体的延伸。造化的无限性和永恒性乃是神性的映射，非为自身固有的属性。

这里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造化既是圣爱与圣智的像，那么宇宙间的一切理当皆为美好才是，如创世记所说，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可是尘世和灵界显然有恶的存在，这如何解释呢？瑞登堡指出，“恶起源于人滥用了理性与自由两大本能。理性指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自由指随己意思、决断、行动的能力。”（《圣爱与圣智》264）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表现在自然界，一类表现在精神界。自然界的恶包括有毒有害的动物、植物及矿物，精神界的恶包括人的恶欲与妄念。瑞登堡分别在《圣爱与圣智》及《圣命》中对两类恶作了探讨。关于恶的起源，请参看《圣爱与圣智》相关章节（264-276, 336-348）。

灵界见闻录：神的创造

次日，一位天使从天堂某个团体而来，对我说：“听说你因默想宇宙的创造而被请到我们附近的某个团体，他们很认同你的观点，也因此相当喜乐。现在，让我指示你神是如何创造各种动物和植物的。”天使把我带到一片广袤的草原，吩咐我往四围眺望。我就环顾四周，看到很多漂亮的鸟儿。有的在天空飞翔，有的在枝头停落，有的在地上拨弄玫瑰花瓣。鸟儿当中有鸽子，有天鹅。此番景象过后，我看到不远处有绵羊、山羊、羊羔，周围又有牛群、骆驼、骡子。在一片树林里，我又看到长角鹿和独角兽。见过这些景象，天使又叫我往东方眺望。我看到一个果园，当中有橘子树、柠檬树、橄榄树、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还有结浆果的灌木。天使又叫我往南方眺望。我看到种有各种谷物的田地，包括小麦、大麦及黍类、豆类等作物，周围又有五彩缤纷的玫瑰花圃。至于北方，我看到茂盛的树林，当中有栗子树、棕榈树、菩提树、小无花果树，还有其它枝繁叶茂的树种。

看过这些景象，天使对我说：“你所看见的每样景象无不对应于附近天使的某种情感。（然后他解释了每样事物的对应关系。）事实上，我们眼前的所有事物都是出于对应。我们的房子，房内的装饰，桌子，食物，服饰，金币银币，妇人和少女所佩戴的钻石或其它宝石，无不如此。通过这些事物，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在爱与智慧方面的性质如何。我们房内的物品和装饰是保持不变的，但是那些

在团体之间来回漂流的人，这些东西会随着所在团体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我将这些景象指给你看，为要让你通过某个具体的实例领悟神的整个创造。神是绝对的爱，绝对智慧。他的爱包含无量无边的情感，他的智慧包含无量无边的觉悟。地上的万物就是这些情感和觉悟的对应。飞鸟、走兽、果树、灌木、粮食、稻谷、植物、青草，无不源出于此。神不属于空间，但他临在于所有空间，贯乎整个宇宙。神既无所不在，他的爱与智慧就映射在整个自然界。在我们灵界，类似的对应也在那些从神接受情感和觉悟的人周围呈现出来。所不同的是，在我们灵界，神的创造是随着天使的情感应时而生的。而在你们自然界，创造起先也是如此产生，但是它能不断更新换代，创造由此得以持续进行。我们灵界的创造是即时进行的，而你们自然界的创造是一代一代持续进行的。这是因为灵界的大气和土壤是灵质的，而自然界的大气和土壤是尘质的。尘质的受造是用来覆盖灵性的事物，如同皮肤覆盖人或动物的躯体，或如树皮覆盖树干和树枝，又如脑膜覆盖大脑，等等。以是之故，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年复一年，更新换代。”

天使接下来说：“把你在灵界的所见所闻传给尘世的百姓吧，因为迄今为止，他们对灵界还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知道，在我们灵界，创造一直在进行着。神起初创造宇宙的时候，自然界也是如此。”

此后，我们谈论了许多话题，最后谈及地狱。地狱没有天堂的那些景象，而是与之截然相对，因为地狱的恶欲与天堂的爱截然相对。在荒野之地，有诸如蝙蝠、猫头鹰等夜鸟活动，也有狼、豹、虎、鼠、龙、鳄鱼、各种毒蛇出没。在有植物的地方，则是荆棘、荨麻、刺藤、毒物众生。有时这些植物还会消失，只剩下石堆或沼泽，传出一阵阵蛙鸣。这些也是对应，对应于地狱的恶欲。地狱的恶物不是由神所造，自然界的恶物也不是由神所造，因为神所造的一切都甚好。自然界的恶物是随着地狱的出现而产生的，而地狱起源于人。他们因为背离神，死后就成为魔鬼撒旦。由于这些可厌之事听起来刺耳，我们就转换思维，回想我们在天堂所见的美景。（故事译自《正信的基督教》78）

《圣命》

“所谓圣命，即主藉圣爱与圣智所施行的治理。”（《圣命》2）在一次灵界经历中，瑞登堡看见一颗翠绿的橄榄树下摆着一张香柏木的桌子，桌上放着一本书。“我仔细观看，原来是由我所写的《圣爱、圣智与圣命》。”（《破解启示录》875：15）《圣命》与《圣爱与圣智》一脉相承，浑然一体。《圣爱与圣智》论神的创造，爱与智慧是创造的本因和原动力，《圣命》则论神对创造的治理和维护。

对于神的创造和维护，有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是：宇宙若为神所造，他是创造之时赋予宇宙一定的规律，从此弃之不顾，任其自生自灭，还是时时刻刻加以眷顾和维护呢？若无时无刻不加以垂顾，为何一位大爱大智大能之神所管理和维护的世界竟充满了罪恶和痛苦呢？太多的现实问题困扰着人类，导致许多人要么怀疑神的存在，要么怀疑神的爱。瑞登堡深知人类的困惑，《圣命》正是以这些问题为背景，将常见的疑难分类罗列出来，为理性的人逐一答疑解惑。

一、读圣经的人可能因如下原因质疑主的圣命（《圣命》241-248）：

[1]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最有智慧的人，竟被蛇引诱而误入歧途。神不在事前加以阻止，却在事后加以咒诅。

[2]亚当夏娃的长子该隐杀了弟弟亚伯，神不在事前加以阻止，却在事后加以咒诅。

[3]以色列民在旷野膜拜金牛犊，以其为领他们出离埃及的神。神在附近的西奈山俯瞰这一切，未加阻止。

[4]大卫数点百姓的数目，结果瘟疫流行，民中死了数千人。神不在事前加以阻止，却在事后差先知宣告咒诅。

[5]所罗门王设立偶像崇拜，神未加阻止。

[6]所罗门之后的许多王被允许亵渎圣殿和教会的圣事。

[7]以色列民被允许将主钉死在十字架上。

诸如此类的问题使人怀疑神的爱——神为何不在人犯罪作恶前加以警告和阻止，为何允许人一错再错？

二、残酷、丑恶、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导致人们质疑主的圣命（《圣命》249-253）：

[1]许多恶人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神却任凭他们为非作歹，不施惩戒。

[2]许多恶人平步青云，有钱有势，养尊处优，生活奢侈，很多虔诚信神的人反而一贫如洗，受人轻视。

[3]战争时而爆发，无数人死于非命，无数人流离失所。而且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人的计谋，而非正义。

诸如此类的问题使人怀疑神的公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似乎只是某些人的自我安慰和欺骗。

三、人类信仰的历史和现状也让人质疑主的圣命（《圣命》254-261）：

[1]有的人对神一无所知，有的人崇拜日月星宿，有的人崇拜偶像雕像。

[2]很多国家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

[3]基督教信仰基本只在欧洲国家盛行，而且四分五裂。

[4]在基督教内，有的人夺神权为己有，意欲受人崇拜，假神之名满足个人私欲。

[5]在基督教内，有的人声称信就得救，行为无关紧要，生活与信仰毫不相

称。

[6]在基督教内，诸如贵格会、莫拉维亚弟兄会、重洗派等异端邪说层出不穷。

[7]犹太教依然存在。

神若愿意每个人都进天堂，永享天堂妙乐，为何有的人对神一无所知，有的人认假为真，有的人徒有其表，有的人甚至利用宗教来满足个人私欲？为何世界有那么多宗教？为何不是人人皆信奉宗教？为何基督教不是唯一的宗教，而且四分五裂，异端邪说层出不穷？

【注】这一系列问题显然是以欧洲基督教的大环境为背景。诸如伊斯兰教兴起及犹太教依然存在等问题，无疑是某些以基督教为唯一正教的基督徒可能有的说法和疑惑。诸如贵格会、莫拉维亚弟兄会、重洗派等异端邪说层出不穷等问题，显然是某些以主流基督教为正统的基督徒可能有的说法和疑惑。对基督教大环境之外的中国读者来说，了解这一背景方不致产生误会。

四、在基督教内，信仰的盲目也让一些人质疑主的圣命（《圣命》262-274）：

[1]几乎整个基督教信仰三位神，不知道神在位格和实质上为一。

[2]不知道圣言的每个细微处皆包含灵义，圣言的神圣就是因为它的灵义。

[3]不知道诸恶莫作、视恶如罪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

[4]不知道人死后依然是活生生的人。

诸如此类的问题亦让人怀疑神的爱——神为何不及早将真理启示，为何任凭人坚持盲目的信仰？

【注】这一系列问题显然是站在已接受瑞登堡所得启示，已从传统教义的迷茫中毅然走出的基督徒的角度而提的。基督教传统教义不知道人死后依然是活生生的人，这在介绍《天堂与地狱》一书时已作阐述。不知道神在位格和实质上为一，不知道诸恶莫作、视恶如罪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将在《正信的基督教》一章作阐述。

在《圣命》一书中，瑞登堡带着人们常见的疑惑，将神治理和维护造化的主要法则——道来。该书哲理甚深，此处只能选取一些浅显易懂的话题稍作论述。有兴趣的读者还请自参自悟。本章的论述将主要涉及如下主题：

[1]圣命的终极目的是从人类创造天堂。每个人皆为天堂而生。

[2]每个人皆预定上天堂，没有人被预定下地狱。

[3]圣命无微不至，任何事皆在神的管理和掌握之内。

[4]人当领悟并顺应圣命的法则，由此改善自己的命运。

与此对应的，本章将以人理性和直觉所能认同的方式对如下问题稍作回应：

[1] 为何一位完美的神所创造和维护的世界不是完美的？疾病、痛苦、死亡、战争、灾难、意外的存在，如何与神的全善及全能共存？

[2] 神愿意每个人都上天堂，没有人被预定下地狱，为何地狱又存在，而且数不胜数的人走进了地狱？

[3] 神若真的存在，为何不直接向人显现，或者显出他的神迹奇事，或者让死人的灵魂显现，以便引人相信？

[4] 神若真的存在，为何人的信仰千差万别？孰是孰非？人又当何去何从？

[5] 神为何允许甚至任凭恶存在？为何不及时惩罚恶人？为何允许人犯罪？

[6] 圣命若无微不至，为何人不能清楚看到和感觉到圣命的存在和运行？

[7] 人当如何顺应主的圣命，由此改善自己的命运？

所有人皆为天堂而生

“理性告诉我们，所有人皆为天堂而生，没有人是被预定下地狱。所有人皆生而为人，有神的形像在他里面。神的形像由两部分构成：有能力明白真理，有能力行善。能明白真理源于神的智慧，能行善源于神的爱。这两种能力构成所谓的神的形像。”（《圣命》322：1）

因为有这两种能力，人能成为文明人、道德人，直至成为灵性人。懂得国家的法律并遵循法律生活的人称为“文明人”；不仅遵守法律，且将法律的要求视为道德标准的人称为“道德人”；将这些法则不仅视为社会法、道德法，且视为信仰法的人称为“灵性人”。世上没有哪个国家野蛮到不以法律禁止谋杀、通奸、偷盗、做假证等恶行。文明人、道德人遵守这些法则，以求成为好公民；灵性人遵守这些法则不仅求成为地上的好公民，还求成为天国的好公民。从表面看来，他们都遵守这些法则，都有好的行为表现；然从实质考量，他们的行为可能有天壤之别。将这些法则视为信仰法的人以爱神爱人为标准，仅仅视为社会法、道德法的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得失。

每个人生来既带着神的形像，有明白道理并实践道理的能力，能成为文明人、道德人，直至成为灵性人，那么所有人皆为天堂而生便不言而喻了。倘若他没有成为灵性人，没能成为适合天堂的人，不是因为缺乏相应的能力。他为天堂而生，但他选择了地狱，错在自己，不在神。

“因着神的安排，每个国家皆存在某种形式的信仰。每种信仰的主要因素都是承认神明的存在，否则不能称为信仰。不论哪个国家，一切按照信仰的要求断恶修善的人，就成为一定程度上的灵性人。当我们听到某个非基督徒说，他不能做这恶事，不能做那坏事，因为这冒犯神，有违信仰的原则，我们心里岂不认为他必然是得救的吗？理性告诉我们如此。反之，当我们听到某个基督徒说，他不

觉得这恶事那坏事有什么，不觉得是冒犯神，我们心里岂不认定他必然是不得救的吗？这种人也能得救，当是不可能的！理性告诉我们如此。若有人说，他生来就是基督徒，受了洗，认识主，读圣经，领圣餐，却不以杀人、报复、奸淫、偷盗、说谎等恶为罪，那么他的信仰于他有益吗？他拿神和永生当回事吗？他真相信神和永生的存在吗？理性岂不告诉我们，这种人是不能得救的吗？我们如此说基督徒，因为在生活中，非基督徒比基督徒更尊重神和他的信仰。”（《圣命》322：4-5）

综上所述，既然每个人生来都带着神的形像，都有明白道理并实践道理的能力，那么每个人都是为天堂而生的。倘若他去了地狱，那是他自己的选择。神安排每个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信仰，一切照信仰要求去恶行善的人都于天堂有份。重要的不是信仰的形式，而是切实按照信仰的要求行事为人。为了将这问题说得更为清楚透彻，下面分成几点来作阐述。一、神赋予人永恒的生命；二、神希望人永远快乐的生活；三、神愿意每个人都进天堂；四、因着主的安排，每个人都有进天堂的可能。

一、神赋予人永恒的生命。人是照着神的形像和样式被造的。形像指神的智慧，样式指神的爱。人因为有神的形像和样式而能从神接收他的爱与智慧，由此与神合一，生命不朽。古代的智者觉悟人的灵魂是不朽的，因为他们说，灵魂既拥有智慧，又怎么会死呢？今天很多人虽不相信灵魂不朽，但他们依然有从神而来的直觉。在某些情境下，这种直觉突然闪现，如同暗夜闪现的星光。此时，他们觉悟神是智慧之源，人是神智慧的分享者。

“我既得以与天使交往，就让我也说说个人的经历。我与许多世纪以前的人有过交流，与洪水以前的人，与洪水以后的人，与主降临时代的人，与主的使徒之一，与主降临以后的许多人，都有过交流。他们看起来均正值盛年。他们说他们不知死为何物，只知道有沉沦这回事。所有行为良善的人进入天堂以后，即使是历经沧桑的老翁，都将回到青春年华，直到永远。满头银丝一脸皱纹的老妪，也必回到青春貌美的花样年华。”（《圣命》324：4）

二、神希望人永远快乐的生活。“神既乐意人活到永远，自然也乐意人活在永远快乐的状态当中。如若没有永远的快乐，永远的生命有何意义？爱的本质是希望别人幸福。父母因爱希望儿女幸福，丈夫因爱希望妻子幸福，朋友因爱希望朋友幸福。何况一位爱的神呢？由此可见，永远的生命同时也意味着永远的快乐，这是神创造的终极目的。”（《圣命》324：6）

三、神愿意每个人都进天堂。神愿意每个人都进天堂，享受永远的快乐。神的爱必有这种愿望，神的智慧必达成这种愿望。“这本是创造的目的。有些人之所以未进入天堂，是因为他们浸淫于地狱的快乐，与天堂的快乐截然相对。他们不能进入天堂，因为他们无法承受天堂的快乐。对于每个进入灵界的人，神都不拒绝他上天堂。问题在于，倘若他浸淫于地狱的快乐，当他跨入天堂的时候，必感受到压力和痛苦，心跳加速，呼吸困难，如同靠近火的蛇蜷缩着身体。因为地

狱的快乐和天堂的快乐是截然相反的。虽然如此，他们并不会死，因为他们同样生而为人，拥有思考、决定、说话、行动的能力，不过他们只能与生命习气相同的人呆在一起。神允许每个人享受他的快乐，即使恶人，也允许他享受恶欲当中的快乐，只要他不搅扰善人即可。只因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恨恶善乃恶之本性），为防止他们加害善人，他们便被隔离，投入各自适合的地狱。然而这并不改变人皆为天堂而生的事实。凡夭折的孩子都被接入天堂，在天堂长大并接受教育，随着智慧和悟性的增长而成长为天使。在世间长大并接受教育的人也能如此，因为他也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同夭折的孩子一样。”（《圣命》324：7-9）

四、因着主的安排，每个人皆有进天堂的可能。“有些人以为主的教会只存在于基督徒当中，因为只有基督徒认识主，拥有圣经。不过也有许多人相信主的教会是普世的，也存在于不认识主、没有圣经的人当中。他们不认识主，那不是他们的错。他们同样生而为人。若说这些人是为地狱而生，这有违神的慈爱和怜悯。”（《圣命》325：1）

因着神的安排，世间每个民族皆有某种形式的信仰。各宗教信仰有两个共通的原则：一是相信神明的存在，一是按信仰的要求断恶修善。不论何种信仰，只要他从心里相信神，并按信仰的要求行事为人，就于天堂有份。这是两个必要的原则，缺一不可。只有相信神明的存在，才有可能按信仰的标准过灵性的生活。只有先断恶，才能行真善。这两点前面已作解释，不再赘述。

“你若尽最大程度行善，比如修缮庄严教堂，慷慨兴建医院和救济场所，日行施舍，帮助孤儿寡妇，且殷勤遵守教会的各项圣事，仿佛衷心默想、谈论和传扬圣理，却不断离诸恶，以之为冒犯神的罪，那么你所行的一切善皆非真善，要么是沽名钓誉，要么怀有功利思想，有恶欲恶念藏在里面。”（《圣命》326：8）

神愿意每个人上天堂，没有人被预定下地狱

预定论在基督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改革宗在1618年制订的“多特信经”中，就预定的教义表达了如下观念：

[1]因众人在亚当里都犯了罪，受咒诅，当受永死，所以神若令众人灭亡，因罪的缘故而被定罪，他也不算不公义。

[2]但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在此就显明了。

[3]为了使人相信，神便在他自己所定的时刻，本着他的恩慈，将传这大喜信息的使者，差派到他所预定要传的人当中。由于他们的传讲，人便悔改并相信钉十字架的基督。

[4]有些人从神领受了相信的恩赐，有些人则否，这都是出于神永远的定旨。神按着这定旨，本着慈爱软化选民的心，不拘他们如何固执，也使他们相信；而任凭那些未被拣选的人，为他们自己的邪恶与硬心受到神公义的审判。

[5]被神拣选的人，虽然在秉性上不比别人强，也不配，神却定意将他们给予基督，被他救赎。

[6]圣经明明的见证，并不是所有的人，而只是一部分人蒙拣选，而其他的人由于永恒的定旨被遗弃。这都是出于神的主权，极公义、无可指摘与不变的美意，预定了将他们弃置于悲惨的境域中，并不将得救的信心与改正的恩典赐给他们，反而在他公正的判断中任他们自行己路。最后，为了宣扬他的公义，永远定他们的罪并刑罚他们。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信，也是因为他们所有别的罪。

[7]对那些因被遗弃而愤愤不平的人，我们要像使徒保罗回答说：“你这个人哪，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

简言之，神预定一部分人上天堂，一部分人下地狱。预定上天堂的人，不管他们如何固执，也迫使他们相信。预定下地狱的人，则任凭他们自生自灭。还美其名曰这是神的恩慈、主权、公义和美意。这是怎样一位神？

前面已经说过，每个人生来皆具有神的形像，而且神为每个民族预备了某种形式的信仰。一切承认神明存在，照信仰要求断恶行善之人，皆于天堂有份。可见按着神的美意，他是预定所有人上天堂。出于爱，神愿意所有人上天堂；出于智慧，神为每个人提供上天堂的途径和机会。预定部分人上天堂部分人下地狱的谬论，违背神无尽的爱，违背神无穷的智慧，是愚蠢而残忍的歪理邪说。

[1]违背神无尽的爱。“人是照着神的形像样式被造的。既然是照着主的形像样式在母腹中成形，那么主便是所有人的天父，每个人都是他的孩子。无论善人恶人，神的爱都在他里面。他的爱比人间父母的爱还要伟大得多，因为神性的爱是无穷无尽的。他不可能撇弃任何人，因为所有人都从他得生命。表面看来，他似乎丢弃了恶人，其实是恶人远离了他。即使如此，他依然以爱引导他们。所以主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马太福音 7：7-11）又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 5：45）再者，主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是基督徒耳熟能详的。由此可知，预定部分人上天堂部分人下地狱的谬论，违背神无尽的爱。”（《圣命》330：1-2）

[2]违背神无穷的智慧。“慈爱的神通过他无穷的智慧为所有人提供得救的途径。若说神预定部分人上天堂部分人下地狱，等于说慈爱的神不能为所有人提供救恩成就的途径。然前面已经说明，人人都有得救的途径和机会，这是出于神无尽的安排。有些人没有得救，是因为神愿意人自我感受天堂的快乐和幸福。若非如此，天堂对他来说不是天堂。人若不感觉是凭自己思想和发愿，又何以感受快乐和幸福呢？没有这种表相，人无以接收神的爱与智慧，就不成其为人。他们没有得救，并不推翻所有人被预定上天堂没有人被预定下地狱的事实，除非他们没有获得得救的途径和机会。但前面已经说明，神为每个人提供了得救的途径。

只要他生活良善，不论他秉持何种信仰，皆于天堂有一席之地。人的心地如同田地，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果实。大地因为有这能力，才成为大地。大地若产生了坏果子，并不推翻它有产生好果子的能力，除非它只能产生坏果子。人又如反射光线的物体。物体若反射出丑陋的色彩，原因不在光。因为通过其它物体，它能反射出美妙的色彩。”（《圣命》330：3-4）

【注】瑞登堡常利用对应学来帮助人们理解。同样的光，照在不同的物体上显出的色彩不同。同样的光与热，作用在不同植物上结出的果实不同。可见源头相同，只因受体性状不同，果效便不同。这在尘世是人尽皆知的现象。灵界的现象与之相似。神性的爱与智慧在灵界显为太阳，灵界太阳是人的生命之源。它的热从本质上说是爱，它的光从本质上说是智慧。人因接受神的爱与智慧而获得生命。无论善恶，人接受同样的光与热，只因各人的性状不同，结果就不同。若问人性本善，后来何以堕落了昵？原因在于神愿意人自我感受快乐，赋予了人自由意愿。滥用自由意愿，成为我执，自私自利，便由大我堕落成小我，本有的神性便迷失了。这是恶的起源。由此说明，神为所有人预备天堂，人因我执选择了地狱。

[3]是愚蠢的歪理邪说。“天主教徒不读圣经，而声称信便得救行为无关紧要的新教徒对圣经当中的生活之道漠不关心。其实圣经无非是教人如何生活。基督教只在欧洲盛行，而伊斯兰教和其它宗教在亚洲、印度、非洲、美洲盛行，这些地区的人口是欧洲的十倍之多。何况真正在生活中实践信仰的基督徒又少。既是如此，若相信只有基督徒才能得救，其它人都被定罪，上天堂只论身份而不看生活，还有比这更为愚蠢的歪理邪说吗？难怪主说：“我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马太福音 8：11-12）（《圣命》330：7）（这段话当放入当时的历史背景去理解。）

[4]是残忍的歪理邪说。“相信一位慈爱怜悯的主竟允许数不胜数的人为地狱而生，任凭无以数计的人注定沉沦，成为撒但魔鬼，这是残忍的。相信一位有无穷智慧的主竟不能保证一切承认神且行为良善的人脱离永远的火焰和痛苦，这是残忍的。主是所有人的创造主和救主，他引导我们，不希望一人沉沦。所以，相信万国万民中有无数的人在主的保守和眷顾下竟被预定成为魔鬼的猎物，这是残忍的。”（《圣命》330：8）

圣命最基本的一条法则：人当照他的理性行使他的自由

人有两大本能，一为思考分辨的能力，称为“理性”，一为随心所欲思想和行动的能力，称为“自由”。人的一言一行是意愿藉理性表达出来的，意愿是动因，理性是助缘，言行是结果。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内心意愿的反映，而理性是意愿达成所愿的工具。意愿是我想做什么，做什么能带给我快乐。理性是我当怎样做，怎样做才能达成所愿。

人当照他的理性行使他的自由，这是圣命最基本的一条法则。要理解这句话

的意思，必先了解何为理性，何为自由。理性乃是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凭借固有的理性，谁看不出何事为善，于社会有益，何事为恶，于社会有害？例如，公义、诚实、贞洁于社会有益，偏私、虚假、淫乱于社会有害。这说明恶行本身是有害的，而善行本身是有益的。所以，只要人愿意，谁不能分辨善恶利害？人实在有理性，有自由。只要人厌离他内心的恶，他的理性和自由就得以发露，显耀光明，面对任何事务自能得心应手。”（《圣命》77：1）此话表明，理性是人固有的本能，是人的良知、良能。善人拥有良知，这不证自明，那恶人是否拥有良知？当人为恶欲所诱，自私自利，甚至扬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还存有良知吗？是的，当人为私欲所蔽，似乎泯灭了良知，丧失了理性，然一旦被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无不谴责对方的恶行。可见人在恶欲当中并未丧失理性的本能，不过暂时埋没了而已。只要稍微推己及人，理性的光辉便显耀出来。所以上文说，人只要愿意，皆能分辨是非善恶。

“大量经历向我证明，人只要愿意，自能明白真理，成为理性之人。常有恶灵（他们在人世因否认神明和真理且执迷不悟而变得愚昧）因神的强制不得面对光明的天使。此时，在光的启示下，他们完全明白真理，和天使一样，且承认他们能明白真理。但是，一旦他们回到恶欲当中，愚昧的思想和言词又显出来了。我甚至听到一些地狱的人承认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思想是错谬的，可是他们无法抗拒恶欲的引诱。恶欲染污他们的思想，使他们以恶为善，以假为真。由此可见，因恶欲执持妄见的人也能明白真理，成为理性之人，只要他愿意如此。他之所以不愿意，是因为他爱虚假过于爱真理，因为只有虚假认同他所贪恋的恶。”（《天堂与地狱》455：1-2）

自由乃是随心所欲的能力。自由与欲爱是一体的。欲望得到满足，人便感到快乐，觉得自由。自由可粗分三种，一为血气的自由，一为理性的自由，一为灵性的自由。人生来处于血气的自由，因为他携带各样恶的种子。给予合适的土壤和条件，恶性便悄然滋长。恶的表现是自私自利。人若停留在属血气的阶段，他不会觉得那是恶的表现，倒认为天经地义。只因有法律约束，他的恶欲没有张扬出来。可是在心里，他认为欲望是当满足的，自私自利是天经地义的。理性的自由指人为了自己名声和利益的缘故，愿意在人前表现得文明而道德。就恶的秉性而言，他不觉得欺骗、仇恨、报复、淫乱是恶，反认为是善，因为这些能带给他快乐。只是为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名声和利益，他愿意在人前表现得公义、诚实、贞洁。恶欲虽受到了限制，然而在人前表现得文明而道德，获得人们的肯定和赞美，维护自己的名声和利益，也是他所乐意的，因而也是他自由的选择。灵性的自由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是人重生以后才有的自由。重生以后，人不再为恶欲所引诱，不再恋慕低级庸俗的快乐。（见《圣命》73）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人无论处于何种状态，他总保有自由的本能。不过这自由可真可妄，唯有灵性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8：34）人生来带有恶的禀性。恶的本质是自私自利。人在属血气的状态下虽从未丧失理性的本能，然而恶欲却扭曲了他的理性，使他认恶为

善，认假为真。因为恶欲能带给他生命的快乐，凡是人感觉快乐的，他就认为是美善的。当人完全沉溺于恶欲妄念当中，他似乎拥有完全的自由，因为他从中感受到快乐，而且不受到良心的谴责。等到进入灵界，当秉性相同的恶人归到一起之后，他们就互相为敌，彼此惩罚。恶人终究要自食恶果，血气的自由归根结底是一种捆绑。不过完全属血气的人很少，因为人受过教育以后，他理性的本能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发展。特别是当人开始关注永恒，开始思考天堂、永生的时候。信仰之初，人的思想依然源自他的欲望。他以为只要祷告，听道，施舍，就可以进入天堂。对于他心里的恶欲和思想中的妄念，他却从不加以省察。恶既隐藏于内，他所行的任何善举皆非真善。然而，他却以为凭这些善举就完全有资格进入天堂。（见《圣命》84：4）

人进入重生的标志，是他开始省察自己，开始知道有罪这回事。理性和自由在重生的路上开始发挥各自的功用。理性方面，人凭着所学的真理省察自己，知道何事为善，何事为恶。在此之前，理性虽然也发挥功用，使他知道当做一个遵纪守法、恪守道德的人，可是他尚不知道与生俱来的恶欲掺杂在他的一言一行当中，污染了他所行的每一样善。进入重生以后，他开始知道何为真善，何为伪善，开始知道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无论显得多么美善，却因动机不纯依然属于自私自利。自由方面，他凭着对美善和真理的爱慕，愿意舍弃以前曾带给他快乐的欲望。此时，人的内在和外在开始交战。其内在是新生的灵性的自由，因为顺从美善和真理是他自觉的选择。其外在是血气的自由，禀性当中的欲望依然带给他快乐，给他的重生之路制造阻碍。两种自由交战，虽然一开始让他感到痛苦，却出于他乐意征服恶欲进入真自由的愿望。重生是一个过程，随着血气的自由逐渐被征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真自由逐渐降临。（见《圣命》84：6）

神赋予人理性和自由，即使当人滥用了他的理性和自由，神依然赋予他这两大本能。因为人若没有理性和自由，他的存在便没有意义，如同没有生气的机器人。再者，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理性和自由也是人重生所必需的工具。人既是因理性和自由而存在，也是靠这两大本能得重生。人当照他的理性行使他的自由，这是圣命最基本的一条法则。

圣命无微不至，延伸至人思想和情感的细微处

论到神对造化的治理和维护，历来有多种看法。有的认为神在创造之初赋予宇宙一定的规律，宇宙万物按照这些不变的定律运行，无需神时刻加以看顾。这种说法避免了许多麻烦，不需思考回答为何一位全善全能之神所治理的宇宙充满了罪恶和痛苦。有的认为神只在整体上加以看管和引导，至于其中的细节，他并不过问。人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世界的局面，偶然和意外也是神难以预料和掌握的。还有的认为神对宇宙的主宰是绝对的，事无巨细，都完全由他所主导。世上发生的任何事，即使是毁灭和灾难，或是所谓的偶然和意外，都出于神的旨意和命定。这种说法有很大的麻烦——倘若神绝对主宰万事万物，一切皆由神事先命定，那么人的自由何在？再者，慈爱良善的神为何导演了那么多邪恶痛苦的悲剧？

瑞登堡自由进出灵界以后，对天堂、地狱、精灵界有丰富的观察和发现。在《灵界日记》中，他留下了很多有关灵界某个团体与人体某个组织器官对应的记录。从整体来看，宇宙呈现一个大身的形态，而神乃此大身的灵魂。古人将人体喻为小宇宙，源出于此。瑞登堡发现，灵界的一切和人间的一切存在对应关系，和尘世的一切也存在对应关系。人体是一个小宇宙。丰富的神经纤维分布于人体各组织器官、五脏六腑，这些纤维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人的灵通过这些纤维感觉身体的变化，并发挥免疫调节功能，保持身体健康。从这个小宇宙的运作可以推知，神的确知晓且掌管宇宙万有，无微不至。在精灵界，常有灵无法相信神能明察秋毫，对天堂、地狱、尘世发生的一切皆了如指掌，因为他们是站在低层看待这一切。（见《灵界日记》1758）

人不是依自己活着，不是凭自己存在。虽然人感觉生命属于自己，在一定层面上可自我支配，但不得不承认，我们不是生命的主宰，不能任意支配生命。我们此时此刻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心跳，都依赖神而存在。在1748年3月20日的灵界日记中，瑞登堡描述了天堂在他身上运作的感受，如同亲手触摸那般明显，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所感觉到的运作有四重，一是作用于大脑左侧，即作用于人的理性器官；二是作用于肺叶，轻柔地引导人的呼吸，以致人无需有意识地吸气和呼气；三是作用于心脏，轻柔规则地引导心脏的收缩舒张；四是作用于肾，有所感觉，但是比较模糊。（见《灵界日记》1613）既然呼吸心跳都不由我们自主控制，我们岂能说自己是生命的主宰呢？可见我们无时无刻不是依赖神而存在，诚如古人言：“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神是宇宙万有的生命之源，小至一粒微尘，也不能脱离神而存在。

“圣命运行于人思想和情感的至微处，这表示人从自身不能有任何思想和情感，他的一切所思所欲言所行全源自灵流。若为善，则源自天堂的灵流；若为恶，则源自地狱的灵流。或者说，善源自主的灵流，恶源自人的禀性。”（《圣命》287）“天使一致承认，无人可从自身思想，而全是从主思想。相反，地狱的灵无不认定人不能从身外的人思想。即使以事实证明他们谁也不能凭自身思想，而全是出于灵流，他们也不愿接受这个事实。”（《圣命》288）

“时常有经历向我证实，在地狱，无人可凭自身思想，而是依他周围的灵思想。他周围的灵也不是凭自身思想，同样依他周围的灵思想。思想和情感依次从一个团体传递到另一个团体，人却无不认为思想源于自己。有些灵认定他们是凭自身思想和发愿。他们被送入某个团体，留在那里，与周围团体的联系也被切断了。他们尝试作与所在团体的灵不同的思想，却不得不承认他们做不到。许多人作了此项尝试，包括莱布尼茨。他也不得不信服，无人可凭自己思想，而必须依他人思想。他人也不是凭自己思想。所有人都靠天堂的灵流思想，而天堂又依托主的灵流。一些灵经过反思，说这事太奇怪了，谁能相信呢？完全不是人所感觉的那样。可他们又不能否认，因为此事已得到充分的证明。惊奇之余，他们说思想既源自灵流，那么他们若生起恶念，也不能算他们的过错，而且恶念的最终源头似乎是主。另外，他们无法理解主如何使所有人各有不同的思想。”（《圣命》

瑞登堡的经历表明，每个人只是宇宙大身的一个元素，不能脱离整个机体而单独存在。凭自身思想和发愿，这是生命本体的特征。人只是生命的受体，只能从生命本体思想和发愿。所有人都依托天堂的灵流，而天堂又依托生命之主的灵流。“人的一切所思所欲，所言所行，无不从唯一的生命之源流入。然而这唯一的生命之源却非人恶念和妄见的因由。”（《圣命》292）这一点在前文已作阐述。无论善恶，人从神接受同样的光与热，只因各人的性状不同，结果就不同。至于主如何使所有人各有不同的思想，乃因为主的爱与智慧是无限的，无量无边的元素在主那里合而为一。随着受体性状的不同，流现的思想和情感便不同。从亘古到永远，不会有两张完全相同的面孔，这是生命之主无限永恒的一个体现。

综上所述，神在创造之初赋予宇宙一定的规律，宇宙万物按照这些不变的定律运行，无需神时刻加以看顾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宇宙万物时刻依赖神而存在。按瑞登堡的说法：“存在即持续的创造”。从这个角度来看，主的圣命也是无微不至的。

瑞登堡在与天使和精灵交往的过程中发现，没有任何事件真属偶然或意外。“许多经历告诉我，没有一件事真是所谓的偶然或意外。”（《灵界日记》4562）常有一些看似偶然的事发生，天使向他指明，不幸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时有导致不幸的恶灵在场。他们的气场强过了属天的气场，意外就发生了。还有一次，瑞登堡与人玩纸牌。周围的灵说，好运在他们看来如亮云，而霉运如乌云。由此他们知道谁会赢，谁会输。乌云笼罩的人不可能赢，亮云笼罩的人绝不会输。结果证明恰好如此。可见神的主导确实延伸到至为细小的事，没有任何事存在于神的权能之外。（见《灵界日记》4567）

“众所周知，有些民族过去崇拜幸运女神，并建造幸运女神庙，如罗马人。前面说过，运气是圣命在终极的反映。说到这运气，我得以知道许多奥秘，只是我未得准许公之于众。从此我清楚知道，运气不是人的想象，也不是大自然开的玩笑，更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无缘无故的事物不可能存在。相反，它是显而易见的证据，证明圣命存在于人思想和行为的至微处。既然圣命显露于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为何不会存在于非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大事上，比如世界的战争与和平、人类的救恩、天堂的永生呢？”（《圣命》212）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马太福音 10：29-30）耶稣的话同样表明，即使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在神的掌管之中。既是如此，神只在整体上对宇宙加以看管和引导，至于其中的细节，他并不过问，人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世界的局面，偶然和意外也是神难以预料和掌握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只是我们要知道，一切在神的掌管之中，不表示一切都由神所命定，不表示一切都合乎神的美意。有的是神的美意，有的是神的允许，情况很多。因为神赋予人理性和自由，人的不同回应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但不管怎样，一切仍在神的治理和掌握之内，因为人只是

宇宙大身的一个元素。人当照他的理性行使他的自由，这也在神治理宇宙的法则之内。主的圣命和人的自由并行不悖。

瑞登堡曾与天使谈论主的圣命，当时有精灵在场，他们认为人生有些事是注定的，是必定发生的，因为他们觉得神一定是按照最为完美的次序运行他的圣命。但他们被告知，人是有自由意愿的。既然人有自由意愿，他的命运就不是绝对的。就好比建造一栋房子，砖块、石头、沙子、石灰等各种材料都齐备了，至于房子如何建造，并没有确定的样式，而是取决于人的自由。（见《天堂的奥秘》6487）

人当所做的就是好好运用神赋予人的理性和自由，顺应圣命的运行，不断改善自己的命运。瑞登堡述说了他的经历——“当主许我与精灵及天使说话以后，上述奥秘随即透露于我了。天堂有话对我说，我和其他人一样，也认为是凭自身思想和发愿。然事实上，没有一样是出于我，若为善，则出于主，若为恶，则出于地狱。此事更是以实际经历向我证实了。各种思想和情感进入我里面，主引我逐步加以感受和体验。此后，每当有恶欲渗入我的意愿，或有恶念潜入我的思想，我随即寻问它的来源，主就将来源显明于我，也许我与源头对话。我斥责他们，要求他们离开，把他们的恶欲恶念带走，休要再度引诱于我。我有过上千次这样的经历。我一直保持在这种状态，迄今已有数年。然而在我自己看来，我也是凭自身思想和发愿，和别人一样，没有分别。因为让人觉得是凭自己思想和发愿，这乃是主的法则。”（《圣命》290）

瑞登堡的经历为我们作了最好的说明。我们感觉生命属于自己，感觉思想和情感皆出于自己，但是我们要承认这一切都出于灵流。我们所当做的就是随时省察自己的思想和念头，若为善，我们从之，若为恶，我们拒之。如此，我们便逐渐脱离地狱，将自己引入天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正是信仰的实质。

神为何不彰显神迹奇事？

有的人或许会想，神若真的存在，为何不直接向人显现呢？他若显现，人不就相信了吗？或者，天使和精灵若真的存在，神为何不让他们显现，以便人们相信呢？或者，神既愿意人人得救，为何不彰显他的神迹奇事，以引导人们相信并因此进入天堂呢？

我们当知，人有自由意愿和理性。只有合乎他自由意愿和理性的东西，才为他真心接受。以神迹的方式强迫人信，使人不得人信，这不合乎神的智慧。从观察生活可知，人迫于生存压力，可能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试想，倘若没有外在的束缚和压力，人的言行举止还会一样吗？到了灵界，当人不再有外在的约束时，他的真心就显露出来了。当他想起以前所做身不由己的事，所说言不由衷的话，一定会觉得好笑。由此可见，凡是违背人自由意愿和理性的东西，都不为他真心接受。

一个人的信仰若不是内在的，不为他的理性所认同，不为他的自由意愿所接受，这种信仰必是违心的、暂时的、表面的。信仰只能从内在的途径而来，不能

从外在的途径而来。人若不在自由意愿和理性的基础上建立信仰，只因看到神迹勉为其难，这种信仰便是外在的、短暂的。所以，人当照他的理性行使他的自由，这是圣命最基本的一条法则。以是之故，神的引导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潜移默化的，以免妨碍人的自由。

“神迹的性质如此，可从神在以色列面前施行神迹的结果显而易见。他们在埃及地，继而在红海、旷野，特别是在诫命颁布的西奈山，亲眼目睹了如此众多的神迹，却依然在短短一个月内，当摩西在山顶等候时，为自己铸了一只金牛犊，当成领他们逃离埃及的耶和華。再者，神迹的性质也可从神后来在迦南地施行神迹的结果显而易见，纵然目睹了那么多神迹，他们还是一再离弃神。或者从主在他们面前施行神迹的结果也显而易见，他们终究把主钉在了十字架上。”（《圣命》132：1）

正因为神迹妨碍人的理性和自由，所以神不以彰显神迹的方式强迫人相信。昔日以色列人目睹了众多的神迹，乃因为他们完全是属血气的人，根本不可能建立内在的信仰，无所谓妨碍他们的理性和自由。神以彰显神迹的方式将信仰延续下来，等到主降临以后，部分人已能从心里领悟和认同信仰，神迹便停止了。（见《圣命》132：2-3）

“神迹对善人和恶人的影响截然不同。善人不希求神迹，且相信圣经所记载的神迹是可信的。他们若听说有神迹发生，也淡然处之，不认为它对于证实信仰有多重要。因为他们的信念来自对圣言的理解，故而是来自主，不是来自神迹。恶人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他们可能因看见神迹而被迫接受信仰，甚至表现得相当虔诚，然而这不过是暂时的。因为他们的恶欲隐藏于内，时而冲击他们肤浅的信仰。为了自己的欲望能得到满足，从中感受到快乐，他们开始怀疑神迹的真实性，终而认为那不过是人为的骗局或自然的现象，以便回到他们的欲望当中。”（《圣命》133）

神为何不让死人的灵显现？

“没有人因与死人说话而得重生，这从主所设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显而易见。在阴间受痛苦的财主请求亚伯拉罕说：‘我祖啊，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作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話可以听从。’财主说：‘我祖亚伯拉罕哪，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話，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路加福音 16：27-31）与死人说话可能导致彰显神迹一样的结果。就是说，人可能因此被说服，被迫暂时地敬拜神。由于这遮蔽了他的理性，同时也将他的恶欲封闭于内，等到内在的约束松动了，曾经被封藏于内的恶欲便随同辱骂亵渎爆发出来。”（《圣命》134(a)）

“虽然如此，诸世纪以来，有不少人被允许和死人的灵说话，不过与天使说话的很少。被允许说话的时候，精灵以人熟悉的语言和人说话，通常只是只言片

语。而且蒙主允许说话的灵不会说任何妨碍人理性和自由的话，更不至于给人指教。唯独主给人指教。人在受启发的状态下，主藉着圣言间接给人指教。通过亲身经历，我得知这样的事实。我与精灵和天使交流，如今已有数年。精灵从来不敢，天使也从来不求就圣言或圣言的教义告诉我什么，更别说给我指教了。唯独主指教我，他曾向我显现。从那以后，他始终在我眼前显如太阳。”（《圣命》135）

神迹奇事也好，死人显现也好，都不过是外在的途径，给人造成压力，强迫人相信，妨碍他的理性和自由。人在恐惧和压力面前，在遭遇不幸的时候，或是精神异常、身犯恶疾等原因导致理性受损的情况下，都不能引人建立真正的信仰。人只有在合乎理性和自由的状态下所接受的一切，才真正属于他。一言以蔽之，这些因素不能构成信仰的起因。如若他在合乎理性和自由的状态下已埋下信仰的种子，这些因素后来又成为信仰的助缘，则另当别论，此需深辨。还需分辨的是，人自我强迫与为外在因素强迫不同，因为自我强迫是出于自愿。“举例明之。若有人惯于欺骗，喜欢偷窃，后来良心发现，承认这些是罪，发愿加以抵制。此时，人的内在与外在起了冲突。内在是愿意选择诚实，外在却依然有欺骗的欲望。该欲望与诚实截然相对，若不加以征服，它不会给诚实让道。而要征服恶欲，必须经过一番挣扎。等胜过恶欲以后，人的外在也变得喜欢诚实，欺骗逐渐失去它的乐趣。在诸如奸淫、报复、仇恨、咒诅、妄语等恶欲上，道理是一样的。”（《圣命》146）

神为何不显明圣命的运行？

与之相似的问题是，圣命若无微不至，延及人思想和行为的细微处，神为何不显明圣命的运行呢？人若清楚看到和感觉到圣命的运行，不就相信了吗？属血气的人心里说：“神在哪里？神的作为在哪里？好人不见好报，恶人反飞黄腾达，有钱有势，为所欲为，神的公义何在？神的权柄何在？现实岂不告诉我们，人越有心计，越懂得见风使舵投机取巧，就越混得开吗？相比人的聪明和谋略，神的智慧何在？”他们既然不信，神为何不让他们清楚看到和感觉到圣命的运行，以促使他们相信呢？原因何在？

一、人若清楚看到和感觉到圣命的运行，就不能照他的理性行使他的自由。前面说过，人的一言一行当合乎他的理性和自由，这是圣命运行最基本的一条法则。主藉由他的法则引导众生，人由自我主导只是表相。人对主的引导若有清楚的觉悟和感受，就不会觉得生命属于自己，不会觉得意愿、思想、言语、行为是出于自己。人便如木偶一般，丧失了他的思想和感受。

因为同样的缘故，神不向人显明将来的事，以保证他在理性和自由的状态下行事为人。我们各有自己的理想和愿望。为此我们积极运用自己的理性，以求理想和愿望得到实现。我们也因此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盼望。倘若我们知道明天要发生何事，知道将来自己是何模样，我们还会有理想和愿望吗？还会积极运用自己的理性和思维吗？还会对未来充满盼望和期待吗？我们必消极地等待事情发生，意志和觉性都必荒废。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凭理性推测将来，有时我们

甚至会有某种直觉，但这些都不妨碍人的理性和自由。（见《圣命》178）

“由于预示将来必毁坏人的根本，即人的理性和自由，因此神不向任何人预示将来。不过人可以凭理性预测将来，如此他理性思考的能力便得到了发挥。以是之故，人不知他死后的果报，也不知将来他要遇见何事。否则，他不会运用理性去思考当如何造作，如何生活，以求达到某个目标，只会消极地等待事情发生。这种状态将他的心智封闭起来，自由和理性两大本能也就荒废了。多数人都渴望预知将来，然而这种渴望却是出于恶欲。信赖圣命的人去除了这种欲望，取而代之的是对主的信赖，相信主会眷顾前面的路。所以他们不求预知将来，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了圣命的运行。关于这一点，主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12：14-48）有过很多教导。

“这是圣命运行的一条法则，可从灵界的许多事实得到证明。多数人进入灵界以后都渴望了解自己的果报。他们被告知，他们的生活若是美善的，果报便是天堂；生活若是败坏的，果报便是地狱。由于所有人（包括恶人）都惧怕地狱，他们便问当如何行如何信才能进入天堂。他们被告知，他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愿而行而信，只是要知道，地狱的人不行良善，也不信真理，天堂的人才是。每个人得到的回答都是——先去搞清楚何是善，何为真理，然后，你若能，就思想真理，奉行良善。可见灵界同人间一样，每个人都能照他的理性行使他的自由，而且他在世间如何行事为人，在灵界也将如何行事为人。每个人的生命和生活都必延续，适合他的果报在等候他，因为人的果报取决于他的生活。”（《圣命》179）

二、人若清楚看到和感觉到圣命的运行，必搅乱和毁坏神的次序。这一点可借人体的运作来说明。人若知道大脑如何作用于神经，神经如何作用于肌肉，肌肉如何产生动作，对这一切有清楚意识和感知，并交由他的意志来主导，他不会搅乱和毁坏整个次序吗？或者，人若知道胃如何消化食物，五脏六腑如何吸收各自的成分，然后将生命所需的养分输入血液，倘若他对这一切有清楚意识和感知，并交由他的意志来控制，他不会搅乱和毁坏整个次序吗？当人连最简单的事都做不好，不懂得食饮有节，竟任意毁坏自己的身体，倘若让他清楚感知并主导内部细微的事，整个次序不会被完全搅乱吗？鉴于此，为了避免人搅乱这一切，这些都不在他的意识之内。人只知道简单地做出动作，却不知道一个简单的动作是如何由内部无数的部件共同协调完成的。其它组织器官是一样的道理。比方说，人若知道如何安排眼睛去看，安排耳朵去听，安排舌头去尝，安排皮肤去感觉，安排心脏的收缩和肺的呼吸，他不会搅乱身体运作的次序从而自我毁灭吗？当人连身体表面的事都做不好，无法保证身体的健康，若将内部细微的事也交由他打理，结果会怎样呢？以是之故，神不向人显明他在宇宙大身的运作，免得人因他的欲望彻底搅乱和毁坏神的次序。（见《圣命》180：6-9）

三、人若清楚看到和感觉到圣命的运行，就会要么否认神，要么封自己为神。“人若清楚看到圣命的运行，必要否认神，这似乎不大可能。因为他既已清楚看见，必当因此承认才对。然事实恰恰相反。因为圣命的运行绝不与人的恶欲附和，

而是时刻与之较力。人生来携带恶性，总是往最深的地狱直奔。主时时刻刻引他出离，逐步将他引离地狱，直至到达天堂。圣命如此引导，未曾暂息。因此，人若清楚看到或感觉到神的引离，必定心生愤怒，视神为他的仇敌，因自己的恶欲而否认神。举例明之。人因恶性总希望成为既富且贵之人。这些欲望若不受约束，他必渴望更上一层楼，直到成为至富至贵之人。他还不会以此为足，必欲高过神，掌管天堂。这种无节制的欲望深藏于人的恶性当中。圣命不在瞬间移除人的恶，恶若被瞬间移除，人无以存活。圣命只有悄然运行，于人不知不觉中逐步将他的恶移除。神允许人照他的理性和思维而行，然后藉由各种途径，如良知、法律、道德，引他出离。”（《圣命》183：1-2）

因此，人若清楚看见圣命的运行，发现神原来如此待他，阻碍他享受自己想要的快乐，必定勃然大怒，起而反之，推开神的引导，至终否认神的存在。特别是当人发现神竟阻碍他爬到更高的位置，获取更多的财富，甚至丧失了地位和财富时，他不会与神为敌吗？在地位和财富的欲望上如此，在诸如淫色、妄语、欺骗、仇恨等欲望上也是如此。

只是我们要知道，神并不阻碍人追求地位和财富，只是引导人放弃对地位和财富的无节制的欲求，不要为地位而追求地位，不要为财富而谋取财富，只求作更大的贡献，尽更大的作用。若能如此，他对地位和财富的爱慕就不是为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公众的福利。当人将地位和财富置于服务之上，权力和金钱就是他满足私欲的工具；若将地位和财富置于服务之下，权力和金钱就是他为公众谋福的途径。前者将人引向地狱，后者将人引向天堂。（见《圣命》183：3-4）

“事实如此，没有什么比人死后在灵界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多数在世间享有地位财富，于养尊处优中只关心自己的人，一开始也谈论神和圣命，似乎他们是由衷地相信。可如今，当他们清楚看见了圣命的运行，并由此知道自己的果报是地狱时，他们就投向地狱的魔鬼，不仅否认甚至咒骂神，终而癫狂地承认更有能力的魔鬼为神，且渴望自己也成为神，这是他们最大的欲望。

“人若清楚看见圣命的运行，他必反对神，否认神。因为人的快乐出于欲望，这快乐构成他的生命。当他享受生命中的快乐时，便觉得是在自由当中，因为自由与快乐是一致的。因此，他若明显感受到神无时无刻不在引导他离开他的快乐，必定勃然大怒，视神为意欲扼杀他生命的敌人。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主没有显明圣命的运行，而是悄悄地给以引导，好像河流在不知不觉中牵引着船只。这样，人就始终觉得是自己在做主，因为人的自由和自我感是一致的。”（《圣命》185-186）

神为何允许人活在恶中

人若还像起初受造时那样，就不致活在恶中，甚至不知何为恶。若有人告诉他某事为恶，他必难以置信。圣经所言亚当夏娃赤身露体不觉羞耻就是象征这种天真无邪的状态。后来人选择了分别善恶树，希望“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记

3: 5), 表示人试图凭意识分别善恶, 智慧就丧失了, 与生命树就无份了。人不再直接明白善恶, 而是要藉着理性学习、思考、辨别善恶, 智慧逐步堕落到知识的层面。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 即象征人性的堕落。

随着人性的堕落, 我欲逐渐膨胀, 自私自利之心日盛, 爱从面向人变成了面向己。爱面向人表现为爱人如己, 甚至过于爱己, 并从这种神性的爱获得无上的快乐, 正如父母为儿女、丈夫为妻子创造幸福时所感受的快乐一样。爱面向己表现为后人先己, 甚至损人利己, 即使爱人, 最终目的还是为己。当爱从原本面向人, 视人为朋友为兄弟的爱, 变成面向己, 视人为奴隶为敌人的爱, 嫉妒、仇恨、报复、贪恋、奸淫、欺骗等恶便大量滋生了。(见《圣命》275-276)

人生来就携带各种恶性, 在成长的过程中会俱各表现出来, 这是人有目共睹的。人若不重生, 这些恶便传递给下一代, 不断积累。由于恶成了人性的一部分, 而且是他最觉快乐的一部分, 为了不妨碍人的自由, 神允许人活在恶中。因为欲望和快乐是相连的, 将恶欲拿走, 就是剥夺他生命的乐趣, 这无异于扼杀他的生命。再者, 人只有发现自己的恶, 才能将恶移除。“这不是说人当作恶以便将恶显明出来, 而是说人当自省, 既省察他的行为, 更省察他的意念, 扪心自问, 如若不因惧怕法律的惩罚或脸面蒙羞, 他的为人处世又会怎样。特别是省察在他的意念里, 有哪些恶他觉得无所谓, 不认为那是罪。”(《圣命》278: 1)

为了让人有自省的能力, 神赋予了人理性, 使他能够分别善恶, 明辨是非, 认清自己的意图和欲望。而且人的思维是分层次的, 好比房间有内外, 楼房有上下。以是之故, 我们能透过在上的思维反思在下的思维, 了解自己在想什么, 且分辨哪些念头是善, 哪些念头是恶, 如同站在楼上看明楼下的一切。人只有发现并承认自己所存的恶, 才能悔而改之。否则, 他必继续享受恶欲带给他的快乐, 以恶为善, 以善为恶。

由此可知, 神允许人活在恶中, 是因为人性当中的恶只有在他省察、发现并承认之后才有得到改正的可能, 否则恶必封藏于内, 如同恶疾隐藏于体内, 未能及时发现并得到治愈, 结果便可想而知了。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 省察、发现、忏悔、去除稟性当中的恶正是信仰的根本。

[1]有的人口称自己是罪人, 却从不省察自己有哪些罪。“这种人祷告说: ‘主啊, 我是个罪人, 全然生在罪孽之中。从头到脚, 我无一处完全, 纯然是恶。良善的神啊, 求你恩待我, 饶恕我, 洁净我, 拯救我, 领我走圣洁的道, 行公义的路。’ 诸如此类的。他却从不省察自己, 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哪些恶。对自己的恶既一无所知, 谈何拒绝这些恶呢? 更别说奋力移除这些恶了。认罪以后, 他相信自己已得洁净了。然事实上, 他从头到脚无一处是洁净的。”(《圣命》278(a): 1)

【注】这些祷词全是基督徒耳熟能详的, 因为皆取自圣经。若是从心忏悔, 如此祷告自然善莫大焉。然瑞登堡深知, 徒有其表、口认心不行的基督徒并不少。下面的言词则是改革宗某些信徒的论调。他们坚称信便得救, 行为无关紧要。行

恶不被定罪，行善也无益于获得救恩，因为只要信就已然得救了。

[2]有的人因错误的信仰以为省察毫无必要，特别是那些认定信便得救，行为无关紧要的人。“这种人自言自语地说：‘我何必省察自己的善恶呢？恶行既不能定我的罪，我何必查找自己的恶呢？善行既不能使我得拯救，我何必查找自己的善呢？只要坚定地宣称我信，我一切的罪就得洁净得称为义了。既称为义了，我在神面前就是完全的。没错，我是有罪，但就在犯罪的同时，神将它抹除了。’诸如此类的。任何人只要睁开眼睛，谁看不出这些空洞的言词没有丝毫意义呢？谁不能如此想，如此说呢？”（《圣命》278(a): 2）

[3]有的人只关心尘世的名利得失，从不思想何为恶。他们在世界摸爬滚打，追逐名利财富，贪图玩乐享受，从不关心灵性方面的事，不探求真理，即使听到真理，也置若罔闻。这类人正是主撒种的比喻中落在荆棘里的种子——“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马太福音 13: 22）

天堂根据美德的不同分为无数不同的团体，地狱则按恶欲的不同分为无数不同的团体。每个人就其灵而言皆连属某个团体，若为善，则连属天堂的团体，若为恶，则连属地狱的团体。尚在尘世的时候，人不了解这一点。然而这确是事实，否则人不能存活。人若连属地狱的团体，只有遵循圣命运行的法则他才能出离。其中一条法则便是，人必须发现自己连属地狱且渴望出离。以是之故，人必须省察、发现、承认自己禀性中的恶，竭力悔而改之。人若不知何为恶，便谈不上移除恶了。（见《圣命》278(a): 6）

“通过恐惧、神迹、与死人的灵说话或异象异梦，主可以医治人的理性，迫使他只思想善，不思想恶。可是仅仅医治理性只是治标，因为理性及其思想尚属人的外，意愿及其情感才是人生命的内在。故此，仅仅医治理性只是医治浅表。里面的毒性因未得释放，便不断蔓延，直至感染全身。所当医治的是人的意愿，不是靠理性进入意愿（因为这不可能），而是靠理性的教育和激励。仅仅医治理性，好比给尸体涂上香油香料。香料很快沾染尸体的腐臭，以致人不敢靠近。人的恶欲若被抑制于内，真理在理性当中也必受到玷污。神允许人思想恶，甚至起心作恶，为要藉社会、道德及灵性的法则来移除恶。当我们想到某样恶有违公平公义，有违端庄体面，与良善真理相悖，与生命的平安、喜乐和福分相悖时，恶就被移除了。主通过这三种途径来医治人的欲望，虽然一开始是藉着恐惧，后面却是藉着爱。”（《圣命》282-283）

善恶报应、战争和平、信仰状况等现实问题

前文已就神预定人上天堂，为何很多人走进了地狱，神为何不直接向人显现或彰显神迹奇事，为何不让天使或死人的灵显现，为何不显明圣命的运行，为何允许人活在恶中等问题作了扼要的论述。所有问题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至为基本的法则，就是人当照他的理性行使他的自由。一位全善全能之神所创造和治理的宇宙不显得完美，根本原因在于人滥用了神赋予他的理性和自由。人若接受这个

基本的法则，很多疑惑自然可以排解。下文则从瑞登堡罗列的问题中，选取善恶报应、战争和平、信仰状况等现实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

一、神为何允许不虔的恶人平步青云，有财有势，生活奢侈，虔诚的善人反一贫如洗，受人轻视？这不能不让人怀疑神的智慧和公正！圣命若无微不至，虔诚的善人应该兴旺发达，事事顺心，不虔的恶人应该受到惩罚，忍受贫穷，受人轻视才对。

人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们把地位和财富视为最大的快乐，有人甚至视其为唯一的快乐。获得地位和财富，他们就兴奋快乐，反之就伤心失落。可是地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寡，真的那么重要吗？它们真的存在，抑或只是人的妄想？享有地位和财富的人真比没有地位和财富的人更快乐更幸福吗？当人取得高位，甚至成了帝王将相，一段时间过后，地位对他们来说还有那么重要，还能给他们带来那么多快乐吗？

“一个享有崇高地位的人，比地位较低甚至毫无地位的农夫和下人，活得更快乐吗？只要事事顺畅，又知足常乐，后者完全可以比前者更快乐。还有谁比自私自利的人更心无宁日，更容易恼怒呢？每当他们没有受到恭敬，虚荣心没有获得满足，或是事情进展不顺，未能得偿所愿时，他们岂不是心神不宁，满怀怨恨吗？这样，地位若不能发挥职能或作用，不就只是人的妄想吗？此妄想只存于人的意识当中，以为红尘是一切，而永恒什么也不是。

“下面我解释神为何允许恶人获得地位和财富。和虔诚的善人一样，不虔的恶人也可以发挥作用。他们甚至有更大的热情，因为在发挥作用时，他们所考虑的是自己，获得荣誉是他们的目的。因此，他们的虚荣心大也好，小也罢，为了获得荣誉，心里总是燃烧着发挥作用的欲望。虔诚的善人往往缺乏这种热情，除非也是出于虚荣之心。这样，神就引导这些有地位的人，使他们为自己名誉的缘故，为社会，为国家，为自己的社区和城市，为身边的同胞和邻居，发挥作用。对于这类人，主是如此运行他的圣命，因为主的国乃是作用之国。在很少有人纯心为人民服务的地方，主就将自我崇拜的人提到高位，使他们为个人私欲的缘故替公众谋福。”（《圣命》250：2-3）

在灵界，瑞登堡清楚地看到，当今时代，私欲主宰着人的心。表面看来，很多身在官位的人为人民的福祉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其实在心里，他们所考虑的自己的名誉和利益，为的是个人的欲望和目的。“我被告知，几乎所有从尘世进入灵界的人，所想的都是成为高高在上的人物，拥有尽可能多的财富，极少人心系大众的利益，根本不知道有公共利益这回事。他们以公共利益为幌子，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灵界日记》3711）

“打着灯笼找一找，看当今世界有多少渴望地位的人不爱慕虚荣，不贪图财利。一千个人中，你找不到五十个爱神的人；而爱神的人中，又只有少数是希求地位的。既然爱神的人如此之少，爱慕虚荣贪图财利的人又如此之多，况且这多数人为了自己的欲望比爱神的人更能发挥作用，那么，谁能以恶人比善人更为富

贵的表相来否认主的圣命呢？”（《圣命》250：4）

对于爱神的人少，爱慕虚荣贪图财利的人多，主曾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13-14）通往天堂的门窄，不是说天堂的门难进，而是说选择这扇门的人少。引向地狱的路宽，不是说地狱的路是康庄大道，而是说选择这条路的人多。

二、神为何允许战争发生，导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根本原因还是人有照他理性行使他欲望的自由。自从人性堕落以后，人的私欲不断膨胀，意欲高人一等，直至成为至高，意欲获取财富，直至拥有所有人的财富。人的秉性变得如此，神依然保全他的自由，因为他的生命和快乐在此。另外，神若将人的恶欲封闭于内，人无以知道自己是恶，更无法省察、承认直到厌离恶。恶被封藏于内，如同隐而未现的恶疾，终必导致死亡。“因为人生来好比一个小地狱，时刻与天堂产生冲突。没有人能得主拯救，除非他发现自己身在地狱，并希望获得解脱。神若不允许恶存在，救恩便不可能成就。正为这个缘故，世上总有大大小小的冲突，小到人与人的摩擦，大到国与国的战争。所不同的是，小的冲突由社会法约束，大的冲突由国际法约束。无论大小，它们都意图突破各自法律的约束。”（《圣命》251：2）

瑞登堡指出，神允许战争发生，很多原因依然封藏在神智慧的宝库中。部分已向他指明，其中一点是：世间所有的战争都是灵界某种状态的反映。圣经所记载的及今日所发生的一切战争，莫不如此。圣经记载以色列民曾与周围各个国家发生冲突，如亚摩利人、亚扪人、摩押人、非利士人、叙利亚人、埃及人、迦勒底人、亚述人。每当以色列偏离信仰，陷入那些国家所象征的恶时，他们就受到相应国家的侵略。因为圣经的语言是象征性的，每个与以色列发生战争的国家都象征某种恶。世间的状况暗示人类精神层面的状况，也就反映灵界的状况。（见《圣命》251：3-4）

【注】“每个与以色列发生战争的国家都象征某种恶”，非为抬高以色列，而贬低以色列周围的民族。瑞登堡从灵界得知，神之所以吩咐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进迦南，并将迦南应许给他们为业，是因为迦南曾是古教会兴盛之地。古教会时期的人通达对应学，迦南的每个地名，包括城镇、河流、旷野、山地等等，以及每个民族所得的名，皆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每个人皆有与众不同的秉性，每个民族也有与众不同的秉性，反映于相上，便有面貌特征的不同。通达何性显何相，何相寓何性，乃是古教会之能事。远古教会能即相会性，具足智慧。古教会通达对应学，尚有悟性。后来人完全不知对应为何物，连知识也荡然无存。神吩咐亚伯拉罕进迦南，为要藉以色列将圣言不断传承，因为迦南地名俱含灵义。

“属灵人能看出，主的圣命在主导世间的战争。但属血气的人不能，只有在庆祝胜利时，他或许会屈膝感谢神，或者在战前稍稍祷告神。等他回到自我的状态中，他要么将胜利归于将军的谋略，要么归于某些难以逆料的偶发事件。因为

偶然，战争取得了胜利。前面说过，所谓的‘运气’其实是圣命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的体现。你若承认圣命存在于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自必承认它更存在于战争这等大事上。人们通常将导致战争出现决定性局面的事件称为运气，其实这是出于主的圣命。将军的计策和谋略也出于圣命，虽然他们始终将这一切归于自己的深谋远虑。倘若愿意，他们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有承认或否认圣命，承认或否认神的自由。只是要知道，他们的计策和谋略无一丝毫真出于自己，而是或从天堂或从地狱流入的。出于地狱，是神的允许；出于天堂，则是神的美意。”（《圣命》251：5-6）

三、为何人类的信仰千差万别，莫衷一是？有人心想，若真存在一位神，为何人间的信仰林林总总，各各自认殊胜，是己非人呢？站在某些基督徒（认基督教为唯一正教的基督徒）的立场，神为何允许多种宗教并存？为何有的人对神一无所知？为何伊斯兰教为那么多人所信仰？为何犹太教依然留存？为何允许那么多人接受错误的信仰，任凭他们走向地狱？

有这些疑惑，由此怀疑圣命的，只是那些认自己的宗教为唯一正教的人。若能透过形式看到实质，多种信仰并存并不是问题。因为他懂得，神安排世间有多种形式的信仰，以适合各种秉性的人。信仰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虽有差别，内在实质却能相通，皆承认神明、永恒、死后生命的存在，承认人当照真善美的要求行事为人。一切按自己信仰原则生活的人，都于天堂有份。

在《灵界日记》中，瑞登堡讲述了如下经历：一些伊斯兰信徒听说了耶稣的事迹以后，希望加入基督教。他们被告知，他们不妨保留自己的信仰，只要照《可兰经》的教义，视耶稣为最大的先知、神的儿子、最有智慧的人即可。因为他们难从心里承认耶稣的神性，从小吸收的观念不是瞬间可以扭转的。他们只要以良善、真诚、正直的心生活就够了，按自己的信仰同样能获得属于他们的快乐。（见《灵界日记》5669）

瑞登堡指出，天堂由无数团体组成。从整体看来，它呈现一个大身的形态，而主乃是此大身的灵魂和生命。每个团体对应人体上的某个组织器官，根据其性德的不同，扮演适合它的角色，发挥它适当的功能。一切按信仰原则生活的人，在天堂都有适合他的地方，且各自享受属于他的快乐。举例明之。一个农民，能享受一盘牛肉，喝上一瓶啤酒，或许就觉得生活有滋有味，其乐无穷。相反，你若给他披上龙袍，戴上皇冠，摆上美酒佳肴，他反觉不自在。同理，每个进入天堂的人，都能享受属于他的快乐。（见《圣命》254：3-4）

“有少数人对神一无所知，只要他们过道德的生活，那么死后，他们将得到天使的指教，使道德的生活升华为灵性的生活。崇拜日月，以日月为神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以为事实如此，所以不致被定罪，因为主说：‘如果你们是瞎眼的（就是说确实不知道），就没有罪了’……由此可见，主希望所有人得到拯救，所以他预备每个人在天堂有一席之地，只要他生活良善。”（《圣命》254：5-6）

1768年5月27日，瑞登堡离开家乡，往荷兰出版他的新作《爱情与婚姻》(Conjugal love)。刚上马车，碰上了邻居卡尔。“就快八十的人了，怎么还不敢作如此长途的旅行？”卡尔问道，怀疑能否再见到他。“不用担心，只要你还活着，我们肯定还会见面的，因为我还有一次这样的旅行。”瑞登堡回答。

关于瑞登堡晚年的生活习惯，卡尔给我们留下了详细的描述。据他介绍，瑞登堡工作不分昼夜——“什么时候困了，我就上床睡觉”。虽然年事已高，他几乎不用仆人服侍。他在书房自己泡咖啡，加上很多糖。饮食基本上只有牛奶，从不喝酒，晚上也不吃东西。但受到邀请的时候，他就会很随意。

从秋天经过整个冬天，他的书房总是燃着火，但卧房是从不生火的。根据气温的变化，他会盖三四床毛毯。醒了就去书房，把火挑旺起来，泡上一杯咖啡，然后坐下写作。他的房间整洁而朴素，着装也是如此。偶尔也会因遗忘或疏忽而闹出笑话。有一次他受邀到卡尔父亲家进餐，两只鞋的扣带不一样，使得在场的女孩子们嬉笑不已。

聚会的时候，他总是兴高采烈的，把它当成工作之余休闲放松的机会。他喜欢与头脑聪明的人交谈，也总是受到他们的欢迎和尊敬。面对人们的好奇，不断被问到一些严肃的话题时，他总能应付自如，轻巧风趣地引向不同的话题。至于他终身未婚的情况，卡尔说不是因为他对异性不感兴趣。事实上，他喜欢与优雅聪敏的女士呆在一起，认为这是最纯洁的快乐之一。只因特殊的缘故，他需要无论白天黑夜，房里都保持绝对的安静。

在本次去荷兰的途中，瑞登堡认识了图格森将军。将军是丹麦埃尔西诺港的海关督察长，负责检查波罗的海和大西洋的往返船只，多年来秘密为丹麦国王获取俄国情报。当瑞登堡的奇闻异事广为流传时，他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瑞典驻丹麦大使霍普肯爵士(Baron Charles Frederick von Hopken，瑞典首相霍普肯爵士的弟弟)是将军的挚友，告诉他瑞登堡是欧洲最有学问的学者之一。鉴于这些消息，将军请瑞典领事在瑞登堡下次经过埃尔西诺港时及时通知他。

这次，当他得知瑞登堡正在领事家中共进晚餐时，就十万火急地赶来。他希望对瑞登堡请教几个问题，瑞登堡表示非常乐意：“想问什么尽管问，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首先想问的是，“女王的秘密”这一事件是否属实，前面已经提过。后来他们谈到信仰的原则，将军问：一个自信对神对人都真诚尽责的人，如何肯定自己是否走在得救的正路上？瑞登堡回答：“这很容易。他只需照十诫省察自己的思想，比如是否敬畏神，是否乐于看到别人幸福而不嫉妒，在受到极大伤害产生了愤怒和报复心理时，能否即时转变自己的情绪，因为神说报应在他，等等。如若是，就能确定自己是走在通往天堂的路上。否则，若发现自己为负面的情绪所激动，就是走在通往地狱的路上。”“这让揣度别人的我也开始省察自己。”将军评论说。

1968年9月,《爱情与婚姻》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这是瑞登堡首次署名发表的著作。在这次旅行中,他还认识了一个重要的朋友,因为他后来对瑞登堡的描述是这方面最为详实的资料。他叫约翰(John Christian Cuno),当地的商人兼银行家,对神学感兴趣。瑞登堡的《爱情与婚姻》使他对作者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好奇”。一方面,约翰承认著作的标题及作者与灵相通的宣称使他认定作者的精神一定有问题,然另一方面,“有时我发现他讲的是很有思想的东西,是我在学术讲座从未听过,也是自己从未想过的。”

约翰并不急于拜访瑞登堡,而是通过当地的瑞典商人,特别是备受尊敬的魏特曼先生(Joachim Wretman),详细了解瑞登堡的情况。他们初次邂逅是在一家法文书店,之后的第一个周日,约翰正式拜访瑞登堡。此后整个冬天,主日礼拜后拜访瑞登堡成了他的习惯。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瑞登堡为何不雇一个仆人服侍他,在旅途上照顾他。瑞登堡说他无需任何人照顾,因为他的天使一直与他同在。

“换别人说这话,我一定会发笑。可面对这位令人敬重的八十一岁老人,我丝毫没笑的意思。他看起来是那么天真无邪,当他天蓝色的眼睛笑眯眯地注视我时(他交谈时总是这样),就好像真理在透过他的眼睛说话。”约翰说。

瑞登堡和一对年轻夫妇住在一起。夫妻俩经营一家店铺,出售棉布、手帕之类的东西。约翰问女房东,老先生需不需要费心照料。女房东回答说:“几乎不用,我女佣只要每个早晨为他添上火就行了,其余一概不用。他每晚钟敲七点就睡觉,早晨八点起床。其它的我们不必操心。白天他自己添火,睡觉时总小心翼翼,免得发生火灾隐患。着装卸装什么的他都自己来,以致于我们很少知道他在不在房里。我真希望他余生能和我们一起度过。孩子们一定会非常想念他,因为他每次回来总会带给他们糖果。小家伙们如此喜欢他,甚至大大超过自己的父母。他一定非常富有。”

约翰也这样想,因为他非常慷慨地赠送他的著作。但他的生活却简单而朴素。约翰发现,他经常就吃巧克力和饼干,而且他的房东和孩子们总能得到多半。哪天胃口较好时,他就去附近的餐馆。

“我初次邀请瑞登堡来家作客时,也邀请了魏特曼先生。我本想邀请更多人,因为大家都急不可耐地想认识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贵宾。只因我自己都不太熟,就未敢冒昧,因为我总担心有人会戏谑他。”

约翰与瑞登堡经常来往的消息很快在镇上传开了,很多人希望通过他认识瑞登堡。

“我建议他们如我一样前去拜访,因为他愿意和每个真诚的人交谈。瑞登堡先生思维极为敏捷,无论与上层人或下层人,他都谈吐得体。我本想介绍他进我们的圈子,因为我听他说过,他很喜欢玩一种纸牌。只因我知道他停留从不超过七点,加之我们圈子很少说德语和法语,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无法满足一些女士的好奇心。不过有一次，在我朋友科洛先生（Herr Nicolam Konauw）夫人的迫切要求下，我同意邀请。老先生当即表示乐意。

“科洛先生派马车来接我们。在夫人家里，我们见到很多客人。其中有霍格姐妹俩（Mademoiselles Hoog），皆受过良好教育，是女性中的佼佼者，已涉入高等科学的研究，尤其是哲学领域。瑞登堡先生的举止异常礼貌和殷勤。宣布用餐时，我伸手携夫人进入餐厅。与此同时，我们八十一岁高龄的‘年轻人’戴上新手套，将手伸向霍格小姐，举止是那么潇洒得体。

“每次受到邀请时，他都穿上合身的黑色棉绒大衣，但平常是穿棕色大衣和黑色裤子。此外我从未见他有另外的装束。我们老先生坐在科洛夫人和霍格大小姐中间，她们都善于谈吐，但已预先向我作出承诺，至少在用餐时间，得允许老先生安静吃饭。她们忠实地履行了承诺。受到女士们如此殷勤地招待，老先生显得特别享受。这次他的胃口之好，超乎我的预料。女士们不断敬酒，但他坚持不过三杯，而且加上很多糖，这是他特别的嗜好。

“餐后用甜点的时间，交谈非常活泼地进行着，到品茶和喝咖啡时还在继续，直到七点。我已预先安排马车在这个时候送我们回家。女士们的问题惊人的多，他一一作答。要是我把所有的问题和回答都记下来，就得写很长很长。我且提一件。我们聊到一位知名人物，一位大使，我想，前些年在海牙去世了。‘我知道他，虽然在他生前我没见过他，’瑞登堡说，‘当你提到这个名字，我便想起了他，他有一个遗孀在世上。不过他在灵界已经结婚了，有了永远的妻子，与他在心性上相比尘世的遗孀更加谐和。’可以想像这话会带出多少新问题，他也一一作答。女士们小心谨慎地对他的回答表示满意。”

虽然已是八十一岁高龄，约翰说瑞登堡的身体非常健康。“他中等身材，虽然比我年长二十，我却不敢与他赛跑，因为他腿脚麻利得跟年轻人似的。上次我与他在奥东先生（Herr Odon）家吃饭时，他告诉我他正在长新牙。一个八十一岁胡子花白的老头还长新牙，这事谁听说过？”

一次，一个年轻人通过约翰拜访了瑞登堡。他表面认同瑞登堡所讲的一切，故意提到当前耶稣会处境的陡变，为葡萄牙国王竟绞死科英布拉主教（Bishop of Coimbra）感到吃惊。“没这回事，”瑞登堡说，“主教并没有被绞死，否则我早必知道了。最近我与一些刚刚过世的人聊到过他，还就此事拿教皇开玩笑呢。”

年轻人立刻跑到迈尔先生（Pieter Meyer）的书店，将瑞登堡的话讲给开市前在店里聚集的人听，约翰当时也在场。多数人相信主教被绞死的消息是真的，因为各大报纸都有登载，且有相关情况的描述。“我得记下来，”迈尔先生说，“因为事情很快会水落石出的。”

有人说瑞登堡必是疯了，还有人说，瑞登堡在海牙早已颜面尽失了。因为有流言称，当伏尔泰（Voltaire）被传逝世的时候，他显得非常悲伤，自称惊讶地

见到了伏尔泰在灵界的可怜处境。所以当伏尔泰还活着的消息传出时，瑞登堡被指为假先知，灰头土脸地离开了海牙。

约翰很容易就能戳穿这种恶意的谎言，证明瑞登堡在整个事件当中一直住在阿姆斯特丹，从未踏足海牙。“我丝毫不愿为老先生的神学著作辩护，声称他在书中所说的一切都值得相信，但我刚才所听到的实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约翰将伏尔泰的事告诉了瑞登堡，瑞登堡仅仅笑了笑，说：“我实在不止一年半没去过海牙了，也多年没想到过伏尔泰了。人真会扯谎！有头脑的人均能看出主教被绞死的消息是值得怀疑的，一个主教不会这么轻易被绞死。他入狱了倒是真的，我与已故教皇曾聊到过他也是真的。”

不久，各大报纸收回葡萄牙主教被绞死的消息，瑞登堡又被视为先知了。

1769年1月，阿姆斯特丹一家报社就《爱情与婚姻》发表了一篇评论。评论说：“如果内容新奇和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可以促进一本书的销售，那么毫无疑问，这些著作值得期待，因为它们揭示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奥秘……唯一可能妨碍此书畅销的原因，是人们的怀疑。有的人会认为作者的意思不应该从字面上理解，而应该视为寓言；有的人会认为作者不道德；对他稍有好感的人会视他为狂热分子……作者不当被认为不道德，因为他所关心的是真正的美德……书中有太多东西不大可能是真的，与圣经的教训是相悖的。不管作者怎么说，我们只能将其视为虚构幻想，并奉劝群众远离该书，因为它可能使人变成丧心病狂的狂热分子。”

无论是斯德哥尔摩，还是阿姆斯特丹，人们对瑞登堡的兴趣大多止于他与灵相通的奇能异事，而不是他的神学著作。人们看到约翰与瑞登堡常在一起，在各种被问到的场合一如既往地对他极尽溢美之词，在各种虚假的流言面前为他辩护，以致有些人也将他一并视为异端。

约翰是传统意义上中规中矩的基督徒，主流的观点他看得很重。面对大相径庭的各种说法，加之很可能曾受到教会的压力，他困惑了。他找来瑞登堡曾出版的所有著作，逐一作了全面的研究，且做了大量的笔记，发现很少是他所能认同的。他接受神为一，也接受信心与善行应当并重，但路德宗唯信称义的教义已让他心满意足了，以致偏失了瑞登堡的根本思想。他觉得《爱情与婚姻》的故事相当有趣，但反对天堂仍有婚姻的观点。另外，天使和魔鬼曾经是人的说法也让他厌烦。至于瑞登堡所期待的新教会，他认为已在路德会得到实现。他拒绝相信瑞登堡的使命，也不认为教会需要进一步的革新。

不管怎样，约翰对瑞登堡个人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但他终归是恪守传统的基督徒，实在接受不了瑞登堡过于革命性的观点。他衷心希望瑞登堡不再发表神学作品，一方面是担心他个人认为错误的观念到处泛滥，一方面是担心瑞登堡会遇到危险。当他听说瑞登堡打算发表一本新作时，便极力劝告他打消念头。“作为你真诚的朋友，我不得不忠告你，不要再发表新的教义，至少这两年如此，否

则你有被逐出城的危险。”

瑞登堡无疑明白约翰的好意，但他不致因害怕危险而放弃他认定的使命。不久，他又发表一本新作——《教义对比》(Brief Exposition)，给自己主要的神学思想作了一个简单的总结，与天主教及改革宗的教义作了一个对比。约翰仔细阅读了瑞登堡寄来的小册子，发现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有危害。可让他气愤的是，瑞登堡竟称在成文的教义上，天主教比改革宗优胜。1769年3月8日，约翰给瑞登堡写了一封长信，说他新出的作品并没有解决他心中的疑惑。他说多数人不会接受他的“灵界见闻”，纵然精彩，但证据不够。有的人会视其为虚构幻想，有的人会视其为诗情画意的小说，有的人会因为流言蜚语将他定为异端头子，有的人会嘲弄他为疯子。

信中交织着极为复杂的感情，有痛心，有遗憾，有不解，有劝告。“为了出版您的著作，一出版又四处寄送，您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然而您得到了什么呢？哀哉，您什么也没得到！……没有人会认同您所谓的‘天使的智慧’……我至为尊敬的人啊，通过与您的交往，我对您的真诚和您对真理衷心的爱慕，是确信无疑的……我最亲爱的朋友，请允许我向您所表示的爱的承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让我可以畅所欲言，率直地将那些傲慢忌妒的读者不愿告诉你的话讲给你听……请原谅我说的话，我从未怀疑您的真诚。然而在我看来，您的天使是十分可疑的，您所归于他们的智慧有时接近愚痴……我担心这些邪恶的灵，有时因为难以分辨，给你造成了错觉……”

约翰等了一些日子，没有等到回信，便跑去见他，发现他反应冷淡，甚至有些生气。“要是你不愿相信我，那你昔日全神贯注地研究我的著作便是浪费了太多的精力。”约翰注意到，当他说话的时候，往日的笑容完全消失了。孤独的人难免有失落的时候，人生觅一知己难矣！

1769年4月26日，瑞登堡离开阿姆斯特丹，前往巴黎和伦敦，然后返回瑞典。他前来向约翰辞行。“只要我活着，我永远无法忘记他来我家辞行的场面。”约翰感觉他这次说话跟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感人至深。“神若愿意，我会再次来阿姆斯特丹看你，因为你在我心里是极为珍贵的。”约翰说只怕他们难再相见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活不太长。“这你不会知道，”瑞登堡说，“智慧的神若看为好，就会安排我们继续活着。与主相连的人此生就能预尝永生的滋味，尝过这滋味的人不再过于关注这短暂的一生。相信我，我若知道神明天召我前去，今日我必请来乐师，再次享受人间的快乐，作为美好的谢幕。”

1769年7月1日，在巴黎停留两个月后，瑞登堡到达伦敦。这是一个忙碌的夏天：一面忙于出版一些小册子，一面忙于他的最后一部大作——《正信的基督教》(True Christianity)。和在斯德哥尔摩一样，他在伦敦接待了众多访客，与同胞斯普林格的关系也更加熟稔了。斯普林格说，英国主教们对他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两年前，他看到主教们对他相当冷淡，而如今已变得相当有礼貌。他问瑞登堡原因，瑞登堡的答复是：神知道他的教会应当何时开始。

伦敦有一位著名的医生，名叫梅西特 (Dr. Husband Messiter)，是瑞登堡的常客。和梅西特一样，托马斯 (Rev. Thomas Hartley) 及威廉 (William Cookworthy)，也接受和认同瑞登堡。威廉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待人热情，机智幽默。他有十年非常幸福的婚姻生活，妻子过世以后，他对女儿的管教异常严厉。他脾气急躁火爆，据说，只要看到女儿有轻浮的打扮，就足以让他大发雷霆。有朋友曾给他介绍瑞登堡的著作，他翻了翻，随即厌烦地丢开了。后来，出于某种因缘，他决定再加审视。可能天堂的生活是为人服务的生活这种新观点，或者瑞登堡对耶稣基督本质的解释，感染了真诚的威廉。他读得越多，对新启示的真确性就越发确信无疑。

后来威廉认识了托马斯。托马斯是一个感性的人，但不善交际，在人群中容易紧张。两人见面之前有过长期的书信往来，思想和情感的共鸣与日俱增，以致两人初次见面时，竟情不自禁地深情相拥，仿佛是早已熟识的故交。后来，他们一同以喜乐饱满的热情传扬新的福音。威廉的脾气逐渐平伏下来，性格日趋成熟温和，基督的忍耐取代了从前的急躁。其传记作者称他为“我见过的最为理智、博学、善良的人”。

托马斯和威廉首次拜访瑞登堡是一个欢喜交加的场面，他们聊了近两个小时。两人对这次会面皆十分满意。他们邀请瑞登堡共进晚餐，但瑞登堡客气地谢绝了，说他的晚餐已经准备好了，是牛奶加面包。

托马斯和威廉十分确信新启示的重要性，于是立即着手翻译瑞登堡的一些著作。威廉将《行为之教义》(The Doctrine of Life) 译成英文，次年在普利茅斯出版发行了。之后，在托马斯的协助下，他又翻译出版了《天堂与地狱》。

托马斯在《身心关系》及《天堂与地狱》的英文版序言中留下了他对瑞登堡的印象，盛赞他学识渊博、彬彬有礼、虚怀若谷、淡泊名利、平易近人、自在轻安，且称能与他相遇相识并拜读他的著作，是一生中至为幸运的事。

在写给《正信的基督教》英文译者的信中，托马斯作了类似的评价——“伟大的瑞登堡是一个极为谦虚的人。他思想开明，所有善良的人，无论属于哪个教派，都为他所喜爱。他们若有认知上的错误，只要是无心的，他认为都是情有可原的。他清心寡欲，却无丝毫苦行僧的模样。相反，一种内在的沉淀和轻安从他甜美的表情和举止上流露出来。人们有理由认为，根据我个人对他的了解，对他著作的勤奋阅读，加上所获得的有关他的可信资料，我对这位著名作家的品格已经作了最高的评价。根据这些资料，我认为他是一位智慧的神人，心地善良的好人，思想高深的哲学家，世界知名的学者，彬彬有礼的绅士。我还相信，他从神的灵得到极高的启示，蒙召成为向世人传递信息的特使，与天使和灵界交流，远远超过使徒时代以来的任何人。鉴于此，我向世人介绍他的品格，且郑重声明：扪心自问，我绝无任何偏爱或私意，亦无任何世俗的目的。我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悔悟的罪人罢了。”

有个名叫罗伯特 (Robert Peacock) 的人，因为债务刚出监狱被释放出来。

他向朋友本尼狄克 (Benedict Chastanier, 一名法国外科医生) 展示了英文版《天堂的奥秘》第二卷。著者与天使的精彩对话引发了两人的兴趣, 于是他们叫上特鲁里街剧院的一位乐师同往拜访瑞登堡。本尼狄克因为临时有事未能成行, 便向两位朋友询问他们对瑞登堡的印象。

“他就是一个老傻瓜, 假装能把天使和精灵玩弄于股掌之上。” 罗伯特说。

本尼狄克于是放弃拜访瑞登堡, 也因此留下了极大的遗憾。因为他后来得知, 原来两位朋友已涉足炼金术。他们向瑞登堡所提的, 乃是炼金术是否真有道理的问题。对此瑞登堡回答说: “无论是真是假, 我不建议任何人捣弄这些。” 这回答让他们极为失望。

后来, 本尼狄克成了瑞登堡热心的追随者, 且成为组织有兴趣读者的第一人, 许多神学著作的法文译本也是出自他的笔下。

有一位德国诗人, 名叫克洛普史托克 (Gottlieb Friedrich Klopstock), 在一些女士的坚持下拜访了瑞登堡。他粗鲁地来到瑞登堡跟前, 要求与他死去的朋友取得联系。

瑞登堡回答说, 就算国王亲自向他下令, 他也无法从命。

克洛普史托克由此认定瑞登堡是一个骄傲自负的老头, 一个令人失望的巫师。只有购买他昂贵著作的人, 才能让他称意。

“看来一个人的朋友在另一个世界若不是王子的话, 瑞登堡先生是不会屈尊和他说话的。” 克洛普史托克说。

“你一走, 我又将和精灵在一起了。” 瑞登堡回答。

“这样的话, 我不马上滚蛋就是大错特错了, 我可不希望因为我的打扰而坏了你的雅兴。” 克洛普史托克针锋相对地说。

波尔坦 (Henrik Gabriel Porthan), 芬兰著名学者, 对灵界见闻持相当怀疑的态度, 但出于好奇, 还是决定拜访久负盛名的瑞登堡。他在客厅等候, 因为瑞登堡正接待另一位客人。据说波尔坦当时听到房里正以拉丁文进行一场生动的对话, 话题是古罗马, 但自始至终只听到一个声音。房门终于打开了, 波尔坦看到瑞登堡鞠躬, 客气地送别一位无形的客人。瑞登堡随即欢迎波尔坦, 并抱歉让他久等, 说诗人维吉尔 (Vergil) 刚刚不期来访, 唤醒了他对诗歌久违的热爱。

费雷纽斯 (Rev. Arvid Ferelius), 瑞典教会的一名牧师。在一封信中, 他描述了对瑞登堡的印象: “有人或许认为瑞登堡顾问行为古怪, 异想天开, 然事实恰恰相反。他在人群中从容随和, 亲切愉快, 遇到的每个话题皆能侃侃而谈, 能容纳众人的观点, 除非被问及, 从不急于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 如若发现有人故意刁难, 目的是戏弄取笑他, 他就会当即给出一个令发难者哑口无言的回答。” 有充分证据表明, 费雷纽斯勤奋阅读了瑞登堡的著作, 尽管他从不公开承

认自己是新教会的一员，且要求在有生之年，他的名字排除在外。他的三个女儿均嫁给了瑞典瑞登堡运动的领袖，这本身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瑞登堡此次英国之行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就是散发《教义对比》的英文版。梅西特医生从旁协助，他写给爱丁堡、格拉斯哥、阿伯丁大学一些神学教授的介绍信，以及他们在阅读之前的客气回复，都流传了下来。曾和梅西特医生一同拜访瑞登堡的托马斯，回家后深为感动，于1769年8月2日给瑞登堡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他的无限感激和赞叹。

“至尊至爱的先生，我觉得自己非常荣幸。能够与您交谈，我感到内心深处的喜悦……人中之圣啊，请相信我，通过与您的交流，我觉得自己比蒙受王宠更为荣幸。因为君王之中，只要头脑健全，谁不乐意在今世能与一位天堂的人交谈？然而，这些向大人物隐藏起来的奥秘，只有向谦卑的人启示出来了。我的话绝非奉承，因为我将您的一切，无论多么伟大非凡，都归之于主，而将您视为主施行怜悯和慈悲的管道！然而，请允许我向您表达敬意，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也请允许我满怀感激的告诉您，因着主的安排，您的著作传到我的手中，使我得到了极大的祝福。这些著作如同活水的泉源，我从中获得许多指示、启发和喜乐，使我从困惑捆绑之中得以自由，让我摆脱了许多恐惧、错误和疑惑，有时我觉得自己仿佛进到了天使当中。但愿至高至善的主不让我受到迷惑，免得我的希望落空。也愿主始终保守我的谦卑和悔转，诸恶莫作，从善如流，以致平安喜乐地到达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设定的目标。”

然后托马斯问了几个问题，并请瑞登堡简短描述一下他的生平——“万一在您离开英国以后，有需要捍卫您名声的情况出现，就是说，当您的著作成了大家讨论的话题，万一有惯于恨恶真理的恶意诽谤者出来，意欲编织各种谎言来诋毁您的名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回击那些恶意诽谤之人，如若您能留下一些关于自己的介绍，您在大学取得的学位，在政府担任的职位，您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所获得的各种荣誉，一切有利于捍卫您美好声誉的信息，以便消除那些不怀好意的偏见，岂不是好事？因为我们有责任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以避免真理的事业受到损害。再者，万一您回到瑞典以后，有神职人员因您信仰的缘故迫害您（但愿神阻止），请您回英国来，您在此可以安然居住。梅西特医生和我将为您预备一个舒适的地方，城里也好，乡村也好，并为您预备所需的一切。对我们来说，这一点都不麻烦，反能带给我们最大的快乐。”

瑞登堡很快作出回复，信中说：“你对我的盛赞，我将其接受为你对书中真理的爱慕……经过考虑，我决定遵从你友善的建议”，然后简短介绍了父亲曾担任的职位，自己留学、在皇家矿务局任职、被授予爵位、出版矿物学著作集等经历，几乎都是一笔带过。凭借个人和家族在瑞典的地位和声望，他并不担心受到迫害。他的亲属中有好几位主教、大主教。“再者，瑞典十位主教，十六位议员，及其他高级官员，皆与我交好，对我都很尊重，因为他们知道天使与我同在。甚至国王、王后和三位王子，都对我礼遇有加。国王和王后曾邀请我与他们同席进餐，这种殊荣原本只有最高的政府官员才能享受。后来王储也给予同等厚待。他

们都希望我都回到家乡。因此，我不用担心在祖国受到迫害。你在信中表达了这种担忧，并乐意为我提供庇护。不用担心，要是有人想在别处迫害我，也不会给我造成伤害。然而，和主的洪恩相比，这一切虚荣都微不足道。1743年，他亲自在慈悲中向他的仆人显现，将神圣的职分托付于我，将我的视野引向灵界，与精灵和天使交往，直到今日。从那以后，我开始将显现于我的种种奥秘印刷出版。这些奥秘涉及天堂地狱、死后生命、正确的信仰、圣言的灵义，以及许多有助获得救恩和智慧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多次出国不为别的，只求自己能有所用处，也是为了传扬所托付我的奥秘。此外，我的财产够我所用，我不希求更多。应你所求，我写下这些情况，如你所说，‘以消除那些不怀好意的偏见’。好了，我衷心祝愿你无论今生来世都能获得快乐幸福。我毫不怀疑你能得到这些，只要你仰望和祷告主。”

1769年9月初，托马斯从瑞登堡收到一份手稿，引用大量经文说明“马”在圣言中对应的灵义，并说到埃及的象形文字。“我们知道埃及有象形文字，刻在神殿或其它建筑的圆柱和墙壁上，只是其象征意义如今已没有人知道。其实象形文字无非尘世与灵界事物的对应，埃及人比其他亚洲人更热衷于对应学。古希腊人则以对应讲述神话，因为这是远古时代的人写作的方式。在此我加上一条新信息，精灵和天使在灵界所见的一切也出自对应，圣言也纯由对应写成，好成为连接世人和天使的纽带……对应学在古代备受推崇，被尊为学问中的学问，是古人的智慧之源。你们中间要是有人能研究这种学问就好了，这很重要。”

托马斯将瑞登堡的意思理解为研究象形文字，就写信给梅西特医生，建议“收集一些学习象形文字的有用书籍”。其实瑞登堡不是说研究象形文字，而是学习对应学。一年后，托马斯和瑞登堡重聚时，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录。

《爱情与婚姻》

在《天堂的奥秘》一书中，瑞登堡提出，就灵义而言，圣言纯然是讲述主的教会和天国，也就是人的灵性重生之道。通俗地说，重生就是改造人的恶欲和妄念，使自身成为仁爱 and 智慧的居所。瑞登堡所有的神学著作可以说都与这个主题有关。《天堂的奥秘》逐节解释创世记和出埃及记的内在灵义，显明圣言所讲述的无非就是神的天国。《天堂与地狱》详细剖析人死后的状态和将要经历的阶段，明示天使在天堂的快乐生活和恶灵在地狱的可悲境遇。《圣爱与圣智》论述神的本质和创造的缘起，《圣命》解释神眷顾和维护宇宙的法则，表明神的美意是创造一个快乐而永恒的天堂。《破解启示录》逐节解释《启示录》的内在灵义，阐述即将建立的新天国和新教会的教义和本质。《爱情与婚姻》则涉及人类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善用爱情与婚姻，对于天堂在人心中降临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爱情与婚姻》一书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爱情与婚姻的方方面面，包括夫妻在灵界重逢的情景、爱情的根源和本质、经营婚姻的原则和艺术、爱情与婚姻对于男女双方的改变、真爱所能带给人的幸福和快乐、导致夫妻冷淡甚至离异的根源、促成夫妻表面恩爱和谐的因素、从择偶直至成亲当注意的原则、再婚、一夫

多妻、狎妓、包养情妇、通奸、纵欲淫乱、强奸，等等。下面以瑞登堡的几次灵界经历为引子，对书中提出的有关爱情与婚姻的主要原则作一个简单扼要的论述。

天长地久有没有

[1] 一次，我遇见三个新到灵界的人，正四处观察询问。他们看到自己依然活着，和从前一样，又看到一样的事物，甚为惊讶。他们知道自己已离开尘世，原以为要等到最后审判之日，灵魂与尸骨复合时才能复活。为了消除疑惑，他们轮流触摸、检查自己和同伴的身体，又触摸身边的物体，千方百计证明自己确实活着，和从前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眼前的光更加明亮，物体也显得更有光彩，能看得更加清楚了。

[2] 尔时，恰好有两位天使灵遇见他们，就问他们从哪里来。“我们刚刚离开尘世，到了这里。所以，我们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现在，我们正纳闷呢！”他们如此回答，于是向天使灵询问天堂的事。三位当中有两位是年轻人，对异性的欲望从他们眼中流现出来。天使灵便问：“你们大概是看见妇人了吧？”他们说是的。（注：“天使灵”指尚在精灵界，但已做好预备，即将进入天堂成为天使的灵。）

他们既希望了解天堂，天使灵便告诉他们：“天堂的一切壮丽辉煌，是肉眼未曾见过的。有青年男女住在那里，女子皆漂亮至极，简直是美的化身，男子皆优雅至极，简直是美德的化身。女子的美貌和男子的优雅互相呼应，相得益彰。”

两个年轻人问天堂的人和尘世的人是否一个模样。天使灵说：“是一个模样，男子没缺少什么，女子也没丢失什么。一言以蔽之，男子还是男子，女子还是女子，正是生而为人完整形像。要不你私下检查一下，看自己是否缺少了什么，是否和从前一样。”

[3] “我们从前听说，天堂没有婚姻，因为他们是天使。要是这样，他们有没有男女之情呢？”新人问道。

“你所想的男女之情在天堂不可能存在。天使对异性的爱是纯洁的，不受情欲的引诱。”天使灵回答说。

“情爱若能免于引诱，还算什么情爱呢？”他们试着想象如斯情爱，哀声叹气地说：“哎，天堂何其枯燥！年轻人对天堂还有什么指望呢？这种情爱岂不枯燥乏味吗？”

天使灵笑了笑，说：“天使对异性的爱，充满最深切的快乐，从心灵到胸膛都得到最愉悦的释放，心与肺仿佛在胸膛戏玩，呼吸、声音、言语由此流露，使得男子与女子的交往充满无上妙乐，并且是纯洁的。”

[4] “凡升入天堂的新人都要经过检查，看他们是否纯洁。他们被带到女子面前——她们是美的化身，女子能通过他们的声音、言语、表情、眼神、姿态和

散发的气息，判断他们对异性的爱是否纯洁。如若不洁，她们就会避开，对同伴说她们看见了好色之徒。男子的样貌也会改变，在天使眼中显为毛状，脚像牛犊或豹的脚。他们就被打发走，免得他们的欲望染污天堂的环境。”

听到这些话，新人说：“这样说来，天堂没有男女之情了。纯洁的男女之情岂不了无生趣吗？男女的交往岂不枯燥乏味吗？我们可不是木头，而是有真情实感的！”

[5]听到这些话，天使灵愤慨地说：“你们根本不知何为纯洁的爱，因为你们心不纯洁。纯洁的爱是从心灵到胸膛的快乐，与肉体无关。无论男女，天使都是纯洁的，不会让爱情超出界线。在界线以内，翩翩君子与窈窕淑女从纯洁的爱找到快乐，乃是一种深沉、饱满、无以言喻的快乐。天使的爱之所以纯洁，因为他们都钟爱一位异性，两相契合。对其他异性，他们不可能产生欲望。真正的爱情是纯洁的，与情欲毫不相干，是与一位异性融合，与其他异性无关。因为两相契合的爱是从心灵到身体的爱，而非从身体到心灵的爱。”

[6]听到这些话，两位新人兴高采烈地说：“这样说来，天堂还是有男女之情了！再说说两相契合的爱吧！”

天使灵回答说：“你只要反思一下，不难发现你所想的是婚姻之外的男欢女爱。两相契合的爱与之截然不同，有如麦糠之别，甚至说人兽之别。就此问问天堂的女子，她们必回答说：‘你说的是什么话？何以如此刺耳？爱情岂能不钟于一位异性？’再问问什么是两相契合的爱，她们必告诉你，两相契合的爱不是对异性的泛爱，而是对一位异性的钟爱。当男子看到主所预备的女子，女子看到主所预备的男子，彼此倾慕，直觉对方正是自己的另一半。此时爱表现为恋慕，使他们有似曾相识之感，立时产生从灵魂到精神再到心跳的共鸣。等到婚后身体交融，爱情得到完满的表达，两人的交属感与日俱增，直至合二如一。

[7]“她们还会郑重地告诉你，她们不知两性之间有其它爱存在。她们会说：‘若非彼此钟情，渴望永远融合，怎称得上爱情？’”

天使灵还说：“在天堂，天使不知何为滥交，甚至不知有它存在。若产生不洁的爱，他们浑身变得冰冷。反之，因为纯洁的爱，他们全身变得温暖。看到荡妇，他们浑身乏力；看到妻子，他们精神焕发。”

[8]听到这些话，三位新人便问：“天堂的夫妻是否和地上的夫妻一样有肌肤之亲呢？”

天使灵知道他们想问什么，便回答说：“是一样的，但幸福快乐得多。因为天使的感受和知觉比人敏锐细腻得多。再说，爱情若非出于内在的本能，又有何活力可言呢？这能力若丧失了，爱情不就消退冷却了吗？这能力不正是爱情的度量、进展和基础，并起始、延续和实现吗？初始元素在终极元素的基础上得以存在和维持，这是一个宇宙性的规律。爱情也是如此。不得到实际的表达，爱情便没有快乐可言了。”（注：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既有男女两性之别，且呈互补

关系，那么男女结合便是一种内在的本能。此本能伴随着爱情的起始、延续并最终的实现。这里所说的宇宙性规律，是指动机（purpose）、途径（means）、结果（result）的纵向关系。爱情渴望得到表达，这是动机；寻求表达，这是途径；得到表达，这是结果。爱情只有在行为上得到实际的表达，才是得到了完满的实现，肌肤之亲是其中一个方面。）

[9]新人便问，天使因肌肤之亲是否会有孩子，如果没有，那欢娱又有何用处？天使灵说没有，但有灵性的生殖。新人问何为灵性的生殖。天使灵告诉他们：“通过肌肤之亲，夫妻在美善与真理的结合上更加紧密，美善与真理的结合亦即爱与智慧的结合，爱与智慧的结合便是肌肤之亲的灵性生殖。因为在天堂，丈夫是智慧的形体，妻子是爱（对丈夫智慧的爱）的形体，加之天使是灵性的，其生殖必然也是灵性的。以是之故，天使在欢娱之后依然是快乐的，不像世人会变得失落。因为他们能持续不断地获得能力，从而精神焕发，神采飞扬。所有进入天堂的人都能回到青春年华，精力充沛，直到永远。”

[10]听到这些话，三位新人问道：“圣经不是说天堂没有婚姻，因为他们是天使吗？”

“举目望天，你们将得到答案。”天使回答说。

“为何要举目望天呢？”新人问。

“因为我们从天上获得对圣言的所有解释。圣言内在是属灵的，天使既是灵性的，必照圣言的灵义解释。”天使灵回答说。

经过一段时间，天堂在头顶打开了。他们看到两位天使，听到他们说：“天堂也有婚姻，和地上一样，但只有将美善与真理结合起来的人才能进入天堂，成为天使。因此，圣言所指的是灵性的婚姻，即美善与真相的结合。此结合必须在地上完成，而不是死后，因此不是在天堂。所以主说到五个愚拙的童女，虽然他们也受邀参加婚宴，但不得进入，因为他们没有完成美善与真理的结合，只预备灯，没预备油。油表示美善，灯表示真理。进入婚姻就是进入天堂。”

三位新人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解释，都满心希望进入天堂，享受天堂的婚姻。他们说：“我们要过道德、体面、正当的生活，好让我们也进入天堂。”（故事译自《爱情与婚姻》44）

耶稣时代，以色列撒都该派不信有死后生命存在。一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那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马太福音 22: 23-32)

“主的话说明两件事。其一，人死后依然活着；其二，天堂没有婚姻。这里所说的婚姻只能是灵性的婚姻，所谓灵性的婚姻，乃指与主结合。这必须在地上完成。在地上完成，即是在天上完成。从下列经文可知，婚姻表示与主结合，参加婚筵表示为主接入天堂：[1]“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马太福音 22: 2-3) [2]“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马太福音 25: 1) (《爱情与婚姻》41)

对于婚姻，耶稣并未给予正面的回答，因其根本不信。相反，他口中的婚姻常指灵性的婚姻，即真理与良善的结合。“当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是就灵性的实相来说的，表示人应当在地上完成真理与良善、理性与意志的结合。

对于夫妻进入灵界以后的情况，由于前面已对人死后的状态和阶段有过剖析，此处只作一个简单的描述。“人死后将经历两种状态，一外在态，一内在态。人首先进入外在态，然后进入内在态。外在态期间，夫妻双方若皆已离开尘世，就会在灵界重逢。在尘世若是一起生活，在灵界也会一起生活。此间，他们尚不了解对方的真情实感，因其被隐藏起来了。等到他们进入内在态，真情实感便显明出来。两人的感情若是融洽的，就继续一起生活。反之，就了断情缘。”(《爱情与婚姻》47)

有的是丈夫主动离开，有的是妻子主动离开，有的是双方皆主动离开。瑞登堡指出，多数夫妻所以在灵界分离，在于世间的婚姻很少是基于深情真爱。很多因素影响人的感情，包括财富、名望、地位、虚荣、相貌等等。以是之故，世间的婚姻多数是肤浅的。只有心意相通心心相印的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在世间享有真爱的夫妻，当进入天堂以后，婚姻自然更加和谐美满。对于夫妻分离而进入天堂的人，会在天堂遇见合适的配偶，然后共同生活，直到永远。(见《爱情与婚姻》49-50)

问世间情为何物

[1]一次，我正散步。在心绪极为喜悦安详的状态中，我看到远处有一个小树林，林间有一条小道，通往一座小殿；男男女女正步入其中。在灵里，我亦举步前往，在路口遇见一个守卫，便问我可否通过。他目不转睛地凝视我。我问这是何故。他说：“不难看出，喜悦和安详的气质从你的表情流露出来。我凝视你，为要洞察你的喜悦是否属于爱的喜悦。在这条小道的尽头有一座小花园，园中有一座房子，一对新人正在那儿举行婚礼。许多朋友今日要来，为他们祝福。我不知道谁是今天的贵宾，他们只是叫我根据表情去分辨。谁的脸上洋溢着爱的喜悦，谁就允许进入，否则不然。”

凡天使皆能透过人的表情辨别他内心的喜悦。由于我正默想爱情，爱的喜悦自然从我脸上流现出来。思想的火花不仅让我的眼睛炯炯有神，也使我的脸庞光彩照人。守卫便说我可以进去。

[2] 小道两侧长满了果树，树枝交搭成荫，连成两堵树墙。我穿过林荫小道，进入小花园。园中的灌木和花丛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灌木和花丛都是成双成对的。据说，凡是正行婚礼或新近行过婚礼的地方，房子的周围都会显现这种样式的花园。以是之故，它们都被为“婚礼园”。

我进入房子，看到当天的新人手拉着手，面对面说着情话。从他们脸上，我看到一幅爱的图画；从他们的声音，我听到爱的共鸣。我与宾客一道为他们祝福，祝愿他们幸福快乐。

之后我出到婚礼园，看到右边有一群青年，屋内的人也向他们凑集。因为他们正讨论爱情，该主题暗暗地吸引了众人的心，以致屋内的人都簇拥而来。群中有一位智者正在讲论，我听到的梗概如下：

[3] “主的圣命是无微不至的，对于天堂的婚姻，自然也是无微不至的。因为天堂所有的福气都源于爱情的快乐，恰如甘甜的泉水从泉源涌出。以是之故，主安排一对对佳偶出生，长大成人，逐步为婚姻做好准备。在此过程中，他们自身往往毫不知情。到了适婚年龄，他们‘偶遇’了，四目相对时，皆‘本能’地意识到彼此是一对，心中各自暗语：‘他（她）是我的另一半。’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这种意识越发强烈，于是他们彼此表白，情定终生。我说仿佛出于‘偶然’、‘本能’，其实是指主的安排。因为人若不知是主的安排，就以为是出于偶然或本能。”

至于主安排一对对佳偶出生，长大成人，逐步为婚姻做好准备，他们自身毫不知情，智者说这可以从他们的夫妻相得到证明。再者，他们能心心相印，始终心意相通，这也是证明。若非主的预见和安排，这些事不可能在天堂发生。

[4] 智者说完，在场的人鼓掌表示认同。他接着说：“无论男女，他身上的一切细微处皆有成双成对的元素。不过男性的元素和女性的元素并不相同，而是呈彼此配合、相辅相成的关系。每个人都有意志和觉性两个方面，两者彼此配合，在身与心的至微处一同发挥作用。由此可见，在每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最小的部分，都有‘合一’的因素存在。这从身体的构造显而易见。比方说，我们都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个鼻孔，两片脸颊，两片嘴唇，两只胳膊，两只手，两条腿，两只脚。在体内，我们有左右大脑，左右心房，左右肺叶，左右肾脏，左右睾丸。若非成双成对，也是一分为二。如此一而二，二而一。一与意志相连，一与觉性相连。两者奇妙地配合，宛如一体。是故两只眼睛，一个视觉；两只耳朵，一个听觉；两个鼻孔，一个嗅觉；两片嘴唇，一个声音；两只手，一个动作；两只脚，一个步伐；两个大脑，一个心智；两个心房，一个血液循环；两片肺叶，一个呼吸系统，等等。至于夫妻，男性的元素和女性的元素藉由爱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性。”

[5] 谈论间，右边的天空忽然有红光闪现，左边的天空有白光闪现。轻柔的红光和白光透过我们的眼睛进入思维，使我们得到启发。闪电之后，有低沉的雷声从天堂传来，渐近渐强。看到闪电，听到雷声，智者说：“这些信号表示我可

以继续就刚才的话讲论。右边的部分象征良善，左边的部分象征真理。因为良善与真理在人的全身和每个细微处紧密相连，良善关乎意志，真理关乎觉性，两者融合为一。以是之故，在天堂，右眼象征视觉善的一面，左眼象征视觉理的一面；右耳象征听觉善的一面，左耳象征听觉理的一面。同理，右手象征力量善的一面，左手象征力量理的一面，以此类推。鉴于左与右的这种象征意义，主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他的意思是说，若某样善变成了恶，就当把它丢弃。因同样的缘故，他吩咐门徒往船的右边撒网。门徒听从吩咐，就捕到整网的鱼。藉此事，主告诉门徒当指教人们行善，如此就可以赢得众人的心。”

[6]说完这话，两道闪电再度出现，比先前的更加柔和。左边的闪电凭借右边火红的闪电发出白光。看到这景象，智者说：“这是天上来的信号，证明我刚才所言非虚。因为在天堂，火红象征美善，洁白象征真理。我们看到左边的闪电凭借右边火红的闪电发出白光，这表示光的白色或者说光本身，无非是火的光辉。”

两道光的闪现和刚才的讲演让在场的人欢喜踊跃，心里充满了美善和真理。讲演结束，众人就欢欢喜喜地回家去了。（故事译自《爱情与婚姻》316）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嗟余只影系人间，如何同生不同死？”“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句句脍炙人口，句句道出了人的心声。真是“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瑞登堡提出，神有两大属性——爱与智慧。相应地，神赋予人两大本能，即理性与意志。前者包括领悟、思考、推理、想像等等，后者包括喜爱、嗜好、感受、意愿等等。前者是承受爱的容器，后者是承受智慧的容器。神的爱与智慧本是一体，当人接收神的爱与智慧有所偏重，便有了男女之别。（见《爱情与婚姻》92）换言之，男女之别即理性与感性之别。男人更富于智慧，偏向理性；女人更富于爱，偏向感性。心性之别继而反映在身体上。整体说来，男人无论在体格、面孔、声音上都比较粗犷，女人在这些方面则比较柔嫩。心性之别又进而反映到生活、工作、言语、行为的方方面面。（见《爱情与婚姻》33）正因为男女之间存在这种先天的分别和互补关系，所以男人和女人均会本能地感到异性的吸引，在感觉上表现为爱慕，在思想上表现为想念，在身体上表现为亲近的渴望。“爱情无非是寻求结合的渴望和努力，因为从创世以来，男性和女性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当他们连成一体，二人便成为一个整体。否则，他们依然是两个分开的个体。”（《爱情与婚姻》37）

在前面那个灵界见闻中，两个年轻人一方面怀有对异性的欲望，一方面听说

天堂没有婚姻，因而感到困惑。起先，当他们听说天使只有纯洁的爱，以为这意味着天堂不再有爱情时，他们极度失落。后来，当他们听说天堂依然有男女之情，依然享受幸福的婚姻时，又兴高采烈起来。千百年来，基督教仅从文字解读耶稣的话，以为天堂不再有婚姻，这同样是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男女之别首先是心性上的分别，然后才有相应的身体上的分别。以为男女之别只是尘身上的分别，当人脱去尘身进入灵界以后，便不再有男女之相，不再有对异性的爱慕，这种观念同人死后灵魂必须与尘身复合才能再生的观念一样，是只见表相，不见本质，本末倒置。

据圣经创世记，神用男人的一根肋骨做成一个女人，这表示男人和女人本为一体，可以合为一个完整的人。经上说：“耶和華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记 2：21-24）瑞登堡解释，从某个角度而言，这故事讲述了女子成为妻子、夫妻连为一体的过程。女人生来是感性的化身，而男人是理性的化身。出于感性与理性之别，妻子与丈夫连合的渴望从无间断，无时无刻不注意丈夫对他的感情，而丈夫与妻子连合的渴望却时断时续。（见《爱情与婚姻》160）男人与女人的这种差别乃是众所周知的。

另外，作为感性的化身，女人具有天生的直觉。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在一次灵界经历中，瑞登堡拜访了天堂的三对夫妻。关于男女之别，当中一位妻子说道：“你们男子喜欢凌驾于我们女子之上，自以为有智慧。我们女子却不自高，不自夸，虽然我们的智慧其实胜过你们男子，因为我们能穿透从而捕捉到、察觉到、感受到你们的欲望和情感。你们自己却一无所知，虽然你们一切思想和智慧都发于和基于这些欲望和情感。我们作妻子的却十分了解丈夫，从他们的神情和声音能读出和听出他们的欲望和情感，抚摸他们的胸膛、手臂、脸颊时也能感受得到。只是为了你们幸福，也是为了我们幸福，我们装作一无所知，同时巧妙地调节丈夫的欲望、兴趣和意向，或允许，或容忍，如有可能，就加以扭转，但从不强迫。”（《爱情与婚姻》208）且说女性具有这种本能，乃是神的美意，为要使男子经由他们妻子获得幸福，二人成为一体。

出于爱，凭借天生的直觉，为了获得永远的幸福，妻子无时无刻不注意和感受丈夫的思想和欲望。这是一个吸收丈夫的理性元素，人性不断成长的过程。随着这个过程的深化，妻子变得越来越有女人味，越来越善良、贤淑，也越来越具有男性的智慧。女人由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妻子，丈夫的形像逐渐在她里面成形。创世记说女人是从男人创造的，即表示这个意思。（见《爱情与婚姻》193）

【注】瑞登堡得知，对于相亲相爱的夫妻，交欢时丈夫的精液进入妻子体内也有助夫妻两性的融合，因为丈夫的精液中含有他灵魂的形像和他男性的智慧。女人从男人所造，这也是其中一个方面。当然，这事必须以真爱为基础，否则无有裨益。（见《爱情与婚姻》172）

妻子从女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妻子，这个过程作丈夫的往往一无所知。就是说，妻子能察觉他的思想和欲望，假装一无所知，同时巧妙地加以引导，以求两人更为融洽，在此过程中，妻子的心性随着丈夫爱的回应不断变化，所有这一切，作丈夫的几乎浑然无知，因为他们缺乏妻子的那种直觉。创世记说神使男人沉睡，然后取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即表示这个意思。（见《爱情与婚姻》194）

但是我们要知道，妻子从女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妻子，是随同丈夫从男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丈夫一起实现的。换言之，妻子的女人味是随着丈夫的男子气一同成长的。因为贞洁的妻子无有不爱自己丈夫的，倘若丈夫不能回以同样的爱，这对女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妻子无疑是一大障碍。这是作丈夫的需要了解的。（见《爱情与婚姻》200）

为了夫妻二人能成为一体，创世记说男人当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意思是男人必须舍己，在欲望上放弃自私，在思想上放弃自大，把爱从自己转向妻子。因为人生来带着恶性，就恶的禀性而言，人的父母乃是恶欲妄念。（见《爱情与婚姻》194：2）丈夫若能舍己，放弃自私的欲望和自大的念头，对妻子回以同样的爱，就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丈夫，与妻子合而为一。更重要的是，无论丈夫妻子，都应该切实去爱，克服私欲的障碍，如此方能体会婚姻的真谛。否则，这些都只是一些华而不实的道理，纸上谈情罢了。（注：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 14：26-27）在此，译经之人将“恨”改作“爱我胜过爱”，然后在括号内注明原文是“恨”。译者或许希望委婉地表达耶稣的意思，然实际上这是曲解他的意思。因为耶稣所说“恨自己的父母”同创世记“人要离开父母”一样，都是从灵义说的，也就是从灵性的实相说的。若有人想作主的门徒，就必须效法他的榜样，完全舍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表同样的意思。）

对于创世记所说的契合的夫妻成为一体，这不是比喻，而是事实。“这个事实我们只有从天使的见证得到证实，因为当今时代，尘世已不存在如此契合的爱情。再者，尘世之人拖着粗重的尘身，对于感受夫妻合而为一仿佛是一个身体是一种障碍。另外，恩爱只在表面，内心却不希望合一的夫妻，不喜欢听这样的话。每当他们听说合为一体时，所生的无非是淫荡的想法。天使却不同，因为他们的爱情是属灵属天的，也不像世人拖着粗重的尘身。我从已在天堂生活多个世纪的夫妻听说他们有一体的感觉，丈夫仿佛在妻子里面，妻子仿佛在丈夫里面，甚至在身体上也感觉如此，尽管身体是分开的。天使说，灵魂与心智的合一之所以反映到身体上（世人罕有此等体验），是因为灵魂不仅构成头部至深的元素，也构成身体至深的元素。介于灵魂和身体当中的心智，同样如此。虽然心智仿佛只在头部，其实它也在整个身体，这是灵魂和心智的意图能立时付诸行动的原因。出于同样的缘故，当尘身被撇弃以后，人依然是完整的人。既然灵魂、心智与身体紧密相连，夫妻在灵魂和心智上的融合自然也感觉到身体上，仿佛两人是一个身体。”（《爱情与婚姻》178）

此情只应天上有

[1]一日清晨，我举目望天，看见穹苍层层相叠。最近的第一穹苍最先打开了，然后是上面的第二穹苍，最后是顶上的第三穹苍。由此景象，我意识到第一穹苍是天使所居的第一层天（底层天），第二穹苍是天使所居的第二层天（中层天），第三穹苍是天使所居的第三层天（顶层天）。我不知因何有此景象，又意味着什么。尔时，我听见天上仿佛有吹号的声音，说：“我们看出你正默想爱情，也知道当前凡间已无人明了真爱的源起和本质。然兹事体大，你们理当知晓。为此，主乐意向你开启层层天堂，让启示之光照彻你心，使你获得悟性。对于天堂的天使，特别是第三层天的天使，快乐尤其源自爱情。得主允许，我们为你请来一对天使，让你开开眼界。”

[2]随即有马车出现，从顶层天（第三层天）降下。我见车上有一位天使，靠近以后，才发现原来是两位。在远处，马车仿佛闪耀着钻石的光芒。拉车的是雪白的马驹。天使坐在车上，手上托着一对鸽子。他们向我呼喊：“你希望我们靠近吗？但请留意，不要让我们天堂闪烁的强光射透。凭借这光，你的悟性必得到启发，得以领悟天堂的奥秘。但在尘世，这些是无以言表的。所以，你当用理性思考所听到的话，并在理性的层面上加以解释。”

“我会注意，请过来吧。”我回答说。他们就近前来，乃是一对夫妇。“我们是夫妻。从远古时代，就是你们所称的黄金时代开始，我们就在天堂幸福地生活，始终保持花样的青春年华，正如你现在看到的一样。”他们说。

[3]我仔细观察两位天使，发现他们在生命和装扮上都彰显着爱情。生命上，乃是流露在脸上；装扮上，乃是表现在服饰上。因为天使都是显为人形的有情（affections of love in human form），他们的主情感从脸上透现出来，而他们所获得的服饰是以他们的情感为基础且与之相应的。所以天使都说，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情感为妆饰。

【注】“有情”本为佛家用语，指一切有情感、意识的生命。该词切合此处所说“天使都是显为人形的情感，他们的主情感从脸上透现出来，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情感为妆饰”之意，故借用之。

丈夫看起来正当壮年，他的眼睛炯炯有神，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的脸显得容光焕发，因为里面透着光，所以皮肤显得白里透红。他的整个脸庞看起来神采奕奕，十分俊俏。他身穿长袍和蓝色内袍，腰间束着金带，金带上嵌有三颗宝石：两颗蓝宝石，中间一颗红宝石。他的袜子由光亮的细麻和银丝交织而成，鞋子全然是银的。这是爱情在丈夫身上显现的相。

[4]至于妇人，我看她的脸，似见非见：见其美到极致；似乎不见，因为这美无以形容。她红光满面，只有第三层天的天使才透出这般炫目的光彩，令我震撼。

妇人注意到我的神情，对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爱情的形像，

然而似见非见。于是她从丈夫稍稍侧身，我便看得更加细致了。她的眼睛闪烁着第三层天的荣光。我说过，第三层天的光是灿烂夺目的。所以她眼中的荣光，乃是从爱慕智慧的心流现出来的。在第三层天，妻子因智慧对丈夫心生爱慕，丈夫因妻子对其智慧的爱慕而加以回应，于是二人融为一体。妇人因此美到极致，绝非艺术所能描摹。因为这种流光溢彩的美非艺术所能表达，非笔墨所能描摹。

她的头发也编得非常美妙，再配上宝石花的发簪，越发衬托她的美貌。另外，她颈上戴着一串石榴石项链和一个玫瑰花状的橄榄石吊坠，腕上戴着一个大珍珠手镯，外着朱红色长袍，内戴镶有红宝石的紫色肚兜。让我称奇的是，随着她面向丈夫角度的改变，宝石的颜色也随之改变，有时闪耀，有时收敛：四目相接时闪耀，彼此侧身时收敛。

[5]经过一番观察，两位天使继续与我说话。丈夫说话的时候，仿佛也是代妻子说话。妻子说话的时候，仿佛也是代丈夫说话。因为他们心意相通，言语也就相通，听起来就好像是爱情在发声，与他们内心和平天真的愉悦同时并作。

最后他们说：“朋友在叫我们，我们得回去了。”他们又坐上马车，和之前一样，踏上一条花香满径的路，花园中还长有硕果累累的橄榄树和橘子树。到达的时候，有少女出来迎接，欢迎他们回到天堂。（故事译自《爱情与婚姻》42）

读完瑞登堡的故事，人们或许感慨——此情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又或许怀疑——如此唯美的爱情，它真的存在吗？人们之所以怀疑，是因为没有遇见过完美的爱情。“有一种深相契合的爱情，在当今世界它如此罕见，以致人们不知其为何物，甚至怀疑它根本就不存在。”（《爱情与婚姻》59）

瑞登堡在灵界曾拜访历史上的四个时代，即所谓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随着时代的衰落，爱情的状况也随之衰落。爱情在第一个时代好比黄金，在第二个时代好比白银，在第三个时代好比青铜，在第四个时代好比铁，直到最后荡然无存。下面简单描述一下瑞登堡的灵界经历，看看爱情与婚姻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黄金时代：一位男子邀请瑞登堡作客。男子身穿紫蓝色外袍，内衬白羊毛短袍。他妻子身穿紫红色外袍，内衬镶边的细麻布短袍。瑞登堡渴望了解远古人类的婚姻，就轮流注视丈夫和妻子，发现他们脸上显示的仿佛是一个灵，于是说：“你们俩为一。”男子回答说：“我们是一。她的生命在我里面，我的生命在她里面。我们是两个身体，一个灵魂。我们的结合好比胸腔内心与肺的结合。她是我的心，我是她的肺。在这里，我们以心表示爱，以肺表示智慧。所以她是我爱智慧的爱，我是她爱的智慧。她的爱在外包裹我的智慧，我的智慧在内渗入她的爱。所以正如你说，我们脸上显出合一的灵。”瑞登堡询问：“既合而为一，你在妻子之外能注视别的女人吗？”他回答说：“可以。不过由于妻子已经与我合一，所以我们是一起注视，如此就不会产生任何欲望。因为当我看着别人的妻子，乃是透过我唯一所爱的妻子在看。妻子能察觉我一切的倾向，如同中间体，她能引导我的思想，去除所有不合宜的意念，使我对一切轻浮之事感觉冷淡和恐惧。所以

我们不可能色迷迷地注视别人的妻子，正如我们不可能从幽暗的地狱注视天堂的光。故此，我们这里没有任何诱惑人的念头，更没有这方面的言词。”（《爱情与婚姻》75）

白银时代：两夫妻邀请瑞登堡作客。丈夫说：“属灵的婚姻，即真与善的婚姻，与属世的婚姻，即男与女的婚姻，存在对应关系。我们研究过对应学，知道教会的真与善只能存在于彼此相爱的一夫一妻身上，因为善与真的结合就是人心里的圣殿。所以，我们这儿的人都说丈夫是真理，妻子是所属之善。善不能爱所属真理之外的真理，反之亦然。否则，构成教会的善与真的婚姻就会解体，成为仅仅肉体上的婚姻。这是淫乱之源，而非教会之本。因此，我们称一夫一妻的婚姻是神圣的，一夫多妻则为亵渎。”（《爱情与婚姻》76）

青铜时代：一位智者向瑞登堡介绍他们的婚姻情况。他说：“人类最初的先祖在爱情上是至为美满的，所以他们比任何人更能享受爱情的甜美和力量。如今他们住在东方的天堂，享受最幸福的生活。我们从他们领受了有关婚姻的训诲，一直留传至今。我们是他们的后裔。他们把生活的法则传给我们，如父亲教导儿子。其中婚姻方面的法则包括：‘孩子，你若愿意敬神爱人，希望成为智者，获得永恒的快乐，就当接受我们的劝告，在婚姻上一心一意。你们若违背这个法则，属天的爱与智慧就会离你而去，你就成为无家可归的人。’我们遵守了这个法则，如同儿子谨记了父亲的教诲。我们认识到其中的真理：人若钟爱自己的配偶，就成为属天属灵的人，反之就成为属肉体属血气的人。这等人只爱自己，执着于自己的妄念，沉溺于颠倒梦想。由此因缘，我们这天堂的人都是一夫一妻的。”（《爱情与婚姻》77）

铁器时代：一位官员接待了瑞登堡。他说：“我们不止一个妻子，有的两三个，有的更多。因为我们喜欢有多种品味，喜欢女人对我们毕恭毕敬，俯首帖耳，如同侍奉皇上。娶多个妻子，我们就能享受这些乐趣。一个妻子就太单调，让人厌烦，而且显得男女平等，没了女人对我们唯唯诺诺、恭恭敬敬的优越感。何为女人呢？女人生来不就是要顺服男人意志，服侍伺候男人的吗？所以这里的每一个男人在家里都好像皇帝。这是我们的喜好，也是我们生活的乐趣。”瑞登堡问：“如此说来，使二人灵魂一体、心心相印，给人带来幸福快乐的爱情在哪里呢？这爱是不可分割的，否则必成为一种燃烧的欲望，化作烟云而散。”他却回答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男人最大的快乐不在于看到女人争宠吗？”说了这话，他走进女人的房间，开了两扇门，立时有一股淫荡的气味飘来，如同臭水沟的气味。产生这种臭味的，是他们混乱的一夫多妻的婚姻。（《爱情与婚姻》78）

半铁半泥时代：瑞登堡随处进入一些棚屋，看到每座棚屋内都有一男一女，便问那儿的人是否都和唯一的妻子一起生活。他们竟戏笑着说：“什么？唯一的妻子？为何不问我们是否和唯一的情妇一起生活？妻子不就是情妇吗？我们的律法禁止我们与多个女人发生关系，然而这种事对我们来说并不丢脸，也不可耻，只要我们不在家里行事就可以了。我们甚至以此彼此炫耀。这样，相比娶多个妻子的人，我们能享受更多的特权和快乐。古人允许有多个妻子，我们周围的整个

世界也允许有多个妻子，我们为何就不可以有多个妻子？只有一个女人的生活岂不是一种牢笼吗？但是我们打破了牢笼，将自己从奴役的状态释放了出来。囚犯若有能力获得自由，谁能愤愤不平呢？”后来，城内几位所谓的智者说：“爱情与信仰，与神的启示有何相干？任何人，只要有性能力，不就能做爱吗？教外的人不照样能做爱，和教内的一样吗？非基督徒不和基督徒一样吗？甚至说，不敬畏神的人不和敬畏神的人一样吗？做爱的能力难道不是取决于遗传、健康的身体、有节制的生活甚至气候吗？不也能靠药物刺激和增强吗？动物，特别是双宿双飞的鸟儿，不也能做爱吗？这样，爱情不就是肉体的事吗？肉体的事与人的灵性状态有何相干？与妻子做爱相比与妓女做爱，有丝毫差别吗？岂不是同样的欲望，同样的快乐？所以说，爱情源于善与真的结合这一论断是有害无益的。”（《爱情与婚姻》79）

【注】据圣经但以理书，古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曾梦见一个大像。这像的头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又见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以理书 2：31-35）瑞登堡指出，这像正是象征古人所说的金、银、铜、铁四个时代。后来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把这像打碎，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表示基督将建立新的时代。耶稣曾说他是那块石头。瑞登堡指出，随着教会的新生，爱情与婚姻也将获得新生。主藉瑞登堡所赐下的新启示，为教会的新生指明了方向。

从黄金时代的合而为一，到铁器时代的一夫多妻，再到半铁半泥时代的纵欲淫乱，人类的爱情与婚姻走到了绝境。如今，古人那种幸福美满的婚姻几乎是不可企及的奢望。人们甚至怀疑，深相契合的爱情也许只是一个神话。特别是在迷乱的时代，爱情与情欲总逃不过纠缠，纯洁与婚姻却扯不上关系。在瑞登堡的一次灵界经历中，有人表达了如是观点：“任何一个男人，当他看到一个漂亮的少女或美丽的少妇，岂能保持清净的念头，毫无欲望，既欣赏她的美貌，又心如止水，即使条件许可，也不起丝毫贪恋，不求品尝她的秀色呢？谁能将男人‘本色’如此纯化，以致违背天性，却依然感受爱呢？当对女性的爱慕，由眼睛进入意念，他的视线岂能停在她的脸上，而不随即移向她的胸部乃至下身呢？”（《爱情与婚姻》55）

然瑞登堡指出，纯洁的爱情是存在的，深相契合的爱情也是可以达到的，人并非毫无体验。当爱情崭露头角的时候，当男女初涉爱河的时候，那时的爱情即是纯洁的。此时，女孩眼中只有她的白马王子，男孩眼中只有他的梦中情人。他们无不觉得爱情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无不相信婚姻是纯洁而永恒的契约。这是众所周知的，有过体验的人不会否认这个事实。此时，若有人对他们说，爱情是纯洁的，是最快乐的，他们无不表示认同。但是，当爱情归于平淡以后，特别是当情欲不断生起以后，若再有人对他们说，爱情是纯洁的，是最快乐的，他们一定会觉得好笑。（见《爱情与婚姻》58）原因在哪？在于真爱崭露头角的时候

候，它推开了一切不纯的欲望和念头。然好景不长，当两人的心性不能契合，爱情流于平淡时，加之人是在罪孽里生的，当人禀性中的恶流现出来时，纯洁的爱情就被玷污了。恶的表现是自私之欲，自利之念。恶不去除，人所行的一切善均为伪善，无可避免地带有私欲。从污秽的源头发不出纯净的水。故此，若想找回纯洁而契合的爱情，止恶修善是不二之途。恶不去除，爱情不可能纯洁，婚姻也不可能达到完满。

当今时代，人们的婚姻多数是肤浅的，深相契合的爱情十分罕见。当人们渴望爱情的浪漫却厌烦婚姻的琐碎，当围城外的人向往围城内的风景，围城内的人却向往围城外的自由，当人们因不了解而结婚，因了解而分离，当美好的婚姻由视而不见的妻子和充耳不闻的丈夫组成，婚姻的现状由此显而易见了。爱情与名利、地位、欲望、虚荣扯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难得纯粹。这里面既有自己的欲望，也有现实的困难。很多婚姻只有表面的恩爱，不是基于深相契合的爱情。契约得以维持，端赖许多爱情外的因素。为了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伴，为了孩子能健康成长，为了家内的安宁，为了家外的名声，为了某些利害关系，人们苦心经营自己的婚姻。（见《爱情与婚姻》283-289）

这话不是叫人悲观，也不是否认婚姻当中的恩爱，只是说多数人的婚姻不是基于深相契合的爱。但是纵然不是深相契合的爱，稳定的婚姻关系却是值得提倡的，因为它对于孩子的成长，对于家庭的稳固，对于社会的次序，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纵然缺乏深相契合的爱，稳定的婚姻是有用且必要的。（见《爱情与婚姻》279）而所谓深相契合的爱，是指心意相通、心心相印的爱。从这种爱，人们能找到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它是纯洁的，是从心灵到身体的爱，不是从身体到心灵的爱，不会对其他异性产生欲望。前面说过，这种爱情确实存在，经历了爱情的人也品尝过它的滋味。然而它仅仅是崭露头角而已，等到人禀性当中的恶涌现出来，爱情就不再纯洁，总有欲望在里面纠缠。

瑞登堡提出，随着教会的新生，爱情与婚姻也将获得新生——“随着主的再临，他要复兴古人那种纯洁的爱情。因为这纯洁的爱情单单来自主，只有那些藉主之道灵性重生的人才能享受如此纯洁的爱情。”（《爱情与婚姻》81）为何要将爱情与信仰联系起来？因为信仰带给人崇高而永恒的价值观，使人们将爱情定位于贞洁与永恒；因为信仰要求人止恶修善，指明不以断恶为前提的善行非为真善。爱情是真理与美善的结合。人的生活只有提到信仰的高度，以信仰的要求为准则，才能挣脱妄念的束缚，远离恶欲的污染。所以，瑞登堡指出，人不能建立契合的爱情，最内在的因素是信仰。双方均无信仰，或者持错误的信仰，或者双方持不同的信仰，或者一方有信仰，一方无信仰，这些情况均不能建立契合的爱情。（见《爱情与婚姻》238-243）

鉴于爱情是真理与美善的结合，建立完满爱情的信仰必须包含以下要点：[1]承认神的存在，这是信仰的第一要素。不相信神的存在，无从建立永恒的价值观。[2]要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止恶修善是信仰必有表现。若不断恶，纵然日行十善，亦非真善。恶不去除，爱情无以纯洁。[3]要求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不

可能建立契合的爱情。[4]相信婚姻是神圣的。若认为两性关系是污秽的，自然无从建立美满的婚姻。

【注】瑞登堡在天堂所见证的契合的爱情主要是基督教的特征，一来他所访问的基本上是基督教的天堂，二来爱情的性质是由信仰的性质决定的。伊斯兰教允许一夫多妻。瑞登堡得知，伊斯兰教的天堂分为一高一低两层。能抛弃一夫多妻，与唯一的妻子建立契合爱情的住在高层天。佛教着眼于明心见性，追求超越男女之别，达到定慧等持、无欲无求的境地，大体上持否定爱情的态度。立足点之高令人钦佩，也令凡人望而生畏。烦恼习气太重的人遽然选择禁欲，恐怕有适得其反之险。基督教走的是顺应男女之别、男女之欲的路子，由信仰纯化爱情，以爱情圆满人性。至于基督教会何以需要新生，请参看后面《正信的基督教》一章。伴随着信仰的新生，爱情与婚姻也将获得新生。

爱与智慧的交融（附灵界见闻）

[1]一次，我正默想爱情，望见远方有两个孩子。他们光着身子，提着篮子，周围飞舞着鸽子。稍近以后，看起来还是孩子，光着身子，不过身上佩有漂亮的花环，头上戴着花冠，胸前挂着紫蓝色百合和玫瑰所编成的花环，从肩直垂到腰。另有一个环圈着他们两个，这环由叶子编成，中间点缀着橄榄。再近以后，原来他们不是孩子，也非光着身子，却是花样年华的青年，穿着光亮的丝织外袍和内袍，绚丽的花朵点缀其中。他们走近我的时候，一股春天的气息携带芬芳的香味从天堂扑面而来，正如初春时节花园和田野生机盎然的味道。他们是天堂的一对夫妻，前来和我说话。我正思索所看到的景象，他们问我看见了什么。

[2]我就述说他们如何在远方仿佛光着身子的孩子，稍近以后仿佛戴着花环，直到跟前才发现他们是穿着彩衣的青年，且有一股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心旷神怡。他们愉快地笑了笑，说他们在自己看来并非孩子，也非光着身子，亦非戴着花环，而始终是眼前的模样。在远处仿佛光着身子的孩子，乃象征他们天真无邪的爱情，花环象征爱的快乐，外袍和内袍上编织的花朵也象征爱的快乐。“至于你说当我们靠近的时候，一股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心旷神怡，好像花园的味道，就让我们告诉你原因。

[3]“我们成为夫妻已历经多个时代，始终保持花样年华，正如你现在看到的一样。我们新婚燕尔时的状态和其他才子佳人成亲时的状态相似。当时，我们以为这是人生所能经历的最为美妙的状态。然而同天堂的人告诉我们，这种状态是热与光尚未调和的状态，婚后随着丈夫的智慧和妻子对丈夫智慧的爱慕与日俱增，热与光就逐渐调和。而丈夫的智慧和妻子对丈夫智慧的爱慕，是随着二人在团体中互相配合，奉献各自力用时不断增长的。随着热与光，或说智慧与爱的不断调和，妙乐也油然而生。

[4]“当我们靠近时，一股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因为在我们天堂，爱情和这种春天般的温暖是形影相随的。对我们来说，热是爱，与热结合的光是智慧，用则如同包容热与光的大气。光与热岂能没有盛载的大气？照样，爱与智慧岂能

不表现为用？不表现为用，就没有爱与智慧的结合，因为缺乏两者存在的实际。在天堂，哪里有这种春天般的温暖，哪里就有真正的爱情。因为只有热与光均衡调和的地方，才有这种春天般的温暖，反之亦然。所以我们说，正如光以与热结合为乐，热以与光结合为乐，照样爱以与智慧结合为乐，智慧以与爱结合为乐。

【注】在瑞登堡的哲学中，爱 (love)，智 (wisdom)，用 (use)，是非常重要的—组概念。爱是动机 (purpose)，智是途径 (means)，用是结果 (result)。因为有爱，所以愿意奉献力用；因为有智，所以懂得如何奉献力用。

[5] “在我们天堂，始终阳光普照，没有日落，更没有黑夜，因为我们的太阳不像你们的太阳东升西落，而始终处在头顶和地面之间，照你们的说法，就是处在四十五度的位置。所以，我们的太阳发出均衡的光与热，造成永恒的春天；爱慧均衡的人永远处于春天的状态。我们的主，通过热与光的永恒结合，所生发的无非是用。以是之故，你们地球上的植物在春天发芽，鸟类和动物在春天交配。因为春天的温暖开启它们的内在直到所谓的灵魂深处，激发它们结合的本能，使它们生产的欲望通过产生作用（此用乃是繁殖后代）而获得快乐。

[6] “至于人类，主恒常不断地向他们发出春天般的温暖，使他们在任何时候，即使严寒的冬天，也能享受结合的快乐。因为男人被创造为光的容器，也就是智慧的容器；女人被创造为热的容器，也就是爱的容器。光和热都从主而来。以是之故，当我们靠近的时候，一股春天的气息带着花园和田野的芳香扑面而来。”

[7] 说了这话，天使向我伸出右手，领我到他们的天堂，拜访同样处于花样年华的一对对佳偶。他告诉我，这些看似妙龄少女的妇人，在世时曾是满脸皱纹的老妪；正当壮年的丈夫，曾是满脸沧桑的老翁。主使他们回到花样年华，因为他们相亲相爱，为信仰的缘故厌离一切淫事，视如极恶。天使还说，只有舍弃可怕淫欲的人，才能品尝爱情的无上妙乐。而只有从主获得智慧的人，才能舍弃淫欲。只有因为爱而尽一己力用的人，才能从主获得智慧。另外，我还参观了他们房内的装饰，乃是照属天的样式，闪耀着金色的光芒，仿佛镶嵌着红宝石。（故事译自《爱情与婚姻》137）

瑞登堡提出，要建立契合的爱情，成就美好的姻缘，就当抛开爱情外的因素，用心寻找契合的对象。下面是发展健康的爱情所当遵循的原则：[1] 应由男孩选择当追求的女孩，非由女孩选择当追求的男孩。[2] 应由男孩向女孩求爱求婚，非由女孩向男孩求爱求婚。[3] 女孩当请教父母或监护人的意见，然后自己决定是否同意求婚。[4] 女孩若同意求婚，男方当向女方赠送彩礼。[5] 当举行正式的订婚仪式以确立婚约。[6] 通过正式的订婚仪式，男孩与女孩的心彼此交属，身体亲近之前先建立了心的亲近。[7] 订婚期间，双方不当有肌肤之亲。[8] 订婚期结束以后，当举行正式的婚礼。[9] 举行婚礼之前，婚姻的契约当在见证人面前得到确立。[10] 婚礼当有牧师祝圣。[11] 婚礼之后，心的亲近同时也成了身体的亲近。[12] 爱情的发展若操之过急，不遵循当有的次序，必为情欲所染污。（见

前三条是基于男女理性与感性之别，后九条是为了保证婚姻的神圣和贞洁，保证爱情按正常的次序良性发展，非为通用的礼数，而是当有的原则。古人讲究这些礼数，实在出于他们的良苦用心。现代人追求所谓的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性爱自由，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爱情早早为情欲所染污，所以婚姻才那么脆弱。

上面是婚前所当遵循的原则，至于婚后，夫妻双方更当尽心尽力，以磨成契合的爱情。前面说过，“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乃表示人当舍己，将配偶放在首位，时时注意将爱从自己转向配偶。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马太福音 16：24-25）舍己无异于背起他的十字架，是需要经历一番痛苦的。人最放不下的是自己的私欲和成见。若能舍弃狭隘的我，必能得着崇高的我。舍不下小我，便得不着大我。夫妻若能舍弃自我，尽心尽力爱自己的配偶，爱情自能渐渐融合，婚姻自然日趋美满。这是从夫妻二人的角度来说的。在两人世界之外，也就是在社会当中，双方也有当尽的义务和责任，以帮助建立美满的爱情。

在一次灵界经历中，瑞登堡看到三个新到灵界的人被提到天堂，亲眼目睹了叹为观止的景致，其中包括女子无以言喻的秀美。下天堂以后，他们在精灵界述说了他们的经历，就女子美的根源表达了各自的观点。第一位认为美的根源是爱。“人越有爱，就越可爱，越美丽，世人无不认同这个事实。不过男性的爱是一回事，女性的爱是另一回事。男性的爱是渴慕增长智慧，女性的爱是仰慕男性渴求智慧的愿望。所以，男子有多渴慕增长智慧，在女子眼中就显得多可爱多俊俏。女子有多仰慕男子的智慧，在男子眼中就显得多可爱多美丽。当两人的爱相遇相亲，两人的美也相得益彰。我由此推断，爱创造了美丽。”（《爱情与婚姻》382）

第二位不大认同美的根源是爱，因为爱这东西看不见，说不清，道不明。“我主张智慧是美的根源。女性的智慧深藏不露，男性的智慧显而易见。使人成为人的岂不是智慧吗？若无智慧，人就如同雕像或油画一般。淑女所注意的，岂不是男子是否有智慧吗？君子所注意的，岂不是女子是否懂得欣赏他的智慧吗？我所说的智慧意指真正的美德，因为美德乃是生活的智慧。所以，当淑女隐藏的智慧靠近并拥抱君子可见的智慧，两人的智慧就互相亲吻，连为一体。这就是爱了。一言以蔽之，智慧如同火的光辉，冲击人的眼睛，创造出美的效果。”（《爱情与婚姻》383）

第三位认为美的根源是爱与智慧的结合。“美的根源不单单是爱，也不单单是智慧，而是爱与智慧的结合。在君子身上，爱与他的智慧结合；在淑女身上，智慧与她的爱结合。因为淑女所爱慕的不是自己的智慧，而是君子的智慧。有智慧的男子在女子眼中显得英俊，懂得欣赏其智慧的女子在男子眼中显得美丽。所以，爱通过智慧创造美丽，智慧从爱承受美丽。这个事实在天堂显而易见。我仔细观察了姑娘和妇人的美，发现姑娘的美是一种类型，妇人的美是另一种类型。

前者是闪光的美，后者是辉煌的美，两者的差别犹如闪亮的钻石和火红的红宝石。”（《爱情与婚姻》384）

美的根源是爱与智慧的结合，幸福快乐也不外如此——“随着热与光，或说智慧与爱的不断调和，妙乐也油然而生。”（《爱情与婚姻》137：3）女偏爱，男偏智慧，爱情的作用就是将女性的爱和男性的智慧交融起来，将女性的阴柔与男性的阳刚揉合起来。所以，爱情是一条增长爱与智慧，使人性达到圆满的途径。在爱与智慧之外，还有第三个元素存在，那就是用。“爱与智慧岂能不表现为用？不表现为用，就没有爱与智慧的结合，因为缺乏两者存在的实际。”（《爱情与婚姻》137：4）人若有爱，必有奉献的愿望，利人的愿望。人若有智慧，必知道如何更好地为人服务，使人获得利益。奉献自己，服务他人，便是用的表现。因为有爱，他乐意奉献；因为有智慧，他知道当如何奉献。在奉献的过程中，在人获得利益的时候，他得到最大的快乐。爱与智慧在实际效用中得到体现。“有三样东西一同从主流入我们灵魂，就是爱、智、用。爱与智本身只存在于人的思想和情感当中，但是当它们表现为有用的服事，就存在于实际当中，藉身体的行动获得了体现。”（《爱情与婚姻》16：3）

在两人世界里，夫妻皆当放下私欲，舍弃自我，彼此磨合，这是从反面的角度来说的，也就是从止恶的角度来说的。在两人世界之外，夫妻皆当从事有用的工作和事业。这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说的，也就是从修善的角度来说的。“人之受造，为要奉献各自的力用，因为有用的服事是承载良善与真理的容器，而良善与真理的结合乃是造化和爱情的起源。工作和事业代表任何奉献自己力用的尝试。当人专注于某项工作、事业或有用的活动，他的心智被紧紧圈守起来，在防护中逐渐发展圆满的人性。在这有利的条件下，他冷静观看外面各种污秽的欲望，凭着健全的理性，他推开情欲的勾引，驱逐随淫欲而生的邪念。以是之故，纯洁的爱情在此人身上能发展得更好，维持得更长久。那些懒懒散散、无所事事的人就截然相反了。他们的心智没有被圈守起来，反而赤裸裸地敞开，任凭各种愚蠢无知的念头从滚滚红尘和自身情欲涌进来，听受它的勾引。显然，纯洁的爱情由此被扫地出门了。”（《爱情与婚姻》249）

世人普遍从事某项工作或事业，在社会上尽了一定的义务和责任，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何判断一个人的工作或事业确是真爱与智慧的表达，于建立契合的爱情有益呢？“人如何知道他所从事的有用的服事是出于私欲还是出于仁爱呢？无论善恶，当人从事某项有用的服事，必然是出于爱或欲的推动。假想世间有一个纯由魔鬼组成的团体，另有一个纯由天使组成的团体。魔鬼出于私欲，为着自己的荣耀，必会作出如天使一样多的服事。既是如此，谁能判断这些服事究竟是出于私欲还是出于仁爱呢？对此，两位天使回答说：‘魔鬼从事有用的服事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利益，为要博取更高的地位，获得更多的财富。天使却不是因为私欲，而仅仅因为乐意服事而服事。凡人无法将两者区分开来，但主知道其中的差别。凡信主、断恶之人是靠主从事有用的服事，凡不信主、不断恶之人是为了自己从事有用的服事。这是魔鬼与天使所作服事的差别。’”

(《爱情与婚姻》266: 4-5)

天使说，当他们新婚燕尔时，曾以为那是人生所能经历的最美妙的状态。过来人却告诉他们，那是智慧与爱尚未调和的状态，以后随着智慧与爱的不断调和，生活自当更加快乐精彩。爱与智慧的调和，一方面在于夫妻彼此相爱，舍弃自我，一方面在于从事有用的工作和事业，以爱和智慧发挥自己的作用。所以天使说，爱与智慧的调和是随着夫妻二人在团体中互相配合，奉献各自力用时不断增长的。爱情的路才刚刚开始，更为美妙的时光还在后头。有志者勉之，勉之！

面临指控

1769年秋，瑞登堡回到瑞典，形势和他估计的差不多。他给贝尔写信（斯德哥尔摩，1769年10月30日），说朋友们都很高兴见到他，王储（即后来的古斯塔夫三世）还邀请他一同用膳，和一些议员及神职院的领袖也共进了晚餐，主教们对他都相当客气，只有一个除外。

虽然瑞登堡不担心受到迫害，这并不表示他的思想不会遭到反对，也不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不会受到侵害。瑞登堡尚在国外的時候，哥德堡宗教委员会已就瑞登堡主义学说正确与否的问题、传播新思想的权利问题以及宗教自由的原则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瑞登堡的著作原本只在懂拉丁文的学术界流传，后来随着罗森博士以瑞典文发表对《破解启示录》一书的评论，贝尔博士以瑞典文发表他的讲章，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新的宗教观念开始向大众流传。

1768年9月27日，彼得牧师（Peter Aurelius）敦促哥德堡宗教委员会采取严厉措施，禁止有违圣经和路德宗教义的书籍流通。10月12日，安德斯牧师（Rev. Anders Kollinius）恳请主教训示神职人员，指明瑞登堡的著作当受到极力的反对。真的只是一些无答的神学问题吗？或者其实是异端？如若是异端，教师们以错误的信仰原则教导人岂不是犯罪？

宗教委员会谨慎地指定贝尔为第一知情人，要求他提交一份报告。贝尔提交了报告，但已是来年二月的事了。他在报告中称，众所周知，瑞登堡是一位贤德的公民，学识渊博，对圣经无比敬重。毫无疑问，对于这样一个人，他的宗教理念在经过全面审查之前，不应草率地加以谴责。

一个月后，因兰贝格主教（Bishop Lamberg）已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国会，为首的埃克博牧师（Dean Ekebon）以更为强硬的口气高调宣布：“我不了解瑞登堡顾问的信仰体系，也懒得去了解……但从与作者谈话和对《破解启示录》的审视来看……我必须承认，他的学说在我看来是败坏毒害信仰的异端，当受到最大程度的抵制。”

在瑞登堡的论点中，特别让埃克博憎恶的是：圣经只有通过对应学才能领会、神在本质和位格上为一、唯信称义应该被否决、圣餐的饼和酒当从灵义解释，此外还有很多。他认为瑞登堡的思想“与神的话及路德宗的教义背道而驰，尽是无法容忍的谬论，完全颠覆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不仅分裂教会，而且是最大的异端，

方方面面当受反对。”他建议主教在即将到来的国会上将此事报告给神职院，以便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瑞登堡学说的蔓延。贝尔强烈反对宗教委员会在审查瑞登堡教义体系之前作出判决，并建议将此事呈报国王，由国王决定如何采取下一步措施。罗森也反对在瑞登堡的著作经过全面研究之前采取草率的行动。

这正是1769年秋瑞登堡回国时的情况。12月4日，兰贝格主教从斯德哥尔摩写信给哥德堡宗教委员会，称已将瑞登堡的问题提交国家宗教大会，神职院很快将讨论这个问题。在写给检察官奥勒尔（Aurell）的信中，主教称：“我将采取最严格的监督，免得癌症继续扩散。”奥勒尔则敦促菲莱纽斯（Filenius）不遗余力地打击瑞登堡的歪理邪说：“我请求你以最有力的措施抵制、绝罚、拔除瑞登堡新奇而彻头彻尾的歪理邪说……以强悍的手腕驱逐糟蹋我们家园的野猪和恶兽。”

在哥德堡，埃克博则利用他的权力，威胁并谴责犯了错误的讲师，甚至要求革除他们的职位。罗森雄辩地指出，西班牙式的宗教裁判在瑞典是受到禁止的。贝尔最担心的是瑞登堡兴许会厄运临头，瑞登堡自己并不担心，甚至觉得这是好事。他在信中说：“这种骚动并无害处，其效果就像发酵中的葡萄酒，通过发酵，酒变得更加香醇。只有错误的东西显露出来，遭到弃绝，正确的东西才能得到显明和采纳……伦敦有两位可敬的朋友邀请我去英国，我正考虑明年春天是否成行……有主的天使告诉我，我夜间可以高枕无忧；夜间正是指目前的形势。”（斯德哥尔摩，1769年12月28日）

1770年，有人匿名搜集和发表了瑞登堡的思想及与灵相通的一些趣闻异事。德国和丹麦也出现了类似的选集，通常都包括斯德哥尔摩大火、大使的收据、女王的秘密等故事。瑞登堡越发成为争议的目标。当时喧嚣的情势通过霍肯普爵士的信可见一斑。在写给撒母耳教授（Professor Samuel Alf）的信中，爵士说：“我是特别捍卫和保护瑞登堡免受迫害的人之一。”爵士担心瑞登堡“无意间点燃了一场大火，这大火何时能够熄灭，只有神知道”。（1769年12月10日）

“瑞登堡回来了，给瑞典燃起了一场大火”，格乔威尔在写给利登博士（Dr. Liden）的信中如此描述。（斯德哥尔摩，1769年12月26日）利登回复说：“哥德堡的人简直疯了。有三位神学博士丧失了他们的理智和正统信仰，宣称自己是瑞登堡主义者。”利登觉得此事最好以平静的方式来处理：“我觉得最好不要提及当前不幸升级的有关瑞登堡学说的争议。谁能与一个声称神亲自向他显现，他是照神的命令写作的人争论呢？他们为何老是给我们敲响警钟呢？在英国和荷兰，瑞登堡顾问的著作在那里出版，人们都一笑置之，没有什么派别产生。相反，你要是迫害他，禁止他的作品，肯定有拥护他的人站出来。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他好笑，但不会反对他。我们有一位主教巴不得将整个哥德堡煽动起来，好将瑞登堡的学说一劳永逸地连根拔起。这是正确的方式吗？”（哥德堡，1769年9月18日）

瑞登堡的邻居卡尔曾讲述一个故事，说明瑞登堡不仅在思想上遭到了反对，

其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神职院一些成员策划了一个狡猾的计谋，就是将瑞登堡传唤至法庭，假装经过审查，宣布他因信仰沉思丧失了理智，继续放任他自由会非常危险，应该将他幽闭在精神病院中。有一位议员是瑞登堡的朋友，听说此事以后，立即给瑞登堡写信揭露他们的阴谋，建议他离开瑞典。瑞登堡因此非常悲伤，他走到花园，跪下流泪祷告，问主该怎么做。他得到欣慰的答复，保证厄运不会降临到他头上——事实正是如此。因为他的敌人考虑到他是一大家庭之主，与贵族院和神职院一些有影响力的家族有或亲或友关系，就不敢实施迫害的阴谋。”

下面是另一位作者讲述的故事。一个年轻人来到瑞登堡的住所，意图行刺他。管家告诉他主人不在，年轻人不信，冲进花园寻找。“但是，神保守了他。当年轻人冲进花园的时候，他的外衣被一颗钉子挂住了，无法脱身，匕首掉到了地上。年轻人窘迫之中担心自己的意图暴露，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据说还有这样一段故事。瑞登堡雇请的园丁及其妻子来到瑞登堡的书房，穿着最好的衣服，管家眼里噙着泪水。瑞登堡问发生了什么事，管家说他们想要离开。瑞登堡非常惊讶，想不出有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突然地提出离开。

“人们说我们不应该继续服侍您，因为您不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基督徒，”园丁妻子说，“您从不参加聚会，您已经多年没去过圣马利亚教堂了。”

“你认为使教会成为圣所的是尖塔和铜顶吗？难道不是心中有基督的人才是圣洁的吗？使教会圣洁的是墙壁、风琴和讲台吗？”

“不是，先生。我们知道不是。”

“那好，在这房里，在那花园，在任何地方，向众善之源的主祷告，那里就有他的教会。因此，我住的这里正是我得到保守的地方。”

两位忠实的仆人低着头，听瑞登堡认真地给他们解释信仰：爱是信仰的核，外表的虔诚不过是信仰的壳。

“我的朋友，想想我在你们眼前的这么多年，然后决定我是不是基督徒。我交由你们判断，然后照你们所认为正确的去行。”

第二天，他们来到瑞登堡跟前，穿着平常工作的衣服。“先生，我们找不到您有一句话、一件事与主的命令是不相符的。”

“但愿真能如此，”瑞登堡说，“那你们会留下来，是吗？”

“是的，先生。”

“上帝一定丢弃了我们，竟允许我们怀疑我们的顾问不是基督徒。”多年后，老太太讲完她的故事时，如此说道。

1770年1月2日，皇家理事会作出决定（哥德堡宗教委员会曾将瑞登堡的问题提交理事会），委员会应当向国王报告瑞登堡学说的谬误及他们采取的相应

措施，警告相关人等不得传播任何与纯正教义抵触的瑞登堡著作的评论和译本。在施行命令时，埃克博意图更进一步，要求教区的神职人员镇压瑞登堡的学说，将其贴上异端的标签。

贝尔和罗森不得不服从王室的命令，表述他们对瑞登堡著作的看法。罗森的声明简短有力，巧妙地引用了大量经文。他说：“难道不再有先知了吗？我们不再看到主的异象了吗？如果是，那就拒绝瑞登堡和他的异象吧……可是我们知道，保罗曾被提到第三层天，天堂曾向许多人敞开大门。既是如此，为何将看到异象和精灵视为愚昧，如同基督被钉十字架被希腊人视为愚昧呢？……倘若精灵和天使与瑞登堡说话是事实，我可不敢对抗神，也不愿咒诅神未咒诅的人。”

贝尔的声明则充分、成熟、系统。他给国王写信，证明瑞登堡的教导并不违背神的话。“自从这些著作开始出版并分发给一些大学、图书馆及欧洲多数国家最有学问的人，迄今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未发现任何有确切根据的反驳。”贝尔说瑞登堡的著作一致性和逻辑性极强，更重要的是对改善人生有切合实际的指导。他最后总结说：“任何急于在真相的调查上作出评判的人，应当亲自研究这些著作。”且提到自己长年在大学忠实地履行职责，还提到家中五个失去母亲的孩子，请求国王提供庇护，并承诺尊重和服从国王的任何命令。

消息传到瑞登堡的耳中。据说两位博士将被革除职位，驱逐出国。他感到震惊，难以置信。在写给贝尔的信中，瑞登堡进一步引用信经和圣经，甚至引用瑞典的圣诗，证明直接求告主乃是主的命令。“他们将其称为‘瑞登堡主义’，我却称其为‘正信的基督教’……倘若你们遭到革职和驱逐，现在和将来的人岂会说，你们的遭遇仅仅是因为直接求告我们的主和救主吗？”（斯德哥尔摩，1770年4月12日）

瑞登堡将信的副本呈给皇家理事会，情况出现了转机。他们看出，进一步的行动只会让争议升级，为瑞登堡的学说做广告。而且他们也发现无法证明这新的学说是错误的，幸亏有贝尔和罗森可以承担责任。通过他们谴责瑞登堡的学说，就能避免与瑞登堡本人发生冲突。因为理事会并不希望对瑞登堡个人发起攻击，毕竟很多人敬重他，而且他的德行是众所周知的，更何况他与政府甚至王室有很大的关系。

与此同时，一些人的默默行动也在微妙地改变事件的走向。哥德堡著名的制造商奥古斯都（Augustus Alstromer）在司法部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是瑞登堡的朋友，哥德堡“瑞登堡读书会”小组成员之一。他认为瑞登堡解决了传统神学上的诸多难题，促使人们对圣言有更深的爱慕，提倡自我省察，反对自私自利，强调为人民服务、热爱祖国，这些素质是每一个有道德的公民所认同的。贝尔的真诚和勇气也让他钦佩，所以就暗暗地给予支持。

奥古斯都有一个弟弟，名叫克拉斯（Claes），是哥德堡司法部的秘书。他写信给弟弟，请他尽其所能帮助贝尔摆脱困境。克拉斯同意哥哥的观点，他在信中说：“你说得很对，没有什么比迫害更容易导致宗教分裂……新的学说若允许自

由传播，要获得人们的赞同，它必须有一定的道理，能让人有所启发。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其影响如何，总不致产生危害……我对此事如此关注，你可能感到奇怪。我是基于两个原则。一是为了宽容，但愿将来人们表现出更多的宽容……二是基于事实。我对此神奇作者的著作有些了解，我知道它们不该受到谴责，因为他的原则不仅倡导理性的信仰，也能促进人们成为最优秀最有用的公民。倘若他的宗教原则能获得人们的认同，国家莫此为幸！然现实的情况是，公众都集中注意他的异象，不顾及事情真正的本质。”（哥德堡，1770年3月3日）

“贝尔和瑞登堡并不否认三位一体，他们只是说‘三个位格’的观念让人困惑……至于身体复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明说，人复活时是灵性的身体，并称不作此想的人是无知的。”（1770年3月17日）

“自从我告知贝尔他机会渺茫，因为五个孩子的缘故，他一直忧心忡忡。可怜的人！然而他又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一个鳏夫。他不可能放弃和否认从心里认定的真理，但我说过，他是服从上头命令的。因此，倘若瑞登堡的原则受到禁止，他就不会在讲台上继续教导……由于上层的命令，贝尔、罗森及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根据各自的信念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就这样给他们定罪，这公平吗？当然不公平！倘若陛下发现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而瑞登堡的著作又被认定为异端，让他们遵守上头的命令就是了。话说回来，倘若他们不服从命令，那就真的有罪了，当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目前，他们照陛下的命令所作的陈述不能也不该被视为有违纯正的道理，或是传播奇怪的教义。”（1770年3月21日）

皇家理事会最终于1770年4月26日作出判决。经过综合考虑各方面的陈述，理事会“完全谴责、否决和禁止瑞登堡著作中的神学观点”。贝尔和罗森因此受到谴责，他们声称新的学说与圣经相符的论证被驳回。不过他们被给予时间悔悟，否则将受到更严厉的处罚。另外，任何进关的瑞登堡的著作将被没收。虽然处置已相当严厉，奥古斯都还是为事情得到温和的解决感到高兴，也为克拉斯的尽心尽力感到欣慰。

5月5日，哥德堡宗教委员会宣读了皇家理事会的判决，主教兰贝格下令贝尔停止神学和圣经语言学的课程，交由觊觎此职位已久的库林牧师（Dean Kullin）负责，又警告罗森不得在有关西塞罗（Cicero）和泰伦提乌斯（Terence）的讲座上掺杂瑞登堡的学说。

瑞登堡听到消息时非常愤慨。他竟然没有得到任何通知！他给国王写信，叙说事情的原委，请求国王的庇护，且将信的副本，及写给乌普萨拉、隆德等大学的信的副本，寄给哥德堡的朋友。

直到1771年12月7日，皇家理事会下令以基督徒的爱心温和地对待相关人等。他们也厌倦了，承认“瑞登堡的著作还是有许多正确有用的东西”。案子后来又辗转处理了几年，事情终于渐渐平息了。

有个故事顺带一提。有牧师抱怨：“一群终生未婚的老太太据说非常迷恋瑞登堡的学说，因为他承诺在来世，每个人都将获得幸福的婚姻。这与我们救主在马太福音所说的话是相悖的。”大法官却胸怀宽大地看待这个与传统信仰相悖的问题，指出：“这些老太太值得同情，无需过度关注。”他建议陛下让事情自然平息，也建议那位牧师“提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

罗森没能看到最后的结局。1773年8月他病倒了，于次月离开了人世。1779年2月，贝尔重新获得教授神学的资格。他花了十三年的时间，矢志不移地给瑞登堡的神学著作编了一个索引，后来在阿姆斯特丹装帧精美地出版了。他将最后一份手稿交付印刷后就病倒了，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最后一次旅行

1770年，瑞登堡已是82岁高龄。他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正信的基督教》，准备前往阿姆斯特丹出版。他给贝尔写了一封短信，作为告别，“但愿我们的救主保佑你身体健康，不再受到搅扰，并祝你梦想成真。”（斯德哥尔摩，1770年7月19日）

另外，他给好友霍肯普爵士赠送了自己的肖像画，作为告别的礼物；给名下的财产列了一份清单，并标明每个项目的价值，交由经纪人管理；与皇家矿务局的同仁作了告别，并赠送《爱情与婚姻》作为礼物；给老管家和园丁安排了一个舒适的家并足够的养老金。

临行前，他到市银行与忠实的朋友和邻居卡尔告别。卡尔又一次询问能否再见到他。“是否会回来我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主已经向我许诺，在这本著作出版之前，我不会死去。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就是要出版这本著作——《正信的基督教》。倘若我们今生无缘再见，我们将在主的面前再见，只要我们都照他的旨意而非自己的欲望而生活。”瑞登堡如此回答，说完就离开了。

瑞登堡已写信给图格森将军，倘若船舶需要在埃尔西诺港停留，希望有幸拜访将军，向他全家问好。果然，正如他所预料的，船舶因遭遇逆风不得不在港口几英里外停留。将军得知情况，就驾船去见瑞登堡。

船长欢迎将军的到来，立即将他领到瑞登堡的船舱。尊敬的顾问正坐在桌旁，穿着睡衣和拖鞋，双手托着下巴，眼睛朝上，睁着大大的。将军打招呼时，瑞登堡恍然惊醒，但很快恢复了平静，愉快地接受了将军的邀请。

将军的夫人身体十分虚弱，三十年来神经极度紧张。瑞登堡礼貌地亲吻夫人的手，说疾病将要过去，她将像年轻时那样貌美如花。且说过去十二年来，他也一直肠胃虚弱，食物基本上就是咖啡和饼干。

下午的聊天，将军的夫人、女儿及三四位小姐（将军的亲属）也在场。瑞登堡礼貌地与她们谈论各种话题。将军为没能提供更好的陪伴，“只有虚弱的妻子和年纪尚轻的女儿”，表示抱歉。“这不就是最好的陪伴吗？我一直偏好于和女士们在一起。”瑞登堡回答。

“于是我开玩笑地问他，是否结过婚或想过结婚。他说没有，不过年轻的时候他曾打算结婚的，国王查尔斯十二世（Charles XII）曾建议著名发明家玻鸿（polhem）将女儿许配给他。我问是什么起了阻碍，他说她不愿嫁他，因为她已经答应嫁给一个更加中意的人。”

经过小小的停顿，瑞登堡注意到一个大键琴，就问他们是不是喜欢音乐，是谁弹大键琴。将军说他们都爱好音乐，夫人年轻时嗓音非常甜美，有几个音乐行家称她的嗓子是丹麦最棒的，她的女儿也弹得很不错。瑞登堡便央请小姐弹琴。她弹了一段有难度的奏鸣曲，瑞登堡用脚打着节拍，连连喝彩。接下来她又弹奏了一曲，瑞登堡频频称赞，请她边弹边唱。

“我的嗓子不是很好，但我喜欢唱歌，”她回答说，且答应只要母亲一起唱，她就唱。夫人表示同意，她们就演唱了几段意大利二重唱。瑞登堡称赞夫人的品味和嗓音，虽然病了多年，嗓子还保持得那么好。

之后，瑞登堡休息了一会，临行前享用了一些咖啡和饼干，然后依依不舍地和将军一家告别了。

将军问了他一个问题：世间有多少人赞同他的著作？瑞登堡说当前很少，总共才五十左右，精灵界的数目也差不多。他提到一些主教、议员的名字，其中特别是霍肯普爵士。因为这话，将军后来给爵士写信。瑞登堡死后，他们的书信来往持续了多年。在回给将军的第一封信中，爵士曾如此评价瑞登堡的德行和天分——“我不仅和他相识相交四十二年，有段时间还几乎每天和他在一起。像我这样年事已高、阅历丰富的人，已有足够经验去洞察一个人的美善丑恶，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是软弱还是坚强。根据我的经验，在所认识的人当中，我想不出有谁比瑞登堡更始终如一地持守美德。他总是心满意足，从不烦躁或郁郁寡欢，尽管他时常投入沉思冥想。他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知行如一的哲学家。他工作勤奋，生活简朴，经常旅行，外出的时间比居家的时间还多。他有着乐天知命、随学随通的天分，以致他在所有钻研的领域都闪耀光芒。毫无疑问，他是国中最博学多才的学者。青年时期，他还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我至今仍保存着他的一些拉丁文诗歌，即使奥维德也不会羞于收藏这样的作品。中年时期，他的拉丁文呈现一种平易、优雅的风格。步入晚年，思维转向灵性主题以后，他清晰明朗的风范依然未改，只是不如以前那样讲究文雅。他还精通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且是一位思想深邃的数学家，一个快乐的机械工程师。在挪威的时候，他已证明他在机械发明方面的天赋。他设计出一个简单易用的方法，将巨型浆帆战舰运过高山，送入丹麦舰队所驻扎的海湾。他还是一个自然哲学家，认同笛卡尔的原则。他厌恶建立在虚幻观念上的形而上学，因为这些妄见使原本简单的神学变得复杂，成了一个人为的、败坏的体系。他还精通矿物学，曾长期担任矿务局的顾问。1734年，他在莱比锡出版了一本无论理论还是实际操作都非常珍贵而经典的著作。倘若他留在矿务局，凭借他的功劳和才能，想必已经获得了最高的尊荣。但是他宁愿选择思想上的清静，追求学习上的快乐。到荷兰以后，他开始钻研解剖学，有了一些独特的发现。我想正是因为解剖学的研究和他对灵魂微妙作用于奇妙人体

的沉思，使他逐渐从物质界转到了灵界。他在任何时候都拥有健全的判断力，凡事都能看得分明，在每个主题上都能很好地表达自己。1761年的国会上，最可靠的财政提案就是由他提出的。”

在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爵士曾如此评论瑞登堡所倡导的学说和信仰体系——“现前的宗教是神秘的，充满悖论，不合逻辑，不合情理，仿佛对牛弹琴，不适宜理性之人。按照现行的教义，你即使干尽坏事，也可以获得拯救。牧师们所教导的其实是多神主义。他们声称一位创造了世界，一位制定了信仰，又声称信便得救，而且是立时得救。瑞登堡的学说是基督教所有教义体系中最为合理的，活出良善诚实是它的首要目标。他的学说和著作可分两块，一块是他的灵界见闻，这方面我无能力判断，因为我未曾有过灵界经历，无从证实或驳斥他的宣称，但它至少不会比约翰的启示录或圣经中相似的灵界见闻更莫名其妙。第二块是他的教义宗旨，这方面我倒可以作一判断——卓尔不凡，无可辩驳，是最完美的教化体系，有助人类获得最幸福快乐的生活。我知道瑞登堡讲述了他的灵界见闻，也曾询问他为何要记录和发表这些见闻，以致他原本极为合理的教义看起来相当可笑，要是将这些所见所闻留给自己，不向世人发表，岂不更好？他说这是主的吩咐，为此事而取笑他可真是冤枉了他，因为他说，一个年事已高的人没必要编造一些虚幻的故事来引人嘲笑。有时，我和陛下谈论说，若有新的殖民地形成，瑞登堡根据圣经所倡导的信仰是最好不过的。这是基于两个因素，其一，此信仰比任何信仰更能造就一批至为忠实勤奋的公民，因为它将崇拜神与为人民服务联系起来。其二，它能大大降低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此信仰视死亡不过是从一个生命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生命状态，甚至是从一个更坏的局面转入一个更好的局面。按照他的原则，我将死亡视为无足轻重之事。我信服瑞登堡学说的正确性，特别是基于以下两个理由。其一，创造万有的只有一位，非为一位创造者，一位信仰的制定者。其二，万事皆有层次，而且持续到永远；创造的故事无法解释，除非从灵义寻求解释。对于瑞登堡照神的话在他的著作中所展示的信仰，我们不妨用迦玛列的话来形容：‘若是出于人，它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可能败坏他们。’（使徒行传5：38-39）”

瑞登堡时不时给阿姆斯特丹的朋友约翰写过一些信，希望能在是年夏天见到他。9月10日，约翰遇上了瑞登堡，当时他和魏特曼先生在一起。“他看起来比去年向我辞行时快乐得多，”约翰在日记中写道，“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来光临，我也没有时间向他表达我的问候。不用说，他来这一定又有新的著作要出版。”（1770年10月15日）

和之前相比，约翰对瑞登堡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不过依然没有定见。他读过康德写瑞登堡的一本书，书中以调侃的口吻重复瑞登堡那些盛传的奇闻趣事。约翰注意到，康德不大相信瑞登堡的论证，对于民间流传的关于瑞登堡的奇闻，他认为不过是一些精彩的故事。面对他的读者，康德说“一部分他不懂，一部分他不信，一部分他觉得可笑”。

约翰决定当面求证这些传闻的真实性，如今机会来了，便询问有关女王秘密

和大使收据的故事是否属实。瑞登堡证实那些都是真的，不过他不想纠缠于故事的细节，说这些故事流传着很多的版本，他不想在枝节上浪费唇舌，因为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使人们忽视了更紧要的大事，就是他的使命。

瑞登堡早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目标。约翰在写给一个汉堡商人的信中说：“你问尊敬的瑞登堡每天做些什么，让我来告诉你。他饮食很有节制，但睡眠时间相当长，十三个小时对他来说算不上多……现在他正乐此不疲地忙他的新作……以一种令人震惊和超乎常人的方式。”（1771年1月26日）

1771年6月，《正信的基督教》印刷完成。打开新出版的著作，约翰惊奇地看到在标题页，瑞登堡自称“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约翰就此询问瑞登堡，瑞登堡说这不仅是主的允许，更是主明确的吩咐。“瑞登堡以如此自信的口吻谈论精灵、天使甚至神，真叫人难以置信。就算我单单告诉你我们上次的谈话，就可以写上很多很多……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我不知当如何评判他。对我来说，他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

约翰后面又写道：“我经常听到他在一大群人中讲述一些类似的奇闻异事，我很清楚当中有一些嘲笑者。他说话的时候，就好像每个人都必须相信他。他对任何人都毫无保留，谁只要邀请他就肯定能请到他。上周有个年轻的绅士请他作客，虽然他毫不相识，依然应邀前往。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些犹太人和葡萄牙人，他投入其间，没有分别。谁好奇着想见他，都不会有多大困难，只要去他住的地方就行了，他通通欢迎。可以想像，大量的拜访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这样，我就更加难以想像他是如何每周印出两大片稿件，又撰写十大片稿件的……他说他的天使给他指示，所以能写得飞快。”

《正信的基督教》

《天堂的奥秘》一章已经说明，当今时代的教会已非使徒时代的教会。使徒所建立的教会无不以信和爱为核心。时至今日，简单的信仰变成了玄奥的教义，仁爱的生活变成了徒有其表的伪善。新教会的建立正是要恢复使徒时代那种简单而实际的信仰。简言之，新教会的基本信仰乃是：[1]有一位神，三而一的神，这位神就是主神救主耶稣基督（the Lord God the Savior Jesus Christ）。[2]信主使人得救。[3]诸恶莫作，因为恶属魔鬼，源自魔鬼。[4]众善奉行，因为善属神，源自神。[5]人当自觉行善，并相信是主随同他行善，透过他行善。（《正信的基督教》3）

信耶稣基督乃是信一位既具足神性亦具足人性的可见之神

从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可知，使徒所传扬的信仰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因为神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住在他里面，在他身上，神成了人，人成了神。“神在耶稣基督里”，是他们常用的字眼。“尼西亚信经”开始引入“万世以前为父所生”的概念，神从永恒生了一个儿子，两位永恒神的观念出现了。至“亚他那修信经”，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永恒神的观念更是跃然纸上

了，严重偏离了使徒所继承和传扬的福音。为恢复使徒时代那种简单而契理的信仰，瑞登堡特别提出以下几点：[1] 圣言明示耶和華将要降临，成为世人的救主和救赎主，非为从永恒所生的神子降临。“万世以前为父所生”的概念并非出自圣言，亦与理性不合。独一神不可能从永恒（from eternity）生有一子，致两位皆为神，却仍然是一位神。口称一位神，抹杀不了三位神的概念。当信徒依次向圣父、圣子、圣灵祷告，求圣父因圣子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缘故饶恕我们的罪，求圣子向圣父为我们代求，求圣灵使我们称义成圣，三位神的观念便显而易见了。（见《正信的基督教》133）[2] 耶稣的人性完全被神化，神性完全在他的人性中降临，以致在耶稣身上，神成了人，人成了神，由此成了世人的救主和救赎主。这与圣言所说耶和華将要降临救赎世人的预言相符，亦与使徒所传“神在耶稣基督里”的福音相符。[3] 耶稣所说父、子、圣灵非指三位永恒的神，而指他内在的神性本体、外在神化的人性、神圣的感力。父、子、圣灵之三而一，可藉人魂、体、灵之三而一来理解。[4] 当信靠救主耶稣基督，这既是他自己的吩咐，也是使徒一贯的教导。因为这是信一位既具足神性亦具足人性的可见之神，是有具体目标有实际依托的信仰。

圣言明示耶和華将要降临

“现今基督教相信，神——宇宙的创造者，从永恒生有一子。此子降临人间，以人身显现，为要拯救世人。然而，这样的信念实质上是错误的。我们的思想若注意一位神的事实，如上观念立刻就土崩瓦解了。以为独一神从永恒生有一子，父神与圣子、圣灵各自为神，然又构成一位神，这明显有悖理性。我若引用圣言证明（1）是耶和華降临人世成为人（2）耶和華神是世人的救赎主，如上虚妄的观念必如流星消逝。对于第一点，以下经文证明是耶和華降临人世成为人：[1]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以赛亚书 7：14，马太福音 1：23）[2] ‘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 9：6）[3] ‘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華，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以赛亚书 25：9）[4]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耶和華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華亲口说的。’（以赛亚书 40：3，5）[5] ‘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以赛亚书 40：10-11）[6] ‘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華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華。’（撒迦利亚书 2：10-11）[7] ‘耶和華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他的名必称为耶和華我们的义。’（耶利米书 23：5-6，33：15-16）另有许多经文称主的降临为‘耶和華的日子’。”（《正信的基督教》82）

“我要来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華說的”、“看啊，這是我們的神！我們素來等候他，他必拯救我們”、“這是耶和華，我們素來等候他，我們必因他的救恩歡喜快樂”，諸如此類的，處處明示耶和華神將降臨人間，成全救恩。從舊約的預言和應許，到新約的成全和應驗，清晰地說明耶和華神以耶穌之身顯現。事實上，耶穌即“耶和華拯救”的意思。“萬世以前為父所生”的觀念並非出自聖言，而是後人從機械的神觀杜撰出來的。

聖言明示耶和華是世人的救主和救贖主

“面對以下經文——耶和華明言他是世人的救主和救贖主，萬世以前為父所生之子（eternally begotten son）降臨人間，以人身顯現的觀念即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1]‘惟有我是耶和華，除我以外沒有救主。’（以賽亞書 43：11）[2]‘自從你出埃及地以來，我就是耶和華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認識神，除我以外並沒有救主。’（何西阿書 13：4）[3]‘凡有血氣的必都知道我耶和華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贖主。’（以賽亞書 49：26，60：16）[4]‘我們救贖主的名是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以賽亞書 47：4）[5]‘他們的救贖主大有能力，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耶利米書 50：34）[6]‘耶和華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贖主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以賽亞書 44：6）[7]‘耶和華啊，你是我們的父。從萬古以來，你的名稱為我們的救贖主。’（以賽亞書 63：16）

“此外還有很多。有眼睛有頭腦的人皆能看出是獨一神降臨人間成為人，為要救贖世人。任何人只要留意上面所引用的聖言，必能看明這個事實。然而，有些人卻住在黑暗之中，因為他們堅持有另一位從永恆所生的神，是這位神降臨並救贖了人類。這些人對如上聖言視而不見，只想着如何曲解聖言以迎合他們錯誤的信條。”（《正信的基督教》83）

在耶穌身上，神成為人，人成為神

在基督教傳統教義中，主的神人二性是一個扑朔迷離的奧秘，處處引用聖言，卻不能給人真知灼見。瑞登堡在此為人們指明了一條路——主在世間經歷兩種狀態，分別可稱為“倒空態”和“榮耀態”，這是主人性逐漸神化的必經途徑；主人性神化的過程，可藉人重生的過程來領會。“基督徒知道，主在世間經歷兩種狀態，分別稱為‘倒空態’和‘榮耀態’。倒空態在聖經中有許多描述，特別是詩篇和先知書。以賽亞書甚至有一處說：‘他將命傾倒，以致於死。’（以賽亞書 53：12）當主在父面前卑微虛己，向父禱告，說他遵行父的旨意，將一切所言所行歸於父，都是處於倒空態。事實上，主曾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為什麼離棄我？’（馬太福音 27：46，馬可福音 15：34）若非處於倒空態，他不可能被釘上十字架。榮耀態亦即合一態。當主在聖徒前顯現聖容時，施行神迹時，說他與父為一時，說父在他裡面，他在父裡面時，說凡父所有的也是他的時，主處於榮耀態。完全融合以後，他說他

拥有管理所有生命的权柄（约翰福音 17：2），以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马太福音 28：18）。”（《正信的基督教》104）

[1]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惟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约翰福音 5：19）[2] “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惟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约翰福音 12：49）[3]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约翰福音 14：10）说这些话的时候，主皆处于倒空态。[1] “我与父为一。”（约翰福音 10：30）[2] “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约翰福音 12：45）[3] “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约翰福音 14：7）[4] “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作的事信我。”（约翰福音 14：11）[5] “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约翰福音 14：9-10）说这些话的时候，主皆处于荣耀态，亦即合一态。

主经历这两种状态，因为这是他人性得以荣化的必经之途。我们重生也必须经历两种状态。简言之，重生可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顺从真理的阶段，在此阶段，就我们的禀性而言，我们更愿意顺从自己的欲望，只是因为认识了真理，知道我们必须征服这些欲望。所以这个阶段会比较艰难，包含许多痛苦的挣扎。随着信仰的精进，随着真理和经历的积累，人胜过欲望的力量必逐渐增强，直至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行善不再因为真理告诉我们应当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乐意这样做。在前一个阶段我们感觉力量很薄弱，欲望的力量却很强大。在与欲望交战时，我们仿佛变成了两个人，如保罗所说：“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罗马书 7：21-23）罪恶的试探让我们更了解自己的欲望，也更加体会了自己的软弱和污秽。此间，神仿佛远离了我们，使我们感觉孤独、没有力量。其实神此时离我们更近，因为我们选择顺从他的旨意。我们在内心呼唤神的力量，帮助我们征服欲望的诱惑。等到我们胜过试探，平安的感觉随即降临。我们感觉与神更近了。人重生的经历，也正是主荣化的经历——“他也曾凡事（in all points）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 4：15）

“主经历倒空、荣耀两种状态，因为这是取得合一的不二之途。唯有此途合乎神的法则（divine design），而神的法则是不可改变的。神的法则乃是：人当自觉接受神，预备自身成为神能以进入和居住的圣殿。我们必须自觉预备，同时承认是神在引导我们预备。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法则，以求灵性获得重生。主必须经历同样的过程，好使他的人性得以神化。”（《正信的基督教》105）

“‘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路加福音 2：40，

52) 此话表明主的成长遵循了神的法则。又有证据表明，主的成长比常人更迅速、充分、完全。例如，他十二岁时即坐在圣殿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的都希奇他的聪明和应对（路加福音 2：46-47）。主的生命遵循这样的轨迹，因为照神的法则，人当预备自己以接受神。预备好以后，神就进入他里面，如同进入自己的居所。预备包括建立对神和真理的观念，也就是发展悟性和智慧。我们当自觉亲近神，我们越亲近神，神越亲近我们，这是神的法则之一。主遵循了这项法则，直至与父合一。”（《正信的基督教》89）

[1]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路加福音 2：52）[2] 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约翰福音 12：23，28）“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说明这是一个过程。等到完全荣化，耶稣说他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马太福音 28：18），保罗说神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住在他里面（歌罗西书 2：9），约翰说他是真神，也是永生（约翰壹书 5：20）。

正因为耶稣的人性逐渐神性化了，我们注意到，在圣言的几处记载中，他不是称马利亚为“母亲”，却是称她为“妇人”：[1] 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原文作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约翰福音 2：3-4）[2]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说：“母亲（原文作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她到自己家里去了。（约翰福音 19：26-27）

“灵”表人的心智及其活动

三位一体论不仅引入了“万世以前为父所生”的一位神子，也引入了圣灵这一位神，将耶稣所说的圣父、圣子、圣灵剥离为永恒存在的三位神。瑞登堡指出“万世以前为父所生”的神子子虚乌有，也指出“灵”在圣言中表心智及其活动，非表独立位格的存在。父、子、圣灵之三而一可藉人之魂、体、灵之三而一来理解。

“‘灵’其实就是指我们的心智。死后活着的正是我们的心智，届时它被称为‘灵’。若为善，则称为‘天使灵’，以后更称为‘天使’。若为恶，则称为‘撒旦灵’，然后称为‘撒旦’。对每个人来说，心智是我们的内在，是人的真我，内住于我们尘身当中。尘身因死亡被撇弃以后，我们依然是完完整整的人。所以，以为心智仅存于头部的观念是错误的。存于头部的是我们心智的主体，我们的所思所愿从头部的主体结构发出。在身体其它部位，心智存于主体结构的伸展组织，使我们有感觉和活动的的能力。心智与身体各部位相连，使各部位有感觉和活动的的能力，同时让人觉得身体在自主思想和活动。聪明人知道，这能力不是出自身体。我们的灵凭理性思想，凭意志活动。我们的身体非自主思想和活动，而是靠我们

的灵。因此，我们的灵表示我们的理性和感性，以及从理性和感性所焕发的活力。圣言多处表明，‘灵’意指我们心智的状态。下面我引用少许经文，证明灵的确是这意思：[1]约书亚‘被智慧的灵充满’。（申命记 34：9）[2]你们要‘自作一个新心和新灵’。（以西结书 18：31）[3]神‘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以赛亚书 57：15）[4]‘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诗篇 51：7）

“反之，‘灵’也表示污秽不义的心智状态，从下列经文可知：[1]‘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以西结书 13：11）[2]‘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诗篇 78：8）[3]‘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何西阿书 4：12）[4]‘灾祸要来，人心都必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败。’（以西结书 21：7）此外还有许多，皆证明‘灵’乃表示我们的心智及其状态。”（《正信的基督教》156）

以上经文中，“灵”在中文或译为“心”，或译为“灵”，或译为“心灵”、“心意”、“心神”、“精神”，表示人思想、精神、心理的活动和状态，如不安的心、刚硬的心、无诡诈的心、忧伤的心、迷糊的心、谦卑的心、淫秽的心、喜乐的心等等。人的灵表人的心智及其活动，神的灵表神的智慧、真理和能力，如下列经文所示：[1]“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路加福音 1：35）[2]“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路加福音 4：14）[3]“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 16：13）[4]“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使徒行传 1：8）

父、子、圣灵之三而一可藉人之魂、体、灵之三而一来理解。魂是人的本质，体是魂的形相，灵是魂与体所生发的活动和能力。体由魂所生，魂是体之父。灵从体与魂而发。就耶稣而言，父指他内在的神性（Divinity），子指他外在神化的人性（Divine Human），灵指人性从神性所发神圣的感力（Divine Influence）。神化的人性由神性所生，故说子由父所生。神圣的感力由人性从神性而发，故说子从父差遣圣灵。将圣父、圣子、圣灵理解为三个位格的神，是曲解了耶稣的意思。当时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 28：18-20）从上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到下文“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一直都是说“我”，而且“奉父、子、圣灵的名”之“名”用的是单数。门徒没有误解耶稣的意思，所以据记载，他们施洗均是奉耶稣的名，非生搬硬套地奉父、子、圣灵的名。

【注】按中国佛家和道家的背景，将“灵”译为“气”，或许更为恰当。事实上，无论旧约希伯来文还是新约希腊文，“灵”与“气”同字。据圣经创

世记，“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记2：7）耶稣荣化以后，也曾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约翰福音20：22）由此亦知，灵确实是指人的生气与活力。再者，《圣爱与圣智》一章已经说明，神的灵指神所发的气质，如太阳所发的光与热。因此，神的灵就是神的感力。将圣灵理解有独立位格的神是错误的，曲解了圣言的意思。从灵、身、气的角度去理解父、子、圣灵，机械、矛盾而说不清道不明的三位一体神观便迎刃而解了。

“我们可藉人的三合一来理解主的三合一。每个人皆由魂、体、行三部分组成。主亦如此。照保罗的话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住在主身上。（歌罗西书2：9）所以，在主身上有神性的三合一，在我们身上有人性的三合一。三个神性的位格组成一位神，或者一位神却非一个位格，这种神秘的观念为理性所不容。”（《正信的基督教》169）

瑞登堡指出，旧约从未提及圣灵，只有新约才频繁提及，因为圣灵特指耶稣从圣父所发的灵，只在主荣化以后才开始存在。“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约翰福音7：39）所应许的圣灵必待耶稣荣化以后才降临。在此之前，伊利沙伯、撒迦利亚、西面被耶和華的灵充满，圣言亦称他们被圣灵充满，是因为主已经降临世间。（见《正信的基督教》158）

【注】“得荣耀”（glorified），即荣化，神性化，非指获得人的崇拜和赞美。另外，旧约在中译本有三次提及“圣灵”（诗篇51：11；以赛亚书63：10，11），非holy spirit，乃spirit of holiness，可译“神圣的灵”，以示区别。

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既是他自己的吩咐，也是使徒所传的信仰

瑞登堡指出，我们当信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因为这是信一位既具足神性亦具足人性的可见之神，是有目标的信仰。我们能趋向他，在意识中注想他。正如我们见过一位王，每当我们想起他，他的形像就在我们脑中浮现。耶稣说，没有人听过父的声音，也没有见过他的形像（约翰福音5：37），且说惟独从神来的才看见过父（约翰福音6：46）。信一位不可见的神，是没有目标的信仰。好比眼睛望向虚空，没有落点。（见《正信的基督教》339）

“使我们得救的信，是信神我们救主，因为他既具足神性，亦具足人性。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合而为一。我们若趋向他，也是趋向唯一的父神。我们当信神的儿子、救赎主、救主，从耶和華受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的耶稣基督，这从主自己的吩咐及后来使徒的传讲显而易见。下列经文证明主自己吩咐我们当信靠他：[1]‘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6：40）[2]‘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3]‘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

福音 11: 25-26) [4]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 6: 35）

“使徒所传的信仰，是信主耶稣基督，这从他们的书信显而易见。我仅引用如下经文：[1] 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加拉太书 2: 20）[2] 保罗‘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 20: 21）[3] 禁卒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 16: 30-31）”（《正信的基督教》337-338）

“信子的也是信父，因为我们说过，父在子内，如同灵在体内。从以下显而易见：[1] ‘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约翰福音 8: 19, 14: 7）[2] ‘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约翰福音 12: 45）[3] ‘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约翰福音 13: 20）”（《正信的基督教》107: 3）

三位一体神观或许深奥难测，然而使徒所继承和传扬的信仰是信靠救主耶稣基督，这是不争的事实。使徒时代没有三位一体的说法，也没有三位一体的信仰。“从使徒信经显而易见，使徒时代的教会根本没有三个永恒神格的观念。使徒信经如此表述：‘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马利亚所生……我信圣灵。’当中从未提及‘万世以前所生之子’，乃说由圣灵感孕，从童贞女马利亚所生之子。从众使徒的书信可知，使徒时代的教会知道耶稣基督是真神（约翰壹书 5: 20），知道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住在他里面（歌罗西书 2: 9），知道使徒所传的是信靠耶稣基督，知道他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马太福音 28: 18）。”（《正信的基督教》175）

瑞登堡从灵界得知，自从尼西亚会议之后，教会开始退化了。因为神观是信仰的根基，对神的认识混乱了，信仰自然混乱了，失去了明确的方向。“在天堂有句话说，自尼西亚会议结束以后，主向门徒所预言的堕落就应验了——‘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马太福音 24: 29）事实上，使徒教会恰如天空闪现的一颗新星。两次尼西亚会议之后，这颗星遂暗而未现了。（在自然界，据天文学家观察，这种现象已多次发生。）圣言说耶和華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提摩太前书 6: 16）。神若不住入可靠近的光里，即是说，神若不降临，取人身显现，成为世界的光（约翰福音 1: 9, 12: 46），谁能趋向他呢？”（《正信的基督教》176）

灵界见闻录：一位神还是三位神？

我见一些新近离开尘世到达灵界的人正谈论永恒的三个神格。他们是神职人员，其中一位是主教。他们向我走来。经过一番谈论（谈论他们生前曾一无所知的灵界），我说：“我听你们谈论永恒的三个神格。能否说明你们的观点，

给我解释这个大奥秘？在刚刚离开的尘世，对于这个奥秘，你们心中都有一幅图画。我有兴趣知道那是怎样一幅图画。”

主教上下打量我，说：“我看你是一个平信徒，就让我阐述我的观点，将这个大奥秘指示于你。一直以来，我的观点是：父神、子神、圣灵神一同坐在天堂中央崇高庄严的宝座上。父神的宝座是精金的，他手握权杖；子神坐在父神右边，头戴冠冕，其宝座是纯银的；圣灵神靠近父神和子神，手托一只鸽子，其宝座是水晶的，闪闪发光。宝座周围悬挂三排吊灯，闪耀着宝石的光芒。远处站着无数的天使，正异口同声地发出崇敬和赞美之声。再者，父神与子神不停讨论哪些人可算为义。他们一同评判和决定地上何许人有资格成为天使，就赐予永生的冠冕。圣灵神一听到这些名字便奔赴世界各地，将称义的恩典作为得救的证据赐给他们。他找到这些人，向他们呼一口气，除去他们的罪孽，如同人用风扇吹散火炉的烟，然后将它粉饰一新，又除去他们刚硬的石心，换以柔软的肉心，使他们的精神和心灵焕然一新，如同再生，重现孩童般的面容。最后在他们额上盖上十字架的印记，称他们为神的选民，神的儿女。”

讲解完了，主教对我说：“在尘世，我正是这样理解这个大奥秘的。很多神职人员赞同这种观点，所以我相信，作为一个平信徒，你也会表示认同。”主教说完这话，我留心观察主教在内的神职人员，发现他们都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作为答复，我说：“我思考了你刚才提出的观点。我由此推测，你抱持一个完全物质化、感官化的三位一体神观，我甚至可以称之为唯物主义的神观。三位神的观念不可避免地要从你的图画中流现出来。把父神想象为端坐宝座，手握权杖，这难道不是感官化的观念吗？把子神想象为端坐宝座，头戴冠冕，把圣灵神想象为端坐宝座，手托鸽子，又奔赴世界各地，执行所听到的命令，不也如此吗？你所描绘的是一幅物质化的图像，所以我不能苟同。打小开始，我就不允许一神之外的任何观念进入我的意识。这是我所持的唯一观点，所以你所说的对我没有任何影响。长大以后我开始明白，按照圣经，耶和华的宝座是指他的国，他的权杖和冠冕表示他的权柄和权能，坐在右边表示神通过在人性显现获得全能，而有关圣灵的描述表示神无处不在的作为。所以阁下，请考虑一位神的观点，并用你的理性作适当的思考。到时你会明白，这是真的。

“现在，你们确实是说一位神，因为你们在给每个位格独立本质的同时赋予他们同一个本质，又不许任何人说一位神是一个位格。你们坚持有三个位格，因为你们不想放弃三位神的观念。你们又赋予每个位格不同于其它位格的属性，这难道不是割裂神的本质吗？既是如此，你们怎能想怎能说是一位神？你若说一位神，我能明白。但是，你若向人说‘父是神，子是神，圣灵是神，每一位都个别是神’，他怎能认为是一位神？这显然矛盾，为信仰所不容。所以，即便你赋予三位相同的神性，也不能说是一位神。譬如，有多人组成一个议会或委员会，你不能说他们是一个人。但是当它们怀有相同的想法，你可以说它们共享一个观点。又如，三颗钻石由相同的物质构成，你不能说它们是一

颗钻石，但是你可以说它们属于同样的物质。按照不同的份量，你还可以说三颗钻石的价值不同。倘若只是一颗钻石而非三颗，你就不能这样说了。

“我明白你们为何称每位皆个别是神的三个神格为一位神，又吩咐教会的信徒这样行。因为世间凡是理性健全开明的人都认定一位神。若不照此而行，你们怕要蒙羞。只是当你口称一位神心想三位神时，羞恶之心却没能封住你的口，反让你既认三位神，又称一位神。”

经过这样的对话，主教和神职人员离开了。离开时，他转过身来，试图叫喊“一位神”，未能成功，因为他的思想阻止了他的舌头。相反，他张开嘴巴，吼道：“有三位神。”周围站着的人看到这古怪的一幕，不禁放声大笑，随后也离开了。

之后，我询问何处能遇见机智过人却赞同将神一分为三的学者，孰料刚好有三位在场。我就问：“你们怎能将神分为三个位格，声称每一位都个别是神是主呢？毫无疑问，你们口头的宣称与思想相去甚远，有如南辕北辙。”

“根本没有区别”，他们回答说，“三个位格是一个本质，这个神圣的本质就是神。在尘世，我们是教导三个神格的教师，我们的责任就是维护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每一个神格都扮演自己的角色：父神的角色是施恩或定罪，子神的角色是代求和调解，圣灵神的任务是将施恩（或定罪）和调解的决定落于实际。”

我就问：“你们所说‘神性本质’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限、永恒，以及同尊同荣。我说：“如若这本质可以使许多神明成为一位神，难道你不可以加上更多吗？譬如加上摩西、以西结、约伯曾提到的‘全能神’，作为第四位神？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给自己的诸神如萨图恩、丘比特、尼普顿、布鲁图、阿波罗、朱诺、狄安娜、密涅瓦、墨丘利、维纳斯赋予同等的神性和一样的本质。虽然如此，他们不能称众神是一位神。事实上，你们是三个人，虽然在我看来你们见解相同，在学问上也可以说有相同的本质，但你们不能合并为一个学者。”

对此他们觉得好笑，说：“你真会开玩笑！这与神的本质不同。神的本质为一，不能分作三份。它是独一无二不可分割的，分解分离之法不适用于它。”对此我回敬道：“那好，我们就好好辩论辩论。你们如何理解‘位格’这个词？它表示什么意思？”

“位格表示与其它实体无关无涉而自我存续的一个实体。这是‘位格’一词的定义，教会领袖和我们都这样使用。”他们回答说。

“这真是你们对位格一词的定义吗？”我问道。

“是的。”他们回答。

“那么父与子就毫无关涉，与圣灵也毫无关涉。每一位各有自己的意志，拥有自己的权柄和能力。他们无有共享，除了按照各自的意愿，在乐意的情況下互相沟通。如此三个位格难道不是三位个别的神吗？看哪，你们已将‘位格’定义为‘自我存续的一个实体’，因此你们已将神的本质割裂为三个实体。然而你们又说神的本质是不可分割的。再者，你们赋予每个实体不同于另外两个实体、不予共享的属性，称父神施恩或定罪，子神代求，圣灵神付诸实施。除了三个位格即为三位神，还能有什么结论呢？”

听了我的话，他们退缩了，说：“我们讨论一下，然后给你答复。”

当时旁边站着一个人，听了我们的对话，就对他们说：“我无意于通过严密的逻辑去讨论如此高深的话题。撇开这些奥秘不说，我分明看出你们思想中有三位神的观念。要是在世人面前公布你们的观点，你们必要蒙羞。因为你们要么被认为疯子，要么被视为傻子。所以宣称一位神，有助你们保持尊严。”

三位学者却执意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予理睬。离开的时候，他们嘴里咕哝着一些玄奥的词藻。这提醒我，玄学是他们赖以辩答的词库。（故事译自《正信的基督教》16-17）

十字架的苦难不是救赎本身，而是主荣化的最后一步

传统的救赎论

传统认为，世人因犯了罪，必须受神的惩罚，因为神是公义的，罪的代价就是死。但神又是慈爱的，不愿人类沉沦，于是差遣自己的儿子降临，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了世人的罪，凡信他的人就能因此得到永生。这样，既满足了神的慈爱，又顾全了神的公义。（见《正信的基督教》132）

瑞登堡指出，这样的救赎论明显与理性不合，自相矛盾。它之所以在基督教屹立千年不倒，是因为三位一体的玄奥和唯信称义的谬论完全废弃了人的理性。当人们被灌输“信仰面前理性无用”的迷药，荒谬的道理能屹立不倒也就不足为奇了。稍作推敲，我们不难发现，如上荒谬的救赎论和机械的三位一体论漏洞百出。第一，这观念明显违背神的爱。神既是爱，不愿人类沉沦，为何不亲自降临，代替人类的罪，承受一切苦难，却叫儿子作出牺牲，自己竟坐享其成，心安理得地接受世人的感恩戴德？人间的父母尚且宁愿自己受苦，甚至不惜舍弃性命，不要儿女受到丝毫伤害，何况神呢？

第二，这观念明显违背神的义。罪岂可代为承担？若说基督无罪，所以能代替人的罪，设问，基督若承担了人的罪，人便脱离罪了吗？人若承认自己依然有罪，那么这种观念不就是虚的吗？视无罪的人有罪，算有罪的人无罪，这就是神的义吗？正直的人尚且对这种行为不齿，何况神呢？神说：“惟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以西结书 18：20）“当远离虚假

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出埃及记 23：7）

“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箴言 17：15）传统观念称这样顾全了神的义，其实完全是违背神的义！

第三，倘若神的义需要基督代死来满足，那基督的义、圣灵的义又当如何满足？按传统的三位一体论，圣父、圣子、圣灵不是同尊、同荣、同永、同等的神吗？圣父的义若需要圣子代死来满足，那么圣子和圣灵的义该由谁代死来满足呢？

救赎是征服地狱，新建天堂和教会

瑞登堡从天堂获悉的救赎观与传统教义中显然与情理不合的代赎论大相径庭：[1]救赎是肃清灵界混乱的次序，征服地狱，重建天堂，新立教会。[2]罪孽不可能由他人代为承担，圣言所说“承担”“担当”当从象征的角度去理解。[3]十字架与代赎毫无关系，而是主人性荣化的最后一步。

要明白救赎的真义，我们需要对主降临时灵界的情形有所了解。从旧约圣言可知，愚昧淫乱的偶像崇拜充斥着世界，以色列当中的教会也时常效仿异邦的偶像崇拜。这种普遍愚昧、邪恶、淫乱、以恶为善、以暗为光、以苦为甜的环境（以赛亚书 5：20），不仅影响尘世所剩不多的善民，等到他们死后进入灵界，更形成一种恶劣的影响力，如同乌云蔽日，使人的理性得不到光明。事实上，圣言预示耶和华降临的日子乃是密云、乌黑、幽暗的日子。因为当神不得不降临之时，正是暗无天日之时。这影响就好比牢笼和锁链，捆绑人的意志，牵引人犯罪，使所剩不多的善民深感无力行善。当主降世的时候，以色列当中有很多被鬼附身的。他们因此丧失了理性和意志，连小孩也难幸免。以马可福音的两个故事为例：

[1]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墓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伏他。他昼夜常在坟墓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马可福音 5：2-5，15）

[2]众人中间有一个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那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疯，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疯，就出来了。（马可福音 9：17，18，20，22，26）

“若非主成全了救赎，无论尘世还是灵界的基督教必充满了不义和险恶。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人死后皆进入精灵界，生活习性仍和从前一样。初入精灵界时，人们必然与先前离世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联

络交往。丈夫首先寻找他的妻子，妻子首先寻找她的丈夫。配偶、眷属、朋友将他们引入各种不同的团体，其中藏着一些表面是羊实质是狼的伪善之徒。新人被这些恶狼腐化，甚至一些相当虔诚的人也难幸免。加之灵界有许多尘世所不知的邪术，精灵界遂逐渐充满了险恶之徒，如同一个满眼蛙卵的池塘。近墨者黑，这在实际生活中显而易见。与盗贼或强盗为伍，渐渐就成了盗贼或强盗。与嫖客娼妓合流，思想中渐渐就充满了淫色。与凶恶之徒为友，思想中渐渐就充满了暴力。凡恶都极具传染性，如同空气传播的瘟疫，又如不断蔓延终究致人死亡的癌症或坏疽。恶之所以传染，是因为我们生来皆带有恶欲。”

（《正信的基督教》120）

“主首次降临的时候，地狱的势力已极度高涨，充斥了天堂与地狱之间的整个精灵界。他们不仅破坏了底层天，也千方百计地攻击搅扰中层天。若非主的保守，连中层天也要遭到破坏了。创世记所说塔顶通天的巴别塔就是象征地狱的强势攻击。主降世的时候，地狱之所以如此高涨，是因为整个世界已完全偏离了神，崇拜偶像，巫术盛行。以色列和犹太当中的教会也因曲解亵渎圣言而走向了毁灭。死后，这些人全都涌入了精灵界。时光荏苒，涌入精灵界的险恶之徒不断膨胀，直至若非神亲自降临，用他大能的膀臂应付他们，精灵界就不可能肃清了。这正是主所做的。主在世的时候，他倾覆了恶灵的权势。”

（《正信的基督教》121）

为了肃清灵界混乱的局面，神照他的应许降临了。他要驱散人类头顶上的乌云，砍断捆绑人的锁链，打开囚禁人的牢笼，使他们重获自由。所以，主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报告神的恩年来到了：“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路加福音4：18-19）在人看得见的尘世，他周游四方，医病赶鬼，宣扬天国的福音。在人看不到的灵界，他不断荣化他的人性，迎接神性的降临，逐步征服地狱的权势，施行公义的审判，重建整齐的顺序。在圣言中，主有过如下暗示：[1]“我曾看见撒但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路加福音10：18）[2]“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约翰福音9：39）[3]“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约翰福音12：31）[4]“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约翰福音16：11）

审判意味着征服地狱的权势，将善恶分开，把恶人归入地狱，将善民归入天堂，并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设立深渊，建立公平公义的顺序。所以在圣言中，神的救恩时常与公平公义相提并论：[1]“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以赛亚书46：13）[2]“诸天哪，自上而滴，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華所造的。”（以赛亚书45：8）[3]耶和華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太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太必得

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華我們的義。（耶利米書 33：14-16）[4] “錫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裡！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撒迦利亞書 9：9）

設喻以明之。主降臨前的情景好比一群強盜侵入了城市，殺人放火，搶奪擄掠。主的救贖好比一位公義的王領軍攻打他們，擊殺一部分，囚禁一部分，解除他們的武裝，歸還他們擄掠的財物，然後在城中建立整齊的秩序，確保不再受到類似的攻擊。主降臨前的情景又好比林中的野獸成群結隊闖進村莊，撕咬牛群羊群，村民人人自危，誰也不敢出門料理莊稼，田地荒蕪。主的救贖好比一位勇士出來殺戮驅逐野獸，將村莊保衛起來，確保不再受到野獸的襲擊。事實上，你可以從聖言找到類似的比喻。主降臨前的情景就好比一個人的心智陷入了混亂，身體也因此病入了膏肓。主的救贖好比一位大能的醫生給人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他的心智恢復了正常，身體也因此獲得了健康和活力。

“首先，我需要解釋何為救贖。救贖表示釋放被捆綁的人，救他們脫離地獄，脫離永遠的死亡，脫離魔鬼的壓制。主征服了地獄的權勢，建立了新的天堂，由此成全了救贖，否則我們不可能得救。因為靈界與塵世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兩者主要通過人的靈魂和心智相連。善人與天使的靈魂和心智相連，惡人與惡靈的靈魂和心智相連。我們與天使或惡靈的連接如此緊密，以致他們若是與我們隔開，我們必一命嗚呼。同樣，我們若是與他們隔開，天使和惡靈也無法繼續存在。由此可知救贖之功為何是在靈界成就，天堂地獄為何必須重組，教會才能在地上重新建立。這個次序在啟示錄顯而易見：新的天堂先得建立，新耶路撒冷所象徵的新教會才能從天降臨（啟示錄 21：1-2）。”（《正信的基督教》118）

“若非主成全了救贖，天使也不能維持其完整的狀態。對主來說，整個天堂及地上的教會如同一個人的形態。天堂構成此人的內在，教會構成此人的外在。具體一點，頂層天組成此人的頭部，中層天和底層天組成此人的胸部和腹部，地上的教會組成腰部以下。主是整個人的靈魂和生命。主若不成全救贖，此人必要滅亡。地上的教會若沒了，此人腰以下的部位就沒了。底層天若沒了，此人的腹部就沒了。中層天若沒了，此人的胸部就沒了。最後，頭部也將喪失知覺，因為軀體全沒了。”（《正信的基督教》119）

救贖只有神降臨才能成就

“救贖只有神才能成就。除了全能的神，任何人都不能成全救贖。再者，若非神取肉身成為人，救贖也不可能成就。因為無限的耶和華神無以就近地獄，更別說進入地獄。他住在至初至純之處。耶和華神只要向地獄吹一口氣，地獄的人全要灰飛煙滅。屬地的人處於至低層。故此，若非耶和華神以人身顯現，披上至低層的肉身，救贖也不可能成就。但是我們必須知道，主征服地獄不是靠滔滔雄辯。哲學或法律之類的論戰對地獄不能產生任何影響。主是憑他神聖的生命力，即神聖的真理與良善，與地獄作戰。當神聖的真理明明流

入时，地狱的人不敢对抗。它的威力之大，以致地狱的恶灵一旦察觉到它的来临，便立刻落荒而逃，藏在地下的洞穴之中。这正是以赛亚所描述的情形——‘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以赛亚书 2：19）启示录亦有描述——‘他们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者的面容和羔羊的忿怒。’（启示录 6：15-16）”（《正信的基督教》124）

“若非神取人身显现，他不可能救赎人类，使他们脱离地狱。这当中有许多原因，下面会逐步加以说明。救赎在于征服地狱，重建天堂，然后建立教会。若非取人身显现，纵然神是全能的，亦不能完成征服地狱、重建天堂及教会的工程，犹如人没有手臂不能作工。事实上，在圣言中，神的人身正是称为‘耶和华的膀臂’（以赛亚书 40：10，53：1）设喻以明之——没有强大的工具，人不可能攻入坚固城，毁坏城中偶像的庙宇。圣言明显告诉我们，神取人身显现使他有能力完成救赎。神住在至内至纯之处。他没有其它途径进入地狱和当时人类所在的至低层，正如灵魂没有身体不能作工。设喻以明之——我们不可能制服眼不能见、刀剑不能及的敌人。”（《正信的基督教》84）

十字架的苦难是主人性荣化的最后一步

“经过十字架的苦难，主的神性与人性完全融合了，因为十字架是主在世上经历的最后的试炼。灵性的试炼引向与神合一。受试炼之时，我们似乎是孤独的，然事实上我们并不孤独。因为此时，神就在我们灵性的至深处，赐我们力量。因为有这种内里的同在，当胜过试炼以后，我们在至深处与神融合了。就主来说，当他经历了十字架的苦难，就与父神在至深处合而为一了。主在十字架上独自承受苦难，这从他在十字架上的呼号显而易见——‘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 27：46）亦从下面的话显而易见——‘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约翰福音 10：18）由此可知，受苦的并不是主的神性，而是他的人性。此时，至深的合一，完全的合一，正在进行。”（《正信的基督教》126）

“经过十字架的苦难，荣化的过程彻底完成了，也就是说，主圣化的人性

与父的神性完全合一了。主在福音书上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约翰福音 13：31-32）此处荣化既指向父神，亦指向人子。主说神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也要因自己荣耀人子，显然这表示他们已经合一。‘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约翰福音 17：1，5）如此表达，乃因为合一是双向的。正如主说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他还说：‘我现在心里忧愁。’又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约翰福音 12：27-28）已经荣耀，还要再荣耀，因为合一的过程是渐进的。‘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路加福音 24：26）在圣言中，主得荣耀表示神圣的真理与神圣的

良善融合为一。从以上经文可知，主的人身是神圣的。”（《正信的基督教》128）

【注】“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话令人费解。受害与荣化有何关系？这话似乎含有代为赎罪的意味。“基督受这些苦，而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该的吗？”（吕振中译本）胜过苦难而进入荣耀，这才符合正理。如俗语所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十字架的苦难象征教会的状况

旧约时代，先知不仅口头传达神的信息，还时常以形象的举动作为象征和预兆，或警戒，或提醒，或劝勉，希望他们揣摩思想。如神吩咐以赛亚解掉腰间的麻布，脱下脚上的鞋。以赛亚遵命而行，露身赤脚三年。耶和華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实的预兆奇迹。”（以赛亚书 20：3）又如神吩咐耶利米买一根腰带藏起来，直到变为无用。耶和華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太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像这腰带变为无用。”

（耶利米书 13：9-10）又如神吩咐以西结收拾物件，蒙脸搬到别处——“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耶和華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你要说：‘我作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以西结书 12：10-11）

神又吩咐以西结：“你要向左侧卧，承当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三百九十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太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四十日，一日顶一年。”（以西结书 4：4-6）神叫以西结“承当”、“担当”他们的罪，并不表示代替他们的罪，而是叫他以象征性的举动将百姓的罪孽指明出来，因为神随即说：“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分两，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制子，惊惶而喝。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惶，因自己的罪孽消灭。”（以西结书 4：16-17）

论到主的苦难，以赛亚预言：“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以赛亚书 53：4-5）此处“担当”、“背负”也应该从象征的角度理解。主作为道的化身，他所受的嘲弄和虐待，是当时教会对真理的曲解，对圣言的亵渎。他的忧患痛苦，折射出人的忧患痛苦。（见《正信的基督教》130）耶稣毅然面对十字架，既显明了当时教会已完全抛弃真理的现状，也是他乐意经由苦难使人性荣化的选择。

祭祀象征自我奉献，不表示代为赎罪

《天堂的奥秘》一章已证明祭祀原非神所设立和制订，而只是神的允许和容忍。以为献祭能讨神的喜悦，以为祭物的血能赎清人的罪，这些都是愚昧的信仰观念，神在圣言中已多次表明他的态度。稍有思想，对神稍有认识的人，都能看出这种观念的愚昧，知道神的真正心意是什么：[1]“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诗篇40：6）[2]“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诗篇51：16）[3]“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诗篇51：17）[4]“耶和華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母耳记上15：22）[5]“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華悦纳。”（箴言21：3）[6]“我朝见耶和華，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華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6-8）[7]“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马可福音12：32-33）

基督作为馨香的祭物，是象征主乐意舍己奉献，不是为代替人的罪，正如使徒保罗说：“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以弗所书5：1-2）基督将自己的身体作为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他内心燃烧的对全人类的爱就好比祭坛上的火。所以，基督作为馨香的祭物，不表示他代替人的罪，而表示他舍弃了自己，完全顺服了神性，由是荣化了他的人性，也因此成全了救赎。

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基督徒将这话理解为基督代替了我们的罪。持这种观念的人，当仔细想想保罗及彼得等使徒所说献祭的真正含义：[1]“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12：1）[2]“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以弗所书5：2）[3]“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献的祭物，我若被浇灌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腓立比书2：17）[4]“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腓立比书4：18）[5]“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希伯来书13：15）[6]“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希伯来书13：16）[7]“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彼得前书2：5）

从以上经文可以看出，献祭根本不包含惩罚、代替的观念。所以，基督作为馨香的祭，决不表示他承担了人类的罪，代替人类接受了神的惩罚，以满足所谓的神的公义。献祭乃象征以爱心奉献舍己（以弗所书 5：2）、以圣洁的身心事奉神（罗马书 12：1）、以感恩的心赞美神（希伯来书 13：15）、顾念帮补他人的需要（腓立比书 4：18；希伯来书 13：16）、遵行神的旨意（希伯来书 10：7，9）、保持清洁的良心（希伯来书 10：22；9：14），等等。

灵界见闻录：荒谬的救赎论

[1]一次，我来到精灵界一座教堂，许多人已经聚集。敬拜开始之前，他们正热烈讨论有关救赎的话题。

教堂是四方形的，墙上没有窗户，屋顶中央倒是有一个大口子，光线就是从这口子透进来，比窗户所能透入的光线更多。

正当人们来回谈论的时候，一团乌云突然从北面飘来，遮在屋顶上空。教堂内顿时漆黑一片，人们伸手不见五指，彼此看不见对方的脸。正纳闷的时候，乌云突然从当中裂开，只见有几位天使从天而降。天使将乌云驱散，教堂内又通明透亮了。

天使当中有一位下到教堂，应诸位天使的要求，询问会众正争论什么话题，以致如此浓密的乌云飘来，将他们淹没在一团漆黑之中。

他们说正谈论救赎的话题——“我们相信，神的儿子通过十字架的苦难救赎了我们。经由十字架的痛苦，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将我们从咒诅和永远死亡的阴影中拯救了出来。”

降下的天使就问：“为何是藉着十字架的苦难？请解释十字架的苦难如何具有救赎之力？”

[2]此时，教堂的牧师近前来，说：“就让我依次阐述一下我们所知道和所相信的。父神因罪的缘故降怒于人类，将他们定罪，收回他的慈悲，宣布我们是可憎可厌的，把我们交付地狱。他想让他的儿子来承担咒诅。儿子同意了。于是他降临人间，取了肉身的样式，且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将人类的咒诅转到自己身上。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申命记 21：22-23，加拉太书 3：13）通过从中作保，为人代求，神子平息了父神的愤怒。父神又因着对儿子的爱，看到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惨状，表示愿意饶恕人类，‘不过只有那些被赋予基督之义的人，’他说，‘我将这些当受愤怒和咒诅的儿女变成蒙受恩典和祝福的儿女，称他们为义，给他们拯救。其余的人则和以前一样，仍为可怒之子。’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父神因我们的信称我们为义，而且只有信才能让我们称义，使我们得救。”

[3]天使听完这话，沉默良久。他惊呆了！最后，他终于打破沉默，说：“基督徒怎能如此癫狂？怎能如此偏离理性，思维混乱？怎能将得救的根本信仰建立在如此矛盾的谬论上？毫无疑问，这些观念与神的本质，即神的爱与智

慧，以及神的全能和全在，是背道而驰的。没有一个像样的主人会如此对待他的仆人，甚至野兽也不会如此对待它的崽子。这太可怕了！

“不再理会世上的每一个人，这有违神的本质；改变神永恒的律——即各人照自己的行为受审判的原则，这有违神的本质；不再眷顾任何一个人（更别说整个人类了），这有违神的本质；因看到儿子受苦而重施怜悯，也有违神的本质。怜悯原是神的本质，因看到儿子受苦而重施怜悯，岂不等于说他重新回到自己的本质吗？神曾经离开他的本质，这是多么可怕的想法。从亘古到永远，神始终是仁慈怜悯的，从未改变。

[4] “再者，救赎之义也不可能（如你们所信）转移到任何人身上。这义唯独属于神的全能，不可能归给或分给任何人，然后称他们为义、干净、圣洁，而无需其它途径。不义的人不可能简简单单称他为义，使他的罪获得赦免，成为新人并重生得救。使不义变为义，使咒诅变为祝福，岂能如此轻易？果真如此，神岂不可将地狱变为天堂，天堂变为地狱？岂不可将龙变为米迦勒或米迦勒变为龙，以致他们无需争战？岂不可将归于此人的信再转给彼人？若真如此，我们在天堂也只有永远战战兢兢了！”

“由他人承担罪人的恶行，而罪人成为无罪之人，罪案一笔勾销，这与公平公义不合，明显与一切义背道而驰，无论是神的义还是人的义。有神的律存在，基督徒对此仍然无知，尤其是神创造世界时所溶入世界的律。神不能违背那律，否则就是违背他自己，因为神就是圣律本身。”

[5] 牧师明白天使的话，因为上面的几位天使倾下了天堂的光。牧师叹了一口气，说：“哎，我们又能怎样？如今每个人都这样传，这样信，这样祷告。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父神啊，求你怜悯我们，因你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的缘故免除我们的罪。’又向基督祷告说：‘主啊，为我们代求。’我们牧师接着说：‘赐我们圣灵吧。’”

天使说：“我看到一些牧师凭着对圣经肤浅的理解，以此为药膏涂在被他们的信条所弄瞎的眼睛上，或者当作溶有药物的绷带包裹被他们的教义所损伤的创口。创口却不能愈合，因为是慢性疾病。所以，你们去请教一下站在那儿的人（天使用手指向我），他会代表主指示你，十字架的苦难不是救赎，而是主之人性与父之神性合一的途径。救赎乃是征服地狱，重建天堂。主在世时成就这些作为，若非如此，天上地下没有人能得救。那人还会告诉你神创造时为人设立的当在生活中遵循以致得救的律。照此律生活的人就归入赎民的行列，称为神的选民。”

天使说完这话，教堂四壁出现了窗户，光线从四面透进来。有守护天使显现，在荣光中飞行。说话的天使就回到同行的天使当中，我们也欢喜快乐地离开了。（故事译自《正信的基督教》134）

仁爱的生活是真信仰的必然表现

“律法”一词的定义：基督徒是否需要遵守律法？

“圣言常提及‘律法’，下面我解释它在狭义、广义、泛义上各是何意。狭义上，它指十条诫命；广义上，它指摩西给以色列人颁布的条例；泛义上，它指全部圣言。狭义上它指十条诫命，这是众所周知的。广义上它指摩西给以色列人颁布的条规，这从出埃及记所列称为‘律法’的条例显而易见：[1]‘这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利未记 7：37）[2]‘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利未记 11：46）[4]‘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利未记 12：7）[4]‘人死在帐棚里的条例乃是这样。’（民数记 19：14）（注：“条例”原文皆为“律法”。）

“事实上，整个摩西五经被称为‘律法’（申命记 31：9，11，12，26），新约亦称摩西五经为‘律法’（路加福音 2：22，24：44；约 1：45，7：22-23，8：5）。当保罗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罗马书 3：28）所说‘遵行律法’指的是类似上文的条规。”（《正信的基督教》288）

瑞登堡指出，唯信称义的谬论完全建立在对一句话的误解之上。“遵行律法”是犹太人习惯性的说法，表示遵守摩西律法中种种属肉体的条例。犹太的律法主义者坚称信主后仍当谨守这些条例，否则不能得救。保罗指出，在主的恩典下，信仰当按心灵的新样，不在于这些外表的仪文。他周游布道时始终遵循这个原则，因而四处遭到严守律法的犹太人逼迫。以史实为证：

[1]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惟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行传 15：1，2，5）

[2]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使徒行传 21：20-24）

由上述史实可知，冲突的焦点在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信主后是否需要遵守摩西的条例，其中特别是割礼。因为割礼是犹太人至为看重的，是他们自认身份特殊的记号。细心的人不难看出，保罗在书信中时常提及律法，各处的用法可能并不相同。例如，[1]“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2]“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3]“我们因信废了律法

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4]“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5]“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有时指摩西律法中的条例，有时指基于十诫的有关生活的信仰法则。

当保罗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腓立比书 3: 6）此处“律法”明显也是指摩西律法的各种条例，不是指神的诫命，因为保罗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不可能夸口自己完全遵守了神的律法。他的意思是，作为严紧的法利赛人，他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地奉行律法的条例，不敢懈怠，因而在这方面是无可指摘的。当保罗说：“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罗马书 2: 13）“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哥林多前书 9: 21）“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罗马书 13: 8）这些地方，律法则是指基于十诫的有关生活的信仰法则。明白了此“律法”非彼“律法”，基督徒是否需要遵守律法便不言自明了。

因信称义，因爱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

唯信主义者称信即得救，行为无关紧要。行善不能得称赞，作恶也不致被定罪。极端主义者甚至称不论行为善恶，信就上天堂，不信就下地狱。他们说，得救在于神的恩典，不在于人的行为，因为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 2: 8-9）他们不知道此处“行为”同样是指摩西律法中的条例，因为后面接着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 2: 10）基督徒无需遵行摩西律法的条例，然而神在基督耶稣造就我们，为要叫我们行善。此“行为”非彼“行为”。

瑞登堡指出，从时间上说，信为先，然而从信仰的目的来说，爱为先。信是途径，爱是目的，行为是表现。“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信与真理为先；从信仰的目的来看，爱与善行为先。以修建圣殿为喻。从时间的角度来看，首要的是打地基，立围墙，盖屋顶，然后放置圣坛和讲台。从修建圣殿的目的来看，首要的是在圣殿中敬拜神，前面的步骤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以开发果园为喻。从时间的角度来看，首要的是锄地，松土，然后种植果树。从开发果园的目的来看，首要的是享用园中的果实。通过这些比喻，我们能看出究竟何事为先。修建圣殿也好，开发果园也好，我们首要的目的始终是它能起到的作用。我们想方设法，为的是达成所设想的目标。由此可见，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因信明白真理为先。但是从信仰的目的来看，因爱行善为先。”（《正信的基督教》336）

这正好与圣言的教训吻合。耶稣说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保罗说爱完全了律法的要求。[1]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

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福音太 22：34-40）[2]“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罗马书 13：8-10）[3]“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事，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拉太书 5：13-14）[4]“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 3：17）

正因为信是途径（means），爱是目的（purpose），行为是表现（result），所以圣言始终说神将照各人的行为施行审判。[1]“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哥林多后书 5：10）[2]“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启示录 20：12）[3]“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 22：12）一言以蔽之，我们既是“因信称义”，也是“因爱称义”，也是“因行为称义”，三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灵界见闻录：信心与善行的关系

一位天使对我说：“你想清楚目睹何为善与信，进而明白脱离善的信，以及连于善的信，各是怎样的情景吗？让我指明给你看。”“求之不得！”我回答说。

天使说：“请分别用光与热代替信与善来思考，你就能看得分明。从本质上来说，信是属于智慧的真理，善是属于爱的情感。在天堂，属于智慧的真理就是光，属于爱的情感就是热。天使所见的光，所感受的热，实质上分别是智慧和爱。这样，你就能明白脱离善的信，以及连于善的信各是怎样的情景。

“信脱离善，好比有光无热的寒冬；信连于善，好比有光有热的暖春。有光无热的冬天是寒冷的，因此树叶凋零，寸草不生，地硬如石，水结成冰。然春回大地的时候，光与热相连，使树木发芽、吐叶、开花、结果；使土壤松弛柔软，从而生出青草、植物、花朵、灌木；使寒冰融化，川流不息。

“信与善的关系，和光与热的关系，如出一辙。脱离善的信，死气沉沉；连于善的信，生机勃勃。一死一生，在我们眼中看得清楚分明。因为在灵界，信就是光，善就是热。何处信与善相连，何处就是欢乐园，就是百花丛、青草地。信与善联结越紧密，花园就越美丽怡人。何处信与善脱离，何处就是不毛之地，寸草不生，即使有些微绿色，也不过是荆棘。”

当时，我们见不远处有几位神职人员。天使称他们为“唯信称义者”或“思想深奥之理者”。我们将这些道理讲给他们听，并加上充分的证据，希望他们明白我们所说确是真理。当我们说：“难道不是吗？”他们却转身离开，回答说：“我们不听。”于是我们大声向他们呼喊说：“请听我们说。”他们竟双手掩耳，喊道：“我们不想听。”

然后我向天使说起这种脱离善的信仰：多年的亲身经历使我明白，脱离善的信就像冬天脱离热的光。多年来，我遇见过持各种信心的人。每当那些有信无善的灵靠近我时，我会感到极度的寒冷，从脚底一直蔓延到胸膛，我甚至以为自己不再有生命的气息。事实上，若非主驱逐这些灵，将我释放，恐怕我已经一命呜呼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灵本身并不觉得寒冷，这是他们亲口告诉我的。于是我将他们比作生活在冰川的鱼，它们不觉得冷，因为它们的生命本是寒性的。将信与善割裂的人，好比北极到处漂浮的冰山。听说当船只靠近这些冰山的时候，船上的人会冻得发抖。因此，将信与善割裂的人正像这种冰山，你若喜欢，甚至称他们为“冰山”也行。

从圣经可知，脱离善的信心是死的。让我告诉你，这死亡是从冰冷而来的。信仰死于冰冷，好像鸟儿死于寒冬：先是眼睛无力睁开，继是翅膀无力飞翔，最后呼吸停止，从枝头栽下，葬于冰天雪地之中。（故事译自《正信的基督教》385）

为了显明脱离善的信及连于善的信各自的情形，我将引述一位天使与两位基督徒的谈话。该天使说他与许多新教徒有过对话，了解他们信仰的本质，并说起他曾经与两位新教徒谈话的情景，其中一位有信无善，一位有信也有善。鉴于他们的对话有助于说明今天的问题，特引述如下。

下面是天使与有信无善的信徒的对话：

天使：朋友，你是谁？

信徒：我是一名新教徒。

天使：你所信奉的道理是什么？

信徒：我相信“因信称义”。

天使：那么，你信什么？

信徒：我信父神差儿子降世，担当了全人类的罪，满足了神的义，相信的人就能得救。

天使：关于救恩你知道什么？

信徒：只要信，我们就能得救。

天使：你对救赎的认识是什么？

信徒：神子在十字架受苦，成全了救赎之功。我们藉着信，神子的功德就白白地加给我们。

天使：你对重生的认识是什么？

信徒：藉着信心，我们得以重生。

天使：你对悔改罪得赦免的认识是什么？
信徒：藉着信心，我们罪得赦免。
天使：你对爱心的认识是什么？
信徒：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爱心。
天使：说说你对善行的认识。
信徒：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善行。
天使：说说你对圣经中所有神的诫命有何认识。
信徒：我们信，就是遵行了神的诫命。
天使：难道你什么都不用做吗？
信徒：我需要做什么？凭着自己，我不能行善。
天使：那你凭着自己能获得信心吗？
信徒：不能。
天使：那你该怎样获得信心呢？
信徒：我没想过。我只要有信心就行了。
天使：你对救恩的认识应该不止这些吧？
信徒：我何需知道更多？只要信，我就得救了。
天使：你像一个吹笛的人老吹一个音调，我只听到你说“信心”。如若这些就是你所知道的，你可以说一无所知。离开我，去见你的同伙吧。

他就离开，在寸草不生的旷野遇见他的同伙。他问这是为什么？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任何信仰。

下面是天使与有信有善之信徒的对话：

天使：朋友，你是谁？
信徒：我是一名新教徒。
天使：你所信奉的道理是什么？
信徒：我们当有信心和爱心。
天使：这是两样东西吗？
信徒：不是，它们不能分开。
天使：何为信？
信徒：信乃是相信圣经的教导。
天使：何为爱？
信徒：爱乃是奉行圣经的教导。
天使：你是仅仅相信，还是同时奉行？
信徒：我不仅相信，而且付诸行动。
天使：我的朋友，请跟我来，与我们同住吧。

（故事译自《信之教义》41-43）

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1771年8月底，瑞登堡离开荷兰，9月初到达伦敦。他叫了一辆马车，直奔

谢尔史密斯（Mr. Shearsmith）的家，就是他上次住过的地方。

在谢尔史密斯夫妇眼中，瑞登堡不只是一个房客，更是一个朋友，一位神所喜悦的圣人，住进他家，是他们的福份。他不需要人操一点心。他的饮食非常简单，从来不吃晚饭，通常很早就睡觉。时间对他来说毫无意义。想写的时候可能彻夜不眠，有时又可能整天睡觉。他希望任何时间不受打扰，这是他唯一的要求。对此，谢尔史密斯夫妇欣然接受。

一次，一个虔诚的绅士称瑞登堡算不上好的基督徒，因为他不按时参加聚会。对此，谢尔史密斯回答说：“像爵士这样的好人，他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安息日。”

谢尔史密斯确信他的房客真能与过世的人说话。起初这事让他感到震惊不安，但时间长了，他觉得这是“神的能力”在他思想上运行——“我想他被拣选从事某项特别的使命。”在他看来，瑞登堡的生活和行为方式“颇像使徒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他的神情显得特别天真无邪”。

瑞登堡时常站在两个房间的门口说话，似乎正与人交谈，可是又看不到人。这种对话经常会在凌晨两三点进行，持续一个小时甚至更长。谢尔史密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听不懂他所说的话。不过他有一种印象，这些交谈与基督的再临及新教会的建立有关。以是之故，瑞登堡被人们称为“新耶路撒冷绅士”。

瑞登堡的客厅中央有一张折叠的圆桌，他就坐在那里写作，桌上堆积着不断增加的手稿。当费雷纽斯同丹麦教会的牧师前来拜访时，他正忙于写作，从使徒的书信引证主即是那独一的真神。希伯来文圣经摆在他面前，加上一本拉丁文圣经，构成了他的整个“图书馆”。他指着对面一个地方，说使徒彼得刚刚就站在那里。“不久前，十二使徒都和我在一起，他们经常来访问我。”来客问为何在他之外，别人不能享受与灵相通的特权。瑞登堡说其实每个人都能，旧约时代就是如此，唯一的障碍是现在的人过于肉体化。

斯普林格领事是瑞登堡的好友。瑞登堡对他已故朋友和政敌在灵界的情况及他们昔日私密往来的详细了解，让他非常惊讶，觉得不可思议。埃克布拉德爵士（Count Claes Ekeblad）曾是斯普林格的宿敌之一。他是“帽子党”的领袖，曾经参与的一次政治决裂导致了斯普林格的垮台。一次，埃克布拉德激怒了斯普林格，以致斯普林格拔刀相向。幸好他们停止了争吵，一致承诺有生之年永不提及此事。另有一次，埃克布拉德试图贿赂斯普林格，被他愤怒地拒绝了。埃克布拉德爵士死于1771年10月。瑞登堡告诉斯普林格，他在精灵界遇见了埃克布拉德，知道了他们所有的私密往来。“不要因名誉或金钱离开善道……你就会一帆风顺。”这是瑞登堡给斯普林格的忠告。

通过“灵界的朋友”，对于九年前的秘密谈判，瑞登堡了解了很多。当时斯普林格为英国政府所雇，出面调解瑞典和普鲁士的冲突。这事让“帽子党”大为恼火，因为他们希望继续战斗，直到圆满获胜。瑞登堡称赞斯普林格当时的表现，并具体指出他曾运用的三位高层。这些原本只有参与谈判的人才知道。瑞登堡怎

能得知这些信息，是谁告诉他的呢？斯普林格问。“又是谁让我知道你与克拉斯爵士的事呢？”瑞登堡回答说，“你不能否认我跟你说的确是事实。”瑞登堡后来告诉斯普林格，一度是他政敌的埃克布拉德爵士其实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坏，因为他已经开始为进入天堂作准备了。

1771年圣诞节前不久，瑞登堡因中风病倒在床，丧失了知觉，不能说话，生病期间几乎就喝一点茶水。他告诉斯普林格，生病期间，他的灵视消失了。对他来说，这是所经历的最大的痛苦，就像无法忍受的瞎盲，使人产生一种可怕的抑郁感。但三周以后，他恢复了灵视，重新获得了安慰。这是他最后的试探。

弗朗西斯（Rev. Francis Okely）是莫拉维亚弟兄会的一位执事，和循道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是朋友。早在1768年，弗朗西斯就读过瑞登堡的著作，印象非常深刻，发现其中有很多重要的真理。但他承认，他无法理解《正信的基督教》。

瑞登堡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他不能理解是因为缺乏神的启示。经过这次会面，弗朗西斯给卫斯理写信，表明自己对瑞登堡的疑惑。卫斯理有同样的疑惑，他认真研究过瑞登堡的一些神学著作。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他（瑞登堡）是有史以来所有作家当中最熟练老到、最活灵活现、最引人入胜的疯子。但是，他的白日梦是如此癫狂，如此偏离圣经和常理，以致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这些故事不过是无稽之谈。”

二月间，卫斯理收到瑞登堡的来信，说很乐意与他讨论信仰，要是他能前来伦敦的话，因为他从精灵界得知卫斯理很想与他当面探讨。收到来信时，卫斯理正与一些牧师商谈。他即将到全国各地开展信仰复兴运动，其中有撒母耳牧师（Rev. Samuel Smith），这个故事就是他讲述的。撒母耳牧师说，瑞登堡的来信让卫斯理非常惊讶。他给在座的牧师宣读了瑞登堡的来信，承认自己确实有此强烈的愿望，只是“他是如何知道的，我真是摸不着头脑，因为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这个想法”。

卫斯理回信，说希望在刚刚计划好的为期半年的旅行结束以后能受到瑞登堡的款待。瑞登堡复信表示，六个月的时间对他来说已经太长，因为他将于1772年3月29日永远地离开尘世，前往灵界了。

女佣伊丽莎白（Elizabeth Reynolds）也证实，瑞登堡知道自己离世的准确时间。“他显得很高兴，好像要去度假，去享受快乐的时光。”

三月间，托马斯和梅西特探望瑞登堡，郑重地请他宣告——他所写的全部属实，还是仅仅部分属实。瑞登堡亲切地回答：“我所写的全部属实。只要你始终亲近主，忠心地事奉他，断离种种恶行，视恶行为冒犯主的罪，殷勤查考主的话，你在世的日子将越发确认这一点，圣经从头至尾能给我向世人所发表的著作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后来，在回答类似的问题时，瑞登堡依然郑重地说：“我所写的一切全都属实，正如我在你眼前一样真实。等你进入永生，你将看到一切，

到时我们将有很多可以谈论的话题。”

1772年3月29日，谢尔史密斯夫人和女佣伊丽莎白坐在床边。瑞登堡听到钟响，询问时间，她们说五点钟。“很好”，瑞登堡说：“谢谢你们！愿神祝福你们！”他轻轻地呼出一口气，告别了人世。

【后记】1908年，瑞典政府派出一艘巡洋舰，将瑞登堡的遗骸从伦敦运回瑞典，安葬在乌普萨拉大教堂。瑞登堡在同胞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见一斑。1910年，在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支持下，国际瑞登堡大会在伦敦召开，来自许多国家和领域的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探讨瑞登堡在十八世纪早已提出的学术论点和所作出的伟大发现。1938年，世界许多地方举行了瑞登堡诞辰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当无知的乌云逐渐散去，巨星的光芒必将照亮夜空，吸引人的目光。

附：瑞登堡的神学著作

| | |
|--|----------|
| Heavenly Secrets (1749-1756) | 《天堂的奥秘》 |
| Heaven and Hell (1758) | 《天堂与地狱》 |
| The New Jerusalem and its Heavenly Doctrine (1758) | 《新教会要义》 |
| The last Judgment (1758) | 《最后的审判》 |
| The White Horse (1758) | 《白马》 |
| The Earths in the Universe (1758) | 《宇宙星球》 |
| Doctrine of the Lord (1763) | 《主之教义》 |
| Doctrine of the Sacred Scripture (1763) | 《圣言之教义》 |
| Doctrine of Life (1763) | 《行为之教义》 |
| Doctrine of Faith (1763) | 《信之教义》 |
| Continuation Concerning the Last Judgment (1763) | 《最后的审判续》 |
| Divine Love and Wisdom (1763) | 《圣爱与圣智》 |
| Divine Providence (1764) | 《圣命》 |
| Apocalypse Revealed (1766) | 《破解启示录》 |
| Conjugal Love (1768) | 《爱情与婚姻》 |
| Brief Exposition (1769) | 《教义对比》 |

| | |
|--|------------------|
|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Soul and Body (1769) | 《身心关系》 |
| True Christianity (1771) | 《正信的基督教》 |
| Spiritual Diary | 《灵界日记》（非生前亲自出版） |
| Apocalypse Explained | 《详解启示录》（非生前亲自出版） |

附：《天堂与地狱》目录

1. 主是天堂的神
2. 主的神性造就天堂
3. 主的神性即是爱：爱神与爱人
4. 天堂分为两个国度
5. 天堂分为三层
6. 天堂由无数团体组成
7. 团体是较小形式的天堂，天使是至小形式的天堂
8. 整体看来，天堂呈现一个人的形相
9. 每个团体也呈现一个人的形相
10. 因此，每位天使呈现完整的人的形相
11. 天堂在整体上和局部上呈现人的形相，源于主神圣的人性
12. 天堂和人类有一种对应关系
13. 天堂和尘世有一种对应关系
14. 天堂的太阳
15. 天堂的光与热
16. 天堂的四方
17. 天使状态的起伏变化
18. 天堂的时间观
19. 天堂事物的象征与表相
20. 天使的服饰
21. 天使的居所
22. 天堂的空间观
23. 天堂的架构
24. 天堂的管理
25. 天堂的礼拜
26. 天使的大能
27. 天使的语言
28. 天使如何与人交流

29. 天堂的书作
30. 天使的智慧
31. 天使天真无邪的性情
32. 天堂和谐的景象
33. 天堂与人类息息相连的关系
34. 天堂藉圣言与人类相连
35. 天堂地狱出自人类
36. 非基督徒在天堂
37. 孩童在天堂
38. 智者愚者在天堂
39. 富人穷人在天堂
40. 天堂的爱情与婚姻
41. 天使的工作与职责
42. 天堂的喜乐与福份
43. 天堂浩瀚无边
44. 何为精灵界
45. 人的内在是一个灵
46. 人死后在灵界苏醒，进入永生
47. 人死后依然是完整的人
48. 人死后依然享有各种感官、记忆、思想、情感，唯独撇弃了尘体
49. 人死后的景况取决于在世间的生活方式
50. 人死后生命的乐趣化为相对应的事物
51. 人死后的第一个阶段
52. 人死后的第二个阶段
53. 人死后的第三个阶段：即将进入天堂的人受教的阶段
54. 没有人单凭神的慈悲进入天堂
55. 过一种配得天堂的生活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难
56. 主掌管地狱
57. 主不将任何人投入地狱，下地狱是人自己的选择
58. 所有地狱的人皆因自私自利变得邪恶愚昧
59. 不灭的火、咬牙切齿当如何理解
60. 魔鬼恶毒凶残的伎俩
61. 地狱的形状、位置与数量
62. 天堂地狱之间的平衡
63. 人的自由取决于天堂地狱之间的平衡

附：瑞登堡语录

[1] “凡信仰皆关乎生命，而信仰的生命在于行善。”（《行为之教义》1）

[2] “主怜悯每个人，疼爱每个人，希望每个人永远幸福。”（《天堂的奥秘》）

904)

[3] “心怀天堂的人，归入天堂。”（《天堂与地狱》 319）

[4] “在天堂，岁月不催老，反而促年青。”（《天堂与地狱》 414）

[5] “真正的智慧是明白何事有利于你的永生，并依此而管理你的生活。”（《详解启示录》 338）

[6] “信主乃是相信主能拯救。由于只有生活良善的人才有此等信心，所以信主也就意味着过良善的生活。”（《正信的基督教》 2）

[7] “圣命运行于万事万物的至微处，正如主的话说，神若不许，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到地上。”（《天堂的奥秘》 6494）

[8] “主的教会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而在一切遵照诫命生活之人的心里。”（《天堂的奥秘》 8152）

[9] “缺乏爱的信，好比寒冬缺乏热的光，万物凋零，死气沉沉；源自爱的信，好比春天包含热的光，万物复苏，生机勃勃。因为使万物生长的，乃是太阳的温暖。”（《天堂的奥秘》 34）

[10] “主的爱完全超出人所能想象的程度。”（《天堂的奥秘》 2077）

[11] “主从不破灭我们的妄想，也不扑灭我们的欲望，而是将我们的妄想和欲望折向真理与良善。”（《天堂的奥秘》 25）

[14] “当你开始爱的时候，主就与你同在了。”（《天堂的奥秘》 904）

[15] “天堂般的生活，是爱与智慧一同发挥实际效用的生活。”（《爱情与婚姻》 10）

[16] “人若尽知何为善，何为真，却不抵制恶欲妄念，等于一无所知。”（《详解启示录》 1180）

[17] “当你过仁慈的生活，你就在不住地祷告；虽不在口头，却在心里。”（《详解启示录》 325）

[18] “主不能将任何人拉出地狱，除非他发觉自己在地狱并希望获得拯救。”（《圣命》 251）

[19] “善为真之性，真为善之相，性不离相而存在。因此，当教会不再认识真理，良善也就不复存在。至此，教会就走到了穷途末路。”（《正信的基督教》 753）

[20] “主从不向人发怒，更不将人毁灭，因为他是慈悲之本，良善之本。”（《天堂的奥秘》 10431）

[21] “人之受造，他的内在是不朽的。因为他能信神，爱神，能藉由信和爱

与神相连，而与神相连就是永生。”（《新教会要义》223）

[22] “一个人有道德的表现，可由多种原因所促成。若非出于内在的美德，外面的德行便是虚的。”（《行为之教义》111）

[23] “喜欢作恶的人不愿相信他们死后的状况取决于今生的生活方式。他们情愿相信（特别是健康衰退的时候），上天堂纯粹在于神的慈悲，人的行为无关紧要，只要信就足够了。”（《天堂与地狱》470）

[24] “行善的第一步是不向人行恶，第二步才是向人行善。众所周知，人生来皆带有恶性。单单求诸理性，我们能看出，去除恶欲越少，我们所行的善沾染恶性越多。因为此时，恶性藏于善行之内，如壳中仁，骨中髓。故此，若非以断恶为前提，所行之善虽显如善，却非真善，好比光鲜的壳内藏着已为虫蛀的仁。”（《正信的基督教》435）

[25] “通往天堂的生活不是退离世界，而是活在世界当中。必须在世间实践仁爱的生活，缺乏仁爱的所谓虔诚不能将人引向天堂。只有本着仁爱的心过仁爱的生活，在每项责任、事务、工作中表现诚实和公平，才能将人引入天堂。”（《天堂与地狱》535）

[26] “爱的本质是从为人服务不求回报的过程中获得快乐。这种快乐是爱己胜于爱人之辈所无法感受的，贪图财利之人也无法感受，守财奴就更不用说了。”（《天堂与地狱》406）

[27] “天堂的人不断朝着青春年华迈进，时间越长，他们的青春年华就越快乐，越幸福，不仅持续到永远，且随着爱、善、信的增长而增长。”（《天堂与地狱》414）

[28] “任何有理性的人，必知道没有人是为地狱而生。相反，每个人都是为天堂而生。我们若到了地狱，错在自己。”（《天堂与地狱》329）

[29] “主无时无刻不藉天使及天堂的灵流将我们每个人引向他，只是深陷恶欲的人极力反抗，将自己与主隔开。他们为恶欲所牵制，即是被地狱所牵制。恶如一条绳索，将他们紧紧拉住。他们既恋慕恶，愿意为恶所牵制，那么归入地狱便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天堂与地狱》548）

[30] “恶人受罚时，总有天使与他同在，以缓解他的痛苦。但天使不能免除他的罚与苦，因为在来世，万事万物之间存在一种平衡，使得恶必招来罚。倘若不通过罚来消除恶，恶人只有永远被禁闭在地狱中。否则的话，他们必扰害善人的团体，搅乱主所建立的以确保宇宙安定的次序。”（《天堂的奥秘》967）

[31] “每种恶皆有相应的罚相随，如影随形。犯任何恶，必受相应之罚。”（《天堂的奥秘》509）

[32] “宇宙从头至尾、从始至终充满了神的爱与智慧。因此，我们可以称宇宙为神爱与智慧的像。”（《圣爱与圣智》52）

[33] “自然界有两个基本特征：空间与时间。在此尘世，我们凭空间和时间形成思想上的观念，形成我们理解世界的模式。我们若执持时空观念，不能将心智提到时空之上，就不能对灵性和神性有任何领会。”（《圣爱与圣智》69）

[34] “在快乐的状态下，时间似乎过得飞快；在不快乐的状态下，时间显得相当漫长。由此可见，在灵界，时间只是状态的一个属性。”（《圣爱与圣智》73）

[35] “人们说世界是从无创造而有的，而且他们喜欢将无想象为绝无所有。然而，有不能生于绝无所有。这是永恒不变的定理。”（《圣爱与圣智》55）

[36] “爱的本质是希望别人幸福。父母因爱希望儿女幸福，丈夫因爱希望妻子幸福，朋友因爱希望朋友幸福。何况一位爱的神呢？由此可见，永远的生命同时也意味着永远的快乐，这是神创造的终极目的。”（《圣命》324）

[37] “人是照着神的形像样式被造的。既然人是照着主的形像样式在母腹中成形，那么主便是所有人的天父，每个人都是他的孩子。无论善人恶人，神的爱都在他里面。他的爱比人间父母的爱还要伟大得多，因为神性的爱是无穷无尽的。他不可能撇弃任何人，因为所有人都从他得生命。”（《圣命》330）

[38] “多数人进入灵界以后都渴望了解自己的果报。他们被告知，他们的生活若是美善的，果报便是天堂；生活若是败坏的，果报便是地狱。”（《圣命》179）

[39] “所有行为良善的人进入天堂以后，即使是历经沧桑的老翁，都将回到青春年华，直到永远。满头银丝一脸皱纹的老妪，也必回到青春貌美的花样年华。”（《圣命》324）

[40] “神为每个人提供了得救的途径，只要他生活良善，不论他秉持何种信仰，皆于天堂有一席之地。”（《圣命》330）

[41] “真正的爱情是纯洁的，与情欲毫不相干，是与一位异性融合，与其他异性无关。因为两相契合的爱是从心灵到身体的爱，而非从身体到心灵的爱。”（《爱情与婚姻》44）

[42] “爱情无非是寻求结合的渴望和努力，因为从创世以来，男性和女性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当他们连为一体，二人便成为一个整体。否则，他们依然是两个分开的个体。”（《爱情与婚姻》37）

[43] “表面举止得体，里面却充满妄念和欲望，这是伪善，对神对人都是欺骗。”（《灵界日记》5396）

[44] “主从不怀怒，从不施加惩罚，更不会以恶相向，从主而出的无不为善，这乃是神圣的真理。”（《天堂的奥秘》3131）

[45] “主的教会遍布全地，是普世的，凡照自己信仰过良善生活的人都属其

中一份子。”（《天堂与地狱》 328）

[46] “真正的悔改是省察自己，发现并承认自己的罪，向主祷告，开始新的生活。”（《正信的基督教》 528）

[47] “我们不是为自己而生，而是为他人而生。”（《正信的基督教》 406）

[48] “敬拜不在祷告和表面的虔诚，而在积极行善的生活。”（《详解启示录》 325）